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早年周恩来(上)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 内容提要

这是国内外迄今为止反映童年、少年、青年周恩来最为翔实的一部文学性传记。

全书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为经，以周恩来艰苦卓绝的人生经历为纬，将丰富的史料融入精致的艺术构思之中，展示了周恩来非同寻常的个性、品德及其人格魅力。

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赋予作品以生动、形象的文学手法。行文大开大阖，挥洒自如，寓情于景，典雅畅晓，使之成为艺术感染力很强的精品佳构。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伟人，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产生伟人。由常人到伟人，自可从其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寻找到生命的轨迹。伟人走进历史，其业绩便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遗产。并非所有的伟人都值得写。让历史自身站出来说话。

——作者断想

## 第一章 童年述略

### 1 出生——周氏宗谱——世纪之交的时代

早春。

大运河上最后一星渔火也已熄灭，河面上吹过一阵阵凛冽、湿润的风。月隐了，星遁了，灰褐色的雾霭正悠缓地消融，夜将尽，驸马巷寂然无声。

驸马巷地处淮安西北角，只是，它为何冠以“驸马”二字，典出何处，已无从查考，想必历史上它也有过一段“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日子吧！巷子中段与它呈“丁”字形相接的是局巷，紧挨两条巷子衔接处，有一座东西两个院落相通的宅子，这里便是周攀龙的府第。

周攀龙，又名殿魁，字云门，19世纪70年代离开故里绍兴，在南京作官多年，后来到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初为师爷，在县衙做幕友，晚年才谋得山阳候补知县。

淮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自东晋义熙七年设山阳县至清末，它曾以自己的辉煌，在中国东部宽阔的江淮流域独领风骚长达15个世纪。尤其是清末，作为漕运、盐政要津，更使它鼎盛一时，名闻遐迩。周攀龙似乎喜爱上了这座古城，刚到，即和二哥周骏昂买下了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驸马巷的宅院。它青砖灰瓦，古朴典雅，风格近似江南民居。大门两丈见外有一座照壁，门口有一对雕工考究却并不威严的石狮子分守两旁，油漆剥落的大门紧关着，似乎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夜风，吹拂着瓦楞上几茎枯败的蒿草，给这座宅院平添了几分苍凉和落寞……

这天，却有些异常，子夜已过，整座宅院灯光闪烁，人影匆匆，不时传出探询的话音，都在焦急地关注着东首那间屋。这是周攀龙次子贻能的居室，此刻，贻能的妻子冬儿正躺在床上，临产前强烈的阵痛使她呻吟不止，额上、脸上汗水涔涔。

夜，依然寒冷，几案上的油灯不停地摇曳着，炭盆里的木炭添了一遍又一遍，火很旺，化解着寒气。这会儿，没有什么期盼的奇瑞，也没见什么不吉的征兆，随着产妇一声紧似一声的呻吟、喘息，接产婆已凑近床铺忙碌开来，猝然，“哇——”地一声裂帛似的啼哭，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哭声是极平常的，与无数婴儿的啼哭差不多，但在周府却显得非同寻常，虽说周攀龙已在去年谢世，可这孩子终究是周老太爷的长孙啊！

襁褓中包裹的是个瘦弱的男孩，天庭饱满，浓眉大眼，左颊上有明显的酒窝。初为人母的冬儿痴迷的目光一直凝视着孩子，不舍离去。几天来，她原本是忧心忡忡的，不只担心头胎孩子是男是女能否顺产，还因为家在清江浦（今淮阴市）的父亲万青选正缠绵病榻，生命垂危。娘家已数次派人来通报老人的病况，而她却因临产难以前去探望，以尽孝道。她万分不安，祈求上苍保佑父亲转危为安，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那边传来让她宽心的消息。她唯有等待，那份焦虑郁结在胸，只有看着身边的孩子，才使她凄迷的面孔泛出一层淡淡的快慰。

“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吧！”她转脸说道。

“七哥正在斟酌哩！”弟媳陈氏话音甫落，身穿宝蓝色细丝驼绒长袍，外罩暗花青缎马褂的贻能，笑容灿烂地一脚跨进房门。

“小名大鸾，如何？”贻能瞅着妻子。

“大鸾？”冬儿似乎没弄明白。

“对，大鸾。”贻能稍稍提高了声调，“《说文》云：‘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山海经》云：‘女床山有鸟，状如翟而五彩文，名鸾，见则天下安宁。’……”

“就是说，鸾乃神鸟，它一出现，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弟媳陈氏顿时心领神会，靠近冬儿说。

“大鸾好，好……”冬儿不禁笑道，“那学名呢？”

“家谱上，大鸾属‘恩’字辈，我琢磨叫恩来吧！”贻能得意地晃着脑袋，“恩者，爱也。《诗》云：‘恩斯勤斯。’先贤归有光曰：‘父母思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古人还有一个说法：‘恩自日边来。’”陈氏笑咪咪地补充道。

“恩来，这名字好，真好。”冬儿笑得更开心了，她不由得瞟了丈夫一眼，“老爷，这名字你起得真快呀！”

{ewc MVIMAGE,MVIMAGE,!091009~4\_0006\_1.bmp}

“我啊，一直盼你能生个儿子，名字么，已想了几天啦！”

“啊，是这样……”冬儿点了点头，显得心满意足。

大鸾——恩来，就这样来到了纷纷扰扰的人世，时在清光绪戊

戌年（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即1898年3月5日晨6时左右）。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谁也没有料到，历史将把它永远记载下来。

翌日，清江浦万府的万立钡来到淮安驸马巷周宅。立钡和冬儿乃万青选的续弦夫人所生，手足情深，他是来通报父亲病故的事，顺便探望待产的姐姐。

贻能迎了上去，一见立钡热孝在身，便知一切，但他担心立钡这样去见冬儿，冬儿会受不了的，颇有几分犹豫。

立钡似有所悟，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需要通报的事，已不言自明；而他想知道的事却尚未提及，忙问：“冬姐生了？”

“生啦，男孩。”贻能应道。

“呵，”立钡惨淡的脸上闪出笑意，“喜事，喜事！”

“是钡弟吗？”蓦地，透过印花蓝布门帘，从隔壁房间传来冬儿的声音。

立钡迅速脱去孝服，露出一袭浅蓝色锦云葛长袍，蜚入内室，匆忙中竟忘了取下孝帽，冬儿一瞥，便哭开了。

“姐姐，别哭，别伤着身子。”立钡强抑悲伤，躬身床前，“瞧，我这外甥长得多英俊，真讨人喜爱啊！”

“他来了，父亲却走了……”冬儿沉浸在痛悼之中。

“爹弥留之际，一直叨念着你的名字，不知你是生男还是生女？”说着，立钡叹息了上声，“老人家是最疼爱你的了。”

这话，使冬儿嚼泣不止。

“好了，别再哭了，爹活了九秩有六，一生积善积德，立言立功，谁不说老人家有福分，想必他在天之灵，也会保佑你和孩子平安的。”立钡说着转向贻能，“姐夫，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起了，起了！”贻能遂告之。

“大鸾，恩来，好啊！”立钡轻轻击掌赞道。

“鸾儿也着实让人疼爱，”冬儿说，“抱憾的是，爹的衣食之恩未报，我心里总……”她哽噎得说不下去。

“你好好养息，等出了‘月子’，我接你回清江浦。”立钡安慰道。

姐弟俩唠叨了一阵，立钡遂从内室走了出来。

“但愿这孩子将来能有出息，光宗耀祖。”立钡对贻能说。

“是啊，”贻能接道，“先父一生，除了置下这眼面前的宅院，既无土地，又少积蓄。而我，百无一用，无所作为，周氏一门也就寄厚望于这孩子了。可是，世事多变，往后的日子长啦，也说不定会怎样……”

“姐夫，你也别愁，只要悉心培育，孩子长大之后，中个举，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报效朝廷。”

“这是难有把握的事。”贻能沉郁他说：“不过，周氏倒也有过功名奕世的先辈，虽非累代为宦，却一直是诗书传家，大鸾么，我总要让他多读些书。”他边说边把立钡引至侧屋暂且安顿下来。

刚才立钡的一席话，贻能只看成是安慰，对周家的未来，他有过憧憬，却总埋在心中。有时，孤灯枯坐时，他也回想过自己的家世。他是父亲周攀龙在江宁布仓大使任上出生的，记事后，曾回过祖籍绍兴，参拜过绍兴宝钡桥祖居“百岁堂”。他记得“百岁堂”三门上有一副对联：“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他不完全理解，父亲告诉他，此处“莲溪”指的乃是周氏始祖周敦颐，《宋史》卷四二七载有其传略：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元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移郴之桂阳令（今湖南郴州市），治绩尤著……通判虔州（今江西赣州市）……熙宁初，知郴州……为广东转运判官……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南宋）嘉定十二年赐谥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而周敦颐为更多人所知，则因他那名篇《爱莲说》，不爱牡丹之富贵，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心志高洁，为后世所景仰。

“百岁堂”对联中之“沂国振家声”的“沂国”，系指绍兴宝祐桥周氏始祖周茂，“字元泊，元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在绍兴，无论是周恩来的周，或周树人（鲁迅）的周，都尊周茂为迁绍时的始迁祖。

饶有趣味的是，周恩来的宝祐桥周氏，与周树人的覆盆桥周氏，同宗出于绍兴“鱼化桥周氏”，宗祠相同，皆系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周逸斋的后人，也就是说距今约400多年前为同宗。宝祐桥的周氏此后虽未再出现过周敦颐、周茂这样的朝廷重臣，却不乏饱学之士。据有关资料记载，周恩来的17世祖（即高祖）为笑岩公，名之棠，尽管没有什么功名，却写得一手锦绣诗文，从传世的一册《焚馀诗稿》中，我们约略可窥其风貌和才情，这里，不妨举出一二。

先看《自述》，诗云：

“才愧曹子建，谋惭张子房。读书书未解，吟诗诗涉狂。谈心闲访友，消闲偶持觞。知贫依鲍叔，养客羞孟尝。何时金作屋，戏彩事高堂。椿树病已瘦，萱堂发已苍。敢求升斗禄，拟欲游四方。青毡难守旧，南浦许寻芳。建业须及早，莫待醒黄梁。”

一个郁郁不得志而又不甘沉沦的、正直的士子，宛若就站在我们面前。谦抑而责己甚严，旷达却壮志难酬。

再看《其二》，诗云：

“人情薄如纸，世态淡如水。为人不由人，当作奇男子。我行不入邪，我言不苟皆。言只舒我心，行则安吾履。躬耕惟砚田，不须分疆场。舒怀惟笔锋，何事执弧矢。欲希倚马才，抛尽雕虫技。功名虽偃蹇，此志无时已。身忽作飘带，门总开桃李。惟冀才学成，不愧一佳士。内动亲心欢，上对天颜喜。”

看来，这位老先生一心想让自己成为倚马千言、忠孝双全的“佳士”，只是，命运未能遂其所愿。据其曾孙周嵩尧（周恩来的堂叔）在《焚馀诗稿》的“补白”中写道：“笑岩三十岁以前肆力于诗等文词，其后遂专研经济心理之学，著述数种，于毛捻之变（即太平军和捻军起事——引者注）散佚无存。”

周笑岩固然功名不就，但到他的儿子——周氏 18 世祖樵水周公光勋，却谋得了颇为显赫的官职，这在周嵩尧 1897 年（即周恩来诞生的前一年）中举的资料<sup>周</sup>中有记载：

“光勋（字樵水）诸赠奉政大夫，提举衔，两淮候补盐运通判，升用同知；直隶州仪征县知县，江苏候补同知，晋封中宪大夫。”

“提举”，封建时代官名，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同知”，为清代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缉捕、海防、江防、水利等，分驻指定地点。“同知”和“通判”，又类似今之地市级行政长官之副职。

而这位周光勋，即是周恩来的曾祖父。看来，周光勋既然曾任“两淮候补盐运通判”，在江苏为官有年，那么，这与其子周攀龙后来由绍兴迁苏，并任江宁布仓大使和山阳候补知县，或许不无关系吧！

至于周攀龙，我们从周恩来另一位堂叔周嘉琛 1902 年中举的资料<sup>周</sup>中，可见如下记载：

“殿魁，国学生，理问衔，前任江宁布仓大使。”

“国学生”系清代教育制度的最高学位；“理问”属封建时代官名，是“布政使”司的直属官员之一；“江宁布仓大使”即管公仓的财政官。

这份周嘉琛中举资料，则是写在周攀龙已卸下江宁布仓大使一职，而尚未就任山阳候补知县之际。

周攀龙生有四子，即：贻赓（字曼青）、贻能（劭纲，字懋臣）、贻奎（字焕臣）、贻淦（字簪臣），按周攀龙兄弟几房所生子女的大排行，他们分别为四、七、八、十一。

贻能，即周恩来的父亲，据周嘉琛中举资料记载：

“劭纲，国学生，主事衔。”

可见，劭纲和他父亲一样，也获得过清代最高学位。说到“主事”，也是官名，在明清时代为各部官员中最低一级，官阶为六品。中进士后分派各部，须先补主事，以后方可逐步递升为“员外郎”、“郎中”等官。上写“主事衔”，即“六品衔”。不过，周劭纲像是从未当过什么官，倒是在几个地方，替七品知县当过师爷，也即周恩来所说的“文书”。

<sup>周</sup> 嵩尧（1873～1953）中举资料，存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编号为 11144《浙江乡试朱卷》。

<sup>周</sup> 嘉琛“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中举资料，存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编号为 11900《浙江乡试同年齿录》之五。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周攀龙去世，第二年，恩来出生，这时，他的四伯贻赓远在北方当师爷；八叔贻奎残疾，半瘫在床；十一叔贻淦已染上肺病。

周攀龙生前，因原任山阳知县恋栈不去，他也只能一直是“候补”，作些典礼告示之类的闲差，收入不丰，加之他“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驹马巷宅院和城外几分坟地是私产，他一死，家道中落，日子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

周恩来降生人世，委实不是时候。家，是这样，而时代更是糟糕透顶，内忧外患，中国正濒临灾难的深渊。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轰开了大清皇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半个世纪之后，1895年，周恩来出生的前三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明文规定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

1897年，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之下，于11月间占领了山东胶州湾；就在周恩来出生的1898年，也是灾难迭出——

2月，英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同意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借于他国，变“利益均沾”为“利益独享”；

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沙俄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

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迫使清政府宣布广东、广西不割让他国；日本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割让他国；

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

7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租借威海卫专约》；

……

东西列强，就这样猖獗地宰割、瓜分着中国，腐败无能的大清皇朝已是百孔千疮，严酷的现实，像火炙烤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心，使救亡图存一时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强烈要求，他们奔走呼号，自1888年康有为<sup>①</sup>第一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1895年旅京的18省1300余名应试举人“公车上书”；1896年，梁启超<sup>②</sup>创办《时务报》<sup>③</sup>，倡言“变亦变，不变亦变”，中国政治舞台上新旧两派一直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周恩来诞生三个月之后，北京紫禁城内发生的酝酿已久的“戊戌变法”，却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戮和光绪皇帝幽禁于瀛台告终，资产阶级改良派导演的一场短暂而悲壮的政治活剧，

---

<sup>①</sup> 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清光绪进士，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政变失败后，为保皇党领袖。著述有《大同书》等。

<sup>②</sup> 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康有为的弟子，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晚年执教于清华大学。在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他撰写的一系列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术思想的文章，对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有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影响巨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sup>③</sup> 《时务报》：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梁启超等主编，旬刊。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在上海创刊，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1898年8月出至第六十九期后，改为《昌言报》，由汪康年主编，至11月共出10期停刊。



转瞬间便息鼓收场了。

两年后，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起义……

这一切，在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的淮安，不能不有所传闻、有所感应。只是在大门紧闭的驸马巷周府，却并未引起什么震荡，唯有贻康、贻能寄回的银票逐月减少，使主妇们猜测起外面世道的变化。童稚的周恩来则无所察觉，他只是瞪着一双明澈的大眼睛，注视着眼前的房舍、窗櫺、窗棂外的天井和天井上方那一块湛蓝湛蓝的天空……他的世界就这么大，他不会知道，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作为一个仕宦之家的后代，会那么紧密地将自己跟积贫积弱、多灾多难的祖国结合在一起，演出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 2 在外婆家——嗣子——兼容并包的母爱

“三朝”之后接着便是“满月”，周府免不了又热闹了一阵子。“满月”酒，直把胎能喝得酩酊大醉，他像是比谁都有资格多喝几杯“开心酒”，醉得沉迷，醉得舒畅，醉得甜蜜。

大鸾着一身枣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玄色瓜皮小帽顶缀着个圆圆的红结儿，映着那已见发胖的团脸，越发逗人喜爱，谁见了都想上前抱一抱、亲一亲。他不惧生，只是他很少笑，嘴常抿着，但也几乎听不到他哭，母亲冬儿说他“心气不浮不躁”，婶母陈氏则夸他“沉静”。自他出世，周家妯娌间走动得更勤快了，院子里，比过去有了生气。

“满月”过后没几天，冬儿带大鸾回清江浦娘家省亲。淮安到清江浦 30 里水路，船在运河里欸乃行驶，只两三个时辰便上了岸。冬儿穿的是雨过天青色缎子宽袖袄，下面配淡青色裙子。只见她抱着大鸾，利索地跨上一辆洋车，经十里长街，径往万府。

万府在清江浦可谓是豪门巨宅。

万青选，字泉甫，号少筠，原籍南昌，在淮阴任知县长达 30 余年。临河而筑的万府，乃是一座深宅大院，里面生活着众多子女和侍候他们的家佣。

冬儿母子刚入门厅，身着玄色缎面，滚有白色宽边袄裙，喜戚交集的万老太太便闻声迎了过来，后面跟着子女孙辈一长溜。冬儿见众人孝服未除，不免触动心中隐痛，刚叫了一声“娘——”便嚶嚶哭了起来，断断续续他说：“最终没能见上爹一面，女儿不孝啊……”

“冬儿，冬儿，别难过……”万老太太声音发颤，一个劲儿地劝慰道，“你也是没办法，你爹知道你不能来，临走前，他真想见你，可是……无望中，他只盼你们母子平安……”说着，从女儿手里抱过大鸾，走向客厅。

“瞧这孩子，眼睛、鼻子都像你。”万老太太凝视着外孙说。

“像他爹。”冬儿应道。

“像他爹有什么出息？我看像你。”万老太太近似固执他说，不停地在外孙小脸上亲了又亲。

踏进客厅的门，冬儿看见迎面墙上挂着父亲的官服影像，红木条案上燃着香烛，供着干鲜果品，她禁不住热泪扑簌，就着拜垫磕了三个头，旋又从母亲怀里接过大鸾，将他放在拜垫上磕了头。

祭奠之后，万老太太又和女儿唠叨开了：

“冬儿，你爹一生可不易啊，若不是他乐善好施、济世施仁，能在清河（即淮阴）知县任上几十年？！你没见出殡那天，送葬的人，男男女女挤满了十里长街，东岳庙的和尚找上门来，替他做了七天‘水陆道场’……”

“娘，”冬儿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止不住一阵心酸，她克制着，想说些宽慰老人的话，“你说的是这个理，爹这一生，活了 96 岁，生了 18 个子女，真是多福多寿，多子多孙，世间少有啊！”稍停，“这一阵子，你老人家劳累过度，身子骨可要格外注意呀！”

“我懂，我懂……”说着，老太太直落泪，这时，大鸾张开手，老太太以为是要她抱，不禁破涕为笑，“冬儿，大鸾精哩，你得好生养育，冷热万不可疏忽大意。”她又轻轻摸了下外孙的小脑袋，笑道，“小乖乖，你要常到外婆家来，外婆会想你的。”

大鸾没有反应，他还不能领悟外婆的心。

冬儿这趟回来，是倍受重视的，万府上上下下都知道老太爷生前最宠冬儿，如今，她又带来生下不久的儿子，尽管万府尚在居丧期间，尚未摆脱凄恻压抑的气氛，但看上去举家却也融洽和顺。

三天后，冬儿携子返回淮安。

刚到家，便见宅院内一片惊慌，八婶杨氏告诉她，十一叔贻淦连日口吐鲜血卧床不起。冬儿忙将大鸾放下，赶往西屋，只见贻涂恹恹地躺着，弟媳陈氏正在榻前照料。她问了病况，得知已延医服药，一时尚未见疗效，于是便说些安慰的话，离开时，眉心撮拢成结。

又过了些日子，有位亲戚提议让大鸾“过继”给贻淦为子，藉此“冲喜”，说是这样可使贻淦消灾法难，转危为安。

“怎么办呢？是不是……”贻能望着妻子，欲言又止，他在两难之中，大鸾是他的长子，冬儿愿意“过继”给贻淦吗？可贻淦是自己的胞弟，焉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缠绵病榻、濒临死亡？他搓着手，焦灼地在房间里走动，不时觑一眼妻子。他并非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但在家里，凡事他总让妻子定夺，他觉得在野解纠纷、克服难题上，妻子一向比他强。不一会儿，他收住脚步，在梨木椅上落坐，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只轻轻地叹息着。

其实，冬儿的心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十月怀胎的辛苦和一朝分娩的磨难且不去说，头胎便是个男孩，长得又人见人爱，她怎能不宝贝？真的把大鸾“过继”给贻淦，即使别人不说，外婆会怎样想呢？可是，贻淦的病日见严重，身为嫂子，又怎能无动于衷，看着他 20 出头便撒手人寰？忆及几时父亲教授《千字文》，里面有“诸姑伯叔，犹子比儿”的句子，蕴含着一份真挚的爱，这么说，在大鸾“过继”给贻淦的事上，还犹豫什么呢？

“你，你说话呀！”贻能承受不了缄默的压迫，催促着。

“救十一叔的命要紧！”冬儿说，随之，两行泪水顺着她那清秀的面颊流了下来。她不知“过继”大鸾究竟能否真的救贻淦一命，但她觉得非这样做不可了。

“你同意了？”贻能的嗓音都变了，偏西的阳光将他的脸膛映得豁亮。

“去通报吧。”冬儿平静他说着，遂又弯下腰，将大鸾从竹编摇篮中抱起来搂在怀里，接着又拾起金黄色软缎小被褥将孩子护住，这才把自己的脸贴着孩子的脸，泪水又止不住地潸然而下。

“噤噤噤……”随着一阵脚步声，贻能回来了，身后跟着弟媳陈氏，冬儿忙拭干了泪，起身相迎。

“姐姐——”陈氏含着哭声跨进堂屋，“我，我，说什么好呢？”一串泪水扑簌簌地跌落下来，她像是要跪下来。

“妹子，快别这样，”冬儿一把拉住陈氏，“什么也别说。”

“姐姐，大鸾是你的亲骨肉啊……”

“一笔写不出两个‘周’，我们是一家人，”冬儿异乎寻常地冷静，“再说，今后我还会生的，妹子，从今往后，你就是大鸾的亲娘，大鸾就是你的亲儿子。”

“唔，”陈氏应着，向冬儿深深地鞠了一躬，“天底下没见过你这样的好人，七哥真是有福气……”

“是啊，是啊，”贻能直点头，终于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稍停，他说，“是不是得有个仪式？”

“仪式……，自家的事，就不必麻烦了。”陈氏望着冬儿，“姐姐，你

看呢？”

“要搞个仪式，让贻淦看着高兴，心里踏实。”冬儿说。

陈氏的嘴唇翁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向冬儿投去感激的一瞥。

这仪式其实也很简单。

贻淦依旧躺着，人颇虚弱，原本是要在他的房间举行的。谁知贻淦不让，说在七哥贻能的堂屋为宜。堂屋壁上挂着父亲的遗像，在老人面前办，老人的在天之灵会保佑的。众人对此自然没有异议，一切都顺着他。

这天，贻淦竟自己起了床，冥冥中仿佛有股力量在支撑着他，他特地穿上一件织有团花的紫红云锦长袍，罩上雪青色马褂，梳理了发辫，拿起缀有玉片的瓜皮帽掸了掸，戴在头上，步出房门。陈氏上前搀扶，他轻轻摆了摆手，率先出了狭窄的庭院，右蜚，穿过砖砌的拱门，跨进贻能的小院，向哥哥嫂嫂躬身行礼后，便在堂屋里坐下。背面是周攀龙的遗像，遗像下的条案上已点上香烛，该到的亲友也都到了，陈氏着粉红色紫花玫瑰边绸衣紫裙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仪式开始，先由奶妈蒋氏抱着大鸾，面对贻淦夫妇，在拜垫上三磕首。而后，蒋氏把大鸾递给贻能，再由贻能递给贻淦。不料，贻淦一阵紧咳，连忙将大鸾递给妻子。大鸾对这一连串的动作自然莫名其妙，一双大眼睛只看着贻淦。贻淦平了平气，被嗣子娇态可掬的样儿，逗得笑出声来。

“贻淦，打今日起，大鸾就成了你们的儿子了，你要把忧愁抛置脑后，好生延医养息。”贻能说，“你会慢慢好起来的，会看到大鸾长大成人，孝敬你和弟妹……”

“嗯，嗯。”贻淦点了点头，却说不出什么。

“七哥，姐姐，这孩子，我们会视如己出，你们尽管放心。”陈氏软言细语他说。

“妹妹，”冬儿接过话，“你名门出身，琴棋书画，女红烹饪，门门拿得起，大鸾过去，我们焉能不放心。愿只愿十一叔早日痊愈，诸事顺遂。”

“会的，会的，我会好起来的……”话没说完，贻淦又连连咳了起来，仪式遂就此结束。

午后，冬儿给大鸾梳理了一番，又将孩子的衣物拾掇整理好，叠放在一只手提藤箱里，而后，由她抱着大鸾，蒋氏拎着藤箱，来到西边的贻淦屋里。

“他十一叔、妹子，我把大鸾送来了，”冬儿心中如捣，却又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嘴角甚至还漾着笑纹，“蒋妈也过来，她勤快、牢靠，大鸾粘她哩。”

“姐姐，”陈氏把大鸾接过来，孩子忽然掉过头呜呜地哭起来，冬儿向蒋妈递了个眼色，迅速转身走开。

蒋妈见大鸾仍在哭，忙抱了过来，背过身，解开衣襟，孩子吮吸着乳汁，不哭了。

可是，陈氏却哭了，抽抽搭搭地对贻淦说：“我们难为七哥七嫂了……”

“唉，谁让我得这鬼病，怎么就治不好呢？”贻淦拍打着床沿。

“你也别急，还是七哥说的，好生延医养息。”

且不说这边贻淦夫妇的交谈，只说冬儿一跨出贻淦的房门，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她怕惊扰贻淦夫妇，便紧紧捂住嘴，不让发出声来。回到东屋，她只觉得两腿软绵绵的，一步一步走进房间，贻能不知去哪里了，屋里不见大鸾，忽然变得空荡荡的，她心中有些慌乱，禁不住哭出声来。

“怎么啦？”贻能闻声进来，抚着她的肩头。

“我心里乱得很……”

“后悔了？”

“我是做事后悔的人吗？”

“这不就对了。爹在世时说过，你这个儿媳妇是最顾全大局的了。”

“别夸我，男人么，很难懂得一个做母亲的心。”

“两个小院不就隔着一堵墙吗，”贻能说，“你想大鸾了，就让蒋妈抱过来。”

“那不行，孩子谁带跟谁亲，他不能离开贻淦夫妇。”

“夫人言之有理，”贻能快活地笑道，“故我一直认为，周家谁都可以少，就少不了你。”

“你啊，尽说讨好的话。”

“也不光我这么说，周家上上下下谁不这样看呢。”

“好啦，好啦……”冬儿说着转身走开了。

“冲喜”消灾，是中国民间沿袭了不知多少年的习俗，可它终究是荒诞的。

贻淦得的是肺癆，两淮稍有名气的中医都请过了，病情时好时坏。贻赓从北方寄回藕汁参仁鹤草熬膏子的民间验方，内服后也未见效，咯血依然不止。日子一天天过去，贻淦面若桃花，骨瘦如柴。晚秋的一天，在大量咯血之后，他呼吸变得游丝一般，油尽灯枯的时刻快到了，在冬儿筹划下，寿衣、棺木等相关事宜已作了准备。

贻能、贻奎都来到胞弟的床前，西院老二房（周骏昂）的也都过来了。贻淦假寐似地阖着眼睛，别人叫他，他像是能听到，嘴唇微微一颤，却发不出声音。忽然，他的眼皮动了一下，仿佛想看什么似的，慢慢地，他使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艰难地半睁开眼睛，向一边斜睨着，嘴唇也哆嗦起来，似有什么要说。陈氏即刻明白了丈夫这些轻微动作的意思，忙转过身来到门口，从蒋妈手中接过大鸾，抱到贻淦面前。只见贻淦抬起手，刚靠近大鸾，便颓然落下，眼角滚下一滴泪，头一偏，过去了。

哭声弥漫在周家宅院，大鸾感到惊恐，也跟着呜呜地哭，蒋妈立即把他抱到东屋，哄了一阵，这才在蒋妈怀中睡着。当晚，他留在生母屋里，冬儿一直守护着他。

贻淦的殡葬是三天之后的事。大鸾披麻带孝，由蒋妈抱着，走在出殡队伍的前头，行进数里，来到淮安西南郊的周家坟地。一切礼仪都是必不可少的，大鸾像贻淦的亲生儿子，一无遗漏地履行了全部孝道。

爹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虽然大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看见屋里只剩下娘，似乎变得格外乖巧。奇怪得很，这一夜他的一双小手臂紧紧地抱着娘的脖子，很安静地进入梦乡。这给了陈氏无比的慰藉，大鸾成了她生命的唯一寄托。

大鸾在咿呀学语。有一天，陈氏正在整理书柜，隐约传来一声“娘”的叫唤，她一怔，猛回头，见大鸾倚着摇篮站着正瞅着她，不待她张手去抱，忽然，孩子冲她又叫出一声“娘——”她泪水扑闪，赶快把孩子抱了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

吃饭，睡觉，玩耍，这几乎是大鸾生活的全部内容，尽管有蒋妈

侍候，可是，陈氏从不忽略自己的责任。母子依恋日深，貽淦去世带来的创痛，在孩子的笑声和呼唤声中渐渐抚平了，陈氏脸上闪现出青春少妇的红晕，周家的人，终于看到她的笑靥和她那轻盈、优雅的身姿。她又拾起纸、笔，继续那荒废多时的绘画作诗。入夜，当月儿悄然升起，从她的房间，时常飘出那深沉、婉丽的箫声，一曲《妆台秋思》如丝如缕，如怨如诉，感人肺腑。有时，大鸾也会昂着小脑袋，扑闪着双眸，好奇地望着母亲，瞬间，箫声催他入眠，那胖嘟嘟的小脸上，漾着甜甜的笑。这时，陈氏便情不自禁地中断箫声，走过去，在儿子的小脸上，柔柔地亲了亲……

### 3 启蒙教育——瞻仰关天培祠——雪花飘飘

瓦楞上的草一岁一枯荣，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咿呀学语，扶床举步，大鸾一天天成长。1岁时，他的大弟恩溥出世，到他4岁时，小哥俩已常在一起，在宅院内转悠。他们尤其喜欢到后院去，捉蚂蚱，逮蝓蝓，看花儿吐艳，听鸟儿啁啾……

入夏后的一天，小哥俩蹲在西院的观音柳下，观看蚂蚁摆阵。大鸾捏着一茎牛筋草偶忽拨弄一下，他是那样专注，以至有人抚摸他的小辫，竟浑然不觉，而恩溥却已察觉，一转身扑了上去，甜脆地叫了声：“爹！”

原来是贻能，他刚从外地回来，行囊一放，便从东院转到西院找起孩子来。

大鸾跟着恩溥站了起来，他睨了睨贻能，迟疑着，不知叫什么是好。

“怎么，爹都不认识啦？”贻能慈祥地笑道。

大鸾蹙着眉头，爹已去世了，眼前明明是“干爹”嘛，总是这样称呼的，这会儿怎么让他“爹”呢？

“叫爹呀，”不意蒋妈走过来，“这是你亲爹！”

“别再难为孩子了，”贻能依旧笑着，目光却一直端详着大鸾，“倒是愈长愈像我了。”

“是啊，这孩子，眼睛、眉毛、鼻梁，处处像老爷。”蒋妈说。

“待会儿到东院来，爹给你带了好些吃的哩。”贻能说着在大鸾肩上轻拍了一下，转身走开。

大鸾不作一声，他盯着“爹”的背影望了好久，这才回到屋里。

“你怎么啦？”陈氏见大鸾神色不对，问道。

“娘，”大鸾注视着墙上贻能的影像，“究竟谁是我爹啊？”

“怎问起这个来了？”陈氏感到蹊跷，遂指着墙上的影像说，“这是你爹。”

“不对，东院的干爹才是我爹。”

陈氏不禁一愣，蒋妈忙将刚刚发生的事告诉她。

“干爹说，我长得愈来愈像他了。”

“啊，对，对。”陈氏百感交集，但看上去仍是那么镇静、安详，“他是你爹。”

“那干妈呢？”

“干妈她……她也是你娘。”

“我有几个爹和娘啊？”大鸾瞪大双眼，不解地问。

“大鸾，”陈氏声音发涩，“你乖，疼你的人多，所以东屋的爹和娘也把你认作儿……”

“噢，”大鸾像是明白了什么，他望见陈氏落泪了，忙倚过去，用小手替她擦泪，“娘，我惹你生气了？以后，我不再问了。”

“不，你没错，只是，你还太小，有些事，等你再长大一些，娘会告诉你的。”陈氏平静下来，想想这件事，能怪谁呢？父子天性，七哥在外谋事，回来见到自己的亲儿，让叫一声，说上几句，委实是情理中的事。只是，因这触动了她的伤心处，倘若贻能不死，又没病，她何愁没个孩子？自从认大鸾为嗣子，算是有缘分，母子情深，总让她时时感到安慰。她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子，不担心孩子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的身世，没想到，孩子过早地

知道了。知道也好，这总是事实。孩子开智早，想知道的事渐渐多了，得把他的心思引到知书识理上，进蒙馆还有二年，不妨自己先教起来，对，就这么做。

陈氏原籍山东，祖父曾中过状元。父亲陈源，通经史、擅诗词，是个生员，世居淮阴，置有产业，为人生性恬静，温文尔雅，其秉性、修养也传给了女儿。只是，陈氏命运不济，嫁给胎淦一年便守寡。平素她几乎足不出户，终日不是写诗填词，便是刺绣绘画。房间的书柜上，置放着《浮生六记》、《再生缘》、《天雨花》、《红楼梦》、《说岳》、《幼学琼林》、《弟子规》等小说稗史、启蒙读物，墙上则挂着她画的墨梅、兰花、仕女图，有时，在这西屋的周围还弥漫着古筝清幽的乐音……

大鸾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天天成长的。开头，陈氏教他认字块。店铺里有字块买，却是“看图识字”的那种，陈氏不用，她自己写，方块纸上一边是字一边空白。她先教读音，耳讲偏旁部首，讲意思，而后把字块弄乱了让大鸾辨认。在大鸾掌握一二百个字后，她又课以《弟子规》。她并不要求孩子认得那些字，而是让他懂得做人的道理，“遵循弗忘”。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合辙押韵，易记易诵，大鸾跟着娘念，兴趣盎然。有时，恩溥也过来跟着念。

有次，在东屋天井里，为一个陀螺，恩溥和堂弟恩灿相争不下，被站在门口的万冬儿看到了。对恩溥的要强好胜，她有些生气，见大鸾在场，仿佛有意考考他似的，说：“大鸾，你有办法让和尚（恩溥小名）把陀螺给恩灿吗？”

大鸾想了想，遂问道：“和尚，上午读的《弟子规》还记得吗？”

“不记得。”恩溥扮了个鬼脸。

“那你听着，”大鸾背道：“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倏又问，“什么意思呢？说给娘听听。”

“这……记不清了。”恩溥傻笑着摸了摸头，这时，正巧陈氏因事过来，他忙倚过去，“十一婶，你再教一遍，行吗？”

“行，行，”陈氏笑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做哥哥的对弟弟要友爱，而弟弟对哥哥则要恭敬，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孝道便包含在和睦之中了。弟兄间要把财物看得轻点，怨恨就不会产生了。言语间要互相忍让些，怨恨就自然消失了。和尚，你比恩灿大，你是哥哥，你应该知道怎样做。”

见恩溥涨红着脸，把陀螺塞在恩灿手里，陈氏不由得跟万冬儿交递了一个喜悦的眼神。

“好啦，大鸾，亏你记性好，带两个弟弟一块玩吧！”万冬儿笑着吩咐道。见孩子离去，她将陈氏让进堂屋，说：“妹子，大鸾6岁了，恩博也5岁了，我琢磨该给他们请位先生了。”

“姐姐说的对，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小弟兄俩该进蒙馆了。”陈氏应道。

话虽这样说，难的是胎能不在家，胎奎又不管事，几个妇道人家怎好出门去聘请先生呢？万冬儿想了半天，这才想到家住东门外的表哥龚荫苏。龚荫苏是个饱学之士，且交际又广，在他的推荐下，邹豫园先生应聘跨进周宅。这位邹先生，30多岁，面庞清俊，人挺精明，蓄着满发，却不见脑后的长辫子，周宅上下对此颇感诧异。但冬儿和陈氏心中有底，表哥说，这位邹先生



是个新派人物，人好，有学问，孩子交给他，保管有出息。既然表哥这样说，那是不应当怀疑的。

那个时代的学馆，分家塾、私塾两种。设在先生家招集蒙童走读的为私塾，在家中设馆，请先生教的为家塾。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921\_0028\_1.bmp}

周氏家塾设在东院西首三间房。北边一间，板壁上挂着一幅祖传的、装裱颇为考究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图，面南的墙壁下有几案，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两侧是香炉、烛台，这里便是授课的地方。学桌几张，靠榻扇门的一张是恩灿的，恩灿是九叔贻宽的儿子，恩灿前面一张是恩来的，恩溥则是另一张。每张学桌上都放着笔、砚和镇纸。恩来南边的一张八仙桌，自然是邹先生的了。桌上，有长方形的红木托盘一只，内放笔架、砚台、水盂和戒尺，旁边的活动书架上插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供先生随时翻阅。

中间的屋，放着同样的八仙桌和两张学桌，是龚家小姊妹志茹、志蕙坐的。

南边一间，挨墙有个睡榻，当中的矮脚小茶几上放着茶壶茶杯，这是用作先生休息的。

三间屋是贯通的，倒也宽敞，只是光线稍嫌暗些。

周家把孩子开蒙入学视为大事，万冬儿领着众人布置一切，对先生的桌椅、睡榻，一应用具，逐一擦了又洗，洗了又擦。

开蒙这天，孩子们瞪着一双双好奇的、怯生生的眼睛，由家长领着，进入课堂。

几案上香烟缭绕，红烛高照。龚荫荪身穿宝蓝色长袍，外罩玄色马褂，邹豫园则是一袭灰布长袍，未着绸缎。仪式由龚荫荪主持，先由邹先生带着学童向至圣先师孔子跪拜，随后，在香案前放上八仙椅，请邹先生上坐，再由学生行跪拜礼。

“免了吧，免了吧。”邹先生连连摆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万冬儿说，“先生，你可不能推辞，这是老规矩哩。”

“我不重形式，”邹豫园话刚出口，见万冬儿、陈氏等面有难色，忙改口，“那就鞠个躬吧！”

于是，学生逐一鞠躬，先生作揖回答，简简单单，拜师仪式结束，学生各就各位。

“恩来，‘恩斯勤斯，来者可追’，这名字起得好。”邹先生赞许道，“表字是……”

“没起哩，”陈氏说，“先生给起个吧！”

“这个么……”邹先生凝眉沉吟有晌，“翔字如何？翔者，飞也；宇者，宇宙。翔字，即四荒八极无所不达也。”

“翔宇，这‘宇’，有气势，有深意。”龚荫荪直点头，旋又对恩来说，“恩来，你要立下志气，要像大鹏展翅，翱游宇宙，搏击风雨，报效国家。”

“我听邹先生的，听表舅的。”恩来爽快地表示。

启蒙课本，《三字经》开头，先生逐句逐句往下讲。他不像一般塾师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既教字形、读音，又作解释，文中的用典，他则编成一个个小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两个月下来即已讲授了一多半。他基本上不作

发挥，待讲到“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以下，他找来一幅中国地图，自盘古开天辟地，历朝历代，一直讲到当朝和当朝皇帝光绪。他讲得很慢，唯恐孩子们忘记。他说：“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分而合，合而分，直到大清朝。大清朝从太祖努尔哈赤起，已有过十个皇帝，其中，康熙、乾隆的治国功绩是值得夸耀的，可是，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国家内忧外患，西方强盗开始侵扰我国京城和边疆，逼迫我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夺我土地，掳我财富，”说着，他的手指向地图南端，“这是广州，这是虎门，正是在虎门，英国洋鬼子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爆发了鸦片战争

他的这些话，对刚刚开蒙的孩子们未免深奥，可他觉得非讲不可，不吐不快。恩来的眼睛一瞬不转地望着先生忧戚的脸色，他似懂非懂地倾听着，只见先生头一抬，“现在，我要说到关天培了，这位将军就是我们淮安人，行伍出身，后来升任广东水师提督。他的事才过去五六十年，那正是道光年间，英国鬼子炮击海岸水师，关天培挺立桅前，指挥士兵开炮回击。英军炮弹击落的桅杆从他头上擦过，他头皮出血，却毫不在意，仍持刀屹立，指挥战斗，迫使英军逃窜。等到扼守虎门炮台，由于奸臣当道，断绝后援，关将军知道必有一场恶战，便用一只小包袱，包了自己几件旧衣，一络头发，几颗落齿，安排了后事。”邹豫园说得口干舌燥，十分激动，紫砂茶壶虽在眼前，却顾不上喝茶，“这天，临战前，他将包袱交给一位副将，说‘大丈夫受国恩，有意死耳，终不为妻子计。只有老母80有余，必眷眷相念，这里有坠齿数枚，奉还高堂，以谢骨肉之恩。长子官至参将已殁于吴淞海战，幼子年方18，内有旧衣数袭，嘱其异时，为国效劳，不辱家门。归告吾妻，吾以断发相随，但能孝事吾母，吾瞑目矣。’说毕，已是泪流满面……”邹豫园说到这里，声音颤栗不止，眼含热泪，恩来也饮泣起来，先生抹了一把泪，说，“这天，激战半日，重创敌舰三艘，我水师将士也死伤惨重，关将军已身负数十处伤，鲜血直流，衣甲尽湿，英军从炮台后面登陆，敌我双方短兵相接，关将军手刃数敌，正在这时，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他拄着钢刀，捂着血流如注的胸口，怒目圆睁，在阵地上挺立着，他，英勇殉国了……”先生咽声咽气，恩来却已哭出声来，别的孩子也啜泣着。停了停，先生继续说，“他站在那里，敌人以为他还活着，又是一阵炮轰枪击，唉，等到战斗平息，水师军士来寻找将军的尸体，可哪里去找呢？整个儿被炸飞了，只剩下一条血肉模糊的大腿，军士们齐都哭倒在地……”先生注视着几个蒙童，“孩子们，这就是关天培，淮安人关天培……”

课堂里一片静穆，谁也不作声，像是还在等着先生往下讲，偏西的太阳已斜照在榻扇上，先生这才感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以至占了下面习字课的时间。

“先生，你再讲啊！”恩来说道。

“不说了，不说了，你们只要记住关天培这个名字，记住他是怎么死的就行了。”邹豫园把《三字经》搁在一边说，“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上习字课。”

习字课，照例是描红，“上大人，孔乙己……”什么的，每次，恩来总是先描完，而后将描红簿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右上角，等着先生来收。可是，今天，恩来、龚家姊妹，甚至一直拖拉的恩溥都交了，等着下课，唯有恩来还端坐在那里，执笔在手，先生诧异，走了过去，只见恩来早已描好，却在本子天头写了一连串“关天培”，先生背着手，悄悄地观看着，他想，这孩

子是有点与众不同，他感到欣慰，可是，在描红簿上这样写，有逾规矩，但他不想责备，只说：“恩来，我知道你记住关天培了，只是，描红簿上不能乱写。”

“先生，我错了。”恩来讷讷地说。

“不算什么错，可是，字要下功夫练，”邹豫园拿起描红簿看了看，“你的描红粗细不匀，笔力不逮，要多练。”

恩来默默地点了下头。

恩来一到家，没喊娘，搁下书包，站在一旁愣着，闷声不响。

陈氏感到异常，忙丢下绣花的绷子，把儿子拉到身边：“哪儿不舒服吗？”

“不，”恩来眉头一挑，“娘，今天，先生讲了关天培的故事

……”

“噢，这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陈氏说。

“先生都哭了，我和恩溥、恩灿、志茹也哭了，关将军死得太惨了。”

“是啊，连尸体都没了，运回来的是一个小包裹。”

“娘，你也知道？”

“不光是我，淮安人谁不知道？他殉国后，家乡人修了个祠纪念他，就在镇淮楼东边，不远。”

“是‘关键词’，先生说了，以后会带我们去瞻仰的。”

“好。恩来，你是个男孩子，长大了，要像关将军那样忠节报国，如今，要好好读书。”

“可我今天的描红不好，先生说我的字描得粗细不匀，笔力不逮，什么叫‘不逮’？”

“就是说你的笔力弱，没关系，要多写多练，娘教你。”

晚饭后，母子俩坐在书桌旁，恩来取出描红簿，说：“娘，你小时候也描过红？”

“描红，要过这一关，这是基础。”陈氏抚爱地望着儿子，“开始就得注意整好姿势用好笔，古人云：凡写字，切要专心把笔，务求字画严整，不能轻易怠情，致有潦草敬斜并差落、涂注之病。研墨放笔，不要有声，及溅污于外……”

“这话先生也说过，可我总把不好笔。”恩来皱起眉头。

“再有一个说法：写字时，要立如松，坐如钟，怀抱斗，笔对鼻，手搁蛋，笔搁钱……”陈氏边解释边示范。恩来照着母亲握笔的样子，练了一遍又一遍，难的是“怀抱斗”、“手搁蛋”、“笔搁钱”这几个要求。开头，他尚能注意在手臂和胸之间拉开容下一只斗的空档，拇指食指的间距也有一只鸡蛋大小，可是，几个字描下来就不对劲了，空档不由自主地变窄了，而笔的顶端搁上一枚铜钱试试，反倒使握笔的手抖动起来，铜钱左晃右晃掉了下来。

“真难，我不练了……”恩来撅着嘴把笔一搁。

“难才练，不着急，这非一日之功，只要一遍遍持之以恒地练，是会成功的。”陈氏温婉地开导着，“讲个故事给你听：东晋有位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写过《兰亭序》，其子王献之，学他父亲，可献之娘说，‘我儿磨尽三缸水，只有一划像羲之。’但献之后来也成了一位大书法家，关键在不断磨练。恩来，娘并非想你成为一个书法家，可是，为人在世，立身安命，服务桑梓，

报效朝廷，少不了会写一笔好字啊！”

恩来静静地听着，半晌，他说：“娘，我练。”说着，又拾起了毛笔。刮了一夜西北风，要下雪了，冷飕飕的。

蒋妈穿着一身半新旧老蓝布短袄，灰布裤子，腰系围兜，忙进忙出，先给课堂安了个炭盆，又在邹先生的八仙桌上放了一只手炉，先生却推辞不受，连炭盆也让撤了。

“这怎么行？孩子们细皮嫩肉的，”蒋妈感到为难，“撤了，少奶奶那里，我怎么回话……”

“少奶奶和你都是一片好心，”邹先生温和他说，“可是，不经锻炼，怕这怕那，孩子们会弱不禁风，长大了也成不了气候。况且，今天我要带他们去瞻仰关祠，外面更冷，我总不能把炭盆和手炉都带上吧？”

“太冷了，先生，出门就改日吧！”蒋妈似在祈求。

“我要去关祠，我要去嘛！”恩来发急地嚷着。

“恩来，你去了，你娘和干妈会生气的。”蒋妈仍在劝阻。

“先生做得对。”正说着，万冬儿一脚踏入课堂，显然，她听到了刚才的对话，“听先生的话没错，弱不禁风又焉能成就大事呢？小孩子不能太娇惯了。”

“恩来早就想去关祠了，”不知啥时，悄然不觉中陈氏也来了，“只是，外面终究冷些，加件衣服吧！”

“少奶奶想得周到，”邹先生欣然赞同，“每个孩子都加上衣服，不急，两节课后才去。”

平素，恩来总在这座宅院里，从不出门，今天，一出大门，一出驸马巷，眼前却是另一个天地，只见街道两旁酒肆茶楼、米行盐栈等店铺林立。尽管天气很冷，街头空地上仍有玩猴儿戏的，强烈地吸引着孩子们，可是，邹先生的脚步一直不停，恩来也只好溜上一眼，紧紧跟上。路经镇淮楼，他不禁驻足仰望，娘用七巧板教他拼过镇淮楼，可那是假的，又矮又小，没想到真的镇淮楼是这般巍峨……“恩来，跟上！”先生的活打断了他的思绪。“噢——”他迈着小腿飞跑过去。

不多时，关祠到了。进门是一方砌着花窗的院落，祠内有三间享殿，神坛上，关天培顶盔束带，全身甲冑，相貌堂堂，凛然而立，宛如生人，令瞻仰者肃然起敬。两旁，有一对亲随副将，分别执剑捧书，虔诚侍奉。两广总督林则徐撰写的挽联赫然入目：

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魂归相送面如生。

先生领着他们行了鞠躬礼，一双双眼睛仔细地凝望着关天培的塑像。“那天，我给你们讲了关将军临危不惧，临死不屈。”邹先生又说开了，“今天，我再接着说，关将军殉国后，尸体运往广州，这座城市一片悲莆，他的同僚、部卒和成千上万的民众，排队瞻仰了他残缺的遗体，哭得昏天黑地，纷纷解囊筹集资金，为他置办衣服、购买棺木入殓。这时，他的上司林则徐已遭奸臣陷害，被关进大牢，惊闻关将军之死，竟一头撞在牢门上，昏厥过去，醒来后，昂首对天长叹，垂泪挥笔写下了这副挽联。”邹先生说至此，遂对挽联作了一番解释，“上联的意思并不难明白，关将军在水师提督任上六载，把广东海防建得固若金汤，可奸臣卖国，纵然他鞠躬尽瘁，却未免留下遗憾。下联，‘坎壈’即困顿、不得志，‘双忠’指关将军及其部属、炮台守将麦

廷章，他也同时殉国。‘异类’指英军，史载，关将军视死如归，英军也不禁钦佩，尸体运走时，曾鸣炮相送……”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921\_0036\_1.bmp}

“后来呢？”恩来问道，“关将军魂归何处？”

“安葬在淮城东边的南姚，”邹先生叹息不止，“那是他的残体、几件衣服、一络头发和几颗落齿。可恨啦，可恨朝廷的腐败，可恨洋人的欺凌，自鸦片战争以来，五六十年间，东西强邻把偌大中国瓜分得七零八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啊……”不知学童是否听懂，邹先生激昂慷慨，侃侃而谈，“孩子们，你们要快快长大，国家救亡图存，你们也有一份责任。”

尽管有些懵懵，恩来内心仍受到剧烈的撞击，他想，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关将军那样，去做人，去报国。

夜间，静静地落了一场雪。

翌晨，陈氏起床后拉开窗帘，院子里已是白皑皑的了。恩来在被窝里翻了个身，睡眠惺松地喊了声“娘”，跟着便坐起来，拉过小袄穿上身。

“忘了，今儿个是星期天，”陈氏说着替他脱了小袄，让他睡下，“下雪了，冷着咧，再睡一会儿。”

“娘，我要看雪。”恩来仍想起来。

“雪还在下，”陈氏把遮严的窗帘又拉开条缝，“看到了吧！听娘的话，多睡会儿。”

“不，我还要背唐诗哩！”恩来说。

“躺着一样背。”

“娘，每天，我都在廊沿下背诗，这是你立下的规矩。”

陈氏不禁一笑，这孩子要多机灵有多机灵，她帮儿子穿好衣服，洗脸，梳辫子。自3岁起，陈氏教他背唐诗，迄今已能背诵上百首。他打开房门一看，见婷婷袅袅的雪花，把天地染得一片白，他惊喜万分，不禁脱口而出：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院作飞花。

这是韩愈的《春雪》，恩来朗声吟诵了一遍又一遍，陈氏在他身后，喜悦之色涌上眉梢，她的心思没白费。

早饭后，恩来正在房内习字，忽然感到似乎有人在敲门，“囊、囊、囊”，声音很轻，三记之后又没了，于是，他仍埋头在写，娘坐在床边缝纫，不一刻，门外传来“哥”的叫唤。

“恩溥！”他拉开门，见弟弟闪着一双晶亮的眼睛，小脸冻得红扑扑地站在一旁。

“哥，娘叫你去一趟。”恩溥说。

“好，”恩来应道，旋又转向陈氏，“娘，干妈喊我去哩。”

“这么冷……”陈氏思忖着，见恩溥挺认真似的，便吩咐儿子，“那你就过去吧，别冻着。”

“哥，你跟我来。”哪知恩溥并未带他去东屋，而是把他引到后院去，积雪在脚底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他很开心。到了后院，恩灿已等在那儿。

“哥，我们打雪仗！”恩灿手中捏着个雪团，不等恩来应声，便把雪团扔了过来。

“恩灿，别打雪仗，还是堆雪人吧！”恩来说。

“对，堆雪人。”恩溥响应。

他们用手捧，用脚踩，把雪往一处堆，先堆出大腹便便的身子，继而又堆出个大脑袋，恩来做眼睛，恩灿捏耳朵，忽然，恩溥掏出一支削得又圆又尖的胡萝卜，在雪人脸上安了个红鼻子，惹得大伙儿又笑又蹦。恩溥更是激动得在雪地里打转转，不料踩进一处水洼，摔了一跤，棉鞋也湿透了，呜呜地哭了起来。

“瞧你们，”蒋妈闻声赶来，“大人都急死啦，找了半天，谁知你们躲到这儿来淘气……”话没说完，便抱着恩溥往回走。未出院门，万冬儿和陈氏也来了，冬儿见恩溥那样子，又气又恼，折了根枯树枝便要打，却让陈氏挡住了。

“大冷天不在屋里呆着，跑到后院撒野。”冬儿板着脸，问道：“恩来，你是哥哥，是不是你带来的？”

恩来愣怔了一下，答道：“是。”

“那你更应该打！”冬儿手中的树枝举了起来，却没有落到恩来身上。

恩来先是准备领受干妈的惩罚，见没动静，他的目光不由得又斜起那个雪人，冬儿也随着转过身去，见雪人那副怪模怪样的滑稽相，也不禁笑开了。

回到屋里，冬儿忙着替恩溥洗换，过了一阵子，恩溥低着头说：“娘，你别怪哥，是我喊他去的……”

“恩来这孩子啊……”冬儿只觉得心里像有什么往外涌，一时，竟不知再说些什么好。

#### 4 舐犊之情——《天雨花》——胯下桥——中彩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孩子们都脱掉冬装，换穿夹袍，身子轻捷如燕。

端午节到了。这天，周宅东院的堂屋悬挂了钟馗像，门上插了蒲艾，恩来、恩溥和4岁的小弟弟恩寿，皆背系张天师骑虎被，腕系五色线钏，额蘸雄黄，画王字，胸系丝络装的青皮鸭蛋，在院子里荡秋千。

蓦地，恩来听到有人在喊他，回头一看是爹，他未及作出反应，恩溥、恩寿已扑了上去，欢蹦着叫个不停。

“干爹，”恩来刚喊出声，忽又改口，“爹！”

“干爹就干爹吧，反正都一样！”贻能宽厚地笑道，“恩来，我们荡秋千。”

孰料恩溥已抢先站在上面荡了起来，贻能让他抓紧绳子，并不时推一下，秋千愈荡愈高，惹得恩溥咯咯地笑个不停。

“爹，我也要玩。”恩寿拽着贻能的衣袖，眼巴巴地望着他。

“你太小，”贻能说，“让你大哥玩。”

“不……”恩寿哭起来。

恩来迅速地将小弟抱起来，放在晃板上，扶着他，轻轻晃动了几下，恩寿顿时眉开眼笑，贻能见了，欣然点了点头。

“恩来，轮到你了，”贻能走过去，“我跟你一块荡。”

恩来惊喜地看了爹一眼，两人上了晃板。

“开始荡啦，抓牢！”贻能说着，脚用力一蹬，秋千荡开去，愈荡愈高，仿佛在凌空飞翔。恩来快活极了，忽儿扬起小脸舒心地笑，忽儿转过头望一眼背后的爹，说：“真想爹能常常跟我们一块玩。”

“我又何尝不想，”秋千慢慢停了下来，贻能说，“可是，我在外谋生，难得回来。唉，人在外，心在家啊……”他似乎感到自己有些伤感，落地后倏又笑道，“恩来，背首诗给爹听听。”

“好，我背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院子里响起他稚气、清亮的声音：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真聪明，”贻能摸着儿子的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爹，回屋吃粽子吧！”

恩溥扯着贻能的胳膊嚷道。

“恩溥，爹考考你，为何端午要吃粽子？”贻能说。

“不知道。”

“恩来，你说说。”

“今天是屈原汨罗自沉的日子，后人为防鱼鳖食他，包角黍、划龙舟，抛洒江中……”恩来说。

“屈原是什么人？”贻能又问。

“战国时的楚国大夫和诗人。”

“知道他写了哪些诗吗？”

“离、离……”恩来凝神在想。

“《离骚》。”贻能告诉他。

“对，《离骚》，还有《湘君》、《湘夫人》。”

“是你娘教的？”

“嗯。”

“会不会背？”

“不会，”恩来摇着头，“记不住，娘便不让背了。”

他们边说边走，一会儿来到堂屋，只见冬儿和陈氏正在张罗，八婶杨氏下了厨房，八叔贻奎也接着过来了。

这天，合家八口团聚，叉烧长鱼、平桥豆腐、饮工肉圆、清蒸蒲菜等荤素菜肴摆了满满一桌，饮工肉圆，又名狮子头，清汤烩或红烧俱佳，恩来最喜欢吃，刚上桌，冬儿便夹了一只放在他碗里，他一口咬掉半只，吃得津津有味，旋又吃下半只。

“恩来独钟狮子头。”贻能笑着又给他夹了一只。

“饮工肉圆撂过墙，拾起还是圆又光。掉在地上跳几跳，吃到嘴里嫩又香。”恩来说起顺口溜。

“瞧，嘴馋就嘴馋呗，还说出个道道来，”冬儿吃吃笑着，“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蒋妈告诉我的。”恩来说时却不见蒋妈，估摸她又去厨房了，于是，他搁下筷子跑出去，一会儿，把蒋妈拽来了。

“还有菜没烧好哩，恩来他……”蒋妈扯起围兜边擦手边说。

“喝两口再忙，”贻能让她坐下，在她面前斟满酒，说，“蒋妈，在这个家，这些年来你是最操劳的，我敬你一杯。”

“老爷，”蒋妈有点慌乱地端起酒杯，“我能在府上蹲下来，是我的福分……”

“蒋妈，你喝，你喝。”恩来催着。

“好，我喝。”蒋妈举杯一饮而尽，“我得赶快回厨房了。”说着便离开了。

少顷，蒋妈又端上雪菜肉丝，也在一处人座。这顿饭吃了足足一个时辰，举家皆大欢喜。

端午过后没几天，贻能又告别了家人，乘船远行，恩来、恩博依然在家塾里念书。日子一天天跑马似的，月底的一个晌午，恩来放学回屋，有气无力地喊了声“娘”，就爬上了床。

陈氏见状，上前摸了摸他的头，烫得炙手，再一摸浑身发烫，她不由得慌张起来，忙喊蒋妈也摸一摸，蒋妈直皱眉。

“莫非是伤风？”陈氏颤颤地说。

“不像，”蒋妈低头查看，忽见恩来左腮帮有些红肿，忙招呼陈氏，“看，怕是让毒蜂螫了。”她问，“恩来，脸上是不是蜂螫的？”

恩来闭着眼轻轻地摇了下头，旋又恶心想吐。

“蒋妈，你快请姐姐过来一下。”陈氏说着，整了毛巾替儿子擦汗。

万冬儿心急火燎地赶来了，凑近恩来仔细观察，半晌，这才吐出一口气，说：“像是疟腮，记得他十八舅立铃小时候就生过。可我也不能肯定，要请仁寿堂的医生诊一诊。”

仁寿堂，是淮安一家老字号药店，有坐诊医生，听说是周家少爷生病，破例出了店堂来到周府。

经诊断是疟腮。

“先生，这要紧吗？”陈氏双眉紧锁地问。



“不算大病，却也马虎不得，最要紧的是得让孩子尽快退烧，烧退了，腮帮还要肿几天，嗓子也要疼几天，”医生抚了下山羊胡，“我开副药，煎服。你们再取一只癞蛤蟆捣烂，敷在他腮帮上，不消几天自会康复。”

“先生，真是谢谢你了。”陈氏感激涕零，“饮食呢？……”

“因腮腺肿胀，咀嚼困难，宜食米粥、藕粉，切忌肥甘厚味、辛辣酸冷食物。尤要注意卧床休息。不过，有句话我还得说一说，万一高烧不退，这病就麻烦大了。”

冬儿和陈氏闻此，面面相觑。

“先生，你医道高明，一定要医好我们家少爷啊！”蒋妈“扑通”一声跪下了。

“别这样，快起来，我会尽力的。”先生说完了药方起身告辞，蒋妈不识字，陈氏怕万一有个差错，便自己跟着先生去了仁寿堂。

这之后，周府一片忙碌。昏昏晃晃找蟾蜍，待陈氏回来，捣了蟾蜍又煎药。

陈氏用凉水湿了毛巾搁在恩来额上，冬儿遵照医嘱将捣烂的贻贝敷在他红肿的腮帮上，蒋妈则里里外外忙这递那。

病了，恩来不得不暂时辍学，整天躺在床上，塌了功课，他着急，陈氏原想给他补一补，见他那难受的样子，她不忍。邹先生来了，要他静心治疗，说是痊愈后替他补课，他这才稍安。

疼，他熬着，不哼不嚷，可躺了三天，他感到厌倦，陈氏坐在一侧替他扇着湘妃竹骨子做的圆绢扇。

“娘，给我讲个故事吧！”恩来说。

“好啊！”陈氏一下被提醒了，“娘给你讲《天雨花》”<sup>①</sup>。”

这故事，在恩来5岁时，陈氏就给他讲过，对主人公左维明，他依稀还有点印象。

“恩来，我再给你讲左维明。”

“不听，不听，”恩来直摆手，“他囚禁妻子，虐待侍妾、丫环，逼迫女儿投河……”

“可是，他还有另一面，洁身自好，嫉恶如仇，主持公道啊！”

“也是，”恩来说，“那娘想说什么便说吧！”

“今天不讲左维明了，换一个，说他的女儿左仪贞。”陈氏慢慢说道，“仪贞这姑娘了不得，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很有才学，8岁时熟读书史、下笔成文，13岁代父草拟文稿、掌管书信，对于棋琴书画，无所不能，而且，谈锋犀利，极富机变……”

“娘，你也是这样。”恩来不禁插话。

“娘不如她，”陈氏嫣然一笑，“她是一个敢作敢为，无所畏惧的姑娘，为了援救在夫家备受婆母虐待的堂姊孝贞，她擅自私改了父亲的信件；为了袒护行为失检的兄弟，她毅然写下题赠妓女的诗篇；她与姊妹们违背父亲告诫私游花园，事发之后，甘愿承担责任，代人受过；最难得的是，她竟然不顾父亲警告，用盘龙宝剑斩断铁锁，放出被囚禁在园中的母亲。为此，左维

---

<sup>①</sup>《天雨花》，中国古代讲唱文学代表作之一，清代陶贞怀著。它通过主人公左维明与阉党郑国泰、魏忠贤的斗争故事，反映了明朝后期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再现了明末著名的挺击案、红九案和移宫案等重大历史事件。

明大发雷霆，对她痛殴，她非但不屈，反向父亲说出一番道理。”说着，陈氏取出线装绣像《天雨花》，翻至一处，又望了望神情专注的儿子，“你听，仪贞是这样说的——孩儿今日之事，实难辞责。但父亲若是锁了别人，孩儿断然不敢这般大胆，无奈锁门的是父亲，被锁的是母亲，儿若坐视母难，倘或被母责备起来，却何以辞对？今日违逆父亲，现蒙责备，儿亦无辞。惟是非曲折，及待爹爹分割明白了，再责仪贞，亦可使长些学问。若说以长临幼，以强为胜，则今日之事，是父强母弱。万一母强父弱，爹爹竟被锁在园中，孩儿还是开门的是，不开门的是？也须爹爹赐教一番，方知罪之所在也。”

念到这儿，陈氏问：“恩来，你猜仪贞这般说了之后，她父亲会怎样？”

“他理亏。”

“对，左维明只好将夫人放出来，自此，夫妇和美如初……”陈氏就此打住了。

“娘，再讲。”

“不说了，听故事也费心思哩，往后再慢慢说。”

只是，恩来仿佛等不及了，病好之后，他居然捧起《天雨花》读了起来。这本书在他记忆深处是难忘的，以至40多年之后，在南京国共谈判的倥偬岁月里，他会见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及个人经历时，还一往情深他说：“……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词唱。”<sup>见</sup>

病愈后，恩来回到课堂，邹先生补课时又补了作业，以至星期天他总把自己关在屋里背诵、抄写课文，陈氏看了心疼，提出要带他出去玩。

“可是……”恩来感到勉强，坐着不动。

“别‘可是’了，”陈氏笑着拉他起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明白吗？”

“好吧！”

“你说去哪里？”

“镇淮楼，”恩来说，“去冬，先生带我们瞻仰关词，经过那里，没上去。”

“就去镇淮楼，”陈氏回应，说走就走，母子俩出了驸马巷往东南，不长时间便到了。

这镇淮楼雄踞于淮安中心，乃是一幢上下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城垛巍峨，气势非凡，彩绘飞檐，朱红廊柱，显示了古代工匠出色的建筑技艺。

恩来没要母亲搀，“噤噤噤”一鼓作气上了楼，小脸红扑扑地堆着笑，拍着手直嚷：“上来了，上来了……”

陈氏将他领到一处雉堞前，对他说：“这里便是淮安的中心，它与漕运总督署、山阳县衙正好在一条中轴线上；它的西北，勺湖和运河之间那座古塔是文通塔；而关柯在它的东南，西北还有漂母祠和韩侯钓台……名胜古迹随处可见。”

恩来边看边听娘讲，旋而问道：“它为何叫镇淮楼呢？”

“听说，它建于宋代，原为镇江都统司酒楼，明时曾置铜壶刻漏用以报时，故名谁楼，一名鼓楼。”陈氏作着解释，“后因其扼于城中，楼下拱门为南北交通要道，又有‘南北枢机’之称。”

---

<sup>见</sup> 《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清代后期，因水患不断，遂改叫‘镇淮楼’……”

“有了它，就没水患了？”恩来问。

“也不一定，”陈氏一笑，“或许，人们希望如此罢了。”

“娘，”恩来移目苍穹，“天，高高的，蓝蓝的，看，有一群鸽子在飞……”

陈氏领着他在楼上绕了个圈，四方景物尽收眼底，虽说天气渐热，只因居高临下，有凉风习习，倒也惬意。

“走，娘再带你去个地方，”陈氏拉着儿子的手，“我们到胯下桥去。”

离开镇淮楼，往西南行了半里，便来到胯下桥，这是一座砖砌的拱形桥，建在文渠之上。

“娘，为何叫胯下桥？”恩来颇感奇怪。

“叫它‘胯下桥’，那是有来由的。”陈氏指划着，“韩信，你听说过吧，他就是淮安府人，与萧何、张良并称‘汉初三杰’。据史书记载，少年时，他家中一贫如洗，而他行为又放纵不检，被乡邻瞧不起，不得被选为吏，他又无法经商谋生，只好向人乞讨，为人所厌弃。”陈氏见儿子饶有兴致，旋接着说，“有次，他路过此地的屠宰市场，一个屠夫向他寻衅，对他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佩带刀剑，其实，你内心十分胆怯，软弱无能。’韩信未予理会。屠夫越发得意，环顾左右，又对韩信说：‘你舍得死，就用剑来刺我；舍不得死，就从我两腿中间爬过去。’此话引得四周哄笑不止，有劝阻的，也有挑唆的。韩信打量着对方嘲弄的神色，揣摩着他的用意，想了想，便从那人两腿间钻了过去。在场的人几乎都嘲笑韩信的怯懦，他不介意，拱了拱手走开了，从此离家闯荡天下。多少年之后，韩信终于实现了自己宏伟的抱负，得到汉高祖刘邦的重用，拜将封王，衣锦还乡，他不仅没为难少年时代那个侮辱过自己的屠夫，反让此人当了一名掌管治安的小官。后人有感于韩信的容人气量，深为佩服，在此建碑纪念。这件事，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有记载，以后你可以看看。”

{ewc MVIMAGE,MVIMAGE,!091009~4\_00048\_1.bmp}

恩来望着母亲，倾听着这动人心弦的娓娓叙述，仿佛忘了一切。

“听了这故事，恩来，你在想什么呢？”陈氏笑着问。

“我还在故事里呐！”

“它告诉我们，做人要忍辱负重，能屈能伸，方可成为大丈夫。”陈氏说得很慢，似乎想把每一个字都灌输到儿子头脑中去。

“忍辱负重，能屈能伸……”恩来不禁重复道。

一抹夕阳染红了路边的古槐，旷野的远处，烟雾氤氲；眼前，菰蒲青青；有归鸟啾啾而鸣掠过长空。恩来感到一丝怅然，牵了下陈氏的衣角，说：“娘，回吧！”

衣历七月十五日，为祭祖之期，堂屋里挂上周攀龙的影像，香烟绕梁，合家跪拜，寄托着晚辈们一番哀思。

门外，锣鼓喧天，今日，各街巷皆有盂兰盆会，商界延僧拜忏，间以杂戏灯彩，热闹非凡。恩溥、恩寿嚷着要出去玩，只是，街上人山人海，万一走失或伤着怎么办？冬儿不答应，恩溥拉着恩来：“哥，你去跟娘说。”

“干妈，你就答应恩溥吧！”恩来在求情。

“不行，你带弟弟到后院捉蛐蛐去。”

“我们不上大街，只在巷口看看还不行？”恩来又说。

这孩子总能找出个理由，冬儿看了看恩来，遂让蒋妈打开大门，又要恩

来去叫陈氏。一家大小来到驸马巷口，只见举彩灯、踩高跷、舞龙灯、舞狮子的人流，波涛似地在大街上涌动着，有店家不时炸响鞭炮，孩子们乐得活蹦乱跳。

小贩不停地替换着戴上假面具，口中唱着词儿在兜售，尽是《西游记》人物脸谱。孩子们眼巴巴的，冬儿也想给他们每人买一只，可是，再一想，一家几口吃饭穿衣，邹先生的束脩、蒋妈的佣钱，还有亲戚红白喜事的应酬，开销一样不能少，家中的一点积蓄已快告罄，她这个当家的也只能勉强维持。难啦，她伸进衣兜的手倏又抽了出来。这细微的动作让陈氏看到了，她不忍拂了孩子们的心愿，便掏出钱来。

“妹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你的私房钱怕也贴补光了，不能再花你的。”冬儿把陈氏的手推开。她忘了刚才的思虑，“人家的孩子能玩，周家的孩子也能玩。”说着，掏出几个铜板，让孩子们自己去挑面具，结果，恩寿要了猪八戒，恩傅要了沙僧，恩来要的是孙悟空，他已开始读《西游记》，最喜欢这个猴王了。

看了半个时辰的景，小弟兄三个心满意足地随大人回到家，旋又在院内追逐嬉戏起来。冬儿和陈氏则进了堂屋休息。

“姐姐，”陈氏说，“这日子也难为你了。”

“其实，我何尝不想让孩子有个欢乐的童年，只是……”

“我懂，”陈氏凄惋地咧了咧嘴，“要是贻淦在世，身体又好好的，也能挣几个钱帮衬家里……”

“快别说这些，妹子，周家还没到揭不开锅的时候，你要宽心才是。”

正说着，忽然，从门厅传来蒋妈的声音：“十八舅来啦！”

冬儿一听是立钡来了，忙迎了过去。

“姐姐，天大的喜事啊！”万立钡穿着月白色杭纺衫裤，大大咧咧跨进堂屋。

“瞧你衣裳都汗湿了，快歇着。”冬儿递上毛巾又端茶，“这大热天，莫非是赶来看淮安的盂兰盆会？”

“姐姐，你猜错了，”立钡笑道，“我是来恭喜你发财的。”

“别糊弄姐姐。”冬儿困惑中又隐含着莫名其妙的期待。

“中彩啦，我们中彩啦！”

“中彩？”“姐姐，难道你忘了，我们买彩票的事？”

冬儿一拍脑袋，想起来了。记得今年开春后，淮阴一家赌局发行汉口鼎隆钱庄的彩票，立钡来见冬儿，动员她买，这类事她并不相信，经不住立钡一番口舌，便拿出一块钱，立钡也是一块钱，两人合股买了一份。钱是出了，她却不抱指望，渐渐淡漠了，没想到竟真地轮到他们姐弟俩中彩了。

“彩金多少？”她笑着问。

“1万圆，是头彩。”

“1万？”冬儿惊得难以置信。

1万银圆彩金是笔大数额啊！冬儿知道，如今贻能在外谋事，一月薪俸才16圆，比起1万来，岂不是微乎其微吗？

“姐姐，你还不信？”立钡取出一张报纸，“喏，上面中彩名单里有你、我的名字哩！”

她接过报纸，见上面果真有万冬儿、万立钡的铅字，她相信了。片刻，她说：“这一来，淮安也会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又不偷不抢，该派我们走运。”立鈇说。

“也是，”冬儿复杂的心思暂时平静下来了，她转身对陈氏说，“妹子，这样，周家可以喘口气了。”

“姐姐人好，命好，运气好。”陈氏也打心眼里高兴。

这天，冬儿真是说不出的快活，晚上，她让蒋妈多烧了几个菜招待立鈇，又留立鈇过宿，第二天送别立鈇。

“姐姐，近日你得打点打点，通知一到，你我还要去汉口领奖。”

“汉口太远，我不去。”

“不去？”立鈇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那摊你的5000圆也就落在我的腰包了。”

“你啊……”冬儿掩口而笑，“别唬我了，规定让去，我也只好去。”

半月后，姐弟俩结伴跑了趟汉口，领回了1万圆彩金，两人各得5000圆。冬儿算了一下，5000圆，若按胎能月薪16圆，年薪不足200圆比照，够胎能做25年了。她感到冥冥中仿佛有菩萨在保佑，这笔巨款不只救了急，而且救了穷，得好好筹划着用。

可是，事与愿违，中彩的事比风还快地在淮安张扬开了。

借款的、乞讨的、公益摊派的、慈善募捐的……统统都来了，更让冬儿气恼的是，居然有人拿着老太爷在世时的“借据”找上门来讨债的。她记得老太爷病危时头脑还清楚，对家产、后事都有交代，从没听说过有什么“借据”。接过一看，是老太爷的手迹，他怎把这给遗忘了呢？所好数目不大，她认了，贴息一次还清。事情接二连三，没办法，她只得虚与委蛇，四方打点，仅驹马巷铺设石板路面就出了100多圆。家在这里，这是她心甘情愿的，可这样一来，又有人提出门口的文渠、紧邻的局巷也都年久失修，要她慷慨解囊。她烦不胜烦，心力交瘁，却又不能不见络绎不绝上门的人。

“姐姐，这般下去如何才了结？！”见她疲惫、憔悴的样儿，陈氏不免焦急。

“唉，难啦……”冬儿叹了口气，望了望陈氏，“妹子，好些事你并不清楚。自打进了周家的门，多年来，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婆婆去世早，公公虽说是‘候补知县’，文案的事，好像也终日忙个不歇，这个家就交给了我。论说，该派四伯父贻赓主事，可他一直在外地，几乎不回来。而你七哥，人是好人，偏又老实无用。八叔贻奎瘫痪在床，十一叔呢，又年轻，看看，我能撒手不管吗？于是，我侍奉公公，主持家务，其中，还操办了八叔和十一叔的婚事，那番辛苦，我又对谁说呢，说了也没用，我索性不说。后来，你过门了，一桩桩，一件件事，你也都看到了……”

“姐姐，我知道最难最累的就是你。”陈氏噙泪说道。

“不说这些，”冬儿应道，“当初，跟周家结亲，我娘起初不赞同，是爹拿的主张，而我却又看中了你七哥那副厚道相，”她掩饰不住地笑了笑，“或许，这就是缘分，就是命吧！”说着，她一挥手，“好了，不谈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了，你我姊妹俩，还是商量下步怎么办吧！”

“是啊，怎么办呢？”陈氏凝思在想，“姐姐的意思是……”

“搬到清江浦去，避一避，”冬儿顿了顿，“只是，总不能自作主张回娘家住，得捎信让立鈇来一趟，把这边的景况告诉他。他回去跟娘一说，你想，娘能忍心看着我们在这里挨下去吗？一准会让我们住过去。”

“这主意好！”陈氏脸上暮然露出笑容。

“再有，你七哥已托人在清江浦找到事做，高邮那边的差事辞了，正好跟我们一道去。”

事情正好依冬儿的想法做的，立鈇见了冬儿返回后，尽管只字未提冬儿迁居清江浦的打算，万老太太却急了，催着立鈇再来淮安，接冬儿一家速速启程。

冬儿倒并不那样急，该办的事她还得上办。她让贻能把原先送进当铺里的衣物赎了回来；置了酒席，请了淮安的亲戚和左邻右舍；又去了西院，给二爹爹周骏昂的儿孙们打点了一些零化钱；尔后，给贻奎和杨氏留了一笔居家费用。

“你们不是还要回来吗？”贻奎嗓音颤栗地说。

“是要回来，可日子说不准哩……”冬儿话音哽噎。

“你们是不得不走，”一向沉默寡言的贻奎话竟多了起来，“走了也好，只是，这里才是家啊！”

“我懂，我懂……”冬儿应道，泪水扑簌簌落了下来。

## 5 迁居清江浦——老童生——《再生缘》——“失踪”之谜”

白露过后不久，选了个日子，贻能夫妇、陈氏和奶妈蒋氏，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从淮安西门码头，上了开往清江浦的船。

船入运河，恩来坐在一旁时而听大人们交谈，时而移目向两岸观望。他去过清江浦，那时他还是个婴儿，自然不会有什么印象。过继给十一叔后，他再没出过远门。这回，举家迁居清江浦，他虽弄不清底细，但离开驸马巷的家，他觉得清静多了。眼前，运河又宽又直，不像家门口的文渠那样狭窄。虽说风儿从开阔的旷野越过河面刮来，已带些寒意，但两岸的田畴、阡陌、农舍、垂柳，甚至一些材落苍凉、破败的景象，仍吸引着他。

船抵清江浦大闸口码头，太阳仍悬在西边天际，码头上，南来北往的舟楫云集，甚是繁华。船在岸边系牢，冬儿便领着他们上了运河大堤，一抬头，便看到外婆领着舅舅、舅妈和孩子等呼啦啦一溜子人在迎候。

“冬儿，娘是早也盼晚也盼啊……”外婆已是60多岁，穿着高领青绸刺绣罩褂，披着黑缎子头巾，上缀一粒粒闪光的珍珠、玛瑙和翡翠，中尾尖尖的，直垂到背后腰下，巾尾上缀了一粒青玉。她的鬓角已染银霜，一双眼睛却很有精神，把三个外孙揽到身边，瞅瞅这，看看那，止不住地夸奖。不知是疏忽还是怠慢，万老太太只顾跟冬儿母子说话，却把贻能和陈氏撇在一边，更不用提蒋妈了。这怠慢，贻能早已习惯，而陈氏却是头一回遇到，她估猜这或许是当初贻涂和她过继恩来，使老太太心存芥蒂。想是这般想，她只搁在心里，仍谦恭地站在旁边。

“娘，”冬儿感觉到了，拉起陈氏的手说，“这回，恩来他娘和奶妈索性一道过来了。”

“啊，”万老太太应道，“也好，我知道恩来离不开他十一婶。”

“外婆，别叫十一婶，她是我娘。”恩来辩白道。

“你啊，人小鬼大。”万老太太笑了笑，说不清是称道抑或责备。

很快，一行人分乘几辆洋车，沿着高高的运河大堤，来到西长街万府门前。以前，万府99间深宅大院，几乎占了半条街。这几年，万府的田地房产相继卖出一些，没有万青选在世时那么显赫了，但是余威仍在。十二姑冬儿嫁的是山阳候补知县周攀龙的公子，如今，她又中彩发了财，也算是衣锦荣归吧！

因而，街坊邻居，仍显示出并非一般的热情和尊敬，万老太太脸上也就格外风光了。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9~4\_0056\_1.bmp}

在恩来眼里，万府的规模、气势，绝非淮安周府可比。单说门口那对石狮子，昂首脾脱，威风凛凛，便令人望而却步。大厅更是气势不凡，上暄整齐划一的望砖，下铺一尺见方的螺底砖，梁柱粗硕浑圆，尽管油漆已有剥落，仍显得富丽堂皇。厅内陈设着漆雕屏风，博古架上珍玩琳琅满目，四壁字画，四角供花，且有仆役进进出出听候使唤，一切是那样陌生、新鲜，他愣怔在那里，脸上流露出惊奇和困惑。这时，他还不甚了解，外公在淮阴做了30年知县，全然不像祖父，在淮安只是个坐冷板凳的候补知县。

“冬儿，你们住后院，”万老太太的声音打断了恩来的沉思，他注意听着外婆对干妈说，“三间屋，你和十一婶各一间，中间堂屋给恩来他们习字游戏。房边还有一间小屋，是蒋妈的。听说你们来，我让佣人里里外外打扫

了三天……”“娘，你就别操心了。”冬儿说。

“哪能呢，你爹在世，18个子女，他最疼的是你，如今只有娘疼你了，”万老太太仍在说，“万府上下我已交代过，谁也不许欺负你们母子。”

“不会的。”冬儿不禁——笑。

“记住，这儿是你的家，你缺什么就提出来，仆役女佣，你只管吩咐。”

“娘，我知道。”冬儿应着，感受到母爱的温馨，心中掠过一道道热浪。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9~4\_0057\_1.bmp}

来到后院，只见床铺、几案、桌椅、洗漱用具等放得整齐有序，擦得干干净净，堂屋墙上还挂着一幅“文姬归汉”的立轴。

门外天井里栽有天竺、腊梅和冬青，十分清静。左边还有一个花园，圈以围墙，适合孩子们嬉戏……

就这样，一家人住下了，且一住就是三年。当然，此刻谁也没料到，往后在万府大宅院里发生了那么多离奇的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万府天天像节日一般，宾客盈门，送往迎来，那气氛在淮安是从未见过的。恩来发现干妈成了万府的中心人物，倍受尊敬，她那脸上一洗昔日的忧郁，充满炫目的光彩。因为有了干妈，他和娘的命运像是也随着在变，他感到一种少有的满足，又夹杂着理不清的疑惑。

万老太太亲自过问了外孙入学的事，几天后便请来了一位塾师，在万府设馆。塾师乃是万老太太的远房亲戚。

“老太爷临终前一再叮嘱，倘若冬儿生个男孩，务望好生栽培，以成大器。”万老太太把恩来揽在怀里，对塾师道，“小乖乖一副聪明相，是个读书的料，你可要尽心尽力啊！”

“老太太尽管放心。”塾师是位年过50的老童生\_\_，蓄有一络稀稀拉拉的长须，鼻梁上架副凸面眼镜，目光浑浊。

“都读过哪些书？”行礼毕，先生凑近恩来问道。

“《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恩来回答，“娘教我唐诗，给我讲《天雨花》、《红楼梦》……”

“哦！”先生捻了捻胡须，“这小说野史么……”

万老太太明白先生持有异议，不由得睨了陈氏一眼。

“小说野史读一些也无妨，”冬儿即刻说，“小时候，爹也给我讲过。”

“当然，当然，”先生变了腔调，“十二姑的话自有道理。”稍停，他摇头晃脑扯开了话题，“自唐伊始，士子所走道路，科举，乃是正路。此外，尚有几条岔道可走，其一，做塾师，如我这样的无能之辈，虚长50而难入第，仅仅是个老童生，羞煞愧煞。其二，行医，儒医也，比普通医生、郎中要阔气一些，尚能受人尊重。其三，做幕友，助地方官‘佐治’，称为师爷，如十二姑丈即是。”贻能听了，颇觉尴尬，可这位塾师却视而不见，依然摇头晃脑在说，“此外，还有跑码头做生意的……恩来聪颖过人，目标自不应受上述职业所限，而要如老太爷期待的那样成大\_\_封建时代文人，以进过学为本位，称为生员（秀才）。没有进过学，尚在考试中的为童生。有五六十岁尚未考取秀才者，称之为老童生。器。大器者，国家之栋梁也。”

“难得先生一番开导。”冬儿说。

“恩来，你要牢记才是。”陈氏接了一句。

“是啊，是啊！”贻能讷讷笑道，“要成大器。”

“《四书》读过没有？”先生望着恩来。



“没全部读，”恩来说，“娘教过几篇。”

“《四书》是必读的，先《大学》，次《中庸》，再《论语》，后《孟子》。”先生说，“不知你娘教过哪几篇，我问你，‘人不知而不愠’，作何解释？”

“这是说，一个人有学问、有才气，外人不知道，他能够心平气和、不怨不怒，才是君子之道。”

“晤，”先生的嘴角露出笑意，“古文里‘不能’和‘不为’的词义有何不同呢？”

“孟子曰：‘为长者折枝，语人曰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恩来想了想，“‘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不能，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先生喜出望外，把恩来拉到身边端详着：“我坐馆多年，虽不敢夸弟子三千，却也过百，像你这样聪颖的孩子，实不多见，实不多见。”

这话，使在场的贻能夫妇和陈氏颇感欣慰。

塾馆宽敞明亮，与恩来一道就读的除恩傅外，便是万氏家族的后人，恩来的表哥、表弟，令他好奇的是，还有两个表侄，那是他大舅的孙子，年龄跟他差不多，叫他表叔哩！

先生因材施教，视文化基础，讲授不同课程。恩来读的是《论语》和《孟子》，他不甚喜欢《论语》，而《孟子》的对话和寓言似的情节，使他平添兴致。

这天放学回屋，陈氏问他：“《论语》学到哪里了？”

“《述而》第七。”

“怎么这样快？”

“先生只读不解，不像老家邹先生那样读音、讲形、释义……”

“会背了吗？”

“会了，”恩来背手站着，朗声背道，“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背完，他喃喃着，“真枯燥。”

“先生未予解释，你何不问娘？”陈氏有点温恼。

“娘有自己的事，做诗、绘画、刺绣，我不想烦扰。”

“儿啊，你……”陈氏不知说什么好，孩子的体贴使她安慰，可不能放松要求，她说：“《论语》要学好，里面有许多为人之道，不可不知。就你刚才背的这段，其中‘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即是至理名言，你就应当‘学而不厌’，聚沙成塔，积水成河。再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说得再好，一个人不注重道德修养，也不勤奋好学，听到符合礼义的事不去做，对自己的过错，明明知道却不去改，这难怪孔子忧虑啊。倘若你也是这样的人，娘也会忧虑。”

“娘，我不会的。”

“你不是说《论语》枯燥吗，这就是‘学而厌’、‘学之不讲’。”陈氏说。

“娘，我懂你的意思了。先生不讲，又怎么办呢？”“一个先生一种教法，你不懂回来要问，娘再忙，还有比教你更要紧的事吗？”

“娘，我记住你的话了，”恩来说，“只是……只是先生常常读一遍课文就走了，让我们自己背，表哥表弟之中，有的便乘机调皮……”

“有这种事……”陈氏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刻转到隔壁告诉冬儿，“姐姐，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亏他还是亲戚，”冬儿颇为生气，“若让老太太知道，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可是，束脩已给了，如中途换人怕也不易。我估摸，他是学问不够，要不，怎么考了一辈子，至今还是个老童生？妹子，我看，真还不如你坐馆执教哩！”

“哪有女塾师？”陈氏被逗笑了，“再说，我也就那么一点才学，给恩来补补课则可，真要坐馆，只怕上得去下不来……”

妯娌俩说着欢快地笑了起来。

隔了几天，恩来发现先生坐馆的时间多了，并开始解释字义、词义，他把这个变化告诉娘，陈氏想这准是冬儿周旋的结果，她真高兴。

春秋易逝，日月递嬗，恩来读了《四书》又读《五经》，先生并不系统他讲，而是有所选择地教些代表性篇什。恩来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知识，他想向舅舅们讨教，以为他们都是有学问的。可是，10个舅舅，一半在外面，或做师爷或经商；在家的几个，有的泡赌局，有的玩古董，有的逛窑子，很难见到一面，唯有十八舅立钡跟他亲近，只是，十八舅文墨不多。这样，能教他的还是陈氏，除了检查他课堂所学，还给他讲《再生缘》，它与《天雨花》一样，被看作是“盲子弹词、乞儿谎语”，不登大雅之堂，备受冷落，接近湮灭，但陈氏偏偏看重于它。

这部弹词小说，就体制而言，有“文词”、“唱词”之分，叙事兼唱，使恩来兴趣大增，讲唱中间，陈氏还时常停下与爱子交谈。

“孟丽君以一个女子，后来官拜保和殿大学士，其间历经种种磨难，不为所屈，她何以至此？恩来，你想过没有？”

“她有志向，从小就才高气傲，景仰古代中帼须眉，故一旦风波乍起，便‘硬教螺髻换乌纱’，女扮男装，沉怨昭雪……”

“对，对，由此可见，从小立下志向，将会影响到人的一生。”陈氏笑眯眯地看着儿子，“我再问你，这书中所写的女子何以总胜于男子呢？”

“女子受苦太多了，她们不甘……”

“历来男女总不平等，男尊女卑被看作天经地义。《再生缘》反其义而作，是希望有朝一日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陈氏说，“可是，难啦，即如孟丽君尽管已权倾一时，最终却摆脱不了悲剧命运，与皇甫少华结合。她雄飞已久，岂甘雌伏？可她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你看，做女人有多难！”她一声长叹，良久才说，“恩来，你要记住，将来你不论做什么，千万要尊重女性，要予以同情和帮助。”

“我会这样去做的。”

日子平平淡淡地在流逝。

一天，先生病了，塾馆暂时停了，孩子们像松了紧箍咒似地，整天在大院各处嬉戏。

“恩来，走，放风筝去。”表哥叙生提议。

恩来有些犹豫，去年春天，在淮安，一次，娘带他去参观梁红玉祠，他曾看到旷野上有人放风筝，蝴蝶风筝、老鹰风筝、蜈蚣风筝等可多啦，尤其是蜈蚣风筝，几十节，在蓝天白云之间盘旋舞动，十分壮观。如今，又是春天了，能去野外观看风筝，在他，自然高兴。可是，风筝在哪儿？买，得向娘要钱，他不愿这样做。再说，娘允许他出去吗？他没把握。

“走吧，我有几只风筝哩！”表哥叙生比他大6岁，为人敦厚，恩来爱跟他在一块。他仿佛看透了恩来的心思，又说：“你别有所顾虑，姑妈那里，我会替你说清楚的。”

恩来没再说什么，叙生把他带到大厅西侧的一幢屋子前，门虚掩着，脚下蒿草丛生，这是什么地方？他在猜测。

叙生却不由分说，拉着他，推开门进了屋。

恩来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呀，满屋子整齐排列的书柜书橱，堆放着数都数不清的书，这情景是他从未见过的。

“这是爷爷的书房。”叙生见他惊奇，便解释道。倏忽，从南面一只书架顶上取了几只风筝，又轻轻抖落上面的灰尘，恩来却像没见似的，目光仍在书架间流连。

“走呀！”叙生把一只风筝递到他手里，让他走在前头出了屋。他想了想，还是跑回后院，把外出放风筝的事禀报了娘。“去吧，终日闷在屋里不行，”陈氏说，“你是个男孩子，男孩子要多交际才好。”

他冲娘一笑，又带上恩溥，和叙生一道上了运河大堤。

春风轻扬，四野初绿，令人心旷神怡。

恩来拣了只老鹰风筝，他捏着麻线，由叙生放飞，叙生测试了一下风向，只轻轻往上一送，风筝便蹿上半空。但因风向不定，风筝左右摇晃得厉害，突然，一个筋斗栽了下来。恩来一阵紧张，叙生却平静地从恩来手中接过麻线，边跑边拽，调整方位，转眼，风筝平稳了，又一次窜上半空，叙生这才交给恩来，提醒他慢慢放线。线圈噬噬地转动着，风筝愈飞愈高，渐入云端，真像一只雄鹰在展翅翱翔，恩来心中充满喜悦，对叙生投以欣羡的目光。这时，叙生已将双燕风筝送上天空，接着，传来一阵“嗡嗡”的悦耳声。

“表哥，这是什么响声？”恩来问。

“风筝上传来的，是我用丝瓜藤筋做的弦，绷在风筝上，风一吹，因颤动而发出声音。”

“你真行！”恩来不禁赞道。

“大风筝还可系上铃挡，上天后，丁零、丁零，那声音更动听哩！”叙生又说。

叙生知道得真多，恩来不由得佩服起来。

这天，他们玩得很痛快，连恩溥也放飞了一只月亮风筝。

“我们明天再来，找几个小朋友比赛，行不？”回家的路上，叙生说。

“行。”恩来应道。

“哥，你再带上我。”恩溥接着说。恩来没作声。

第二天早饭后，叙生在大厅旁见到恩来，恩来说要做作业而未去。

叙生只好带着别的小朋友出去玩了半天，回家后他去后院看恩来，却没见到。

“咦，他不是跟你出去了吗？”陈氏起疑。

“他没去，说是要做作业。”

“这孩子怕是在说谎，”陈氏忙转身到隔壁问道，“姐姐，你知道恩来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冬儿见陈氏神色惊慌，“怎么……”“我原以为他去放风筝了，可刚才叙生说他没去，整整半天了，连个影子也没见。”陈氏说着找到花园，恩溥、恩寿正在花木丛中捉蝴蝶，她问：“见到你哥没有？”

“一早晨他去前院了。”恩溥说。

莫非去外婆那里了？陈氏边想边匆匆来到老太太门口，报了声口福，遂问：“恩来可到过这里？”

“没有。”老太太像是不急，“总归出不了这院子，再找找。噢，我听叙生说，要出去放风筝，没准他也去了。”

“我问过叙生，恩来今天没去。”

他们正说着，冬儿急乎乎地赶来，说：“大厅、塾馆，还有他几个舅舅屋里我都找了，就是不见。”

“后花园呢？”老太太眉头起皱。

“开头就找过了……”陈氏落下泪来。

“难道他……”老太太一拄拐杖，从铺着锦缎坐褥的八仙椅上站了起来。她蓦然想起几年前的一桩事：也是个春天，有个孙儿在嬉戏时钻进一间废弃的柴屋，门却让别的孩子扣上了，都是小孩，闹着玩的，谁会想到后果呢？屋里黑咕隆咚，蝙蝠乱飞，黄昏时去找，孩子已惊吓而死……想到这，她心悸不止，可她不愿说出口，太不吉利。她只顾颤颤巍巍地朝柴屋走去，众人簇拥着她。到了柴屋，门锁着，她让赶紧砸开，陈氏抢先进去，屋里空荡荡的，惊飞的蝙蝠在空间划着黑色的弧乱蹿，别的什么也没有。老太太噓了口气，忧虑仍在袭扰着众人。

“难道他真的失踪了吗？”立鈇兀自说道，突然，他一把拽过叙生，呵斥道：“都是你，放风筝、放风筝，昨天去了今儿又去，一个个心都野了。说，恩来到底在哪里？”

“上午他的确没跟我去，”叙生讷讷申辩，“平素，我们只在大厅、塾馆和花园里玩……”他摸了一下脑袋，“对了，昨天，我和他去过一次书房。”

“自你爷爷过世这些年，书房很少有人进去，你们去做什么？”老太太说。

“去拿风筝，”叙生说，“奶奶，你忘了，爷爷在世，亲自给我扎过几只风筝哩！”

“是啊，是啊。”老太太拄着拐杖，移动脚步，“那还不快去找！”

叙生跑在前头，猛地推开书房虚掩的大门。

“在这儿啦！”他惊喜地喊着。

众人随后进屋，恩来一手执书，大惑不解地瞧瞧这个，看看那个。

“乖乖儿……”陈氏似哭似笑地扑了上去，把儿子搂在怀里。“恩来，谁让你来这里的？”冬儿有几分生气，“哼，自策自划。”

“我，我是来看书的啊！”

“这是你外公的书房，”老太太冷着面孔，“是随便就进来的吗？”

“可，书是人看的……”恩来说着，在旁边书架上取过几册线装书，“外婆，这书怕是久没人翻，都霉了，让虫子蛀坏了，多可惜。”

“恩来，”立鈇说，“看书并不错，你手头这本《西游记》也是值得看的。可是，来这里得事先给大人禀报一声，你只顾看书，忘了时辰，把外婆、你娘、你干妈急得到处找。”

恩来没料到事情会这么严重，难道看书也错？瞧见大人们一个个虎着脸，他默默地低下头。

“外婆气你，是疼你，你要知道好歹。”冬儿说。

“快给外婆赔不是。”陈氏紧接着说。

“外婆，我不该惹你生气。”

“唉，不说了，”老太太语调和缓下来，“往后你要看就来看吧，可别忘了跟大人说一声。”

一场风波像是过去了。可回到后院，陈氏却让恩来站着。

“你知错吗？”她失去了往日的温婉。

“我已向外婆认错了。”

“我不是指这个，我问你，今天早上，你跟叙生怎么说的？”

“我答应过叙生今天再去放风筝的，可我……我想去外公书房，我找了个理由。”

“《弟子规》曰：‘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恩来涨红了脸，他说：“凡说话首先要讲信用，欺诈和谬说，怎么可以呢？”

“你对照一下，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怎么回事？”

“娘，我说谎了。”

见儿子认错了，陈氏也不想再加责备了。

“喜欢看书是好事，可是去外公书房，要经外婆允许，其实，外婆还是疼你的。”

“娘，”恩来见母亲态度变了，遂兴致勃勃他说，“外公书房，什么书都有，《说岳全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镜花缘》等等，都是线装绣像的，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我真想都看一遍。”

“反正我们还要在此住下去，”陈氏笑道，“外婆又允许你去看了，你就不用着急。再说，天底下的书远不止这些，等你长大了，还可以到扬州、到南京、到北京去读书。”

“真的？那我什么时候才长大呢？”

“这也是急不得的，”陈氏莞尔一笑，用手比划着高度，“一天一天，自然而然，便会长大的。”

“对，对。”恩来直点头。

## 6 万府变故——搬家——再聘塾师——岳祠——拜年——母亲的死

晌午，万老太太小憩之后，由一名女佣搀扶着来到大厅，68 落坐在紫檀木做的八仙椅上。女佣沏上一碗老太太喜欢的绿茶，接着又送上一只果盘。老太太揭开盒盖，见盘里分格盛着金橘饼、蜜枣、山楂条、杏仁酥，便随手拈了一只金橘饼放进嘴里，她不嚼，而是慢慢品咂着甜中带酸的味儿。

少顷，冬儿从后院过来，母女俩叙了一会儿，老太太忽生兴致，说是想打牌。它不是麻将，也不是时下的这种 54 张纸牌，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由 105 张骨牌组成的牌。冬儿自然不能拂了母亲的兴致，便让女佣叫来两个兄弟媳妇，搭开八仙桌，四人各据一方摸牌、出牌，热闹开来。谁知一圈没了，从门外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众人正在惊愕之际，只见一个农妇跌跌撞撞闯进大厅，旋又“笃”地跪了下来。

“你是哪里的，来此作甚？”冬儿推开骨牌问道。

“我命苦哇，苦哇，丈夫挨打，伤筋动骨，腿断啦……”农妇啜泣着在呼号。

“平白无故闯来，哼，”万老太太愀然不乐，拄着拐杖起身喝道，“起来，起来，成何体统？！”

“老太太，你怎么忘了呢？我是兴贵家的呀，南乡丁堰的“澳，你是兴贵嫂子，”冬儿忽然想起出阁前曾去过丁堰，见过这个佃户的妻子，一晃快十年过去了，没想到她已发如麻丝，齿坠嘴瘪，心中不免有点凉飕飕的。她迅速把兴贵家的拉起来，又移过一张方凳让她坐下，还让女佣端来茶水。

“兴贵嫂子，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冬儿瞅着农妇。

“三天前，二先生上门催租……”

“什么，什么，二先生，一个月前，二先生就辞了‘庄头’，回扬州去了，”冬儿打断兴贵家的话，“怎么又冒出个二先生，这就怪了。”

“没有另外一个二先生，就是一直替老太爷收租的那个二先生。”

“是他？”万老太太满腹狐疑，“那是上个月的事，二先生说自家在扬州开了月天福绸布店，父亲年迈力衰，让他接手经营，故我允了他，他怎么去收租呢？”

“唉，正是他呀！”兴贵家的刚开口，眼泪又出来了，“老太太你是知道的，今年夏秋，运河、淮河发大水，庄稼浸泡在地里两个月，颗粒没收啊，可是，二先生一去，硬是要按常年做法，15 亩地让交 50 担稻谷，说不论丰年、歉年都得交，这是老太爷在世时立下的规矩，一粒籽儿也不能少。兴贵分辩了几句，被跟去的人一顿棍棒乱打，血流满面，一只腿也断了……”农妇咽声咽气，停了停，“兴贵苦苦哀求，二先生就是不依不饶，让跟去的人在屋里角角落落搜，结果，把祖传的两幅郑板桥字画抢走了……”

“郑板桥字画？”冬儿一惊，“兴贵能有这稀罕之物？”

“兴贵的一个先祖，曾在兴化替郑大人当过仆役，字画是郑大人送的，上面还写有两行小字哩。传到兴贵已是第六代了，他可是当成命啊，抢走了，让他怎么活下去？”

“有这事，”万老太太蹙着双眉，“这还得了，二先生既已辞了，怎敢冒名，到万府佃户家坑蒙拐骗？哼，真气人呐！”

“老太太，你要替我们作主啊。”兴贵家的又哭开来，“要不，我只有告到衙门去了。”

“兴贵嫂子，你别急，这里有名堂哩……”冬儿正说着，万府上上下下已涌来许多人，相互打听，嘁嘁喳喳。

“啧啧，可怜，真可怜！”

“租总是要交的，要不，万府几十口人喝西北风啊！”

“莫不是编故事诓人吧！”

兴贵家的闻此，面南跪下，抬头哭诉着：“苍天在上，我能瞎说吗？……”众人又是一阵议论。

“种田交租，天经地义，二先生是不是真的去过丁堰，也不能只听你说，”万老太太冷峻的目光从兴贵家的身上移向众人，大声喝道，“有什么好看的，还不都退下！”

“兴贵嫂子，”冬儿上前拉着，“你起来，这事，我们要商量一下，无论如何得讨个说法。”她让女佣领了兴贵家的去下房歇着。

剩下的几个兄嫂弟媳商议开了，都以为要派人去丁堰一趟。

“是啊，要去弄个究竟，”万老太太说，“可是，谁去呢？”

“麻烦十二姑丈去，他办过多年文案。”有人提议。

“贻能办过文案不假，可这事，他不行。”万老太太说。

老太太总是小瞧贻能，又不顾场合，冬儿听了，心中不是滋味，只是未表现出来。

“娘，我去。”一个满脸烟容的中年人笑道。

“你啊，整天泡大烟馆，不给我惹事就得了。”万老太太挥了下手，“一边歇着去！”

“娘，让我去吧！”冬儿说。

“谁都知道十二姑能干，”胖胖的三嫂子说，“只是，一个妇道人家……”

“爹在世时，我没少出头露面，参与酬酢，我还去过汉口哩。”冬儿有点不服地辩道，“这件事不简单，我琢磨，去了丁堰，还得去扬州，我可不信二先生就对付不了。”

“姐姐去，行，”一直不开口的立钡说，“这样吧，我陪姐姐跑一趟。”

“好，这样好。”老太太终于首肯了。

翌日，冬儿、立钡姐弟从大闸口码头上船，沿运河行驶了一个多时辰，便到了丁堰，看了兴贵伤势，了解了事情原委。

“二先生拿走郑板桥字画，有凭据吗？”冬儿问榻上的兴贵。

“没有，”兴贵叹道，“他是又骗又抢，说是抵押府上地租，折合稻谷50担。”

“这……”冬儿眉心颤了颤，“郑板桥字画上款识吗？”

“十二姑是说……”兴贵茫然。

“姐姐问，上面有没有你先祖的名字？”立钡说。

“有，有，先祖名为丁达仁。字，是一首道情；画，题为《秋声》，是竹子。”

冬儿想这样兴许有个线索，她对兴贵说：“你先延医服药，过些天，我再来。”

离开兴贵家，冬儿姐弟俩又在丁堰跑了几家佃户，知道二先生在这个庄子上，拢共诓走180担稻谷，只在折子上落了账，而未留下一个字的收据。

“二先生真狡诈。”冬儿气咻咻地说。

“他是冲着这十多年我们家对他的信任，收租总由他一手操办，”立钡

说，“他是不是聪明得过了头，这回，饶不了他。”

姐弟二人一径来到扬州，在亲戚家落了脚，合计了半天，买通了天福绸布店的一个伙计，此人随二先生到过丁堰，说出了主人收租索画的详细经过，并且录了供。事情开了个头，冬儿却并不急于跟二先生见面，那个伙计说过，二先生索得的郑板桥字画已经脱手，像是卖给了一家字画店，可究竟是哪一家字画店，却又说不清楚。没办法，冬儿姐弟俩只好在扬州城里一家家跑，广陵书局、静心斋裱画店、三江拍卖行，一家家访，一连访了七八家，郑板桥晚岁落拓，卖画维生，因而，散落民间的字画不在少数，就冬儿姐弟俩跑过的几个店铺，也有五六幅，是真迹抑或贗品不得而知，他们也难以识别，只是，始终未见录有“丁达仁”名字的字画。人跑得很累，冬儿已感到失望，这时，他们已来到城墙根，不意，一抬头，居然又见一家紫云轩裱画店，垂在城墙上空的斜阳照进店堂。二人走了进去，见一位师傅正在裁剪一幅画。蓦地，冬儿眼前一亮，那裁剪下的一小长条正是丁达仁的名字，而墙上，那幅道情上丁达仁名字挖了去后已重新托过，有待装绫。冬儿喜出望外，不由得跟立鈇递了一下眼色。她克制着，只跟店主随便搭讪了几句便走出店铺，来到大街。

“姐姐，怎么办？”立鈇有点急，“是不是直接去见二先生？”

“不，要紧的是怎样尽快把这两张裁剪过的字画弄到手，单凭我们两个不行，找什么理由也容易引起店家怀疑而惊动二先生，必得有位权势者出面方可收效。”

“何不去府衙面见吕耀先？”立鈇忽然想到。

“对呀，去找吕大人！”冬儿展颜一笑。这吕耀先，原是万青选早年在清河知县任上的私淑子弟，如今已是扬州府从六品“州同”（知州佐官）。姐弟二人赶到府衙，适逢吕耀先勘查大运河水患归来。彼此原是熟识的，吕耀先详尽地了解了事情的整个过程，斟酌之后，着一位都统，率士卒，先去天福绸布店捉拿了二先生，紧接着又到紫云轩裱画店索取了郑板桥的那两幅字画。

大堂之上，店伙复述了供词，郑板桥两幅遭裁剪的字画又昭然入目，人证物证俱在，二先生供认不讳，经判，退出全部赃物，坐监三年。

冬儿姐弟在扬州盘桓了一周，回到万府，立鈇如此这般向老太太和兄嫂说了个大概，冬儿的精明干练，得到了举家称赞。本来，她就是万青选最宠的掌上明珠，去年，又中了巨额彩票，如今又办成了这等大事，追回了被二先生鲸吞的100多担稻谷的地租，这一来，自然受到众人尊重。虽说名分上，这个大家族由老太太主持，而实际上，举凡内外事务，老太太都倚重于冬儿。因此，陈氏和恩来、恩博、恩寿，在众人眼里，也都提高了身价，尤其是恩来，仿佛是万青选的嫡孙一般受到呵护。

在外婆家的日子，差不多两年之内，是过得平静、融乐的，恩来也把万府当成了自己的家。可是，他毕竟还小，这个大家庭种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他无从体察，他还看不清人跟人之间的客套是虚假的、表面的，金钱在支撑着、维系着一切。

万青选为官一方，表面上博得了乐善好施、济世赈困的好名声，可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万青选在清河（淮阴）知县任上，不只干了三年，而是三十余年，焉能不聚敛财富？否则，又怎能购进数百亩田产，建造99间巨宅，养活一大群子孙和仆役呢？他在世时，一应花销，自有他支撑



着，过得惬意、阔绰。可他一死，家境渐渐有了变化，儿辈中，虽有为官经商者，却不显赫，况且还有几个儿子闲置在家，出项远比进项多，也仅仅两年时间，万府便窘困败落了，几十口人坐吃山空，田地房产开始转入别人名下，冬儿、立钡的万元彩金，用作各种开销，也愈用愈少，大家庭的平静，渐渐为各种争吵所替代，嫡庶相争，夫妇反目，妯娌勃铅的事不断发生。

一个酷热的夏天傍晚，冬儿、陈氏和恩来三兄弟正在后院天井纳凉，立钡神色慌张地来叫冬儿，说是老太太让去一趟。冬儿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将芭蕉扇一搁，跟着立钡来到前院老太太房里，只见九嫂埋着头抽泣着坐在一角，老太太也是眼泪不干。冬儿问明了情况，原来是九哥逛翠花楼，拖欠花钱，被这家窑子的老鸨雇了泼皮扣押了。

“唉，养了这个孽障，人脸都丢尽啦……”老太太叹息着直摇头。

“嫖堂子，吃花酒，都三十大儿的人了，愈来愈不像话，”立钡也数落着，“那是无底洞啊！”

“妹子，”九嫂瞅着冬儿，“你九哥不学好，我一点私房钱尽贴给他了。这回，那婊子口口声声要200大洋，否则不放人，这笔钱，我，我哪里出得起，今儿个，我也不活了……”说着一头朝墙撞去，冬儿连忙拦腰抱住，扶她坐下。

“家丑不可外扬，这种事又不好托入说项，”冬儿皱眉凝思，“看来，也只好大家凑凑，我多拿点是了，先将人赎出来。不过，”她望了一眼老太太，“娘，等九哥回来，无论如何要让他断了这个荒唐念头，让他到泰州二哥的香烛铺里去做生意。”

“这主意好，”老太太应道，“不去也得去，否则，逐他出门。”

“娘，妹子，你们这是救他一命啊！”九嫂忽又喜极而泣。

话到此为止，冬儿显得十分冷静，可当她一回到后院，泪水竟夺眶而出。她哭着进了房，惊得三个孩子奔她而去，一连声地喊：“娘……”陈氏让孩子们去了堂屋，冬儿的哭声慢慢止息，对陈氏诉说开来。恩来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大人一哭，他也就想哭，心里难受。他靠近门想听个究竟，可是一些话他听不明白，只是干妈说“这个家一天天在败啊”，这句话他听清楚了。为何要这样说呢？他真想问，真想知道，手不由得伸向虚掩的房门，只是在最后的瞬间，他的手缩回了。刚才，是娘让他们三兄弟到堂屋的，显然，大人们不想让他们知道所谈的话，自己又怎能做大人不同意的事呢？可是，他心中好纳闷啊！

万府的衰落已日渐明显，冬儿不甘，几天之后，她请母亲出面，把全家上下召到大厅，当着万青选的影像，焚香点烛，由老太太宣布“约法三章”：一、力戒奢侈，克勤克俭；二、恪守本分，亦劳亦谦；三、淫逸破财，阖家绝之。

可事情办的并不顺心，就这个聚会，嫡房儿子媳妇，居然有人托故不到，令老太太暗自落泪。不过，规矩立了，万府却也安稳了两三个月，老九真去了泰州，好赌的也有了收敛，还辞了三名仆役，但这种安稳是短暂而脆弱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这不，立秋后的一天，吵闹声又从前院东厢房传出：

“哼，说得比唱得好听，在外头做事还要用家里的钱，吃喝嫖赌……”

“你还是管管自家吧，丈夫整天玩鸟斗鸡、游手好闲，钱，他没少花。”

“你婆婆偏心。”

“说这话也不寒碜，不错，你丈夫非她所生，可是不能不认她为婆婆。”

“我婆婆早死了！”

一听便知，这是万青选原配夫人的儿媳妇和续弦夫人的儿媳妇在吵，里面还夹杂着骂骂咧咧的声音，针尖麦芒，互不相让。早有人禀报了老太太，她拄着拐杖，气咻咻地走来，站在门口说：“老爷一死，我就晓得总归有一天，有人会欺负到我头上，说我偏心，不把我当婆婆，你，你究竟要把这个家闹成什么样，你说呀……”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抽抽搭搭哭了起来。

“娘——”刚好冬儿外出经过这里，见状忙走过来，问了个明白。这种事，近来她已见过几次，开始，她并不想过问，俗话说“嫁出门的闺女泼出门的水”，虽说如今住在这里，她也一直把自己当成客人。可是，刚才的事牵扯到老太太，她不能不说，话却很冷静：“两位嫂子，有道是家不和外欺，都是万家的人，又何必那么生分，为了点儿事，争个面红耳赤呢？”

“十二姑，你来了正好，给评个理，”30岁左右的女人哭诉着，“她两个儿子，头是头，脸是脸，穿出的衣裳总是一崭新，平时，娘总由着她，可她不知好歹，见我闺女穿了件新衣，就说娘偏心，找碴儿指桑骂槐……”

“你别狐假虎威，谁偏心谁去做好了，我不怕。”年近40的女人扯开嗓门嚷着。

冬儿愈听愈不对劲，心火直冒，可她仍然强压着，继续在劝说：“嫂子，话不能这样说，爹在世常说，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何况，万家还不到饔飧不继的地步，吵吵闹闹传出去，大家脸上都不光彩。”

“好吧，我看你十二姑的面子不吵了，可我缺钱。”40岁的女人说。

“又要钱，是给你男人还债吧！”30岁左右的女人说。

“是又怎么样？万家的人还能不用万家的钱吗？”

“好啦！都省几句行不？嫂子，缺几个钱？”冬儿想尽快息事宁人。

“80元。”

“80？！”冬儿惊道，“我去问哥哥，究竟欠多少？”

“你不用问了，”40岁女人拂了拂手，“那就给50吧，要不，30也行。”

“你这不是逼娘吗？”冬儿拉下面孔，“30也没有，只能给20，要，隔天我给，不要拉倒。”说着她搀扶着万老太太就走。

“好吧，好吧，就20。”背后传来40岁女人的声音。

老太太流着泪，边走边说：“我这是作的什么孽啊！你爹在世时，她们谁也不敢。这二年，愈来愈不像话了，哪把我这长辈放在眼里，她贪心不足……”

冬儿心中很难受，娘是偏房，受气的症结就因这，但她不愿说出口，只一个劲地劝慰老太太：“娘，你消消气，犯不着跟这种没见识的人计较。再说，我还在你身边，有事我撑着。”

这之后，钱，她给了，万府总算又平静了半个月，也仅仅半个月。接着，纠纷依然不断，她从前院到后院，从东屋到西屋，救火似地排解诸多复杂、微妙的家庭矛盾，食不甘味，夜难安寐，但好心却没好报，终于有一天，事情闹到她头上来了。

这天，她去老太太处请安，谁知刚走近窗户，屋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调解个啥？老太爷不在世了，没人撑她的腰，谁听她的？”

她呀，还是管好自家的家吧！”

“十二姑已够劳烦的了，”这是老太太的声音，“你就别扯上她吧！”

“婆婆，话也不能这样说，”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连家带口的走亲戚，

总不能一直住下去吧！”

“你这话不对，”这是第三个女人的声音，“十二姑主持公道，排忧解难，这大院少了她，还不晓得闹成什么样。”

“你别把她看得那么能，她一走，大家都安生。”

“你替我出去！”跟着传来老太太怒斥的声音。

“出去就出去……”这女人一掀珠帘，瞥见冬儿站在一隅，连招呼也没打，屁股一撅走了。冬儿旋即进了屋。

“唉，气死我了，说起来她还是我这一房的儿媳妇……”老太太直咳喘。

“娘，你千万别气，”冬儿替娘轻轻捶着背，“事情到了这一步，或许是我拖累了大家。”

“这怎好怪你？”老太太缓了口气，“万家真的在败了，败了也好，我就不烦了……”半晌，忽又换了话题，“唉，若是贻能在外边多赚几个钱也好啊，可他……”

冬儿的心猛地凉了半截，娘怎么说这话？显然对她也存有看法了。她宁可推测是家庭的矛盾纠纷影响了娘，可是，娘对她存有隔膜已是事实，不过拿贻能作借口说出罢了。贻能挣钱不多，她也有过抱怨，但在外人，即使是自己的娘面前，她还得维护丈夫，她说：“贻能一肚子才学，又写得一笔好字，爹在世时夸过他，娘也是知道的。只是，他太忠厚，不活络，不会巴结上司，难得重用。”

“你啊，总护着他。”老太太有点不高兴。

“我说的是实情。”冬儿似不让步，但她不想跟母亲闹僵，她难过的是这些日子来，自己明明在替人排解纠纷，却反而跟一些人结了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事情明摆着，当初从淮安迁来就是个错，可后悔又不顶用，她唯有面对现实。如此一想，她说：“娘，你放心，我不会拖累大家的，我就搬走……”说着，她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激荡，哭着，踉踉跄跄回到后院。

“姐姐，发生了什么事？”陈氏被冬儿的失声痛哭惊吓住了，这是她从未见过的。

“妹子，我们回淮安吧！”

“莫非是因我？”陈氏满腹狐疑。

“不，跟你没关系。”冬儿抹干了泪，“走吧，早走早好。”

“肯定是因我！”陈氏执著他说，“我跟府上非亲非故，只是看在恩来份上才容纳了我。近来，在我背后唧唧啾啾、指指戳戳的事，我也察觉过，我是讨人嫌了。姐姐，我带恩来搬出去住。”

“妹子，你怎么这样想呢？”冬儿心中一阵酸楚，“告诉你吧，我更讨人嫌。再怎么讲，我们是一家人，要搬一起搬。”

“啊，姐姐，刚才我心里不好受才那样说的，你别见怪，”陈氏说，“既然姐姐已经决定，我们就搬到街对面去，那边的‘陈家花园’是家父的产业，虽不及这边宅第广大，却也有十余间，一家人住是足够了。”

“好主意，”冬儿顿时感到好似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过去收拾一下，过几天就搬。”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恩来趴在桌上写字，两个母亲的话，也都听到了，等她们不再作声，他问：“娘，新家有书房吗？”

“没有。”陈氏说。

“那么，我还能到外公书房来看书吗？”

“就别来了。”冬儿回道。

“可是，我刚看完《西游记》，《镜花缘》才开了个头，我还想看《红楼梦》……”

“《红楼梦》家里有，《镜花缘》街上书坊能买到。”陈氏说。

“噢，连书房也不能去了……”恩来兀自说道，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到，他联想到前几天跟几个表哥表弟玩，有个舅妈偏将他们和他分开，还瞪了他一眼哩！他终于明白了，娘、干妈和他们小弟兄三个，已不受万府欢迎了。他感到少有的悲哀，鼻子一酸，眼角湿漉漉地滚下一滴泪来，他怕娘和干妈看到，埋着头悄然走出堂屋。

陈家花园，在万府的西南，与万府隔街相望。

搬家那天，平常两个闹得最凶的舅母，却拉拉扯扯地对冬儿表示挽留，这当然是做给万府上下看的。那副虚情假意的笑脸，都映在恩来眼里了，他想，至爱亲朋，竟是如此。

据说，陈家花园乃是陈氏祖父置下的，祖父既是状元，这儿大概是状元府第吧！当年，想必是画栋雕梁，重屋飞檐，分布着亭台楼阁，栽种着名木佳卉。可惜，世事变迁，如今院内只剩两侧的抄手游廊，面南的上房和左右厢房，已是油漆剥落，旧得不堪，被遗忘似地寂寥地蹲着，委实是废园一座。唯一的好处是出奇的幽静，这正合了陈氏的心情，恩来读书也需要这样的环境。

住过来之后，一条马路有形无形地把这里与万府隔开了，除了叙生等一两个孩子常来玩，大人们相互几乎没有走动。唯有在节日，冬儿才过去看望母亲，至于那边过来的，也只有三两个跟冬儿要好的舅舅、舅妈，次数也并不多。

家塾办起来了。冬儿在清江浦，于人事上不像陈氏生疏，出嫁之前，她这位知县千金，常常随父亲出入各种应酬场合，县衙上下，学府馆舍，也还认识一些人。搬过家，她便在长寿街请了一位郑姓塾师。

郑先生面相和善，虽无权无势，但为人刚直。他见过万青选，也知道周攀龙，至于“陈家花园”主人陈源的博学多才也向为他仰慕，执教他们的后代，他看成是件幸事，连束脩也减半。

“先生能应聘坐馆，已十分难得，束脩是不能少的。”冬儿说道。

“好吧，钱，我收下，”郑先生爽快他说，“倘若孩子们没有长进，我悉数奉还。”

“相信先生一定能教好。”陈氏为之欣然。

开馆时，仅有四个学生，恩来、恩博，还有万府的芳贞、怀芝。怀芝是叙生的妹妹，为这两个侄女入学，冬儿跑到对面几趟才说通的。

郑先生与万府那位先生不同，课文的读音字义，他教起来循序渐进，一丝不苟。而且，他非但不阻止学生看“闲书”，甚至把《水浒传》、《三国演义》故事搬到课堂上，绘声绘色、跌宕有致地讲给孩子们听，使得课堂成了磁场，把孩子们都吸引住了，即使头疼脑热，也一天不拉地跑来上课。

一天，放学后恩来晚走了一步，他问：“先生，你有《说岳全传》吗？”

“有，有，”先生应道，“只是，目前尚在别人手里，等几天我带过来。岳武穆乃是一位民族英雄哇，对了，淮阴就有一座岳祠，去过没有？”

“真的？我怎么才知道呢？”

“离这不远，是值得一去的。”先生说。

恩来约了叙生，礼拜天带他去。

岳祠不知建于哪个年代，坐落在背街一处开阔的场地，脚下是麻石板路，走了一段，便是条石台阶，叙生和恩来拉着手跨进大门。只见一座偌大的神龛上，岳飞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头微微抬着，目光炯然，两手半握拳放在双膝上，腰板笔直。神龛上面有一匾额，上书“还我河山”四个道劲的大字，两边的楹联分别镌刻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大殿四壁勒有名人碑刻。

恩来仰望着，久久不舍离去，岳飞的故事他知道一些，什么岳母刺字、拜师朱仝、朱仙镇奏捷、风波亭遇害，娘都给他说过。他想象过岳飞的形象，今天才见到，仿佛与想象中的差不多，他很高兴。不一会儿，他来到碑刻前，其中有首律诗引起他的注意：

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血泪洒英雄。

奇怨不恨埋三字，和虏终渐失两宫。

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

低回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

这首诗不知何人所写，恩来默诵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牢记心中才离开。它给恩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至七年后，他就读天津南开学校，将它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敬业》第四号“飞飞漫墨”专栏里，并评曰：“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不落案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此为后话。

这天，晚饭后，陈氏忙清了，拨了拨油灯捻子，桌前变得亮晃晃的了。她摊开一张宣纸准备作画，过去，每逢这时，恩来总替她揭开铜墨盒和颜料盘，压上镇纸，而后坐在一边看她勾勒、渲染，可是，今天却忘了这些，捧着小脑袋坐着发愣。

“恩来，在想什么呢？”陈氏搁笔问道。

“我心里纳闷……”

“一个小人，有什么纳闷的？”陈氏笑了。

“娘，你说，为什么好人总不得好死？”

“你怎么会有这想法？”陈氏有点诧异。

“午后，叙生带我去岳祠，看到了岳飞塑像，我不懂，这样一个英雄，何以屈死风波亭？”恩来愁眉不展，“还有韩信、关天培，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想得挺复杂，你这孩子，”陈氏疼爱地晃了下他的头，“这种事也不是一两句说得清的……”

“你看，韩信辅佐刘邦打下江山，结果，刘邦反说他‘谋反’，囚禁起来，后虽赦免了他，却取消了他楚王封号，贬为淮阴侯，最终又被吕后谋杀，”恩来仍在寻思，“不是说皇帝贤明嘛，刘邦又为什么这样做？”

“功高震主，”陈氏想了想说，“刘邦妒贤忌能，怕他谋反。”

“韩信太冤枉了，”恩来叹道，“可见，皇帝也有错。”

“皇帝……啊，我们不谈这个了。”陈氏说，“韩信确实了不起，临死前，他曾仰天长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烹。’这些活，乃千古名言。”

“那么岳飞呢，”恩来问，“当时，宋朝丢掉半壁河山，天下未定，怎么竟屈死？”

“朝廷出了秦桧那样的奸臣，奸臣投降卖国，容不得岳飞这样的忠臣，

于是，捏造‘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岳飞。”

“‘莫须有’怎讲？”

“是指无罪被冤。”

“奸臣是天下最坏最坏的人。”恩来痛恨他说，“关天培，关将军的死也与奸臣有牵连。”

“对。”陈氏说，“关将军诚为英军炮击身亡，也可说死于奸臣琦善之手。试想，如果琦善像林则徐大人那样，全力支持关将军抵御敌人，他会死吗？一旦奸臣当道，朝廷也就处于危亡之中了。”

“娘，如今有奸臣当道吗？”

陈氏望了望儿子，没再回答，只说：“小孩子，不要想得那么多，要一门心思读书。”

恩来不想再勉强母亲，遂说：“娘，你画画吧！”“不画了。”陈氏似乎没了兴趣。

“你生气了？”

“恩来，你是一天天长大啦……”陈氏不无感叹他说。孩子知道的事愈来愈多，又总不满足，她既高兴又担忧，头脑里时常在盘旋着：这孩子将来会怎样呢？

“娘，画吧，我要你画。”恩来把笔递给母亲。

“好，我画。”陈氏拈笔想勾勒几茎兰草，线条却不流畅，她想，今天肯定画不好了，可是一瞥儿子那期待的目光，她依旧在一笔笔地勾勒着、描绘着……

搬出万府后的第一个春节届临，冬儿颇为重视。

腊月二十四，是“送灶”的日子，陈氏已将锡箔折叠了一竹篓金、银元宝，从外地回来过年的贻能点燃爆竹，具供俎豆，恭送灶神上天，奏一家之善恶。

白天，贻能在堂屋写春联，恩来帮着研墨理纸。只见贻能捋了下衣袖，拈笔润了润墨，稍一沉思便挥洒开来，瞬间，“厚德载福，和气致祥”一副门联写讫。

恩来将纸再次送到爹面前，贻能浓眉一展，悬腕落笔，“花好月圆人寿，时和世泰年丰”，又一副春联，是贴在堂屋榻扇门上的。

往下，又接连写了几副：

天将化日舒清景 室有春风聚太和

瑞日芝兰光世译 春风棠棣振家声

爆竹两三声人间是岁 梅花四五点天下皆春

他搁下笔，活动了一下手腕，端起紫砂茶壶，呷着壶嘴，逐条检视着铺在地砖上的春联，神情怡然。

“爹，塾馆的还没写。”恩来说。

“啊，我再写。”他放下茶壶，笔走龙蛇：

事当发轫求初步 学似为山重始基

写完，他给儿子作了解释，且多有勉励。

一旁，陈氏在给水仙换水，又将天竺和腊梅插进青瓷花瓶，置放于几案，是为清供。

除夕到了，贻能又将周攀龙的影像取出，用拂尘轻掸尘埃，随后挂上墙，谓之“悬影”。接着，将干果、饭菜放在桌上，点着香烛，举家一一跪拜。

这之后是接灶（把灶神请回家中）拜天地、辞岁。这时已是午夜，全家聚餐。餐毕，几个孩子分别向长辈行辞岁礼，长辈则给他们压岁钱。

夜已深，恩溥、恩寿上床入睡了，恩来不困，跟长辈一道守岁。冬儿将煮熟的红枣、莲子、李芥、野菱取出来，供众人消遣。

突然，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爆竹声声，不绝于耳。贻能拉着恩来到了天井，他将爆竹放平稳，而后将燃着的纸媒子递给儿子，教他点着爆竹信子，又迅速将他拉开，只见信子“嗤嗤”

地冒着细碎的火花，刹那间，爆竹窜上夜空，“乒乓”作响，乐得恩来又蹦又跳，冬儿和陈氏看见，也都笑个不停。

爆竹声渐渐平息下来了，恩来已是呵欠连天，陈氏赶快搀着他进房，衣服未及脱，他已酣睡，眉眼嘴角都是笑。

年初一，日上三竿，恩来才醒，陈氏给他换上一身新衣，他拜了长辈，见春联都已贴好，门楣上更有红钱轻飘；这儿那儿，大大小小的“福”字倒贴着，成了“”，他懂，这是“到福”。

不一会儿，立鈇携叙生、怀芝兄妹来拜年，冬儿忙得眉开眼笑，冲了松子茶，泡了欢喜糖递上去，恩来则从果盘里将长生果、瓜子拿了一把又一把往叙生、怀芝口袋里装。两边的长辈相互给孩子们送上压岁钱，说的尽是吉利话。

午后，贻能夫妇带着三个孩子过街去万府拜年，自然是先到万老太太屋里。

施礼后，冬儿说：“娘，我们也没有贵重礼物，这是几包桂圆、蜜枣和金橘饼，是贻能从南边捎回的。”

“也好，”老太太淡淡一笑，“记得去年过年贻能送的是高丽参，我吃了三个月哩，好东西……”

冬儿不由得跟贻能对望了一眼，遂说：“娘，那是恩来四伯父从奉天托人捎来的。”

“他四伯父倒还顾家，”老太太沉吟片刻后话锋一转，瞥了瞥女婿，“贻能，如今月俸多少啊？”

“长了点，20块啦！”

“才20块？！”老太太将信将疑，脸色有点不悦，“以后，你就不要再买什么礼品了。”

冬儿看不惯母亲这样，尤其是母亲轻视贻能的作法，委实让她生气，话脱口而出：“如今这年月，天下不太平，拿这点钱也不易。”

“你啊，”老太太看着女儿，“一副劳碌命，自作自受。贻能拿这几个钱养三个孩子，哪一天才拉扯成大人？”

“娘，你别替我们操心。”冬儿已在祈求。

“我怎能不操心？！”老太太提高了声调。

屋里的气氛很尴尬，贻能垂着头不作任何分辩，恩来能听出外婆对爹的不满，他没想到这过年，在陈家花园是那样欢乐，到了这边却又是一番景象，他感到压抑和沮丧，可他又有什么办法改变这局面呢？见大人们都不说话，他迟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又从里面取出一幅剪纸恭敬地放在外婆面前的八仙桌上。老太太不识，瞅了瞅，不知什么意思。

“外婆，这是个篆体‘寿’字，福、禄、寿的‘寿’，”恩来解释道，“祝愿你寿比南山不老松。”

“啊，瞧这孩子多会疼人。”老太太脸上终于现出笑容，倏又掏出压岁钱，分别塞到三个外孙手上。

接下去，贻能夫妇又拜访了居家的几位兄嫂弟媳，少不了又给侄儿侄女压岁钱。晚上，老太太留他们吃饭，冬儿谢过了母亲，却没留下，流连了一阵，便回到陈家花园。

初一下面条，初二初三吃汤团，初四初五吃年糕，日子过得飞快，一过初五，贻能又离家去湖北应差去了。

“你总是来去匆匆……”码头上，冬儿嗔道。

“耽搁不得呀，如今谋个差事不易，焉能不慎从事？”贻能几乎不敢看妻子那眷恋的神色，他叹了口气，“说起来，我愧为男子，这个家丢给你，让你受苦受累，我……唉，不说了，只要可能，端午节我就回来，合家团圆。”

“爹，你要回来呀！”恩来说完，看着父亲走上踏板，上了官船。

寒风阵阵，落雪了，船在飘舞的雪花中缓缓离岸。

“天太冷，回去吧！”远远传来贻能的声音，他一直站在船尾，凝望着码头。

“你也进舱去吧！”冬儿的声音颤抖着，“别忘了端午回来，孩子们盼着啦！”运河里视野茫茫，贻能的声音听不到了，船，愈来愈小，渐渐地消失了，冬儿这才领着孩子，顶着寒风往回走。

贻能走后的日子，家里安静如常，蒋妈过完年也从淮安回来了。元宵节后，塾馆照旧开学，朗朗书声，像浙沥的春雨在陈家花园飘洒着……

不久，安静被打破了，万府那边传出闲言碎语，说是冬儿给压岁钱偏心；又说，尽管是洒杨柳水，那么多侄儿侄女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见十二姑还有大笔积蓄……这些话是叙生悄悄告诉恩来的，恩来不想让干妈伤心，一直搁在心里不说。可是，他并不知道，当他坐在塾馆时，竟有舅妈过来借钱，家里剩下的一点积蓄只够维持生计，哪里还有余款呢？钱没借到，难听的话，便像脏水一样泼了过来。冬儿无奈，给个三块五块的，却不能满足别人的胃口。冬儿嘴上不说，只在心里生闷气。

二月二，谓之“龙抬头”，民俗凡女子出阁者，均在这天接取归宁，万老太太打发立鈇来接冬儿，并让她带上三个孩子。冬儿想，这样，岂不是撇下陈氏？原本，陈家花园就是她的娘家，可她娘家早已败落，不只父母双亡，而且至亲也无一人。冬儿这样一想，只带了恩寿过去，恩来、恩溥仍然上塾馆。

万老太太这天心情甚好，闲聊中未再提及任何使冬儿不悦的话题，冬儿也颇愉快。可是，晚餐时，冬儿忽然感到喉咙下面有点堵，饭菜下咽也不像平时顺畅，吃下去就打嗝，她不禁一怔，觉得不是个好兆头。她不想让娘和兄嫂、弟媳有所察觉，饭毕便由立鈇打着灯笼送她回去了。这之后，一连几天，堵食、打嗝的现象不断出现，她不得不用手揉抹胸口。

“姐姐，哪儿不舒服？”细心的陈氏见到后甚不放心。

冬儿开初还想隐瞒，经不住陈氏一再追问，这才如实相告，并说：“这会不会是噎食呢？”

“不会的！”陈氏语气肯定，可她的心却像突然被划了一道刀口抽搐不止，她预感到这病情可能很严重，她听说过，这种病是难以治愈的。此刻，她却把这些想法埋在心里，只说：“姐姐，要么请个医生看看。”

翌日，陈氏从长寿街澍德堂请来一位中医，告知病情后，她提醒医生，



倘若冬儿真是嗝食，务请不要道破。

这位医生阅世颇深，问闻望切之间，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冬儿虽不时也斜他的眼神，却什么也看不到。

“忧思过虑，饮食不调，气郁结于心，是故神虚力弱，”医生说，“我开几剂方子，文火煎服。要敛神毋躁，注意调理，病，自然会有转机。”

陈氏跟着医生去抓药，甫出门，医生便对陈氏说：“正是嗝食，此为顽症，难以治愈，我也只能尽力而为，使其延缓时日。”

陈氏眼圈发红，泪水夺眶而出。

这些都被紧追其后出门的恩来听到看到了，他一把抓住陈氏的胳膊摇晃着：“娘，娘，什么叫嗝食？你说呀！”

“孩子，你别问了，告诉你也不懂，”陈氏强抑痛苦，“这事，你别告诉干妈。”

“娘，”恩来几乎要哭出声来，“一定要把干妈的病治好……”药抓回来了，陈氏煎制过滤后倒在金边青瓷小碗里，端给冬儿服用。此后，天天如此，半月下来，并不见效，冬儿日渐虚弱，干饭已不能吃，只能喝稀粥，即使这样，也堵也打嗝，人一天天瘦下去，目光时常木愣愣地看着身边的孩子，待屋里没人旋又暗自垂泪。

这天，陈氏取下自己的翡翠耳环，上街当了，买回一支高丽参，清蒸后端到冬儿床前。她拿了一床棉被叠好放在冬儿身后，让冬儿撑着，随后揭开碗盖，说：“姐姐，这是参汤，补气提神的。”

冬儿觑了一眼小碗，然后抬起头望着陈氏，无意中她的目光落在陈氏耳垂上，不禁凄侧一笑，说：“妹子，你的耳环呢？”

“这不关你的事，汤要凉了，喝吧！”

“我这病是不会好的，妹子，你不要破费了……”

“不，你会好的，只要能尽快治好你的病，凡我能做的我都去做。”

“不要，不要，”冬儿闭目摇头，泪水汨汨，“你留点首饰，三个孩子还要拖累你啊。”

“不说这些，先把参汤喝了，行不？”陈氏温语相劝。

“干妈，喝吧，”恩来凑上说，“你不喝，我们大家都会难过的，喝了，病就好了。”

“好，我喝，我喝……”冬儿边喝，边怔怔地望着恩来，她喝得很慢，刚喝了三口，就又打起嗝来。接着，她让陈氏把撑着的被子撤了，躺下睡了。陈氏把碗端走，示意恩来回到隔壁。

“恩来，你今年9岁了，已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陈氏捏着儿子软绵绵的小手说，“有件事，我应当告诉你，干妈是你的亲娘啊！”

“我知道……”恩来眼眶湿润，低声应道。

“你怎么知道的？什么时候知道的？”陈氏有点惊异。

“几年前就知道了，”恩来平静下来了，“是干爹跟我荡秋千时讲的。”

“那你何以不告诉我呢？”

“干爹说，叫干爹干妈和叫爹娘一个意思，而且让我仍按原来的叫法。”恩来说，“反正你们都对我好，我又不想让娘心里难受……”

“乖乖，”陈氏热泪滚滚，一把搂紧儿子，“你是天底下少有的懂事孩子啊！”停了停，“恩来，你娘病得很重，有件事你要照我的话去做，自今日起，别再叫你娘干妈了，答应我。”

“ 嗯嗯。 ” 恩来应声后，掉头便急急进了母亲房间，见母亲似睡着了，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细细打量着病榻上的母亲，不期然，冬儿睁开眼，问道：“ 谁？噢，是恩来…… ”

“ 娘，亲娘—— ” 恩来哭着扑上去，一下抱住母亲的头，小脸在母亲双颊上和泪厮磨着。

“ 乖乖，亲乖乖呀，你都知道了？ ”

“ 亲娘…… ” 恩来只顾一个劲地哭喊着，“ 你要好起来，你不能丢下我和弟弟…… ”

“ 娘会好起来的…… ” 冬儿低声惨然他说。

“ 亲娘，我不上学了，我要在你身边服侍你。 ” “ 娘一直盼着你将来能成大器， ” 冬儿说得很吃力，“ 起小不读书怎么行？我这里，有你娘和蒋妈照应，你就别烦了。 ”

“ 那我一放学就来。 ”

“ 好，好…… ” 冬儿说着，眼皮又沉重地垂了下来。恩来替她掖了掖被角，这才蹑手蹑脚地走开。

医药不能奏效，心中的块垒愈积愈沉，冬儿的病况急转直下，万老太太在立钡搀扶下前来探望，一进屋便流着泪说：“ 儿啊，怎么病成这样？你爹一生积善积德，应该有个好报应呀…… ”

“ 娘，我……不要紧…… ”

“ 你病得这般重，胎能怎不回来？！ ” “ 过年，他在家半个月，再告假，难。 ” 冬儿喘了口气，“ 万一上司怪罪下来，把差事丢了如何是好？ ”

“ 丢了就丢了， ” 老太太转过脸，“ 立钡，写信让他尽快赶回来。 ”

“ 等一等再说…… ” 冬儿仍想劝阻，“ 这病我有数，还不到走的时候。 ”

“ 儿啊—— ” 老太太又哭开了，“ 你是硬让周家拖累拖垮的呀！ ”

“ 别，别这样说，这门亲事是爹和你同意的，我也情愿。 ”

“ 唉，千不怪万不怪，只怪胎能无用。 ”

“ 娘，他是好人，别说他行不？ ”

这时，蒋妈端上一碗藕粉，这是老太太刚捎来的，冬儿不想吃，咽不下。

“ 不吃怎行？娘喂你。 ” 老太太不知女儿已不能进食，舀了一勺送到冬儿嘴边。很久未见娘这般亲热了，再怎么也得吃，冬儿张嘴就吃了半勺，慢慢往下咽，不料，立刻又冒出喉管，吐了出来。

老太太见状落泪，束手无策，说了一番宽慰的话，辞别了女儿。

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无论白天或夜晚，冬儿似醒非醒，似睡非睡，往事不停地在脑中闪现。回想在万府当姑娘的时候，爹宠她，视她为掌上明珠。出阁下嫁淮安，那大喜的日子也够风光的了：发草八字、回日子、铺嫁妆、上头、照轿、发轿、暖位、圆饭、请回门、送看盒、拜主亲、谢媒……哪一环也不少，繁琐是够繁琐了，但在两淮，谁不知道万老太爷和周老太爷两家攀亲？记得轿子抬到大闸码头，下到一条包租的官船上直驶淮安，上岸后，轿子途经的街巷，真个人山人海，争睹盛况。

接着，侍拜堂、合晋、入洞房，这刻儿才见到胎能，一脸忠厚相，让人看了顺眼、舒服。是啊，周府较之万府要寒素些，但只要他人好，别的都无妨。婚后，胎能在淮扬一带谋事，由她主持家政，日子过得和和顺顺。后来，公爹去世，家道中衰，在这急剧变故面前，胎能显得无能为力，她也怨过，而怨又有什么用？胎能并非没有本事，只是缺少机遇。再后来，三个孩子出

世，经济拮据，勉为其难，仍能维持下去。等到迁居清江浦，短暂的欢乐之后，大家族一本难念的经，几乎耗尽了她的精力。中彩后，两年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竟在万府里出现，她实在已经看透了……想到这些，活在这人世又有什么意思呢？人已病到这种地步，怕很快就要进阴曹地府，去了也好。只是，唯一丢不下的是三个孩子，想着，想着，她已泪湿枕巾。

节令已是3月尾了，这天，门口忽然响起蒋妈颤抖的喊声：“恩来娘，恩来娘，太太她……”

陈氏闻声跑到冬儿床前，只见冬儿目光呆滞，遂赶忙拉着她的手，说：“姐姐，你要挺住啊，七哥就要回来了。”

“妹子，你我情同手足好了一场，”泪顺着冬儿眼角滑落下来，声音微弱，陈氏把耳朵凑上去听，“我就要走了，恩来他们三弟兄就……”

“蒋妈，快去塾馆把恩来他们叫回来，”陈氏看到冬儿情况不对头，急着吩咐。又回过头对冬儿说：“姐姐，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他们当成亲生骨肉培育的，你放心……”

“我……放……心……我……”冬儿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

“娘——”恩来、恩溥、恩寿奔来了，齐都跪在母亲面前哭喊着，“娘，再看我们一眼呀……”

冬儿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睁开一条缝，接着，头一偏，走了。

陈氏抱着恩来三兄弟哭成一片。

蒋妈泣不成声，跑到万府报了丧，少顷，万老太太带着一群人过来了，免不了又是一场恸哭。

第二天，贻能从湖北赶回来了，一进门见三个孩子缟衣素服跪在母亲遗体前，他不禁嚎陶大哭，“扑”地跪下：“夫人，说是端午再见面的啊，谁知你……”他哭得差点噎气。立鈇拉他也不起，他哭诉着，“你是为周家累死的呀，我无用，我愧对你，我……”

“好了，别哭了！”万老太太威严地站在贻能面前，“人走了，又不能复生。发丧要紧，你是怎么想的？”“娘，你说呢？”贻能怯怯地问。

“我说，要十二朵梅花的杉木棺，贴三层麻，刷三道漆。此外，要做七天水陆道场……”

“娘，这……”贻能张口结舌，“这可是好几百圆才能了结的啊。”他一筹莫展。

“老太太，”陈氏接过话，“姐姐生前留有100块钱，所需费用，相差太大，如何是好？”

“我不管，这是你们周家的事，”老太太斜睨了陈氏一眼，“该做的，一样也不能少。”

恩来望望这望望那，心中好犯难啊，可这种场合哪容得他一个孩子插嘴呢？

“我再想办法，”贻能讷讷地说，“只是……要不要运回淮安呢？”

“这……”老太太一时没了主意，稍有迟疑说，“运回去，也要行大礼，你办得起吗？”

贻能不说了，送老太太颤巍巍地踮着小脚出了门。

冬儿灵前点着长明灯，贻能父子、陈氏和蒋妈，一个个泪眼相望，凄凄切切。

“老太太是这样想的，怎么办？”贻能说。

“家里都穷到这地步了，外婆还讲排场，为什么要这样？”恩来百思不解。

“别乱说，”陈氏予以制止，她转向贻能，“七哥，这也不能全怪老太太，在万府，作为续弦，地位已远非老太爷在世那样了，她想替姐姐办得隆重一些，也是要争个面子，事出无奈”弟妹，话虽这样说，可这笔款子如何筹集？”

“我想，院南头两间房子，只堆些杂物，索性把它典出去。”陈氏说。

“这不行，它是你们陈家的祖产……”

“七哥，都什么时候了，还分周家陈家，这座花园，我们搬来之前就空着，祖父和父亲都已过世，怎样处置，我有权。”

“这，这太难为你了。”

“别说了，就这样办。”

托了中人，房子总算典出去了，得了一笔钱，依照万老太太的意思，沿袭古制，烧轿马（纸扎）、易衣、置招魂幡、择七单、入殓、成服作七、题主、在堂、治丧、家奠……间有鼓乐，谓之门吹；堂有鼓乐，谓之材吹；筵皆素撰，设酒而不饮，谓之斋饭。吊唁者均膊赠为奠，或送祭幛挽联。恩来、恩傅、恩寿三弟兄匍匐灵右答礼，接着发引、安葬。

治丧期间还发生一件事，贻能提出，冬儿已是周家的人，安葬在万家祖坟是否合适？

“那你运回淮安去？”立即有人斥道。

“贻能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万老太太难得地体谅了女婿，“先后在这边，今后有机会再迁回淮安吧！”

事情当然只能按老太太的意思去做，下葬之后，三日“焰口”、七日“道场”和尚道士相继进出，诵经念佛不绝于耳。接下去是做七，即安葬后每逢七日设撰以祭。五七后，贻能才外出应差。他在大闸码头登上官船，这回，他再也看不到冬儿的身影了，只有陈氏领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在向他挥手，运河水在汨汨流，他的泪也在汨汨地流……

## 7 嗣母的病——去宝应——陈式周——噩运再次降临

陈氏是个文静的女子，读书课子、拨弄丝竹、渲染丹青，这些便是她生活的内容。她不善交际酬酢，也不善调理纠纷。貽涂去世，曾使她坠入痛苦的深渊，那时，冬儿却以她的坚韧、练达，应裕自如地和她共渡难关，她切实感受到了那份手足般的深情，仿佛不论遇上什么磨难，只要冬儿在，她便觉得心中踏实，即便是满天乌云，也会从云缝里漏下一缕明丽的阳光，于是，家中总笑声不断。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她眼前像是一片黑暗，并且，因为自己的柔弱，也把孩子们带入了黑暗。

在冬儿发丧和处理善后的日子里，万千愁绪缠绕着她、压迫着她，她时常咳嗽，口燥舌干。最初，以为是伤风，春天风寒，着凉后会有这种现象。可是，入夏后，天气变暖，咳嗽并不见好，而且，咳呛痰稠，痰中带有血丝，后又咯血色鲜、潮热盗汗、心烦失眠。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她记得很清楚，貽涂也曾有过类似病象。

蒋妈劝她尽早治，于是，又从澍德堂请来那位中医，开了几剂方子，说是滋阴润肺、止咳止血的。

“先生，会不会是肺痈？”她问。

“先服药吧！”医生的话很含混，“一时尚难作结论。”

她想，没准先生不肯说真话，先生替冬儿看过病，其后，家庭的变故，先生也是知道的，他不想说穿，是不是出于怜悯呢？

唉，生了这种病，是无奈的事，可千万不能传染给孩子们。

一天，恩来放学回家，见她咳嗽不止，忙问：“娘，你病了？”

“偶染风寒，”她强挣笑容，“噢，恩来，从今晚起，你睡到蒋妈那边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娘总咳嗽，你也睡不好……”

“不碍的，我上床就入睡了。”

“不行，恩来，你要听娘的话。”

“究竟为什么啊，娘，你告诉我。”恩来急了，“不疼我了？”

“怎么会不疼你，我只是想清静清静……”

恩来不作声了，唯有目光中仍漾着深深的困惑。

这天晚上，吃饭时，陈氏又让蒋妈替她单独用小碟子、小碗盛菜盛汤，饭后，她用过的碗筷也洗了另放一处。恩来的困惑变成猜测：娘生病是肯定的了。

恩来搬出了娘的屋，之后，只要不是上学的时间，他几乎时刻都在注意娘的病情。有一次，陈氏一阵呛咳竟吐出几口血。

“娘——”恩来吓得脸色惨白，立刻跑过去。

“不要靠近我！”陈氏猛然将他推开。

“娘……”恩来蹲在地下嚤嚤地哭。

在塾馆，他把娘的病告诉了郑先生，先生对他勉慰了一番后，告诉他一个偏方。

回到家，他照先生的话，找了一锭乾隆年间的陈墨，研磨之后将墨汁倒在薄瓷小碗里，再磨再倒，等有了小半碗，他先尝了一口，味儿不甜不苦，过了一会儿，肚里也没不适，这才端进房里。

“娘，你把它喝了，喝了，病就好啦！”

陈氏见他嘴唇上沾满墨汁，牙齿也是黑的，她不禁笑了，再一看，碗里也是墨汁，她皱起眉头，问：“这是谁的主意？”

“先生教的，先生说，墨是糯米做的，这是偏方，灵啦！”

“我不喝，这病，喝了也没用……”

“娘，”恩来相求道：“喝吧，你要赶快好起来。”

陈氏再也不能拒绝了，她的嘴唇靠了一下小碗，自然唇上也沾染上了墨汁，恩来笑了，娘也笑了，娘刚笑出声，又是一阵呛咳。

“我到澍德堂请医生去。”恩来放下碗欲走。

“别去，这副药明天服完，医生会来的。”

一连服了几剂方子，陈氏的病曾一度平稳下来。但病情没有根本好转，心情始终是郁闷不解的。她想换个环境，想来想去也只有淮安、宝应两个地方。回淮安，住房当然不成问题，可是，生活来源呢？那边八哥胎奎瘫在床上，八嫂杨氏也够难的了，回去，吃口重，只能增加他们的负担。那么，只能去宝应了，那是父亲生前寄居过的地方，如今，还有一个老嫂子和她的两个儿子，也可算作娘家。她思虑再三，决定去宝应，把恩博、恩寿托付给蒋妈，说是只去十天半月，她留下些钱，便带着恩来上路了。

宝应在淮阴东南方向，两地相距百里，是运河畔的一座宁静的小城。

船行了将近一天，到达目的地。

陈氏老嫂子家住宝应城水口巷，巷子深处是两个相连的四合院，格局和淮安周宅相仿，房间略少一些。进入宅院，厅堂、房间里处处挂着字画，尤其是大厅的陈设，画轴、几案、几案上大理石的小屏风、文房四宝、围棋棋盘……渲染着浓重的书卷气。

老嫂子生了五个子女，两个女儿已出阁，一个儿子夭折。

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伯容，30多岁，是儒医，不挂牌，却常年替人看病，凡找上门来的，无论贫富，一视同仁，莫不悉心治疗。二儿子陈式周，少年及第，在宝应城里小有名气，他并非终日关门闭户读书，还在一家私塾执教。

伯容、式周的祖父陈源，即是陈氏的父亲，由朝廷奉派淮阴后，先后认识了万青选和周攀龙，后又把女儿许配给周攀龙的小儿子贻涂。孰料，贻涂病故，使陈氏年轻守寡，所幸有嗣子恩来，聪明过人，时有消息传到宝应来，宝应这边也曾捎信去清江浦，总盼陈氏能回趟娘家。

如今，妹子和外甥来到宝应，伯容、式周的母亲欢欣异常，家里虽说不上阔绰，也还殷实。在这里，恩来母子听不到万府的龌龊，也看不到街坊的冷眼。陈氏的病，又得到了内侄伯容的诊治。有时，母子俩早早起来，登上离家不远的运河大堤，看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鲜活地升起，看晨雾中如梦如幻的阡陌田畴，陈氏呼吸着旷野的清新空气，恩来则背诵着古典诗词，这时候，仿佛人间的一切冷漠、不平和污秽都不存在了，世界变得那么清纯，那么豁朗，那么令人舒畅。母子俩几乎天天来到这里，恩来多么愿意永远过着这样的日子。

散步毕竟是散步，这是早饭前的事。饭后，娘或是煎药、或作女红。恩来呢，却总爱跟式周表哥在一块，他也曾想到表哥执教的塾馆里去，可是一打听，那都是些刚刚启蒙的小孩子，遂作罢。

式周似乎看出他的心思，对他说：“去书房看书，里面经史子集、稗闻

野史都有，门未锁，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太好了，太好了！”恩来高兴得直嚷，他庆幸自己，在淮阴万府，他没少进过外公书房，只是后来闹纠纷了，亲娘才不让去，他一直为此遗憾。现在，到了宝应，没想到表哥家也有一个书房，他可以如愿以偿了。

表哥出门教书去了，恩来迫不及待地来到设在西屋的书房，只见两壁分别挂着装裱精良的字，一为隶书，一为行草。写的是——

竹雨松风梧月  
茶烟琴韵书声

扫地焚香清福已具  
粗衣淡饭乐天不忧

他边看边琢磨，甚是喜欢。这里的藏书虽比不上万府丰富，但陈列有序，纤尘不染。第一天，他只把露在外面的部分书名浏览了一遍，回屋后遂把这一切兴致勃勃地告诉了母亲。

“这两幅字是你外公写的，我亲眼所见，”陈氏目光的亮，“它是你外人格的写照，澹泊宁静，随遇而安。可是，人生在世，又有多少人名为名缰利锁所困，像你外公那样，也并不容易。”

外公的形象，经陈氏这样一说，在恩来心目中变得具体、实在了。他想，外公当年大概就在这书房里读书写字吧，如今，自己也摊上份儿了，这机遇不能错过，于是，他天天坐在书房里捧着书读。最初，式周见他沉湎于小说里，便对他说：“读些小说亦可，但据我看，经史子集，凡属能读懂的要多读，但不要盲从……”

“何谓‘不盲从’？”恩来问。

“就是说，不要书上写的都相信，”式周解释着，“即使经史子集，历史上人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比方说，孔孟的著述乃集儒学之大成，但儒学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先秦时期，与儒学同时的还有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孙子等诸子百家。只是，到了汉代，有个叫董仲舒的，向汉武帝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孔子才被奉为神明……”

恩来瞪着眼，不禁惊叹，表哥真有学问，可他不愿打断表哥的话，继续往下听：

“这就是说，汉以后儒学成了正统，到了宋代，朱熹又把儒学作了发展。但儒学的正统地位却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怀疑，明代就出过一位李贽，大胆否定儒学，他的著述被朝廷视为‘异端邪说’，搜罗焚烧，可他并不畏惧。”

“李贽是怎样一个人呢？”恩来颇感兴趣。

“他啊，是明末一位大学者，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官至云南姚安知府。他认为，《论语》、《孟子》等，仅仅是孔孟的弟子们所作的随笔记录，并非‘万世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最终被朝廷迫害而死……”

“那么，”恩来皱着眉，“他对不对呢？”

“你这问题，不大好回答。”式周笑道，“在我看来，他是对的。”

“这样，孔孟的著述是否不能看了，可娘说过，那里面有治国修身平天下的道理。”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著述一无是处，”式周稍有沉吟，“你才9岁，等你长大了，儒家的书，非议儒家的书都可以读。”

“可我总觉得自己长不大，才9岁！真急死人了。”

“哦，”式周不禁被表弟的天真惹笑了，“别急，这些书，多少年以后，也还会在人间流传，够你看的啦！”

“是啊！”恩来心折。

日子过得很快，恩来母子来到宝应已近两个月，陈氏的病却不见好，尽管家嫂想方设法给她滋补，伯容的中药也从不间断，但情况令人焦虑，她面若桃花、日渐浮肿，舌光红，脉细微，潮热盗汗，失眠咯血，沉痾难愈，她感到无望了，又记挂着恩博、恩寿，这天，她把恩来叫到面前，说：

“我们回淮阴去，在这边耽搁的日子太久了。”

“可是，大表哥仍在替你看病啊！”恩来觉得突然。

“大表哥已尽了力，”陈氏才说了一句，却抑制不住呛咳，连吐了几口血，把恩来惊得脸色发白，怔了怔，忙绕到母亲身后替她轻轻捶背，嘴里一迭声地喊着：“娘，娘……”

“娘这病治不好，即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陈氏捂住嘴咳了几声，“再说，恩溥、恩寿，虽有蒋妈照管着，我总不放心。”

“娘，我……”

“想说什么就说……”“我……”他想说，娘再住些日子，让大表哥再治治，而他也可借此机会再读些书。他听说城东有一座“纵掉园”，原是清初侍读乔莱的私家花园，近年已改作高等小学堂，他甚至都未能去看上一眼……可是，见娘日趋消瘦的身体，病恹恹的，走路都直晃，他什么都不想提了。况且，他也想念两个弟弟和蒋妈。他说：“我听娘的，回淮阴吧！”

“孩子，娘拖累你了……”陈氏落下泪。

“你别这样说，”恩来给母亲递上一杯水，“我要是有本事能治愈娘的病，该多好。”

陈氏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却笑得很沉重，倏又消失了。

回淮阴的日期，因陈氏身体过于虚弱，又推迟了几天。临行前一天傍晚，式周带着表弟来到运河大堤上。

大堤上，白杨簌簌，风车在河边悠悠转动着，河里或行或泊的渔船上，飞飘着缕缕轻烟，平原上黄昏时的景致依然相当美，可是，恩来无心观赏，尤其是那悬在天际的残阳，他不忍卒睹，一看便联想到娘吐出的大口大口的血，他感到一阵阵心悸。

“恩来，想什么呢？”式周问道。

“什么也不想。”

“不可能。”

“想又有什么用？”

“说说。”

“我要娘的病转好，我要念书……”

“姑妈执意要回淮阴，留也留不住，”式周说，“回去之后，有什么情况，要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

“恩来，人的一生是漫长的，我们只是暂时分别，今后还会有机会见面的，”式周搂着他，“即使一时不能相见，也还可以通信。”

“我想也是。”

“对往后，你还有哪些想法？”

“没有去细想。”

“人生在世，有各种各样的路可走，”式周像有许多话要说，“或者像



我祖父那样诗书传家、清白自守；或者像贻能姑父那样做个师爷……

“我不做师爷。”恩来说得很干脆。

“经商也是一条路。”

“没想过。”“当官呢？知县、知府，直至一品大员，那也是人干的。”

“唏，”恩来自嘲地笑了笑，“岂敢去想这些？表哥，你别逗我了。”

“其实，想当官也不一定是坏事，要看当什么官，是清官，还是贪官？记得祖父在世时，也并不鄙薄一切为官为宦者，他曾对我说过：‘官当持大体，政在顺民心’；又说：‘行所当行不为己甚，慎之又慎而后治安’；还说：‘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出发；当官务存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式周边说边解释。

恩来静静地听着，俄而，他说：“表哥，前两句我记住了，后面的长句子，你再说一遍。”

式周又说了一遍。“表哥，这两个月真难得，我跟你学了许许多多东西。”恩来脸上郁结着惜别带来的惆怅。

“晚上，你跟我到书房去，挑些喜欢的书，明天带上。”

“真的？！”

“真的。”

夕阳早已坠落，苍茫暮色中，式周、恩来这一对年龄相差12岁的表兄弟才走下河堤，这是恩来在宝应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他一生中在宝应的最后一个夜晚。

第二天，伯容、式周和他们的母亲一道，将恩来母子送到运河码头，借别的场面苦不堪言，老嫂子唯恐小姑子途中出事，特地派了家里的女佣，备了煎好的药，随船照料一直相伴到淮阴。

恩寿哼哼唧唧的躺在床上，一见陈氏和恩来，便呜呜地哭泣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恩来着急地问。

“伤风，已有几天了。”蒋妈说，“唉，怪我，没带好。”

“快别这样说，要怪，只能怪我。姐姐临终前把三个孩子托付给我……我不该离家这么长时间。”陈氏咽声咽气他说，“服药了吗？”

“他立钡舅带医生来过。”蒋妈应道，“一直在服药。”

“噢，”陈氏喘了口气，忽又想起似地，“怎么不见恩溥？”

“娘，我去找，”恩来跑出堂屋，在天井撞见恩溥，一把抱住，连声喊着，“和尚，弟弟……”可恩溥不吭声，再一瞧，只见恩溥下巴在渗血，他慌了，“你这是……”恩溥埋着头进了屋，蒋妈赶忙拉着他，瞅着伤处，叹道：

“啊，小祖宗，八成又到那边淘气去了。”

“不是的，”恩溥倔犟地一摆头，“叙生带着我玩得好好的，三舅家的小表哥却赶我走，将我推倒……三舅妈就在一边，也不管。”

“不过去，不就没事了。”恩来说着，鼻子一酸，两行热泪顺着脸颊直往下流。

“偏不，外公外婆家，我为何不能去。”

“你啊。”恩来抓住恩溥的两臂，使劲地晃动，“你也太不争气。”

“哥，你捏疼了我……”

“你难道不知道，那边有人讨厌我们。”恩来松了手，倏忽，又凑近恩溥的脸，在伤处旁边轻轻摸了摸，“还疼吗？”

“我不怕疼，我最怕的是十一婶和哥不回来了。”

恩溥的话，使陈氏潜然泪下，但她随即又抹干眼泪，强挣笑靥说：“重逢是件快乐的事，别再说丧气话了。恩来，你收拾一下，去看看外婆。”

“我不去！”恩来少有地执拗起来。

“老太太还是怜惜外孙的，把恩溥、恩寿带去吃过几回饭，还让人给送过零食。”蒋妈说。

“唉——”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同样是亲戚，怎么就不一样呢？”他转过脸，见嗣母手绢掩口咳个不停，遂上前搀扶，“娘，回房歇息吧！”

“别……”陈氏将他轻轻推开，“我自己能走……”

他分明看到泪光在娘眼眸中闪烁，但又能说什么呢？怎么也没想到两个月后的聚首，是这样压抑，这样难堪。他竭力想摆脱这糟糕的心绪，打开手提藤箱，取出从宝应带来的茶点分给两个弟弟，又将一双线袜送给蒋妈。

这时，蒋妈才细致看起恩来，见他又长高了一节，脸盘显得更英俊了，这使她感到安慰。可是，陈氏那病势沉沉的模样，又让她心中难受。看得出来，陈氏的病并没好转而是加重了，她不便深问，只把泪水往肚里咽，天底下的事，不如人愿常八九，何况是病！她猜得出，陈氏和贻涂得的是一样的病，走，只是早迟的事，她唯一能做的是尽心尽力地服侍她，让她多活些日子。

这之后，她一面照料三个孩子，一面服侍陈氏，在茫然中打发日子。

又拖了将近一个月，陈氏已卧床不起，饮食愈吃愈少，血呢，却愈吐愈多，她让蒋妈看好三个孩子，不让他们靠近她，可蒋妈一忙别的事，顾不上，恩来便悄悄溜进房间。

“娘——”他轻声叫着。

“啊，”陈氏转过头，“别，别靠近我，别……”话没说完又咯血了，恩来立刻拿过痰盂，又支撑着娘偏过头，让她吐。

“行了，你走开……”

“娘……”恩来不走。

“唉，”陈氏睨了儿子一眼，“想不到娘跟你爹得的是一个病，我……就要去见你爹了……”

恩来哭了起来，蒋妈闻声慌张地跑进房，见陈氏神志还清楚，她碰了一下恩来，让他别哭。

“恩来，娘有几件事要跟你说，”陈氏喘息了一会，似在屏住气，“长大了，你要行得正，立得直，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宁人负你，你勿负人……这样方可安身立命；你亲爹不常回来，你是哥哥，要照顾好恩溥、恩寿，凡事要让着他们，护着他们……”蒋妈递过茶水，她喝了一口又说，“你生下后，是喝蒋妈的奶水长大的，蒋妈就是我们家里人，你要把她当亲娘一样听到这里，蒋妈已是泪水涟涟，恩来更是泪直流，只是不敢哭出声来。

“还有一件事，我死后，用口薄棺把我运回淮安，与你贻涂爹合穴，不要破费，不可拉债……”陈氏说到这里，精力几乎耗尽，她合眼缓缓喘息着。忽儿，她睁开眼看了看蒋妈，又动了下手，蒋妈很快把手伸过去，轻轻握着。

“蒋妈，”陈氏眼里滚动着泪水，“实指望，你我能在一起多呆几年，把恩来他们拉扯大，想不到……”她微微摇了下头，“唉，我的命……只好托付你了……”

“少奶奶，放心吧。”蒋妈说着泣不成声。

突然，一个响雷在天空震颤开来，风呼啸着，雨僻僻啪啪地敲着屋顶，大白天，四周却浑沌一片，蒋妈赶快点亮床柜上的油灯。

陈氏散乱的目光，像是转动了一下，忽又凝然不动，鼻息愈来愈弱，嘴却动了动。蒋妈凑上去，听不到一丝声音，不等蒋妈抬起头，她的腿猛一抽搐，头歪向一边，弃世而去。

哭声，和屋外震天动地的雷雨声夹杂在一起，巨大的不幸，又一次降临在九岁的恩来头上，仅仅隔了一个夏天，一年之内，他痛失了两位母亲，莫非他的命运该派这样惨吗？啊，苍天，你，你说句公道话吧！

## 8 回淮安——当铺——龚荫荪（一）——盗贼逸事

蒋妈一手搂着 8 岁的恩溥，一手搂着 5 岁的恩寿，坐在舱里。恩来却一直站在船尾，那里放着陈氏的灵柩。秋风萧瑟阵阵寒，蒋妈几次唤他回舱，他怕娘孤单，手始终放在灵柩上，就像儿时搂着娘一般。

陈氏在淮阴没有亲戚，没有人像万老太太对冬儿丧事那样提出诸多要求，恩来深受母恩，孔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的道理，他懂。这是娘最后一件事了，未可落薄、草率，只是，他没有力量，自然不能举办繁文褥节似的仪式。蒋妈的丈夫从家赶来，帮着买了口薄棺，入殓之后，便连夜下船运回淮安。

凄清的月色照着飘带般的大运河，河边的水柳，迷迷濛濛，如烟似雾，白天的帆影、桅樯已难看见。仰望长空，疏落的星，眨着疲惫的眼睛，未知可看到人间这悲凉的一幕？

临近天亮船抵淮安，只因无力凑钱在家设置灵堂举行吊唁，在征得八叔八婶贻奎夫妇意见后，柩木没进驸马巷周宅，而是直接运到了东门外夏家庄周家坟地。这里荒草没膝，露珠晶莹，在惨淡、寂寥中，由蒋伯领着几个人挖坑，让陈氏和贻奎合穴。墓茔垒得又高又圆，恩来恸哭着长跪不起，最后硬是蒋伯把他拉走的。

丧葬后的事，由八叔八婶作主——料理。恩来仿佛变了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原本清瘦的脸盘蒙着一层阴影。

命运就是这样在捉弄着年幼的恩来，他无力与之抗争，娘临终前的嘱咐，最要紧的莫过于带好两个弟弟，吃饭穿衣一应事情得由自己来承担，读书已成奢望。父亲远在湖北，他对这个家好像没负多少责任，父亲在恩来的记忆中变得隐隐约约，愈走愈远了，他说不清自己对父亲怀着怎样一种感情？

八叔八婶主张恩来、恩溥继续读书，可钱呢？他们膝下有恩硕，八叔又瘫痪，日子过得很紧，难啦！

恩来原指望父亲能寄点钱回来，可他的等待却化作了叹息。家里没有进项，却有一个“清单”，就贴在房间窗子一旁，上面开列着诸多亲戚的名字，各家寿辰、忌辰的日期，都是要送礼的。他冷漠地瞅了瞅，觉得像是密布的乌云压了过来，压得他几乎不能喘气。

他找八婶，八婶杨氏敦厚、能干，听说这事，却感到犯难，她是个妇道人家，七哥立下的规矩，不，准确他说是老太爷立下的规矩又怎能违背呢？何况，人家也曾给周家送过礼，只是面对年幼的侄子，她不知说什么好。

“八婶，几只箱子我翻遍了，也没有真正值钱的东西，娘留下些衣物，能不能当呢？”恩来问。

杨氏跟着进屋看了看，见有一件藕色缎子面料，花绫滚边的夹袄，大半新的成色，式样也不旧，她掂量了一下说：“你还是个孩子，让你做这种事，我真是于心不忍，可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只好去试试，当铺会杀价，你要留心。”

“知道。”恩来应着，遂用蓝印花布包了那件夹袄，拎出了门。

当铺设在上权街，离驸马巷不远，出巷口左拐走一段路，再往左一趔便到了，迎面粉墙上写着个一人多高的“当”字，推开半掩的双扇门，只见柜台两边的红漆圆柱上，挂着一副楹联：

推己及人岂是因财取利

出资换物无非周急为心

恩来默然看了两遍，这意思他能琢磨出来，心想这家当铺的老板，兴许是个讲究公平交易的人。

柜台比他高一个头，他解开包袱，掂着脚，才将包袱递上去。

店伙是个精瘦精瘦的老头，戴着金边眼镜，镜架已滑至鼻尖上。凑着屋顶天窗透出的光亮，他将夹袄看了一遍又一遍，又用手这里那里摩挲着，半晌才抬起头，细细打量着站在柜台外面的恩来，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遂问道：“你是周家小少爷吧？”

“你认识我？”恩来忽然生出一份侥幸。

“怎么会不认识？三年前，你不是跟一位妇人来过本店？”

他想起来了，那时他刚6岁，是跟亲娘来的，典了件首饰，但他对面前这个店伙没有印象。

“好啦，不说这些，”店伙翻弄着衣服，报了个价：“两块。”

“才两块！”恩来惊诧不已，“你再看看，算是新的哩！四块行不行，我只要四块钱。”

“不值。”店伙冷冷他说，“这样吧，我再长一块，三块到顶了。”

“老板，”恩来有意恭维道，“瞧，柱子上的这副对子写得多好：推己及人，周急为心。倘若真是这样，三块钱，你岂拿得出手？”

“唷，看不出你这小孩蛮能讲咧！”

“本来么，你们应当讲信誉，”恩来在辩解，“总不能拿这副对子来糊弄人吧？”

“好好好，看在你是周老大爷孙子的份上，三块五，就当，不当请便。”

磨了一阵嘴皮，才加了五吊钱，恩来心中气恼，可是不当又怎么办？一家远房亲戚办喜事，帖子已送来，礼金能少吗？如不出，不仅恼了一门亲戚，而且破了祖宗立下的规矩，自己焉能贸然从事？

他忍痛把母亲的衣服当了。当票递到他手里，上面写着赎回的日期，逾期不赎，东西也就成为当铺的了，永远别想再赎回。他忽然后悔起来，那是娘的遗物啊，娘生前只在节日里穿，节日一过便叠好收起来了，总舍不得穿，可一转手，却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自己这是干了什么呀？！事出无奈，他稍作犹豫只好离开。

“哼，少爷？家道破落到靠典当过日子，还叫什么少爷？”

“要叫我，只认货，不认少爷！”

“真是富不过三代呀！”

恩来尚未走出店铺，这些话就像毒蜂般螫着他，他加快脚步跨出大门。他在街上踽踽独行，浑然不觉来到镇淮楼下，无形中仿佛有谁在指引，他拾级登楼，几年前，娘带他来此游览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可是，如今，娘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想到这里，他心中隐隐作痛，倚在城垛前，马路上车马穿行，人语喧哗，乱纷纷的。蓝天，依然白云悠悠，鸽影盘旋，是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唉，人若是能像这云、这鸽，飞啊飞，飞向广阔遥远的地方，那该多好，多痛快！

可是，他毕竟不是云，不是鸽，他不能纵情飞翔，只能一次次走向当铺，上坂街的人都认得他了，那幼小的身影在巷子里悠悠荡荡，他神情木然，步履迟缓，饱尝着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沮丧，疲倦，恩来回到家，想休息一会儿，他躺在床上，目光不由得又投向窗旁那份“清单”，只觉得心中沉甸甸

的，一笔一笔又一笔，何时才是头呢？

正在他发愁时，恩溥领着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走进来，开头，他还以为又是来通报红白喜事的，心中忐忑不安。再一细看，是姨表妹志茹！

“鸾哥，爹让你去一趟。”志茹说。

“是表舅吗？”恩来惊喜地问。

“没错。”志茹笑道，“快走吧！”

恩来不再犹豫，搀着志茹转身就走。刚出门，猛想起要跟八婶打个招呼，遂又回来。

“恩来，”杨氏听了之后说，“龚家是你的至亲，龚先生的娘，是你万家外婆的亲姊妹，他是个大好人，去吧！”

他依稀记得五六岁时，亲娘带他去过龚家，可两家是什么关系，他弄不清楚。现在，经八婶一说，心上好似照进一线亮光，急急上路。

到了龚宅，他被引到后进的堂屋，榻扇洞开着，只见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坐在雕花椅上，身旁站着一位中年妇人，恩来猜出是谁了，忙上前作揖喊道：“姨外婆，舅妈——”

“乖乖，”老太太一瞥恩来帽顶上的一小块白布，心中一阵难受，拉过恩来说，“你命好苦哇……”眼泪也随之流了下来。

“你们家的事，这边都知道了，老爷这才让你过来的，”舅妈说，“老爷临时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姨外婆和舅妈又问了恩来家里的近况，不一会儿，龚荫荪左手操着天青色云锦葛长袍下摆跨进堂屋，恩来见了，赶紧喊道：“表舅！”

“你看，两三年不见，长这么高了，”龚荫荪边说边拉起恩来的手，“今天，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过来读书。”

闻此，恩来内心颇为激动，可神色却很冷静，他要再听听表舅的想法。

“邹先生教过你，其为人你也有所了解，”龚荫荪说，“由于家庭变故，邹先生再去府上执教多有不便，故此，在这里开设塾馆，自然也就想到了你。”

“表舅，我……”恩来感动得难以言喻，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蓦地，他又问道，“那恩溥、恩寿呢？”

“恩寿还小，恩溥也可以过来。”龚荫荪说。

就这样，恩来和恩溥，成了“龚家塾馆”的学生，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塾馆里既没有孔子画像或“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也没有举办拜师仪式。同学有表妹志茹、志蕙和表弟仁甫，此外还有几个是龚家亲戚、邻里的小孩。

学生长幼有别，程度参差不齐，邹先生区别对待，变通处置。先生并不急于教恩来《五经》，而是让他重温《四书》，三天两头抽查他，让他背诵某个篇什，解析其义，纠正他读解上的谬误，这方法似很特别，常令恩来猝不及防。好在他天性颖悟，博闻强记，先生并未把他难住。只是，他兴趣不浓，打叠不起精神。有一天，他问：“先生，孔孟之道究竟值不值得学？”

“何出此言？！”邹先生笑着问。

“我表哥说，明代李贽曾写过《焚书》非孔。”

“哦，”先生惊奇道，“你表哥是……”

“宝应陈式周。”

“噢，听说过，听说过，只是无缘相见，”先生含笑颌首，“李贽非孔，自有其道理，因为孔孟之道束缚人的思想。可也非一无是处，即以《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作为儒学的致用之策，仍有其价值。方

今，国家多难，外侮连绵，凡我弟子，均应发愤求学，博览群书，取古人之长，为我所用，以戮力于保种自强，才是出路……

恩来一动不动，听得入迷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娘也给他讲过，但没有邹先生讲得这样深入，真是闻所未闻，闻而欲闻。

“遵古而不泥古，这首先需要了解古代典籍，包括孔孟著述，否则，即使非孔，也无从入手，是不是？”

“是啊，”恩来说，“先生，我也许不该提这问题？”

“不，你提得很好，读书若不思考，一味死读，断无出息。你这样做，令我欣慰，今后，如感到我的话有错，你也可以提出。”

“这……”恩来惶然，“学生应谨守师道尊严。”

“呵哈哈，”先生和藹地笑了笑，“师道尊严，那也要看先生说的对否？韩愈有篇《师说》写得好：‘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其中‘不必’，即不一定；‘闻道’即懂得做人的道理；‘术业’指学术和技能；‘专攻’指专修和专长。这样一解释，韩愈的意思，你不难理解了吧！再说，孔子也讲‘教学相长’嘛，我从你的话中也可受到某些启发。”

“先生，遇到你，向你求教真是万幸。”恩来对先生的平易旷达，虚怀若谷，感佩之至。他的眼界在不断拓宽，心想不能辜负娘的期望，自己要成为一个饱学之士，将来好服务于国家社稷。这种期望，因为有表舅的提携，有先生的教导，不再是那么朦胧，而是变得比较实在。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课余，他跟同学一道捉迷藏、演戏、滚铁圈……

灼亮的眼眸，红润的脸，走起路来也显得那么带劲。农历二月十三这天，是他10岁生日，可他已经忘了。但龚家没忘，为他办了酒席、添了新衣新鞋，恩溥、恩寿连同蒋妈都来了，痛痛快快地过了一天，仿佛做梦似的。但这不是梦，而是表舅给他的，只不知在表舅家读书的日子还能继续多长时间，他生怕失去这样的机会，唯有珍惜相继到来的每一天。

又是星期天，照例恩来不去上学，他在家和恩溥、恩寿，还有堂弟恩硕在一块，他像小先生一样抽查恩溥的作业，教他订正笔误，还教恩寿、恩硕认字块、拼七巧板。当然，少不了带他们到后院去掏鸟窝、捉蚂蚱、用砖瓦堆小房子……

自打淮阴回来，他感情上依恋着八叔八婶，生活上则不在一起过，仍由蒋妈照应。半年前，在靠典当维生的日子里，甚至连蒋妈那点佣金也出不起，恩来不忍连累蒋妈，甚是痛苦地对她说：“请回吧……”结果是一老一小抱头痛哭了一场。蒋妈表示不要钱，她忘不掉陈氏临终前对她说的这些话，怎么也丢不下这三个孩子，以她一贯的勤勉，默默地操劳着一切……

在这个家里，每天晚上，恩来温课之后，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是记账，即记下一天的开销，半月再轧一次，作个小结；目前，他还不会“开源”，却已学会“节流”，家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出去典当了，而且，当铺里那冷酷、讥讽的面孔，他再也不愿看了。让他开心的是，父亲又向家中汇款了，不多，却总按月汇，这使他有了指望。加上有八婶安排过日子，家中窘况得以缓解，读书也就较少分心，成绩取得明显进步，龚荫荪和邹先生都甚为满意。

春假前一天，恩来在塾馆临毕颜真卿的《告身帖》，归家后刚把书包搁下，看到蒋妈拎着菜篮从门外回来，一到天井，便嚷开了：“某大盗被捕，

不久就要杀头啦！”

恩来感到茫然，遂问：“蒋妈，怎么回事，你说说清楚。”

“嗨，这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蒋妈跨进堂屋说，“城里东长街一富户家中被盗，贼是夜间去的，将家人捆绑起来，抢夺无数珍物逃走。因没来得及躲藏，县中护兵闻声而至，把他逮住押送县衙。贼又怕又急，乘人不备，弄断了捆他的绳索，夺了护兵的佩刀，将护兵杀死后远走高飞。几任县官对此事都很重视，画影缉拿，整整四年过去了，至前二日尚无下落……”

“后来呢？”恩溥一旁问道。

“别急，让蒋妈歇息。”恩来说。

“我不累，”蒋妈继续说，“后来，淮安有个姓马的捕快去清江浦，无意中路遇几名乞丐，内有一人好像面熟，便问别的乞丐：‘他是谁？’回答说：‘是我们的同辈。’马捕快不信，又走近此人问道：‘在淮安杀害一名护兵而被搜捕的那贼是不是你？’贼见难以逃遁，便供认不讳，马捕快随即将他带回淮安听候发落。今天，是他的大限之日。”

“我去看看。”恩来转身就走。

“我也去。”恩溥紧紧跟上。

“不行，都别去，”蒋妈劝阻道，“街上人山人海，万一有个闪失……不能去！”

“蒋妈，带我们去吧，求求你了。”恩溥说。

“真想见识一番。”恩来望着蒋妈。

“唉，事情是我引起的，也只好由我带你们去了。”蒋妈抱着恩寿，恩来搀着恩溥，一径来到西门外，站在街边上，等候捕快押送盗贼经过。

恩来且疑且怖，心想，盗贼一旦露面，民众必将一拥而上，加以唾骂殴打，以治其杀人之罪。淮安人素以强悍著称，激愤之下，使出野蛮之举动，投石块、咒骂，均在所难免。何况死者冤沉九泉，妻子家人痛心含泣，今天忽见仇人被捉，有仇不报岂能心甘？……恩来挤在人群中边想边等待，不觉已是亭午。忽然，传来囚车滚动的隆隆声。接着，他见囚车上的木笼里站着一个人，蓬头垢面、衣服敝陋、相貌凶恶的人，一双手被绳索牢牢缚在身后，一侧有捕快监视。少顷，被押至就近一块空地，将其拉下囚车示众。恩来想到此人所作所为，心中愤恨不已。

“护兵之子，护兵之子在吗？”突然，传出捕快的大声召唤。

恩来的目光不由得转了过去，寻那护兵之子，不意这个小孩就站在离自己只几步远的一棵老榆树下，年龄约十四五岁，身子单薄，面容凄惨，稍稍犹豫之后应道：“我在这里。”说着便走出人群来到捕快跟前。只见旁边的盗贼浑身剧烈地颤动了几下，目光朝护兵之子一瞥，旋又闭上，任凭处置。

护兵之子已成孤儿，人们的议论，使恩来的心怦然而动，悲不自胜。此刻，护兵之子泪流不止地站着，民众对其怀着怜悯，四周异常肃穆，绝对听不到笑声、语声和咳声，都屏息倾听即将开始的审判。恩来人小。却站在前排，他直愣愣地注视着。

不一会儿，捕快指着身边的童子对盗贼说：“看看吧，他就是你所杀害的护兵之子，孺子啊！那年，他还抱在成人手里，你杀害他父亲而陷他于悲苦的处境，这便是你的作为。现在，你再仔细看看他……”说着，伸手托着盗贼下巴让他抬头，并强使他睁开双眼。护兵之子打量着盗贼，边看边哭，泪水止不住地流。



恩来的目光一眨不眨，他见盗贼的脸上，交织着愧疚和悔恨，已不是先前那副凶恶蛮横的样子，似乎苦不堪言，嘴唇抽搐着，倏地在童子面前跪下，大嚷道：“公子宽恕我吧，公子宽恕我吧。我绝不是仇恨你父亲而杀他的，只是想到逃命，惶急之中不得已而为之。唉——，我知道自己的罪不可饶恕，我，有罪于公子，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盗贼声音已经嘶哑，“今天，我唯一一死才能谢你，才能安慰你父亲在天之灵。我愿意去死，我就要往死的地方去了……”

童子只顾哀哀痛哭，一言不发，捕快将盗贼拉起来，押赴刑场。盗贼随捕头、兵勇，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经过。这一切皆入众目，有人啜泣起来，恩来茫然不知其故，见童子仍在哭，他难以抑制，也随之失声号啕不止。

移时，观者如潮水般纷纷离去，恩来搀着恩溥，随蒋妈回家。他心中感到纳闷，既是盗贼何以那般痛苦？童子何以不予斥责？而自己又何以泪如雨下呢？自己乃局外人，怎么这般难以控制感情？是被盗贼的知罪悔罪感动，抑或是同情童子？……事情这般复杂，微妙，他难以说得清。

三天春假结束，他又回到塾馆，将自己的困惑向先生禀报，祈望指点迷津。

“那天，我也去了。”邹先生让他在一旁坐下，“俗话说：‘鸟之将亡，其声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乃痛。’盗贼后悔、痛苦，原因盖在此也。至于童子，或则已被悲痛压倒，或则对盗贼的痛苦起了恻隐之心。而你为之动容，潸然落泪，亦属人之常情耳。”

“噢……”恩来低头思忖。

“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为善者、作恶者概莫能外。”

先生的话，使恩来颇受启发。

这件事，令恩来难以忘怀，六年后，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详细追溯，并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写道：

“……及今思之，犹如昨日。夫人之同情，有感化于默者，无形教育，收效奇而捷。教者不知其为教，受教者忘其为教。此际冥冥之心，惟以天真相往来。凡圆方趾，同为人者，皆有不可移之正义。有击于目，必动于心。罪人之自觉心，其结果甚简单。由于因其将死，乞怜之念，而以无形教育强迫之，使缘后悔而生自觉耳。夫危险之状，每起人之怒。然怒者客气也；感于物之真，则怒化。余观盗之初，固其恨其为人矣。及盗以悔罪而生自觉心，而余乃变为悲酸之念。非悲盗悲童子，乃起于不自知耳。人生之弱点，固有根于性者，吁！亦异已。”

这是一个16岁少年的见识，的确不凡。

六年前的那个春日，就盗贼这一话题，恩来和邹先生谈了很久，他甚至想到近年盗贼蜂起，是何原因的问题，终因先生授课在即而作罢。

这天下午，先生讲完《诗经》“郑风”三首，接着是习字。

清代重书法，蒙童入学即开始，及至跻登翰苑，终而退老园林，也不离此。恩来5岁以描红入手，随后开始临帖，书出颜体。他临过《告身帖》，这会儿，先生又拿出一本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拓本。

“颜真卿其人其事知道吗？”先生问。

“家父说过，颜真卿是唐代一位大将军，其书法自成一派，于后世影响深远……”

“噢，是这样。”先生点点头，“我再说说，颜氏乃盛唐京兆万年（长安）人，字清臣，开元进士，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

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他为人忠直义烈，率部抗击安禄山叛乱，维护国家统一，后被劝降的叛臣所杀。但他的字却留传下来，千古不朽。”先生神情肃然，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他翻开拓本，指点着说，“看，他的真书雄奇端庄，天骨开张，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正而不拘，庄而不险，雄强茂密，极善运用点画的粗细对比、钝锐对比。”先生边讲边详尽地进行解析，“在颜氏笔下，横画略细，竖画、点、撇、捺则略粗；粗笔中画饱满，出锋处又强调锋芒，显示出正直、质朴、倔强、内美外溢的个人风格，其书，如荆轲按剑、樊哙拥盾，有凛然不可侵犯之势，是不是？”

“对，对。”恩来闻之神采飞扬，先生精到的解析，尤其是将颜真卿的字品人品联在一起论述，在他，是第一次听说。

“恩来，我听龚先生说，你祖父和父亲，都写得一手好字，揉颜体与魏碑于一体，自成一格，只是，我无缘与之相识。”先生和蔼地说道，“但看你的习字，虽有豪迈不羁之态，却缺少魏碑风骨。所谓魏碑，乃北魏时代的碑刻，多出于民间书家之手，笔画平长，转折多圆，运锋自然，结体舒张，你要补此不足，以增刚烈雄劲之气。”先生边说边作示范。虽然先生的话，他并非每一句都能领悟，大体意思还是明白的，没想到书法竟这样幽深莫测。在这之前，他的字曾为长辈夸奖，他也引以自豪。今天，听了先生一席话，不觉脸红。他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凡持满而能久者，未之有也。”幸亏先生及时提醒，使他得以补拙。

夜已阑珊，他伏在堂屋那张朴拙的八仙桌上，悬肘练习，摇曳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投映在粉壁上，面对摩崖刻石拓本《石门颂》，临了一页又一页。

## 9 龚氏藏书——光绪、慈禧驾崩——龚荫荪（二） ——在蒋妈家——抗捐风潮——别离

在淮安，龚家也是有名望的书香门第，藏书虽不及淮阴万家和宝应陈家，却别具一格，除必不可少的经史子集和《红楼梦》、《西游记》、《清平山堂话本》等等，书架上还堆满了一叠叠《时务报》，连史纸、宋体字石印的。这是恩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好奇心驱使着他，不看则已，一看却再也丢不下了。报上几乎期期刊有政论文章，张扬民族意识，鼓吹排满思想，主张变法图存，以及研究科学、兴办实业、设立医院、妇女不缠足等等。撰写文章较多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何许人，恩来不知道，但特别喜欢读他们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报上还经常刊登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三千里寻亲记》和引人入胜的《福尔摩斯侦探案》……

一时间，恩来简直看花了眼，他面前仿佛洞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新鲜奇异的景物，连片地扑面而来，人生、社会、世界竟这般驳杂多彩，他深感自己知道得太少太少，一有空，他就跑到书房去，有时也碰到表舅在那里查找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怎样读……表舅的关切，是细致入微的。

这天，两人又不期而遇。

“恩来，少年须多读，努力做到博闻强记。”龚荫荪说，“凡属邹先生授的课不可丢弃，这是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吧？但是，现在已进入20世纪，再也不能埋在故纸堆里世事不问，要接触新思潮，了解吾国，了解世界……”

恩来望着表舅，不住地点头。

“我想，你会有出息的，但务要日积月累，深思远望。我送你两句古话：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龚荫荪作了解释，夹着本书走出书房。

在龚家，恩来接触的是这样的环境和长辈，使他感到少有的欢畅。可是，一出龚家的门，心情往往就起了变化，走在驸马巷整齐的石板路上，他也有过眷念、温馨，因为那是母亲中彩后资助修复的。

不知不觉母亲和嗣母去世已有两年，阴阳两隔，情何以堪？待跨入家门，总有说不出的抑郁，经济的窘困，在他已习以为常，近乎麻木，可最让人气恼的是亲友的婚丧嫁娶、造屋上梁、分家迁居都要应酬，家中凡值钱的东西都进了当铺，祖上立下的酬酢规矩固然应该遵循，可是，难道这种规矩比维持兄弟三人的生计更重要吗？

他望着窗旁那份“清单”，愈看愈不顺眼，一伸手将它扯了下来。但一想到那是父亲的笔迹，他犹豫了。父亲远在千里之外，却把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自己才10岁，实在承受不了，父亲怎么就不回来呢？莫非他在外面也不顺畅？如此，还抱怨什么？他的目光倏又移向捏在手里的“清单”，似乎一切困厄、难堪都源于这张纸条。他再也不能忍耐了，稀里哗啦把“清单”撕得纷纷落地，他了结了一桩心事。他想，对这类应酬，今后他就可以不闻不问而集中精力念书了。可第二天，仍有亲戚找上门来递了帖子，又是女儿出阁。想起昨天自己的举动，他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

一连几天，恩来神思恍惚，他感到有一个无形的东西，网似的、灰蒙蒙的罩着他，缠绕着他，想摆脱而摆脱不了，甚至举手投足都有些迟钝，一丝

儿力气都没有。但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使他宛若变了个人。

那天，他照例去龚家塾馆，走在街上，却见一个个店铺都挂着白色孝帏，再往店堂里看，凡能看到的都设了灵堂，众多市民穿戴着玄色衣裳，神色张皇，兵勇在四处巡逻。他一打听，方知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于日前相继驾崩，朝廷有令，举国哀悼。他是第一回遇上这种事，心中惴惴，不明究里。到了龚宅，见表舅正在和邹先生谈论这件事，他站立一侧倾听着“一个呆皇帝，一个昏太后，死便死了，值不得如此大事张扬。”表舅说。

“倘若当年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也不会是如今这种局面，皇帝是软弱无能，太后是专横跋扈……”邹先生说。

这般议论，恩来听了惊心动魄。他记得《时务报》上也有过对朝廷的议论，却没有眼前这样激愤、尖锐。他继续往下听：

“中国非走日本明治维新的路不可，否则，难有出头之日。”是表舅的声音。

“是啊，”邹先生摩挲着下巴，“不过，中国不同于日本，难啦！皇帝、太后死了，却又捧出个3岁娃娃登基，3岁娃娃懂什么，还不是让那些昏庸无能的大臣玩于股掌之中。”

“如今，康、梁已落伍了，变革中国的希望唯有寄托于孙中山了。”表舅的话甚为激昂。

恩来听了感到有些懵懂，3岁娃娃是谁？康、梁又怎么落伍了？还有这个孙中山又是谁？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他思绪绵绵，可先生已喊他上课了，他转了个弯，步入课堂。奇怪的是课堂与堂屋一样，竟没有一点哀悼皇帝、太后的气氛，先生提都没提这两个名字，只叫翻开课本，继续昨天的讲授。恩来不免诧异：表舅和先生又属于哪一类人呢？

“恩来，我刚才教什么的？”先生发现他坐着发愣，问道。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恩来回答，“河水清且涟漪。”

“是这样吗？”先生瞅着他。

“是……”

“我已说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生复念了一遍，“你解其义吗？”

“先生，我在想别的了。”

“想什么？”

“皇帝、太后驾崩……”

“驾崩便驾崩，想他（她）作甚？”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未加责备，遂对《诗经》“魏风”中的《伐檀》句子又作了解释，“稼者，播种也；穡者，收获也；胡，即为什么，凭什么？取，拿，掠取，占有；禾，割下来未脱粒的稻子；三百，极言其多，并非确数；廛，即束、捆。这句的意思是，不种庄稼不收割，凭什么挑去稻把三百廛？”说着，先生又走到恩来座位前，指着下句继续解释，“狩，冬猎叫狩；瞻，看见也；尔，你，即不狩不猎的人；庭，院子；县，同悬；豨，幼小的豨。其意为：一年四季不打猎，为什么见你院子里挂有豨呢？”先生回到讲台，“下面，君子，周代对奴隶主贵族的通称，这里有讽刺的意味；素，白，空也；餐，吃；素餐，白吃、空吃、不劳而食……整句什么意思呢？是说那些老爷们不是白吃闲饭吗？”合上书本，先生大声说：“奴隶主贵族是这样，皇帝、太后更是这样！”

恩来惊呆了，先生最后怎么那样说呢？难道皇帝、太后是和奴隶主贵族一样的人？他困惑，可他相信先生不会平白无故地乱说，肯定有他的理由，只是，他没来得及问。

下午，习字课后，先生有事出去了，恩来没即刻回家，而是来到龚荫荪的房间，见表舅正在写什么，他怕打扰，迟疑了一下，拔腿欲走。可龚荫荪已发觉，说：“恩来，进屋呀！”他埋着头，仍在写，“有什么事吗？”

“是的，有些问题，想请教表舅。”

“稍坐，我这就好，”龚荫荪写完最后一页，这才搁下笔，笑道，“说说，什么问题？”

恩来遂将一天来街上所见，自己所思，先生所说，如此这般讲了一遍。

“好啊，”龚荫荪欣然说，“你能动脑筋，从家事想到国事了。我先问你，今年几岁啦？”

“10岁。”

“哪年生的？”

“戊戌年。”

“好，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戊戌年，”龚荫荪似在沉思，“这是光绪二十四年，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戊戌变法’，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吗？”

“看《昌言报》提到此事，不闻其详。”

“啊，事情是这样的——”龚荫荪叹了口气说，“鸦片战争之后（这场战争，也就是邑人关天培在虎门炮台壮烈殉国的那事，你该听说了吧！），中国积贫积弱，日甚一日。西方列强和日本一步步瓜分着中国，朝廷腐败，民生凋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维新志士，上书光绪皇帝，力倡变法，认为‘变者，古今之公理’。主张开发民智，‘合举国内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之心为一心’，以抵抗外侮；并废除八股，提倡新学，批判君主专制。这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即诏书），‘百日维新’开始了，康、梁等人得到皇帝支持，发出了一系列改革命令。但很快就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旧势力的反抗，斗争十分激烈。不久，北洋大臣袁世凯（记住这个名字）倒戈，慈禧遂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慈禧重掌大权，维新派人士成了刀俎上的鱼肉。康、梁在英、日使馆帮助下亡命日本，而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六位维新派大臣，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

龚荫荪说到这里，满面忧愤，沉吟片刻，又说：“这六位大臣，被人称为‘六君子’，其中谭嗣同尤为令人钦佩。他在维新派中是最激进的，出身豪门，生于北京，游历甚广，胸襟开阔，学识渊博。光绪二十二年，他由湖南赴京，结识了梁启超，著有《仁学》一书，无情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一切罗网。变法失败，他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当时，他本可以在外国使馆保护下离开京城避难，可是，他不走，他是束手待毙的。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狱中，他视死如归，题诗壁上，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龚荫荪神色黯然，对这首诗略作解释后，不禁赞道：“诗，写得气壮山河，惊天动地。啊——，9月26日这天，临刑前，谭嗣同对聚于刑场周围的民众和官员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而后仰天大笑，引颈就戮，观者莫不下泪……”说至此，龚荫荪已是悲咽难言，恩来也热泪在流。

“谭嗣同……”恩来默念着这个名字。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龚荫荪挣脱悲抑，“后人不应忘记‘百日维新’，不应忘记为变法而取义成仁的‘六君子’。”他感慨系之地说，“‘戊戌变法’过去十年了，世道在变，人也在变，当年主张变法的康、梁却落伍了。但是，时势造英雄，如今，我泱泱中国出了个英雄孙中山……”

“孙中山？”恩来不禁插道。

“对，孙中山，字逸仙，五年前，他组建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倘照此办理，中国就有出头之日了。”说着，他拍了一下恩来的肩，“你更要记住孙中山这个名字，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表舅，你见过孙中山吗？”

“几年前，我去日本，曾有一次机会见他，后因故未能如愿。”

“如果再有机会，你能带我见他吗？”

“这……”龚荫荪笑笑，“我想，等你长大了，照着他的主张去做，总有一天，你这愿望是会实现的。”

“是么？”恩来显得很高兴，“表舅，今天，你说的这些话，比什么都中听。”

“你渐渐长大了，这些道理应当知道，”龚荫荪说，“而功课则要精益求精，在这两方面注意奋发砥砺，前途将未可限量。”

表舅的勉励，使他如沐春风，深深地记在心中。

时间过得飞快，周家宅院墙上的藤萝已由枯变青，漫长的严冬，悄然不觉中衍变为风和日丽的春日。塾馆迟迟没开学，弄不清个中原因。恩来终日两个弟弟在一块，日子过得忧乐参半。他既要设法维持生计，又要温课，还得教弟弟读书认字，他感到有块看不见的乌云罩在自己头上。

蒋妈见他心境不好，几天后，带了三兄弟去自己家玩。

蒋妈的家，在淮安南门黄孝子坊西施巷头，这里已是农村。一家四口，住三间茅屋，靠蒋伯捕鱼、缝纫为生，粗茶淡饭，勉强过得去。在这里，恩来结识了蒋家两个孩子，由隔阂而变得亲近。他还见到了牲畜家禽和蔬菜瓜果，获得了一些春种秋收的知识，村民的淳朴和乡村的野趣，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蒋家隔壁是个“舂米坊”，那石碓一上一下的动作和舂米时“咚咚”的带有节奏的撞击声，使恩来感到好奇，他想看个究竟。

眼前，一块椭圆形青石上端凿了个洞，用绳索绑在一根长长的圆木一端，正对着埋在地下一个石臼，里面盛着黄灿灿的稻谷。圆木中段偏后搁在一个支点上，人踏着圆木的一头，脚一上一下，一松一踩，青石不断撞击着石臼里的稻谷。舂米的蒋伯，不时停下用手在石臼里翻弄一下，渐渐地，稻谷脱了皮，取出后倒进竹筛，边筛边晃，扬去砉糠，白花花的大米就出来了……看着石碓有节奏的跳动，恩来憋不住了。少顷，石臼里又倒进稻谷，他瞟了蒋伯一眼，便凑到蒋伯身边，伸出脚，合着节拍也一上一下踩了起来。踩了一会儿，额上脸上便沁出热汗，而快活的笑声，却在这间低矮的茅屋里飞扬。

在乡下的日子，恩来也没忘一个做哥哥的责任。从“舂米坊”出来，见

恩寿正蹲在蒋家门口捏泥巴，半截煮熟的玉米丢在一边，上面沾了泥，他怔了怔，忙拾起玉米。他真想克恩寿一顿，可弟弟毕竟太小，他于心不忍，只说：“恩寿，昨天我教的那首诗记得吗？”

“记得，”恩寿一扬头，背诵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对，对，”恩来赞许道，“我背这首诗时刚5岁，娘教的。可懂得它的意思却是在这里：那是家搬到淮阴的前夕，娘带我来玩，有一回吃饭时，我嫌饭里有稗子，便连同米饭一块儿挑弃在桌上。娘见了直叹气，说：‘你这孩子，不知米来之不易啊！’她随即拾起，剔除稗子后，放进嘴里。吃完饭，我把碗一放就完事了。可是，娘舀了一勺汤在碗里漾了又漾，连同剩下的饭粒一起喝了。这天晚上，她又让蒋伯告诉我稻米由种到收的经过，最后对我说：‘恩来，见你把饭粒丢了，娘心里不好受，《朱子家训》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你要记住，要爱惜粮食。’……”“哥，我懂了。”7岁的恩寿拾起那半截玉米，在衣服上擦了擦就吃。

恩来被弟弟惹笑了，旋又说：“这是不好浪费的，可是，得再蒸一下才能吃。”

恩寿摸了摸头，瞅着哥哥傻笑起来。

在蒋家，恩来和两个弟弟过得很开心，蒋伯蒋妈宠他们，疼他们，蒋家两个孩子大文和小妹又处处顺着他们。因此，尽管是粗茶淡饭，青菜萝卜，在他们，吃起来，却是那样有滋有味。当然，蒋妈也尽其可能改变膳食，最好吃的便是蒲菜荤烩。

蒲菜，乃蒲草的根，其味甘甜清香，长在城西北之勺湖。勺湖方圆200多亩，风景秀美，一边毗邻运河，一边紧挨城墙。建于唐代的文通塔近在咫尺，四角风铃丁当作响，撩人遐思。勺湖之畔是长满青草的滩地和沼泽地，有野鸭、鸟雀，或贴着湖面低翔，或直窜蓝天高飞。恩来不止一次到过这儿，但跟着蒋妈来摘蒲菜，却是另一番情趣。蒋妈不让他下水，他只好站在岸上，见蒋妈涉在齐膝深的湖里，把蒲叶浸在水中的部分摘下，那简直像纤细的玉管，又白又嫩，不到一个时辰，已装满一竹篮。

回到西施巷，蒋妈又用清水把蒲菜洗了一遍，见肉汤已出味，这才将蒲菜放进去，又加了佐料烩制，不一会儿，成了。开饭啦，恩来尝了尝，鲜美爽口。

“真解馋。”恩来不禁赞道。

听了这话，蒋妈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她又夹着肉和蒲菜放进恩来、恩溥和恩寿碗里。

“蒲菜虽不名贵，可它还有个故事哩！”蒋伯见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也想凑个趣，“相传梁红玉从前守卫淮安时，被金兵围困，四郊的粮食运不进去，只得在城内寻找野菜充饥。不意有人发现在文通塔前马食蒲草，人何不一试呢？结果竟然香甜可口，部卒以此果腹，与金兵周旋，直到击退入侵之敌。于是，蒲菜落了个‘抗金菜’的美名。”

“梁红玉就住北辰坊，不远，”大文说，“恩来，去过没有？”

“没有。可是，我听娘说过梁红玉击鼓抗金兵的故事。”恩来说。

“哥，北辰坊我知道，”恩溥叉着腰说，“赶明儿我带你去。”

一顿饭吃得个个心满意足，兴味无穷。

半个月后，蒋妈又领着三个小兄弟回到驸马巷。

一天午后，恩来正站在院里花圃边观赏一盆名为“金缕衣”的菊花，忽然听到大街上闹哄哄一片，乘两个弟弟不在身边，他赶紧溜出门，跑到驸马巷口，只见一支长长的队伍喊着口号由东向西急速前进，里面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短打的，市农工商各界人士都有，一个个脸上都很激愤。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顾看，倏地，他眼睛一亮，游行队伍里那撩着瓦灰绸面夹袍，振臂领呼口号的人，不正是表舅吗？他追上去喊道：“表舅——”没有回应，他的声音被喧嚣激昂的声浪淹没了，他又往前跑了几步，却被街旁愈聚愈多的人堵住了。他踮脚张望着，无巧不巧，他看到了邹先生剪了辫子的瘦长身影。

“邹先生，邹先生！”恩来连连喊着，邹先生像是听见了，侧转了一下头，可视线被挤挤攘攘的人群挡住了，他没停步，一径向前。“老伯，发生了什么事？”恩来问身边一位装束寒素的市民。

“捐啊，税啊，老百姓活不下去，官逼民反啦！”

“那……他们去哪里？”

“去县衙，抗捐、抗税、抗租，”老伯说，“这声势多年不见了，孩子，人太多，要挤出人命的，你可不能去，回家吧！”

又待了一会儿，恩来才离开巷口回去。

一连好几天，“官逼民反”这几个字总萦绕在他头脑里，他想弄个明白，便来到龚家。

塾馆冷寂，一无生气，屋角已结了蛛网，站在虚掩的榻扇前，他感到无比的落寞。

“恩来，”龚荫荪走过来摸着他的头，“蒙馆不开课了。”

“为什么？”他十分惊诧。

“邹先生已不在淮安了。”

“那天游行我还看到他的，”恩来将信将疑，“他到哪里去了？”

“下江南啦，”龚荫荪说，“过几天我也要离开这里……”

“表舅，”恩来像失去依恃，有点急，“你们都去做什么？”

“你还记得孙中山这名字吗？”

“记得，记得。”

“邹先生和我都要去找他，跟着他去干恢复中华、驱除鞑虏这惊天动地的伟业！”

“噢。”恩来似有领悟，“表舅，那天，你在游行队伍里领喊口号，后来又去县衙，这些，也是孙中山叫干的吗？”

“怎么，你也看到我了？”龚荫荪说，“孙中山要谋划全国的事，哪能管得那样细？朝廷腐败，社会黑暗，官逼民反，斯为天理。”“你何时走？”恩来仰望着表舅，“能带我去吗？我也要见孙中山。”

龚荫荪看着恩来依恋、真挚的双眸，相信他的话不是说着玩的，可是，他才11岁，带上他，四处辗转且多风险，怎么可能？再说，又怎么向远在关外的贻能交代？

“表舅，带我去吧！”

“孩子，想过没有，假如你走了，两个弟弟怎么办？”龚荫荪婉言开导，“有你跟弟弟在一块，你爹千里之外也放心，否则，谁心里都不好受。”

“这样说，只要爹不回来，我是永远出不去了……”恩来埋着头，声音



愈说愈低。

“我看这样吧，”龚荫荪劝慰道，“我去了南方之后，如有落脚之处，找个好学堂，我会考虑接你出去的。”

“表舅，你这话是真的？”

“当然。”龚荫荪口气很肯定，“你要有耐心，要等待机会。”

表舅终于走了，日子依然一天天悠悠地转着，志茹告诉他，表舅有信来，总记挂他，可一次也没提到接他出去的事，是表舅没有落脚之处，还是已把这事忘了呢？他寻思不出一个说法。

第二年开春，龚家遭到一场厄运，不得不由淮安迁往淮阴，托庇于万府。恩来不谙内情，也不便探问，只觉得在那些日子里，龚家笼罩着凄冷的气氛，走得也很慌张。

那天，他去码头送别，表舅不在，姨外婆咳个不停，似受了风寒，舅妈把他拉在身边，张了几次口，像有许多话要对他讲，最后，却没说出来，只喊了声“乖乖……”便搂着他，泪水直流。

船，渐渐远去，他的心空空荡荡，童年有过的最后一点欢乐，仿佛也被带走了。

回家的路上，他不知不觉又来到南门大街的龚宅，兽头门环已上了锁，他推了一下，从闪开的门缝里，看到通往塾馆的小径上散落着一些破旧的衣物，有一只麻雀在孤零零地寻找食物，院落里死一般沉寂。这一切，恍如隔世之感，他再也不能进去了，难道人的命运就这样不可捉摸吗？

恩来在门前徘徊良久，夕阳已抹上龚宅檐角，他省悟到该回驸马巷了，那儿有八叔八婶，有两个弟弟，还有他熟稔的院落、房间和书籍……想到这里，他加快了步伐。

也就在年前，恩来开始给四伯父贻赓写信。贻赓原是清末贡生，曾于江浙任县衙幕僚，办理钱款事项，为了生计，还充漕运总督衙门暨江北提督衙门文案（文书），两年前去了奉天（沈阳），在府衙当俸饷科科长，后任衙门度支司主稿（秘书科长）至今。在恩来心目中，他的长辈叔伯弟兄中，四伯父贻赓是最有本事的。十一叔——嗣父贻淦已去世；八叔贻奎瘫痪；父亲贻能，也不能说他不关心儿子，可是，对儿子的未来，他几乎提不出任何办法。恩来唯有把希望寄托在四伯父身上。他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诉说家里的境况，申述自己外出读书的愿望，而四伯父总是予他以宽慰和鼓励，这使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离开淮安，远走高飞的。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宣统二年三月，文渠边杨柳轻拂，院内，迎春花已灿然绽放。这天，三堂伯父贻谦来了。

贻谦是老五房的，其岳父是钱能训。钱氏曾任奉天右参赞、顺天府尹，因这层关系，几年前，贻谦去了奉天铁岭县税务局任职。在奉天，见到贻赓时，贻赓对他说，贻能的三个孩子在老家没个着落，大孩子恩来天资聪颖，可以造就。去年年底他到湖北赈捐，贻赓托他北返时往淮安，把恩来带往奉天。

恩来先前未见过贻谦，贻谦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化解了他最初的拘谨，伯伯、侄儿聊了起来。

“恩来，想读书吗？”

“天天想……”恩来刚开口，眼圈就红了。

“想到外边去吗？”

“更想啦！”恩来说，“我给四伯父写过几封信，三伯父，你到过奉天吗？见没见到四伯父？他提到我的信吗……”

“四伯父让你去奉天，我这次就是来接你的。”

“真的？”恩来惊喜万分，“三伯父，我……”他说不下去了，深深地向贻谦鞠了个躬。

“还有个好消息哩，”贻谦说，“恩来，你父亲不久前也到了铁岭，这样，你们父子可以见面了。”

“啊，太好了，太好了……”刹那间，忧伤、烦恼和痛苦一扫而光，恩来终于可以离开这座压抑他、束缚他多少年的庭院，他就要像白云和鸽子那样自由翱翔了。

可是，离家的日子愈是迫近，他对旧家却愈是难舍。那几天，贻谦堂伯父带着他走进八叔八婶房间，商量他们走后恩溥、恩寿的生活、读书安排，清理尚未偿还的债务，整理北上需带的衣物。他从嗣母遗物中特地找出她写的诗札，小心翼翼包好，放在手提箱底……

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恩来独自到了东门外周家坟地，在过继父母坟前三鞠躬，又栽了一株柳树，默立良久，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去。

恩来是非走不可了，蒋妈比谁都难过。她和恩来情同母子，整整12年，除了恩来去宝应个把月，他们可说是没离开过，现在恩来真的要走了，她的心像被摘去似的，这一走，哪年哪月才能见面？她甚至觉得没指望了。可是，她又想，恩来已12岁了，这次是四伯父让去的，并由堂伯父带着走，到了那边又能见到他父亲了，还有什么放心不下呢？男孩子，尤其是恩来这样天分高、有志气的男孩子，是要成大事的，可是，在淮安这个旮旯里，又能有多大出息？去吧，让他远走高飞吧！

“蒋妈，”恩来走到她面前，“我就要走了……”谁知话没说完，蒋妈呜咽哭出声来。恩来眼里也噙满了泪水，他强抑住自己，往下说，“你12年的养育之恩，我也难以报答，至今还欠你的债（佣金）。这个家，你也是知道的，我想来想去，也没别的值钱东西，只有把屋里那张床和两张椅子用来抵债，你就搬回去用吧！”“不要，”蒋妈拭着泪，“还是留着，我用不上……”

“蒋妈，你一定要搬回去，要不，我走了，也于心难安。”

“我的乖乖，”蒋妈揽过恩来搂着，“你的心我懂，我，我收下。”

“蒋妈，”恩来声音发涩，“周家多亏了你呀，天底下也难找到你这样的好人。”

“孩子，只要你在外面没病没灾，好生读书，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我……”蒋妈哽噎着，“我也就没白疼你啊！”

走的一天说到就到。

西门外码头上，八婶、恩硕、恩溥、恩寿，还有蒋妈和她的儿子大文都来送行了。千言万语，说不尽道不完，堂伯父已招呼恩来上船。这是一艘十余丈长的官船，专在运河上作长途客运的。

不一会儿，起锚、收缆，船儿渐渐离岸，送别的话语和难舍的哭声依稀可闻，恩来站在船尾，不停地朝岸上的人挥手。

他的眼前，镇淮楼、文通塔，那巍峨的雄姿已愈来愈远，他带着无比的惆怅，无限的眷恋走了。

这一走，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9~4\_0143\_1.bmp}

## 第二章 关东岁月

### 1 牧马少年——银冈书院——日露战迹碑——王先生

寥廓的蓝天，广袤的大地，密密的森林，微淡的晨曦中，远处的山峰，呈现出嵯峨不平的起伏线，旷野的气氛是寒冷的，偶忽，能见到麻雀在飞，伴有短促的啁啾……这就是关东吗？

少年周恩来怀着对未来朦胧的憧憬，踏上了北疆这块土地。

他跟堂伯父贻谦，由淮安上船航行在大运河里，一路北上，直抵天津；在天津的四伯母处稍作逗留，又乘船经渤海，绕道辽东湾到营口；再换乘火车经牛庄、鞍山、辽阳到奉天，在这里，见到了四伯父贻赓。

贻赓见他穿着一件紫红九霞缎长袍，外罩玄色马褂，足蹬千层底布鞋，气息凝重，眉宇秀朗，心中十分喜欢。

“恩来，你是留下读书，还是先去铁岭见你父亲呢？”贻赓凝望着侄儿问道。

“先去见父亲，行吗？”

“也好。”贻赓说，“你想来，就来，南满铁路也很方便。”

次日，恩来仍由贻谦带着，只是未乘火车，而是行了一天水程，在铁岭城西北的辽河渡口马蓬沟下船。

铁岭不是淮安那样的历史名城，它“地当东北弹丸一邑，南界奉天，扼省垣之门户；北界开源，当边塞之要冲”，是一座地广人稀的边远城市，四周群山环抱，绿水绕郭。

恩来旅途有堂伯父照顾，尽管千里迢迢、风尘仆仆，他依然是快活的，而更让他快活的是，见到了父亲贻能。

“爹——”心里的隔膜，终究抵挡不住亲情，迟疑了片刻，恩来喊道。

贻能不善言辞，三年不见，儿子已长得大半人高了。目光是那样沉静、机敏，他仿佛看到了亡妻的面影，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家总盼爹的信，盼你回去……”恩来也流下泪来。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是，难啦，光盘缠就……唉，不说了。”贻能摸着孩子的脸，深情地端详着，问长问短，打听老家的种种，尤其是恩溥和恩寿的安排……

“弟弟有八叔八婶照料，蒋妈也会常去看的。”恩来望着和气蔼然的父亲说。

“嗯，这样好，”贻能讷讷地说，“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爹，赶明儿有钱了，把恩溥、恩寿也接出来吧！”贻能苦涩地一笑，未置可否。恩来不知父亲是怎么想的，或许这会儿不该提此事，自己出来都那么不易，再接两个弟弟出来，这……他省悟到父亲有难处，便不再提了。

贻能确有难处。

这十多年，他流涉大江南北，关内关外，先后在江苏、湖北、北京、直隶、安徽和齐齐哈尔等地的县衙，干过收发员、办事员一类的差事，有时也冠以“师爷”的名分，却不受重用，月俸甚微，勉力对家庭有所资助，也是极有限的。年前，他由齐齐哈尔投奔铁岭知县徐麟瑞。徐氏，字定甫，江苏宜兴人，与贻能算是故交。徐氏给他在县衙安排当个文书，却无固定收入。铁岭地处蛮荒地，财源枯竭，薪俸更是少得可怜，以至于维持父子两人的

生计都很困难。不久，堂伯父贻谦因故离开铁岭去了天津，也无力接济他们了。

日子过得很窘，恩来原指望到了铁岭就有书读，不曾想父亲依旧窘困。他想起离开奉天时四伯父的话，四伯父是让他想去就去的，可是，他感到父亲似乎一步也不愿他离开，想方设法暖他的心，他又怎好开口呢？

贻能的一位同事，对他们这种处境，甚是同情。一天，对贻能说：“我有一个亲戚，原为名门望族彭广心家的管家，有地数十顷，眼下正缺放牧的，何不让恩来去呢？”

“不行，我怎能让自己的儿子去干这种苦活，”温和的贻能几乎发怒了，“周氏子弟焉能落到如此地步……”

“啧啧，莫怪我说你迂，”那人笑道，“大草甸子上放牧，又不是去服苦役，除了吃饭，多少也还有些进项。再说，我那亲戚于百川，人又心善，他那屯子就在城郊，不远，不信，你可以去访问。”

贻能一时不说话了。

“爹，让我去吧，我信叔叔的话，我不怕苦。”像是好奇心的驱使，恩来兴奋地说。他忽又问道：“叔叔，放牧时能看书吗？”

“当然可以，大草甸子里牧草丰盛，你把马牵到那儿，马自个儿吃草，不必总盯着它，你自然可以看你想看的书。”

“我去，我去。”恩来拉着父亲的胳膊，“爹，你就答应了吧？”

“再说，再说。”半晌，贻能才作了这样的回应。

几天之后，贻能约了那位同事，到郊区拜访了于百川。虽说此人仅粗通文墨，出言吐语却通情达理，一再表示，倘若恩来去了，总会善待的。这样，事情才定下来。

恩来走的那天，是贻能亲自送去的，恩来劲抖抖地迈脚步走在前面。望着儿子仍不脱稚气的动作和单薄、幼小的背影，贻能的泪水止不住地直流……

12岁的恩来，于是成了平顶堡地运所屯于百川家的一名牧童。

3月，在淮安，已是柳染鹅黄桃孕骨朵的节令，可在铁岭郊外，仍是寒冬。年近五旬的于百川，头戴貂绒四喜帽，身穿青缎长袍，外罩绛紫色马褂，玄色大甩档肥裤，裤脚扎着绸带，红红的阔脸盘，倒也 and 和善，恩来见了，并无畏惧的感觉。而在于百川眼里，眼前这孩子浓眉大眼，举止神态文静谦恭，这最初的印象令他满意。开始几天，于百川并未让恩来放牧，只叫他陪于家的几个小孩子玩，恩来心中纳闷，憋不住去见于百川。

“孩子，”于百川咂着长竿烟嘴，笑道，“我是看你细皮嫩肉的，牧马，那不是你干的活。我是让你清闲些，你啥也别干，我养得起你。”

“不，于爷爷，说好了是来放牧的，我不能白吃爷爷的。”恩来说得很急，脸都涨红了，“我不怕苦，别的孩子能放牧，我也行。”

“这孩子真还有点特别，”于百川自语道，他又抽了半袋烟，这才说，“好吧，明天起，你就试试，不行，仍旧陪我的孙子们玩。”

天寒地冻，老于家的几匹马，一直是在马厩里圈养的。有个叫柱儿的牧童照应，恩来一到，柱儿添了个帮手，两人整天摆弄的活，无非是铡草、拌料，给马刷刷毛，其中要数铡草最累，得把苞米、高粱、谷类秸秆铡成一节节的，愈细碎愈好。柱儿总是自己操刀，让恩来一旁喂秸子。第二天，恩来愣是要跟柱儿调一下，于是，他握着刀柄，一上一下地铡了起来，不一会儿，

他便气喘吁吁，脸上也冒出了汗。柱儿见了，咯咯地笑着，连声嚷道：“快歇着，快歇着……”他让恩来翻开手掌，见掌心已磨出一只血泡，心疼地说：“你啊，握得太紧了。”恩来忍着，说了句：“没事。”可心里却想，这活儿也不易哩！只是不久，他也学会了。有时，夜里他也跟着柱儿起来，给马添料，柱儿见他不习惯，后来总是悄悄地，尽量不惊动他。恩来发觉了，则说：“柱儿，你干啥，我也应干啥。”

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马匹得去野外放牧。这天一早，柱儿喊醒恩来，两人转身来到马厩。柱儿让恩来站着别动，由他逐一解了缰绳，牵着赶着几匹马，由边门出去，径往野外。

眼前是望不尽的长垄，光秃秃的不见庄稼。他们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路，走了好一阵子，才进入大草甸子。大自然黄褐色的底版上，这儿那儿，已铺展开一片片嫩绿的草，柱儿不时地告诉恩来，哪是茅蒿子，哪是马尾草，哪是曲藤……柱儿怎么就知道得那么多呢？

临天亮下了阵雨，虽说不大，可这会儿大草甸的蒿草上仍湿漉漉的，恩来的长袍下摆和裤脚都沾湿了，他感到冷飕飕的，不由得打着寒噤。再看柱儿，穿着那套由黑变灰的袄裤，任凭风刮水浸，压根儿没觉着似的，他不禁问道：“柱儿，冷吗？”

“冷又怎样，”柱儿的声音沉沉的，“就这套袄裤，还是老于家给添的呐。”

“你家里……”

“家？”柱儿摇摇头，“我没有家，几年前，大鼻子和小鼻子在俺家乡那一带争夺地盘，爹娘都被打死了，三间茅屋也给烧了……”

“啊，原来是这样。”恩来的目光里注满了同情，原以为自己苦，未料柱儿更苦。

“俺们满洲人就是命苦，谁都来欺负。”柱儿边走边说，忽然，他弯下腰，从草窝子里捡到一只破钢盔，“瞧，上边还有弹孔，也不知是大鼻子的，还是小鼻子的？”

两个小伙伴，边聊边随着马儿向旁边移动。柱儿不时向马群发出吆喝声，这使恩来感到很有趣，也学着吆喝。谁知有两匹马抬起头直愣愣地望着他，蹄子动个不停，显得很烦躁，恩来感到惶然。

“不要乱吆喝，”柱儿笑道，“再说，它们还不习惯你的声音，弄不好，会撒腿跑掉的。”

“噢，噢……”恩来连连应道。

最初几天，每当暮色降临，他和柱儿牵着、赶着马儿，回到老于家，在马厩里系好，上足夜料，再回到屋里，爬上炕，便感到周身酸楚和疲乏，两腿麻木作痛，甚至连晚饭都不想吃。可第二天大清早，他依然跟柱儿一起，牵着、赶着马走向大草甸子，一旦置身于大草甸子，他便感到自由自在，内心是快活的。尤其在晴天，那日出日落，真个诱人，这跟在家乡运河堤上看到的，大不一样。在这里，远眺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或下沉，亮晃晃的，像只大火球……有时，他还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古诗来，这不，他背着手，仁立在草丛中，目光在天地间巡睃着，俄顷，声音脱口而出：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恩来，你念啥呢？”柱儿问。

“啊，这是一首古诗，”恩来接着作了解释，“喜欢吗？”

“喜欢。”

“那我再背一首给你听——”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他又讲了讲诗的大意。

“我懂了，这是写赛马的。”柱儿说。“对，”恩来拍了下柱儿的肩，“你能骑马赛跑吗？”

“那不算一回事。”

“我不行。”

“你才来半个多月嘛，”柱儿笑了笑，“赶明儿，我教你。”

“好，好，你教我骑马，我教你认字。”二人愈说愈高兴，突然，响起“咳咳”的嘶鸣，只见一头栗色马撒腿小跑开来。恩来迅速追赶过去，想抓住缰绳，不料，马直蹄子，他难以近身，转瞬，栗色马向远处奔去，恩来紧追不舍，上前去捉，马又起蹄子，而后向前直奔。这时，柱儿边吆喝，边快速兜到栗色马的前面，猛蹿上去，将它一把擒住。

“好险啊……”恩来直喘气。

“它欺生，”柱儿也在喘，“不过，它也是最通人性的，好好侍弄它，它就会依着你。”

太阳已下坠，是晚归的时候了，回到地运所还有一段路哩！

没走几步，恩来忽然觉得脚疼起来，疼得额头和脸上冷汗直冒，腿一跛一跛的。柱儿见状，忙让他站住，而后给他脱下鞋，见有一根坚硬的荆棘穿透早已磨损的鞋底刺入脚掌，他小心翼翼地把刺拔了，又揉了揉。

“知道不，这大草甸子藏有蒺藜丛，你刚才没留意。”柱儿说着，牵过一匹马，让恩来骑上去。

刚进屯子，不意碰到于百川，他见恩来骑在马上，颇感诧异，柱儿赶快向东家说明情况。

“我早就说过，这孩子细皮嫩肉，不适合放牧……”

“于爷爷，我已学会了牧马，只是不小心才戳了。”“我要捎信给你爹，把你带回去。”于百川说。

“不，不，开头，我就跟爹说好的，既然我在于爷爷家，让他放心。”恩来怕被辞了，辩解道，“柱儿帮我把刺拔掉了，没事啦！”

“你这孩子啊……”于百川没再说什么。次日，却让人给恩来送了一双半新的牛皮靴，里面又垫了厚厚的乌拉草，穿上，正好一脚。

转眼到了5月，大草甸子，枯黄已褪尽，染上了无边无际的新绿，渐渐地，这儿那儿又冒出了红艳艳的山丹丹和蓝晶晶的野百合花，还有一些黄的、紫的、白的……无数叫不出名字的花儿。空中的云雀在无声地飞翔，百灵鸟婉转、悦耳地低叫着，在大草甸子，能清楚地听到冰面子解冻后，柴河传来哗哗啦啦的声音……

有时，乘马儿悠闲地吃草，恩来便躺在草地上，双手垫在脑后，看飞鸟成群结队地掠过辽阔的原野，在一碧如洗的天空翱翔，他心中往往生出难言的羡慕和渴望。

大草甸子，依然是他和柱儿每天必去的。在柱儿帮助下，恩来居然学会了骑马。他能骑在没有鞍辔、光溜溜的马背上，勒紧缰绳，在无边的大草甸子上纵横驰骋，马翻动着颈鬃，四蹄腾空，像箭矢一般，耳畔响着“嗖嗖”的风声，忽儿，他又拨转马头回奔，那极度的自由欢快，挟着春风鼓荡着他

的心胸……

不久，贻能被清末道员彭广心聘为塾师。

彭氏系铁岭人，字润堂，号镜如，曾任山西知府、直隶道台，晚年退居原籍。贻能的为人才学，彭氏有所闻。晤谈后见贻能忠实沉静，腹藏经纶，深为满意，遂让贻能携子住进彭家大院。这样，贻能有了“束脩”，便让恩来离开于百川家，进了银冈书院读书。

银冈书院，坐落在铁岭南门，临门二丈之外，矗立着一座青砖影壁，上面镌刻着“银冈书院”四个楷书大字，笔力苍劲、庄重，大门过道门楣上刻着“文运遐昌”四个篆书金字。过了门厅为四合院，内有青砖瓦房十余间，其中门房、周恩来读书的银冈书院正厅、后厅、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四周圈以青砖围墙。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9~4\_0154\_1.bmp}

说起银冈书院，有其一段并不平凡的渊源。

它的创始人郝浴（1623—1683），字雪海，又字冰滌，号复阳，清代直隶定州（今河北定县）人。官至刑部主事、湖广道御史、两淮盐课。后因揭露平西王吴三桂之部属不法行为，遭吴诬陷，被流放至奉天尚阳堡（开原县境）谪居四年。之后，郝浴往访著名诗人函可和尚于铁岭，见此邑民风淳厚，交通便利，景色宜人，遂由开原迁居铁岭，并在南门一带购地筑舍，命其室为“致知格物之堂”，以此喻隐探究事物发展规律，以获修身安邦治国之真谛，为此，他广置图书，延聘学者，招揽生徒，或攻经济，或究理学，或擅词意，究义理之举，兴讲学之风，此即“银冈书院”之发端。

康熙十四年（1675），反复无常的吴三桂背叛清廷，酿成“三藩之乱”，康熙念及旧臣郝浴之忠，遂为其昭雪沉冤，官复原职。郝浴离铁岭赴任之前，将居所易名为“银冈书院”。

郝浴在铁岭生活了17年，对银冈爱之深切，临行前“泣挽银冈”不忍离去。作为清代颇有政声、文采绚烂的诗人，他一直心系银冈，不能自已。《银冈行》一诗云：

二十余年寝不寐，天涯回首月如霜。

虽恨百忧淫瘦骨，犹喜心开书一囊。

洛下真儒踵孟子，翰墨直闻泗水香。

晨登讲席歌尧舜，千山翠色落银冈。

可知天道终归正，从此丹心起凤凰。

于此可见，银冈始终维系着郝浴的沉浮忧乐。

郝浴创建的“银冈书院”，在他离开之后，这里“讲诵弦歌之声”依然延绵不绝，人文荟萃，科第连绵，清代著名文人左生、左昕生、戴遵先、戴盛先、徐元弼和大书法家魏燮均等，都曾先后就读于“银冈书院”。数百年间，“银冈书院”排名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嵩阳书院四大书院之后而名闻国内。

据《铁岭县志》记载：清末“教育之时，大乱未平，它邑尚观望，铁岭实开风气之先”。这里指的是光绪三十年（1904），银冈书院由封建教育书院变为西方教育的“银冈小学堂”，成为辽北第一所引入西方教育的学校。在原银冈书院内，除小学（初小、高小）还设有商科、简易师范、中学。铁岭劝学所（即教育局）也在此办公，经管铁岭城乡办学事宜和劝学所内一应事务，而且，经历年捐赠，这里还有藏书富甲辽北的图书馆。可见，恩来入



学银冈书院，委实是获得了汲取知识的最好机遇。但气候、习俗、言语差异，使得他产生不了乐趣，与人相处也有几分拘谨。他沉默寡言，多数时间坐在书院西首的教室上课，由先生传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音乐、体育和图画，此外，每天他还安排时间去东斋房读古文、习书法。

某日，东斋房的先生，出示几帧书法条幅，让恩来观赏，见是行楷，落款为“九梅逸叟”，笔触俊逸超迈，飘洒自然，气韵生动，令恩来眼界大开。

“先生，九梅逸叟是谁？”恩来问。

“此人大名魏燮均，20年前才谢世，是俺们铁岭城南八里庄人，原名泰昌，字子亨，又字公隐，号铁民。在其诗文和书法上常署名耕石老人、九梅逸叟，是位名声卓著的书法家啊。”先生只顾凝视着魏氏条幅，缓缓说着，“只是，他生不逢时，咸丰年间，为府学贡生，曾两度赴京赶考，均落第未中，据说主考大人审阅其诗文后，批有‘文章不足，字震九州’的评语，因书法而名传京师，朝野赞誉。他擅长楷书、行书，尤以行楷见长，其书法功力深厚，常人难以企及。”说着，先生又取出一帧条幅，“你看，这是他的行书，有清一代，馆阁体一统天下，而魏氏敢于冲破馆阁体之束缚，以清新流畅的行书面世，匠心独运，变法求新，老笔纷披，气势恢宏，于此，足见变法求新之重要，自然，不唯书法如此。啊，还要告诉你，魏氏也曾在银冈书院求过学。”

听了先生这番话，恩来佩服先生精辟的见解，庆幸自己知道了魏燮均这个不凡的人物，身为银冈小学堂的学生，甚至由此而生荣誉感。他想到自己开蒙以来，一直临摹颜体，兼融魏碑，现在，他对魏氏书体又有了兴趣。

“先生，我可以临吗？”他问。

“当然可以，”先生抚髯笑道，“你可以在此临，也可以拿回家临。我知道你父亲也精通书道，他会予你以启迪的。”

先生的教诲，使恩来受益匪浅，在这之后，从他的墨迹中，不难看出魏氏书法风骨之影响，而先生所谓“变法求新”的话也使他难以忘怀。他已不是第一次接触“变法”这个词，《时务报》上说日本“明治维新”是“变法”；《昌言报》上说中国“百日维新”也是“变法”；表舅又对他说过“戊戌变法”；现在，先生谈起魏燮均的书体也是“变法”。这就是说，天下的事，为了“求新”，唯有“变法”。但如何“变法”，对一个12岁的少年，毕竟是渺茫的事。

又过了些日子，四伯父贻赓随好友赵燕荪来到铁岭，在税捐局任分省补用通判（即科长），虽不和贻能父子住一块，却时常见面。

贻能父子寄居在富贵街彭家大院的门房西屋。彭家大院是一座青砖瓦房双四合院，有正房、门房、后宅、东厢房、西厢房各五间，围墙环绕，颇具规模。前院中央有木制雕花屏壁，两侧花墙与东西厢房连接，将整座大院分为三进。大门前筑有台阶，两旁置三级上马石，并四根石质旗杆。一人多高的夹杆石上雕有“三阳开泰、龙凤呈祥”等线条朴拙的图案。大门对面影壁上，书有“鸿禧”两个大字。正房与厢房、门房与厢房之间有月亮门联为一体。院东与龙首山之间，为彭家花园，园内置有凉亭和奇花异石。总之，这幢道台府第，非一般民居可比，整个格局古朴中不失庄重，在铁岭是备受瞩目的。贻能被主人安置在门房住宿，倒也符合他的“塾师”身份，他嘱咐儿子，勿到院内走动。花园是可以去的，有时，他带着恩来登上花园凉亭，或纳凉消夏，或教习诗周恩来在铁岭的住处——彭家大院门房西屋文。只是花

园毕竟局促，渐渐地，恩来的兴趣转移到毗邻的龙首山。

{ewc MVIMAGE,MVIMAGE,!091009~4\_0158\_1.bmp}

6月的龙首山，布满了奇花异草，空气中浮荡着蔷薇的清香，槐树翠叶纷披，浓荫夹道，古刹慈清寺耸峙一侧，善男信女熙熙攘攘拥向寺内进香。恩来和小伙伴沿着磴道作登山竞赛，到了山顶，敞怀临风，目眺柴河自东往西再折向北，呈S形蜿蜒从脚下流过，四周远山近舍、丘冈田野，丰富、瑰丽的色彩，使他感到难得的惬意……

“走，去看日露战迹碑。”一位小伙伴提议。

“你是说……”恩来没听懂。

“日露战迹碑！”小伙伴重复道，“日，是小鼻子日本；露，是大鼻子俄国，就是日俄战迹碑。”

“快走！”恩来明白了，跟着小伙伴，跑过一片柏树林，见前面空地上矗立着一块石碑。

“它是日露战争后，小鼻子纪念战死者的。”小伙伴说，“外国人跑到俺们中国来打仗，还立啥碑，这叫啥名堂？”“是啊，”恩来倏忽想起父亲跟他说过的事，“如今，小鼻子在铁岭还设有满铁附属地、领事馆、警察署和兵营，士兵和浪人在街上胡作非为，这里，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为何不将小鼻子赶走？”

“赶走？！”小伙伴吃惊地望着他，“这哪能办到？”

“能办到！”眼前的景象唤起了他的回忆，“在淮安时，我听表舅说过，我们那里就驱赶过小鼻子。”

“哦！快说说。”

“那是明朝的事了，淮安出了个状元沈坤，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一直不得升迁，只当了一名主管教育的不大的官，后因母亲病故，回淮安守孝。适逢小鼻子倭寇来犯，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所不为，朝廷派兵抵抗，孰料官兵腐败，不敌倭寇。

眼看家乡父老受害，沈坤忧心如焚，变卖家产，招募乡勇千余人，亲自率领迎敌。他冒着枪弹，身先士卒，一箭射中敌酋，倭寇大败而逃，沈状元乘胜追击，取得抗倭胜利，众乡亲便把这支队伍称作‘状元兵’。”

“状元兵，这名字好。”小伙伴为之神往，催促着，“还有吗？说呀！”

“倭寇并不甘心失败，后又纠集人马来犯，而且愈加猖狂。沈坤率领状元兵配合官兵，杀得倭寇丢盔弃甲只顾逃命，状元兵紧追不放，追至淮安东乡姚家荡，将千余倭寇一举歼灭，尸体遍野。状元兵将倭寇尸体掘地埋葬，坟冢似山，名为‘埋倭山’，同时，淮安父老为沈坤建了‘报功祠’和‘状元楼’……”

“你们家乡真了不起，出了这样一个英雄，”小伙伴说，“可惜，俺们铁岭咋不出个沈坤呢？”“小鼻子大鼻子都在欺负我们，”恩来皱着眉头，低沉地说，“朝廷怎么就不闻不问呢？”他捏着小拳头，愤愤地往日露战迹碑打了一下，转身走下龙首山。

街道是肃静、冷清的，他来到山脚下，只见一辆敞口土黄色军车，上面坐着日本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枪枝，向外伸着，样子蛮横而刻板，径向日本驻铁岭分领事馆方向开去。

要回富贵街沈家大院，分领事馆是必经之地，为了躲避讨厌的盘诘，恩来从附近一条曲折胡同中绕弯子。胡同虽狭窄昏暗，可从这经过的也不只他

一人，心中却也安然。准料刚出胡同，突然一技枪头伸到他胸前，刺刀尖在他心窝处闪着逼人的寒光，站岗的日兵，目光贼亮地紧盯着他，他心中忐忑，埋着头，不知会怎样……

或许，他毕竟是个孩子，没等他多想，日兵叽咕道：

“行！”恩来不懂，日兵又朝他挥挥手，他意会了，旋即加快步伐匆匆离开这是非之地。

日露战迹碑和刚才经历的险恶的一幕，使他又想起牧马伙伴柱儿一家的厄运，他感到屈辱和愤恨。回到家，他把自己的感触和困惑告诉父亲。

“而今，朝廷腐败，外国人欺负中国，也正是基于这种现状。”贻能叹了口气，“可是，这毕竟是朝廷的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恩来不满父亲的说法。

“顾炎武说的是至理名言，然则芸芸众生，无权无势，又有什么办法？”贻能说，“孩子，好好念书吧，念出本事，将来，或许于国是有补。”

恩来多少有点遗憾地望了父亲一眼，什么也不问了。

翌日，临上学前，贻能叮嘱道：“恩来，银冈书院内也有一块石碑，你不妨仔细看看。”

恩来知道这块石碑，可他没细看过，不知父亲是什么意思。

到校后，他跑去看了一遍。

原来这是光绪十六年立的，上面勒刻着银冈书院创始人郝浴捐赠的财产。立碑时间至今才20年，凿刻字迹尚清晰，上面记载着郝浴捐赠讲堂三开、东西厢房三开、条案8只、八仙桌8张、炕10个、坐台20等等，以及郝浴所捐《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清史列传》、《理学宗传》、《诸暨诗存》、《康熙字典》、《玉珠斋全集》、《大题文府目录》、《佩文韵府》24卷。此外，还记有贡生刘鉴堂捐赠《图书集成》全部200函（1629本）、《御批通鉴辑览》、《十三经》、《四书说约》等等。

这些书，对于恩来，是陌生的，由书及人，他仿佛悟出了郝浴等先贤，寄希望于银冈书院后世莘莘学子“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遗愿，也悟出了父亲让他看此碑的心意。

他抄录了部分碑文后转到东斋房。这里面有一个高大的书橱，平常他并不太注意，刚才看了碑文后，他想，这橱内也藏有郝氏的赠书吧！他凑上去，观看着橱门上镌刻的两副楹联：

诗传画意王摩诘

船载书声米舍人

千山翠色落银冈

晨登讲席颂尧舜

首联说的是王维和米芾的事，二联则是对银冈书院的写真，未知是不是郝氏真迹？先生的回答不肯定，他只是赞赏这样一种意境和追求。

“恩来，你要记住：今古毕陈趣生一室，人天兴感文可万言，饱读诗书方能立身。”先生说，“银冈书院历250余年，汇集大批古今中外书籍藏于后院，你进去过吗？”

“没有，不知能否进去？”

“可以进去，”先生说，“我跟校役说一说。”

自此，恩来常去后院书库，果然，自郝浴以下众多乡贤的捐赠书籍，都收藏于此。经史子集、唐诗宋词等古籍且不去说，还有近代出版的《盛世危

言》、《新政直铨》、《万国史记》、《中西算法大成》、《西巡大事记》、《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日记》等，比起他见过的任何一处藏书要丰富得多。他仿佛踟躅于茫茫书海，一时间竟无所适从。有一天，在书库里遇到历史教员王先生。

“近时，读些啥？”王先生问。

“都想看，”恩来笑道，“可又不知看什么是好。”

王先生走到一个书橱前，抽出一本《盛世危言》：“喏，此书值得一读。”

《盛世危言》刊于光绪十九年，著者郑观应，广东人，是个经营中外贸易的官商，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论述甚广。郑氏认为，西方列强经济不断发展，必然要向东方的落后国家寻找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因此，中国富强之道，迫切要政，在兴学校、讲西学、改考制、办日报、重游历、设议院、整吏治、开矿业、修铁路等，实行君民共主，以提高人民文化，发展工商业。原来，这是一本鼓吹政治改良的论著。恩来并不了解《盛世危言》的内容，他问：“先生为何让我看这本书呢？”

“读后便知。”先生说。

恩来一连捧读了几天，愈读兴味愈浓，读了一遍不够又读一遍，之后，他去见王先生。

“先生，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作为，与《盛世危言》如出一辙。”恩来兴奋地说。

“如此说来，你也知道‘戊戌变法’了？”先生颇为诧异。

“在淮安，听表舅说过，我还读过谭嗣同的《仁学》……”

“是么？！”先生又一次感到诧异，继之，摇了摇头，“他们那一套如今已吃不开了。”

“莫非‘变革求新’、‘救亡图存’错了？”恩来问道。

“这些主张并不错，错在药方有误。”

“先生，你能说得更具体些吗？”

“不要性急，”先生说，“书库里有《民报》，同盟会办的，你也看看。”

“你是说同盟会？那不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吗？”恩来的双眸发亮，瞅着王先生。

“这，你也知道？”

“也是表舅告诉我的。”恩来不无自豪地笑道。

“那你表舅是‘革命党’吗？”先生小声问。

“没听说，不过，一年前他已离开家乡南下去找孙中山了。”恩来说着，遂又小声地问：“先生，你是革命党吗？”

先生笑了笑，未置可否。

在这之后，《民报》成了恩来经常翻看的报纸。他注意到，凡出现“改良”这个字眼，一无例外地都受到针砭，而行文凡涉及“革命”这个字眼，著者总倾注了热情。可是，“革命”是怎么回事呢？他在思索，在探究……

这天，银冈书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会。

恩来从未见过这种事，辩论什么，又怎样辩论？他去见王先生，可一时找不到，只好回到课堂，挤在窗户前等待。

人愈聚愈多，隔了会儿，在临时搭起的讲坛上，出现了劝学所总董（即所长）曾宪文，恩来听过曾先生的演说，知道他信奉共和政体，估猜他是一位革命党人，今天，会不会又是他发表演说？

孰知，曾先生说了几句开场白，话锋一转：“今天，俺们特地请赵振清先生发表演说……”

赵振清？！乍听这个名字，恩来心中一颤。半月前他听说过，此人原籍昌图，正就读于奉天法政学堂，曾割股上呈血书，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改良政治。此事经《盛京日报》披露，轰动一时。

“……目前，赵先生已被法政学堂开除，这是学界的耻辱，却是赵先生的光荣。”总董的话被一阵掌声打断，他提高嗓门，“现在，有请赵先生——”

又一阵掌声把赵振清拥上讲坛，看上去才十几岁，面容清瘦，身材高挑，善于言辞。他历数朝廷自甲午战争以来之种种弊端，痛惜戊戌变法之失败，鼓吹救亡图存……他激昂慷慨，滔滔不绝，说到悲愤处竟泣不成声。院内掌声不绝，恩来也激动得眼含热泪。

“赵先生差矣！”突然，历史教员王先生闪现在赵振清身旁，“先生割股上书，勇气可嘉，敝人不胜钦佩。可是，先生鼓吹的仍是康、梁的一套，时至今日，已是谬种误传。”

“先生此说，有失公道。”赵振清辩解说，“梁任公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能维持统治，在于国民缺乏政治思想觉悟，尤缺乏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多‘奴性’而少‘独立’，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提高国民觉悟，‘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梁任公之论，就字面看，似颇正确，而且，敝人也曾信奉无疑。”王先生截断了赵振清的侃侃而谈，“但是，梁先生的动因乃是维系清王朝统治，其政治主张，喧嚣于他们的‘保皇报’上。他们所鼓吹的‘保皇即爱国’，实质是‘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可谓大谬不然。”

“你这是谋逆之论！”赵振清斥道。

“非也！”王先生异常冷静，“问题的关键在于救国之道是什么，又靠谁来救国？”

“靠康、梁，靠改良派人士！”

“哼！”平素不苟言笑的王先生猝然发出一声冷笑，“请问，康、梁又靠谁？不是靠那个呆皇帝吗？结果呢？……现在又靠谁？靠五岁的溥仪，即便尊敬的先生，你割股上书，呈谁呢？也是皇上……”

“你……”赵振清张口结舌。

“革命、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动摇，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王先生言辞转向激烈，“革命如唯一法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乃人间正道，天理昭彰。”

掌声似炸雷震撼着银冈书院，恩来一个劲地拍手，振奋得难以抑制。

赵振清气馁地坐在一旁，默然不言。

“最后，我想提议，对赵先生割股上书的无畏之举，再次表示敬意！”王先生说着，带头鼓掌，稍息，“希望将这无畏的精神，运用于推翻数千年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的事业中去。”

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结束了，恩来跑到王先生身边嚷道：“先生，你说得真好。”

“其实，那都是孙中山先生的话，我仅仅是追随其后。”王先生笑道。

“我也要追随其后。”

“你这孩子，倒挺招人喜欢。”先生作了这样的回应。

先生为何不表赞成，又不予鼓励？恩来有些纳闷，想了半天遂自言自语：“唉，莫非因我还是个孩子……”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9~4\_0166\_1.bmp}

是的，他终究还是孩子。然而，西式教育已使他懂得了一些基本的科学、史记知识，书法也有了长进，对于沸沸扬扬的改良革命之争，也不再那么朦胧了，这些都是银冈书院给他的。

他依恋着这儿，希望在这儿求学的日子能一直继续下去。院内乔木阔大的树叶已纷纷飘落，寒露过后，四伯父贻赓辞了铁岭捐税局的差事，要回奉天。他想把侄儿带到奉天上学，旋跟贻能商议。

贻赓刚说出这个主意，恩来却着急地说：“伯父，我离不开铁岭，离不开银冈书院……”

“奉天是座大城市，各方面都比铁岭强，”贻赓说，“那里商业昌盛，文化发达，我会把你送到一所好学校去。”

“比银冈书院好吗？”恩来半信半疑。

“是的，”贻赓笑道，“天下大着哩，由淮安而铁岭，由铁岭而奉天，孩子，你是一步步往高处走。”

“那……那我跟你去。”恩来说着转向父亲，“爹，你同意吗？”

“嗨，”贻能一旁说，“我没什么本事，孩子，去吧，跟着四伯父没错。”

“爹，你是不是也去呢？”

“那边没找到事，我还将呆在铁岭。”贻能说，“好在这里离奉天不远，我会抽空去看你们的。”

“你一定要去啊！”恩来一直凝望着父亲。

## 2 东关模范学堂——聚弱制强——魏家楼子与何殿甲——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建校“二周年纪念日感言”

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呼啸着穿越柴河向前行驶，恩来时而凭窗眺望，时而默然沉思，脑中盘旋着对未来读书环境的向往。

约摸个把时辰，车抵奉天，恩来紧紧跟着伯父，旅客不多，两人很快出了站，搭上一辆敞篷马车驶向市区。

一路上，宽阔的街道，林立的商铺，摩肩接踵、形形色色的人群，使恩来感到这里确非蕞尔小城铁岭可比，伯父不时指着街景向他讲述着，他心中涌动着难言的感动。

马车驶近一处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伯父对他说：“前面就是故宫——”

眼前，只见宫阙正门上悬挂着绚烂的“大清门”三个字，两旁立有石狮一对，门前还有东西辕门各一座。大清门对面是青砖装饰的蟠龙大影壁……

“你看，那是‘文溯阁’，”恩来正在左顾右盼，伯父又指着一幢最高的房屋说，“它是仿照浙江‘天一阁’营造的，高为三层，阔为六间，前后均有出廊，那熠熠闪光的为黑色琉璃瓦，外加绿剪边，不愧为奉天一大胜迹，唔，乾隆皇帝组织人编纂的《四库全书》珍藏于此……”

伯父知道得真多，恩来边听边看，仿佛只是瞬间，马车已驶离故宫，一径向南，而后在金银库胡同的绍兴会馆门前停下。

这里，便是他们的下榻之处。

入门，经门厅、天井和走廊，转入会馆大厅，迎面门柱上悬有一副楹联：

游官到奉天，把越酒，话乡关，如读会稽三赋。

清时调玉烛，借文溯，成雅集，胜在永和九年。

楹联蕴含着王羲之挥洒《兰亭序》和乾隆造“文溯阁”召人编纂《四库全书》之典故，透出一派随遇而安、儒雅风流之气息。伯父逐句解释给恩来听，这给他以宾至如归之感。

貽赓仍在奉天度支司应差，安排停当，即携恩来进了奉天官立两等小学校。

据《奉天通志》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移处创设第六两等小学堂，将省城大西关镶红旗汉军第二佐领官厅改作宿舍；宣统二年（1910），与第七两等小学堂并为一校，称东关模范学堂。学校坐北朝南，青砖瓦顶，砖木结构，自南向北，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门房、前教学楼、礼堂、后教学楼等建筑，四周砌有二米高的围墙。门房七间，中为正门，门楣上方嵌校名。穿过正门便是照壁。前教学楼高二层，风火山墙，墙面饰红砖图案，门窗拱券式，雕砖装饰走廊和楼梯设在楼外，上有防雨棚，木制米字纹栏杆，门窗、栏杆等木件皆着红漆。后教学楼形制、格局同前。两楼间的礼堂平面呈长方形，跨度较大，居中有立柱16根，屋顶是人字梁，上装天窗，可容数百人。这样的建筑规模，在奉天的小学校中并不多见。

恩来进校时，全校共九个班级，教员20余名，学制为九年（初等五年，高等四年），后改为七年制（初等四年，高等三年），班次排列为甲乙丙丁……恩来插入丁班（高等部六班），教室设在前楼二楼西首第一间，南数第二排右首第一张课桌即是他的坐位。

学校按西式教育设置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比铁岭银冈书院小学堂完备，学生身心能得以

全面的锻炼和提高。由于这所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配备和课程安排，均非一般学校可比，教学质量在奉天可谓名重一时，这样，官宦商贾子弟纷纷涌入。由于家庭的娇生惯养，他们之中有的人沾染上好逸恶劳、以强凌弱的恶习。恩来入学后，按校方规定，也戴上了日本式大檐帽，穿上了日本式洋校服，从外表看，与奉天当地学生并无两样，可是，一说话，就显出他是外地人了。他那浓重的淮安口音，奉天学生听了觉得别扭，甚至鄙夷。开学不久的一天，放学

{ewc MVIMAGE,MVIMAGE, !091009~4\_0170\_1.bmp}

后，他留下帮校役打扫走廊，只听身后有人在喊：“小南蛮，小南蛮！”他刚直起腰，便有一个高个同学将他猛然推倒在地。

“我们是同学啊……”恩来怔怔地说。

“谁跟你同学，你是南蛮子！”那人说着又将他猛地一推。

幸好恩来及时抱着廊柱才没摔倒，见他未作辩解，那人甩着膀子走开了。

这种受气的事，以后还有过，恩来心中不平，而且，他发现，班上别的小同学也挨过那人打，见到那人总怕，总躲，这怎么行呢？可他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对付不了的，得想个法子。他慢慢接近那些弱小同学，甚至在星期天把他们找到一块儿商量。

“他老爹在衙门里做事，谁敢碰他。”一个小同学说。

“其实，他老爹也看不惯他的霸道，”另一个同学说，“我跟他是邻居，亲眼看到过他老爹用鸡毛掸子揍过他。”

“哎呀，别招惹他，”又一个同学说，“打不过他，躲还不行吗？”

“可是，都在一个班上，能躲得了吗？”恩来见众说纷坛，遂说出自己的想法，“怕他，躲他，越发助长了他的气势，这不行。”

“那你说咋办？”主张躲的同学问。

“单个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弱小的，力量又分散。”恩来说，“谁都知道，一只筷子容易折断，假如是一捆筷子哩，能折断吗？”

“恩来，你的意思是，俺们几个要变成一捆筷子？”

“对。”“那你说咋办？俺们听你的。”

“我琢磨这样……”恩来说出了早已琢磨好的打算。

这天，又到了放学的时候，几个小同学分头急匆匆地离开学校，恩来却跟着那个大同学走。路上，那人故意寻衅，对恩来又推又搽，恩来忍着，依然一步不拉地跟着。已是薄暮时分，两人途经一个僻静处，突然，从旁边的小巷中窜出几个孩子，直扑那大个同学，连推带拽，将他拖到小巷里，摞倒在地，那人心虚发颤，连连告饶。

“我们也不是为了报复，”恩来瞅着那人说，“今天，我们只想问你一句话，往后，你是不是还欺负我们？”

“我，我……”那人似不明说。

一个小同学捏紧了拳头挥了过去，让恩来架手挡住，他说：“别打，打人是野蛮的事，我们要的就是一句话。自然，说不是你的事，没准你还会再撒野，不过，每天放学你总得回去，纵然你想躲我们大伙儿，也躲不掉。”

“你们松手吧，”那人在哀求，“今后，我再也不欺负人了……”

“说话可算话？”一个小同学问。

“算话，我想过了，我是一个人，而你们是一伙人……”那人抽泣起来。

“好了，把他放了。”恩来说着把那人拉起来，又帮他拍了拍身上的灰



尘，说，“一个人也好，一伙人也罢，我们是一个班的，根本就不应当打架骂人。”

“是哩，我知道了。”

自此，班上的确没再发生过以强凌弱的事。在抗衡班上贵胄子弟欺负的过程中，班上的赵夔弟、赵希文、何履祯、郭思宁等，都成了恩来的好朋友。他还跟何履祯等结拜了“金兰之交”，每人以一方砚台作为凭证，上面镌刻着结交的文字，相互提携，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何履祯为人沉静、谦和、朴实，恩来看重其人品；两人相处甚为投契。交谈中，他了解到，履祯有位祖父叫何殿甲，是位饱读诗书的乡村野老，令他仰慕不已，总想有个机会见识一下这位老人。

没过多久，适逢秋游，三天假日，正是机会，恩来禀告了伯父，和履祯来到奉天南门外一家骡马店。履祯对这里很熟悉，也许是何殿甲在南乡一带有些名声，店里有人知道履祯是魏家楼子老何家的孙子。几乎没费周折，恩来和履祯便“拉脚”搭上一辆卖柴回程的骡车到了吴家堡，下车后步行三里便是魏家楼子。

这是一座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子，周围有几座低矮的丘冈，村上都是草屋，多已残破，掩饰不住的凄凉感，让人心中发怵。

履祯家的房子，在村里算好的了，干打垒的院墙里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起脊草房，两进正房，各有三间，东西两侧还有厢房。这些房屋显然倒塌过，修补的痕迹到处可见。

走进前排正中的堂屋，只见条案上供着福禄寿三星，两旁为大口凸肚瓷瓶，内插鸡毛掸帚。案前有一张烧焦一角的八仙桌，墙上贴着一副未装裱的对联——

一月常致二十九日醉

百岁须笑三万六千场

这是什么意思？借酒浇愁，佯笑度日？恩来正在琢磨，一位着青布短褂黑裤，脑后垂着一根花白长辫的老人跨进门。

“是周生吗？”不等恩来请安，老人先开口。

“爷爷。”恩来赶忙鞠了鞠躬。

“听履祯说起过你，住下吧！”老人的话很平淡，也不知是否欢迎他？他颇感拘谨，听任履祯的照应。

谁知晚餐，老人备了酒，硬是要跟他对饮。家人上了一道“白肉血肠”的菜，是用肉片、猪肠灌猪血和白菜煮烩而成的，恩来知道这是奉天乡间的名菜，用作招待亲朋故旧的，味道鲜美可口。老人招呼他尝尝，他的心倏然掠过一道热流，戒备随之消除了，竟吃了一大碗高粱米饭。说起这高粱米饭，乃是东北的主食，当初，在铁岭吃到它时，总觉得不如家乡的大米饭香软，甚至有点涩，可吃习惯了，却又觉得它有劲道，熬饥。这一顿，他吃得饱饱的，加之喝了点酒，夜里睡了个又香又甜的觉。

第二天，何殿甲把恩来带到书房。书并不多，奇怪的是无论书橱或书籍，都有火焚后的残迹。

“爷爷，这些书怎么……”恩来欲言又止。

“日俄战争中烧毁的呀！”老人痛苦地说，“人已是劫后余生，何论书焉？这些残存的还是老夫不顾性命抢出来的。”

“没想到这里也遭了殃。”恩来叹道，“去年，我在铁岭读书时，登上

龙首山，看到一座‘日露战迹碑’，是小鼻子立的，可恨啦！”

“嗨，真是无独有偶，小鼻子在俺村东边的烟笼山也立了一座碑；大鼻子则在村西的汉城遗址立了一座碑，两碑遥遥相望，仿佛仍想比个高低，咄！”老人轻蔑地哼了一声说，“周生、履祯，俺们去看看小鼻子那座碑。”

出村口，眺望东方，即见一座方锥形石碑矗立在三里外的烟笼山上，沿途弹痕累累，田地荒芜。何殿甲年迈，步履缓慢，爬坡时，由履祯和恩来搀扶着走，到了烟笼山顶，已是气喘吁吁。

烟笼山高约百米，站在山头放眼四顾，北边，沙河宽约百米缓缓流过，西边乃魏家楼子，南为长胜铺，北是柳巷屯，方圆七八里，是一片相当开阔的洼地。

日俄奉天会战日军战迹碑，以糙面青色花岗岩砌筑，基台为抹角方形，似须弥座，以灰白色细加工花岗石砌成。碑高六米，正面嵌直行阴刻“奉天会战第四军战迹”诸字。

“这里就是奉天会战战场，”何殿甲挺了挺腰板，手向四周划了个圈，“那是光绪三十年，距今才七年。开始、旅顺口一役俄军大败，日军乘胜追击，九月初八，日军第四军和俄军第一军团，在此遭遇。据当时的《盛京日报》载，斯役，日军投入25万人，俄军投入35万人，激战七昼夜，打得昏天黑地，杀声震野。双方都强迫俺们这一带乡亲挖战壕、运武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唉，我有幸拣了这条老命……”

“爷爷，那时我在哪儿？”履祯问。

“你爹带你远走他乡啦。”何殿甲说，“这场战争，以日军胜利告终，但日方也死有数万人，这一带尸体遍野、惨不忍睹啊！”说着，他又指了指下魏家楼子以西台基上另一座石碑，“那是俄国人立的碑。战争结束后，日俄签订了一个条约，俄国人将它在东北攫取的权益让给日本人，年底，日本人又强迫俺们朝廷签了个条约，将奉天甫站一带划为日本租界，让日本人为所欲为……”

“这场战争，好像是老张家跟老孙家打架，却在老李家摆战场，”恩来说，“这太不公道，太蛮横了。”

“你说的‘老李家，好比是俺们中国，’何殿甲叹道，“可是，战争一开始，俺们朝廷就宣布‘局部中立’，这不是对日俄的霸道行径听之任之吗？”稍停，他昂起头颅，山风抖动他的长髯，他吟哦起来：

登彼龙山兮之巔，望彼河水兮潺湲；  
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  
纷纷兮余怀，悠悠兮苍天；  
英雄竞起兮到山川，不知何日兮奏凯还？  
慨三省民兮涂炭，溯历代兮皆然；

何殿甲泪花闪动，声音呜咽，履祯、恩来怔怔地站在一边，吟哦在继续：

吾已出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  
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吟毕，何殿甲转脸问道：“周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爷爷，我懂，外国强盗太欺负我们了，”恩来说，“不独这里的老百姓遭殃，铁岭、旅顺、奉天都遭了殃。而且，自咸丰年间鸦片战争，中经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直到如今，我泱泱中国，不知受了多少凌辱……”

“你都知道？”何殿甲惊异地问。

“先生教的，”恩来说，“可我们中国人是不甘奴役的。”

“孩子，你知道就好，”何殿甲渐从悲愤中挣脱出来，“所以我说，图自强兮在尔少年。”忽然，他又无限感慨地说，“沧海桑田，往事如烟如梦，一言难尽啊！俺们还是回去吧！”

一回到魏家楼子，未及休息，何殿甲取出一个本子递给恩来，说：“此乃老夫的诗作，你看看，对那场日俄战争会有更多了解。”

恩来因老人的坦诚和信任而异常激动，捧着用“德隆号”竖行信笺装订成册的诗集，双手微微颤栗，甚至忘了道一声谢，便出了屋，在院内一棵绿荫如盖的大榆树下翻阅起来。

在题为《乙巳二日辽阳店作》一诗中，何殿甲写道：

回首甲辰年，中心倍惨然。  
烽烟连日急，生死一时兼。  
有弟皆逃散，无家独泣涟。  
飘流辽渤地，只唤奈何天。

继而，是《辽邑书怀》：

人情最苦是离情，秋去冬来春又经。  
怅怅中怀愁莫解，双亲两地料难生。

悲愤的诗句，勾勒出一幅幅因战争而生离死别的“流民图”，恩来读了不禁唏嘘。

日本战胜俄国后，不唯勒石树碑，而且将万宝山易名为烟笼山，这使何殿甲感到忧愤，在《甲辰九月八日避乱》中写道：

两年兵马夜奔驰，万宝山头将令施。  
无数乡民皆丧胆，哭声载路怅何之。

这就是日俄战争带给魏家楼子这片土地的灾难。战后，何殿甲回到故乡，见满目疮痍，血泪斑斑，心中的悲愤化为《日俄战后还乡作》：

俄军夜遁日军来，敌垒森森对面排。  
五亩田园皆寥落，百年世业在培栽。  
溅沙血水浸河水，滴落春台作将台。  
中外战争何日息？空留白骨满山堆。

这是何等惨烈的景况，这年重阳，何殿甲登临旧战场，不禁“暗触思亲无限恨，低头只下泪千行”。恩来读至此，已是泪水涔涔。他的目光仍在诗笺上追寻，读到一首《有感而作》：

大局艰难事事非，边关渐欲动杀机。  
东南恶虎食无厌，西北贪狼意更肥。  
民智不开团体散，兵心在盗莫合围。  
果然思保辽东地，血洒红途肉乱飞。

这里，何殿甲不只谴责了日俄贪婪的强盗本性，而且探究了中国任人欺凌的原因，在于民智不开，团体星散，军心不良……

但是，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毕竟还有一些爱国志士率领乡民奋起抵抗，其英勇不屈，令何殿甲敬佩之至，他作诗颂扬：

登高一望适天长，残垒萧萧战夕阳。  
河水萦流烟惨淡，乡村寥落色凄凉。  
白衣送酒人何在，红叶题诗字亦香。  
凭吊捐躯诸义士，千秋不朽烈名扬。

恩来一首首默读、琢磨，有的甚至背诵下来，他感受到何殿甲老人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场旧迹的实地观察，又读到如许血泪凝聚的诗作，爱国主义在这个少年的意念中，不再那么空泛，而是愈来愈具体、真切。“论诗品、论人品，爷爷都不简单。”他对履祯说。

“爷爷一生不得志，”履祯的笑饱含着苦涩，“我跟你说说爷爷名字的来历吧！科举不是要经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吗，爷爷尝想乡试中个举人，会试中个贡士，殿试再获取进士头名，即‘殿甲’状元，”履祯神色黯淡，“可是，终其一生，连秀才也不是，只是一名老童生，这是咋回事呢？”

“我在铁岭念书时，听说有个魏燮均，极有才学，咸丰年间，书法名闻京师，可他两度考试，均落第未中，最后仅是一名秀才。”恩来说，“可见，像爷爷这样有才学有壮志的人，终被埋没者也非个别。”

“爷爷命不好。”

“啥叫命？”恩来瞅着履祯，“我想，责在朝廷。太史公写汉武帝曾曰：‘何世无才，患人主不能识耳，苟能识之，何患无才？’先贤北宋张载曰：‘贤才出，国将昌。’如今，朝廷腐败，国家贫弱，贤才自然被埋没了，爷爷即为一例。”

“我要把你这话告诉爷爷，他一定高兴。”

三天的乡间生活，恩来开了眼界，经历了一回从未有过的心灵震荡。

返校后的第二天，是修身课。先生以“立志”为题，启发学生。他说：“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同学们已是高小年级，当是立志之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读书为了什么？今天，大家不妨申述之。”

“为明礼而读书。”有人抢先发言。

“不失为一种志向。”先生缓缓点点头。“学而优则仕，”又有人回答，“读书，自然是为了当官。”

先生笑了笑，未予置评。

“我是为家父而读书。”一位靴铺老板的儿子说得挺干脆。

这话引起一阵吃吃笑声，先生不禁蹙起眉头。

“恩来，你千里迢迢自江南到此，你读书又为了什么呢？”先生问。

想到在铁岭、在魏家楼子耳闻目睹的种种，中国濒于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有切肤之痛，他激昂地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好！”先生大声称赞，“泱泱中国，如今内忧外患，灾难深重，凡热血男儿，救国图存，责无旁贷。诸位年幼，读书乃打基础，以便日后投身于中华崛起之伟业。古人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恩来志存高远，见识不凡，这是值得诸位仿效的，每个人都应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

先生的话，是肯定也是鼓励。“为中华之崛起”像风帆，像羽翼，激励着恩来笃实躬行，奋发向上。他注重每门功课，力求全面发展，他的作文、书法，成了班上、年级和全校的翘楚。尤其是作文，常常被先生张贴在学校的走廊里，供同学观摩，一时传为佳话。

入学第二年，在全省作文会考中，恩来即名列前茅，他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入选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展出，同年，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三年后，上海进步书局将其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稍后，又收入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成为全国性的范文。这是恩来最早一篇见诸文字的作品，迄今已过去 80 多

年，越发显得珍贵，而能见到者寥寥，故全文照录如下：

### 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感言

最可宝贵、最有价值而又最触动同学诸君之种种感情者，非我东关模范学校成立第二周年纪念之今日乎？

念四小时，一刻千金，拍掌欢呼，全校同庆，亦云盛矣。然余一霎时而抚然。回忆昔日改组成立时，缔造之艰难，气象之萧条，岁时再历，同学旧友，十存六七。抚今追昔，神为伤已。一霎时，余又欣然，睹今日校舍之宏，人才之盛，踴踴济济，肃肃雍雍；珥笔者，纪盛事；观光者，相劳慰，已足称一时之嘉会已。而一霎时，余更嗒然。夫创之既艰，后难为继。今年今日，进步逾于去年今日；明年今日之进步，未审亦如今年之于去年否也。

嗟乎！负此责任者谁乎？其惟吾校校长、教员诸公已耳，其惟吾校全体诸同学已耳。余深爱此最可宝贵、最有价值之第二次纪念日，即不能不厚望我最可钦佩、最有学识之校长、教员诸公，更不能不厚望我最可危险、最有成就之全校诸同学也。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弹其聪明，尽其人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11)，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力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由第二周年，以至第三周年，而达于无穷期之周年者，实赖我司教育诸公之热心维持而已矣。

吾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学科，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一物不知，学者为耻。同学其博学乎？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同学其审问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差以毫厘，谬之千里。同学其慎思而明辨乎？学矣，问矣，思辨矣，而犹或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躐等以求进，自是而非人(11)焉。吾恐同学之智识亦无由新，道德亦无由固，而欲丛人才、蔚国器(12)，难矣。如是则书不将虚此读，业不将虚此习，师不将虚此教诲，友不将虚此切磋，吾模范学校不将虚此造就，而两周年之光阴又不将虚此度过也哉！惟望吾全校诸同学惕然自警而已矣。

余于此纪念中抒此谬妄。其以后所云者，为同学诸人勉。黷我罪我，所弗计也。然而去年今日往矣；今年今日，未往而已往矣；明年今日，他年今日，余将拭目而观吾东关之模范学校，更观吾全校同学之学生。

这篇作文抛弃了旧八股的文风，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活现出一个追求救国真理、锲而不舍、奋发有为的少年俊逸形象。

恩来摒弃了“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等陈腐的封建观念，明确宣布“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旋又提出学生读书应以担负并实现“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显然，这里所谓“艰巨之责任”即“中华之崛起”。

当然，欲担负此“艰巨之责任”并非一句空话，故在文章中，恩来热切地呼唤道：“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文章既是建校纪念日《感言》，自然要论述到学校之责。他希望学校“为国家造人才”，“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

心志，而日事敷衍”。其辞剴切，其情殷殷。

同时，他希望“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这里，实际上已提出教育的内容在于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对于同学，《感言》也满含期许，认为对“各种学科”应“深究而悉讨”，不能“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躐等以求进，自是而非人”，而要“慎思而明辨”。

《感言》的超群见解，令教员击节赞赏，认为“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奉天省展出时的评语为：“心长语重，机畅神流。”而上海编纂之《学校国文成绩》一书，则赞其“衔华佩实，左宜右有”。

简直难以想象，这般见识，这等文笔，竟出自一名 13 岁少年之手，80 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令人回肠荡气，无任钦佩。

多灾多难的时代和对知识的渴求、深思，陶冶了一个少年的早熟。

### 3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高亦吾——蹴鞠——魏家楼子的 夏天——剪辫子——《赠周恩来》诗文——作别奉天

讲台上，放着一只圆圆的、色彩斑驳的球体，先生说这叫地球仪，上面绘着世界上的五大洲四大洋。先生用手缓缓地转动着，伴着慢条斯理的讲解，一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像一幅幅奇异的画面，展现在同学们面前，引发了浓厚的兴趣。

先生姓毛，称得上是诲人不倦，可是，他是个满人，思想保守，凡事总替改良派辩护，恩来内心对此很反感。有一次，毛先生向他推荐《新民丛报》，而且递到他手上。恩来知道这刊物是梁启超主编的，表舅龚荫荪和铁岭的王先生都给他说过，他还知道梁启超已落伍了。可是面对笑眯眯的毛先生，他焉能却之不恭？再说，他并没读过梁启超的文章。于是，他谢过毛先生，接受了下来。谁料一接触，他仍被深深吸引了，那一系列介绍进化论和与此有关的西方哲学、伦理学文章，他尤感兴趣，从中，他知道了达尔文、穆勒、卢梭这些辉煌的名字。梁启超下笔激情洋溢，行文汪洋恣肆，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猛烈抨击晚清专制政体，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学说，恩来感到耳目一新，他甚至能背诵梁启超的某些论述。比方梁启超写道：“……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面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鸚鵡如水母如盲犬之学于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真是振聋发聩、痛快淋漓，确具一种魔力，使恩来为之折服，尤其喜欢梁启超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体，只是后来读了《民报》和《苏报》，才不无遗憾地看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落伍”的所在。他不尽赞同梁启超的观点，但依然敬重这位改良派政治家，而对介绍《新民丛报》给他的毛先生，也像是多了一份复杂的感受。

比起毛先生，语文教员是另一种类型。他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却很少公开表露出来，而常常在教学中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影响。

有次，临近年终，他出了道作文题《赵苞弃母全城论》让同学们会考。

赵苞是汉灵帝时辽西郡守。公元 177 年冬，鲜卑万余骑于路途掳获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当作人质攻辽西郡。

显然，敌人奢望赵苞囿于孝道亲情全母弃城投降，可是，面临强敌的威胁利诱，赵苞毅然弃母，率兵击溃敌兵，保全了汉朝疆土，结果，赵母和妻子均被害。

先生讲了这个故事后，要求大家就此史实发抒议论、申述见解。

“城失犹可复夺，母死不能再生。”一位同学说。

“忠孝两全，不孝何以言忠？不孝不忠，是为耻也。”另一位同学发言。

“倘若既能救出其母，又能保全辽西郡，岂不是两全其美？”另有人说。

“你说怎么办？”先生问道。

“这诚为难题，诚为难题……”这个学生讷讷重复着坐下。

“恩来，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先生将目光移了过来。

“赵苞弃母使全城黎民百姓免遭涂炭，斯为大孝也！范仲淹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赵苞正是。”恩来已回答了先生的提问，

可他并未打住，继续说：“方今，东西强盗，占我土地，掳我财宝，戮我国民，而朝廷却屈辱忍让，凡爱国志士，面临这种危局，焉能以私害公？”

这一见解精辟独到，先生不禁含笑频频点头。

在东关模范学校众多先生之中，恩来和历史教员高亦吾有着特殊的感情。

恩来入校时，高先生已剪去长辫，身著短装，戴顶元宝帽，而非一般人戴的瓜皮帽，这在学校里是独一无二的。

那时，奉天各地张贴着朝廷禁止剪发易服的告示，高先生却视而不见，若无其事一般。他的这一叛逆行为，引起种种议论，不少人为他担心，他却说：“我绝不再做半边和尚。”“哼，辫子？那只是条豚尾，留它作甚？！”说罢朗声大笑，恩来觉得这位先生与众不同，他很留心高亦吾的言行。上课时，高亦吾经常丢开课本，讲述近代中国遭受列强凌辱的历史，讲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但几乎听不到他的唏嘘叹息，他说：“……面对强大的东、西方列强，朝廷是卖国求荣，民众却奋起反抗，你看，林则徐广州禁烟，关天培虎门抗敌，三元里平英义举，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起义，直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组织反清反帝斗争……可谓百折不挠，前仆后继。”他的激昂慷慨，悲愤难抑，使恩来受到强烈感染。

而高亦吾从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抱负和那篇传诵一时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也知道了这个来自南方的学生的卓尔不群，打心里喜欢恩来。

日子一长，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外力，推动着他们相互接近。终于有一天，高亦吾把恩来邀至自己住所，开始，只是询问恩来的功课和兴趣爱好，谁知两人竟一见如故。

“先生，你的口音，不像是关东人嘛！”恩来望着先生略带忧郁的神色，问道。

“我是山东章丘人。”高亦吾说，“并且，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原名不是高亦吾，而是高守铭，字盘之。”

“那先生为何要改名字呢？”恩来笑了笑，“啊，这……我本不该问。”

“我说给你听无妨，挺有意思的。”高亦吾搔了把脸说，“几年前，我在济南山东高等学堂读书时，有位来自福建的小同学，姓吴，虽说我比他年长十岁，却情同手足，遂相约更名，高为高亦吴，吴为吴亦高，志同道合，如同一人，后来，我又将‘吴’改作‘吾’。”“是这样……”恩来还是头回听说这样的事，他急着问，“那吴亦高的原名呢，他也跟你一道来奉天吗？”

“没有，他仍在济南读书。噢，他叫吴蔼宸。”

“那你们干嘛要分开呢？”

“唉，这事说来话长。”老北风狼嚎般地摇撼着窗棂，高亦吾见恩来身子颤栗了一下，忙将一件皮袍子给恩来披上，倏又将窗棂的插销扣牢，这才回到座位上，“在山东高等学堂时，耳闻戊戌变法和义和团惨败，清政府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心中充满了愤怒与耻辱……”

“先生，我也是这样……”恩来说了自己对戊戌变法的感想和在铁岭、魏家楼子的经历。

“想不到你这小小年纪，却如此忧虑国是。”高亦吾深为赞许，“那会



儿，我在同学中发起组织了‘乐群学会，和‘玫瑰诗社’，以其为主力，开展反清斗争，不久，即遭通缉，我愤而脱下长袍，割掉辫子，出关投奔族兄高敬之。”

“先生真了不起。”恩来不由得赞道。

“其实，这是每一个仁人志士都应当做的。”高亦吾旋又叹道，“我走后，济南镇守使派人查抄了我章丘的家，把我娘监押入狱，我闻此，心如刀绞，悲愤难抑，有家不能归啊！”说至此，他热泪进洒，恩来也跟着流泪，半天，才又说，“我是被逼下了关东，原来的名和字不能再用，只能用‘高亦吾，了……好啦，不再说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恩来，谈谈你吧，谈谈你的家。”

恩来谈了老家的衰落破败，两位母亲的病逝，父亲不堪家庭负担，四处谋事，艰难度日，以及两个叔父的一死一瘫。说着，说着，便又泪水涟涟。他抹了把泪，说：“我是多亏了四伯父才离开淮安的。”

“恩来，你看，我们两人，一个是无家可归，一个是有家难回。”高亦吾说，“这能怪我们自己吗，不，种种不幸都归咎于朝廷腐败，国势屠弱……”

这天，两人谈得很晚，外面已飞飞扬扬地落雪了，高亦吾留恩来住下，恩来怕伯父着急，坚持要走。高亦吾摸了摸他薄薄的棉袍，遂将自己一件貂皮的短袄脱下，让恩来加上，他则裹了肥大的皮袍，冒着风雪，一直把恩来送到金银库胡同的绍兴会馆门口。

风雪弥漫，关外的冬天来势凶猛，恩来有些措手不及，棉长袍难以御寒，课间休息时也总待在教室里，透过玻璃窗户看同学们在积雪的操场上追逐嬉戏，他好羡慕。可是，这种几乎能冻掉鼻子的严寒，他还不适应，此番情景，高亦吾看在眼里，心想，恩来这般文弱瘦小，且又畏寒，这样下去怎么行？一天，放学后，见时候尚早，他追上已出校门的恩来，拉着他的手说：“走，咱们去北河沿跑步！”

“啊，真冷！”恩来未置可否，不停地搓着冻红的面孔。

“跑跑就不冷了。”高亦吾又拉起他的手，“要知道，跑步不仅能驱寒，还能锻炼体魄。有了强壮的身体，才能从事农、工、商、矿等实业，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国家乎？”

“先生说得对，”恩来不好意思地笑了，“走吧！”雪屑在天空搅动着，又硬又尖峭的寒风在四野放肆地呼啸，地面的雪流，像海浪般卷涌着。魁梧的高亦吾带着弱小的恩来在北河沿不停地跑着，恩来踩在雪上，每一脚都没到踝骨，偶忽，会陷到深雪里，一双毡靴筒就灌进了雪屑，立刻感到冰凉，高亦吾教他以跳跃的步伐蹦出雪窝，霎时，雪原上便响起了他快活的笑声。

“歇歇吧！”高亦吾喊道。

恩来停下脚步，气喘不止，头顶热气腾腾，像打开蒸笼一样，不一会儿，身上又冷飕飕的了。于是，他拽了拽先生，两人又跑了起来，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新奇。自此，他常随高亦吾来到北河沿或跑步，或做操，因而从中获得了乐趣。

有时候，高亦吾也带他在街上走走，那总在星期天。日本人正在奉天修筑马车铁路，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在中国苦力面前吆三喝四，甚至挥舞皮鞭抽打苦力，恩来和先生交递着愤恨的目光，无言地走开。一次，见有一辆装饰豪华的大轿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抬出来，竟然有几个路过门口的中国老百姓一齐下跪，轿内的日本人从窗格里看到，遂掀起门帘，放肆地大声嚷道：

“快活，真快活啊！”

“小鼻子咋这样蛮横？老百姓又咋这样忍辱？”恩来悲愤难抑地问，“先生，中国有救吗？”

“我不信没救……”先生也颇沮丧，没再说下去。

回到学校，高亦吾递给恩来一本书，他说：“你已读过《史记》、《汉书》、《离骚》，那都是古书。今天，我借给你这本《革命军》……”

恩来一接到手，便翻看起来。“别急，我先给你讲一讲这本书的著者。”高亦吾让恩来坐下，“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此君性情刚直，宁折不弯。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传到巴县时，年仅14岁的邹容震惊不已。

（这岁数跟你差不多）他尤其敬仰取义成仁不屈而死的谭嗣同，常悬谭氏遗像于座旁，并题写‘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亡诗以自勉。1902年春，他去了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求学。其间，积极投身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凡有集会，他是必到，到则必争先发表演说。他慷慨陈辞，讲述清廷丧权辱国历史，声言不推翻腐朽之清政府，就不能挽救中国之危亡，令与会者无不动容……”

“先生，你也是这样的。”恩来目光凝聚在高亦吾凛然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插了一句。

“我只是后学，只是效法，比起邹容差远了。”高亦吾继续在讲邹容，“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再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书籍，所有这些对他的思想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对清政府切齿痛恨，发誓效法法、美，以革命手段推翻它，于是，《革命军》问世。”说到这里，高亦吾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旋又翻到书的《序言》，指给恩来看：“这序未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可谓立场昭然。写毕，他请章太炎润色，章氏又亲为作序，称之为震撼中国之‘雷霆之声’。好了，你带回去看吧！”

恩来的心怦然而动，他捧着《革命军》就像捧着一件无价之宝，在自修课上，几乎是一口气读下去——邹容写道：“我中华欲独立……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吾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伟大事业，献身革命是每个人不可推卸之责任”。

邹容号召全国同胞“仗义群众革命军”，“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刀，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统治。在书里，邹容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赞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就，鼓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主张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之自由万岁！”

恩来从未读过感情如此充沛、尖锐泼辣的文章，他一连读了几遍。

“恩来，有何感想？”高亦吾问道。

“读之热血沸腾，”恩来兴奋地说，“我也要做革命军中马前卒！”

“这正是我期许于你的。”高亦吾畅快地笑了。

关东的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时大时小，断断续续，一直下到翌年四月。在这漫长的冬季，除了上课和课外阅读，恩来时常往高亦吾住处跑，年龄相差28岁的这两代人，总像有说不完的话，自然，跑步、做操，锻炼身体也从没疏忽过。此外，他还学会了蹴鞠，且十分爱好。蹴鞠，俗称踢行头，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体育项目，类似近代的足球比赛。鞠是用皮做的圆形球，内

装毛发等软物，也有将猪膀胱灌鼓作囊的，大小似足球。比赛前先在河冰或空旷处划三道横线为界，设有三名裁判，各执一木杆或竹杆立于线上。开赛时，双方列队于线上，一方开球，另一方则横立于线上阻挡，开球后则向对方球阵冲过去，其势勇猛异常，对方自然竭力阻挡，双方来往冲撞，甚是激烈，充分展示参赛者强悍、灵巧和机智的作风。比赛的任何一方将球踢入线内，裁判手中的木杆或竹杆即刻落下，被视为赢家。

只要听说“踢行头去”，恩来莫不参加。他用网兜拎着鞠，和赵希文、郭思宁、何履祯等一群同学，直奔学校附近的万泉公园，在雪地上划线开战，有时也在万泉河冰冻的河面上相互厮杀。酷寒的老北风，一阵阵翻卷过来，锋利地削刮着一张张冻得通红的小脸，被风扬起的雪粒，冰砂似地落满他们的肩头，他们却仿佛浑然不觉。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在比赛场地来回穿梭，鞠，在他们脚下，流星似地闪动，力与美的竞技，编织成雪国少年英姿勃发的生动画面。

岁月在悄然流逝，不知不觉已是暑假，恩来又随何履祯来到魏家楼子。他喜欢这座半是废墟的村落，在这里，他能学到一些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何殿甲的才学品行且不说，村民们淳朴敦厚的风气习俗也熏陶着他。他跟村民相处熟稔，几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感到自在舒畅。唯一让他难受的是矗立在烟笼山和台基上的日、俄战争纪念碑，把它们看成是这片土地上的痼疾。他曾把这个想法告诉何殿甲。

“我也曾这样想，甚至欲发动乡民将其推倒。”何殿甲沉静地说，“只是，清朝未垮，日本特权仍在，倘若贸然将碑推倒，后果堪虑。再说，让它立在这里，也可作为强邻辱华的铁证，它可以教育后代毋忘国耻……”

这话，使恩来深为服膺。一天过晌，他约履祯来到村北的台基。

这里原是汉城遗址，据说，附近的坑坑洼洼里曾发现过铜镜和箭矢，而残缺的陶片至今仍能见到，显然，古代这里有过村落甚至城池。无数的朝代更迭，这里经历过多少次兵燹和灾祸啊！空前酷烈的奉天日俄大战，更使它寒烟袅袅，衰草遍地，不忍卒睹！

眼前，十字架形的纪念碑高耸着，它是以灰白色花岗岩砌成的，碑的上端饰有圆形彩色镶嵌的圣母头像，碑身正反两面皆刻有俄文，恩来和履祯都不认识。

“奉天衙门来过人，爷爷见过他们，听说过碑文的内容，”履祯想了想说，“它是纪念那场战争中死伤的俄军将士的，意思是，献给为沙皇的信仰而英勇捐躯的俄罗斯军人们。”

“啥‘沙皇的信仰’？不就是入侵、奴役别国吗？岂有此理！”

恩来气愤地说，“这碑身反面又写的啥？”“让我想想，好像是说，谁为朋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谁就比母亲更值得爱戴……”履祯用手在碑上划着，“下面刻的是俄国参战军队番号。”

“这‘朋友’指谁呢？是指俄军士兵，抑或指中国，倘若是指中国，真是莫明其妙！”恩来在碑侧徘徊着，“历史课上高先生说过，俄国人诱使清政府订立中俄密约，占据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带，而后与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争权夺利，这难道是‘朋友’所为吗？！”

“大鼻子伪善，小鼻子阴险，”履祯说，“总有一天，要把他们统统赶出俺们中国。”

“你说得对。”

尽管恩来厌恶这块纪念碑，但台基这地方他没少到。尤其是晚上，因这儿地势高，风凉，又没蚊虫，魏家楼子的人喜欢来此乘凉，那也是恩来最高兴的时候。他有时跟小朋友追逐嬉戏，有时和小朋友摔跤比赛，更多的时候，是围在何殿甲周围，听老人讲古。老人从不讲什么鬼狐精怪，总是讲朝代兴废，贤相权奸，或者是大鼻子、小鼻子……这样的夜晚，总使恩来流连，往往夜深了才跟着何殿甲回去。

一天过晌，履祯神秘地说：“恩来，今晚，邻村唱‘粉戏’，去看不？”

“啥叫‘粉戏’？”恩来第一回听说。

“喏，就是‘地蹦子戏’，草台班子，走村串屯地演唱，有《兰桥会》、《白蛇传》、《杨八姐游春》……可好看了。”

“爷爷让去吗？”恩来问。“去吧，去吧！”何殿甲一旁听到，挥了下手。吃罢晚饭，乘天色还亮，恩来、履祯便随魏家楼子的人来到邻村，戏台就搭在村口，四盏瓦盆灯盛满棉籽油，捻子点燃后，火苗在暮色中烧得旺旺的。

随着一阵急促的锣鼓点，角儿登台了，穿着彩衣，施了粉黛，又是说又是唱。

“履祯，角儿的声音咋像假嗓子呢？”

“啊，”履祯笑道：“女角是反串的，也就是男扮女装。”

“这又为啥？”

“女子不能登台呀，她们连看戏也被说成‘邪道’哩！”

“反串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恩来思忖道，“可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台上唱的是《白蛇传》，恩来兴致颇浓，随着剧情的推进，白娘子的正气、小青的忠义、许仙的善良、法海的邪恶，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散场时已是小半夜，他和履祯又跟着众人回到魏家楼子，何殿甲闻声已举着一支松明迎出村口……

在魏家楼子的日日夜夜，生活充满了乡野情趣，很快，他又回到了课堂。一切似乎依然正常。

两个多月后，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奉天，整座城市闹腾开了，剪发易服之举沸沸扬扬。在东关模范学校，恩来第一个剪掉辫子，同时，他还鼓动别的同学也剪去辫子。可是，斗争仍有反复，时任“奉天将军”的汉军正蓝旗人赵尔巽，撕下了“变法维新”的伪装，露出封建保皇的真相，伙同袁金铠、张作霖等军界头目诱杀革命志士。这年12月是个“黑色的腊月”，奉天有百余革命党人及其同情者遭到杀戮，大南门城墙上、新河沿南广场、草仓口北大坑以及风雨坛、八王寺等处，都挂满了革命志士的头颅，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其问，恩来同班同学谭公卿兄弟也剪了辫子，慑于形势的险恶，剪了又后悔起来，不得不将剪下的辫子缝在帽沿内佯装。可是，仍让家里人发现了，被痛斥了一顿，其弟年幼，感到压力太大，哭泣不止，吃饭时误吞鱼刺，喉管出血，惊吓之中，医治未及，猝然死去。恩来前去吊唁，等他弄清了是这么回事时，一方面为同学的早殇悲哀，一方面更加痛恨清王朝的腐败，他想革命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然而，革命之势，如长江大河难以阻挡，高亦吾让他看了《盛京日报》的一则报道，那上面写道：“省城各学堂毕业生统计不下数百人，得有将委者实属寥寥。近因闻新军政府议招贤馆，接纳各省遗才……故省城赋闲各

生纷纷南下……”恩来读毕，为之神往。他向高亦吾流露了自己的想法，可是，先生并不赞成他南下，理由是来日方长，有他为国效力之时。

其后，邻近湖北的湘、陕、赣三省，十多天内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接着，晋、滇于10月底宣布独立；相继独立的有黔、苏、浙、桂、皖、闽、粤、川等省；苏、浙等省联军在12月2日攻下南京；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体，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而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这时已为张作霖控制，张氏以高压政策维持其统治。

奉天的政治气氛照旧僵滞、压抑，大街上仍有垂着长辫的遗老遗少招摇过市，报纸和书刊拥戴袁世凯御用内阁的文章赫然入目，孙中山已把一切国事交付袁氏，自己却去修铁路了。

东关模范学校的气氛尽管还比较自由，但平时曾很激进的先生有的变得消沉起来了，就连高亦吾对时局的骤然变化也显得有些困惑，愤慨失望之余，一再叮嘱恩来用心读书。除了功课，恩来仍不忘《民报》和《盛京日报》，时常翻阅，还抽空重读了《史记》等著述。这个学期，时间于他特别紧张。毕业考试一结束，适巧伯父贻赓调天津充运饷科及管银分号总核员，又到了—个关键时刻，贻赓问他今后的打算。

“我要读书。”恩来说。

“这也正是我所想的，周家第三代中数你最有出息了，奉天有中学堂，可我主张回南边读书，或是南京，或是天津。”贻赓慈祥地看着侄儿，“南京离淮安近，文化昌盛，语言风俗与家乡相近，只是没有亲戚照应。天津呢，为港口城市，开埠较早，虽说华洋杂处，文化倒也发达，那里有座南开学校，在国内中学里是一流的。再说，我和你伯母都在天津，便于照应。不过，你已小学毕业，去哪儿，不妨说说你的想法。”

“伯父虑事周到，你决定吧！”

“我让你说自己的意见。”贻赓坚持道。“自然去天津好，南开学校固然令人向往，而跟伯父伯母在一块，我还可以侍奉两位上人哩！”

“噢，”贻赓笑着说，“我再写信跟你爹商量商量。”

现在已是寒假，恩来想，不管去南京抑或天津，新学期肯定要离开奉天了，他留恋在这里度过的三年时光，忘不了东关模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忘不了魏家楼子与何殿甲老人。

老北风黄牛似地嗥着，下了场小雪，不堵路，恩来在南门骡马店见着一个熟人，跟着搭乘骡车，又一次来到魏家楼子。一切仿佛跟从前一样，他与何殿甲老人谈这谈那，帮着掰玉米棒子、储菜、堆柴，直到临走前的头天上午，才把自己即将离开奉天的事说出来。

“这大冷天跑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何殿甲讷讷他说，“事已定下了吗？”

“是的。”

“走吧！”老人“叭哒”抽了一口烟，“天下之大，不止奉天一块地皮，你应当飞得更远更高……”

整整一天，何殿甲变得沉默了。入夜，隔着窗户，恩来看见老人在书房兼卧室里伏案写着什么。他躺在炕上，被窝里很暖和，隔壁怕是寒气逼人哩！他睡不着，犹豫了一会儿，隔窗喊道：“爷爷，太冷了，睡吧！”

老人似未听到，仍在低头挥毫。

“爷爷，”恩来提高声音，“你别冻着，快上炕吧！”

“啊，我这就睡，这就睡……”

恩来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又钻进被窝，一会儿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爷爷究竟什么时候睡的，他一无所知。翌日，吃早饭时爷爷未到，恩来和履祯跨进书房，见爷爷拥裳而眠，不停地咳嗽。

“爷爷，你着凉了？”恩来靠近床铺问。

“嗨，年迈体衰，总是这里那里有毛病。”何殿甲强作笑颜，“周生，你就要上路了，爷爷没啥送你，昨夜，我写了几首诗，一篇短文，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说着，从案头取过三页“德隆号”竖行信笺递给恩来。

恩来展笺，几首《赠周恩来南归》的律诗跳入眼帘——

辽东江北路迢迢，两地结成义气交。  
沈水饯别同洒泪，邮传书信莫迟捎。  
同校同班又同学，以文会友话三夏。  
焦桐入听谁知己，除却周生即吕生。  
君欲南旋怅别离，不知后会在何期？  
倘能共到凌烟阁，自有言欢聚首时。  
读书只在性情坚，莫学浮夸那少年。  
今日南归无物赠，略将诗句作金钱。  
人生海角与天涯，好似飞鸿印泥沙。  
倏尔南归去塞北，飘萍无定宦为家。

恩来默诵着，不禁心潮起伏，诗写的是他与履祯的同窗之谊，却满含着老人对他的勉励和期许，盼他有朝一日能像唐初的开国元勋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那样功劳卓著，图画凌烟阁上。他觑了老人一眼，说不出自己此刻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旋而，目光又落到《赠周恩来》一文上——

“能力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始成非常之业。彼季子，  刺骨，后为六国相。司马  题桥，终能乘高车。班超  投笔，果封万户侯。张良  坚忍，卒成汉世业。如四君者，岂不毅然大丈夫哉？自古及今，英雄豪杰，不大困者不大享，能冒险者方出险，此定理也。观吾人读书，虽不敢言囊称饶裕，亦不如家索清贫，衣食有资，备金不用，正男子有力之日，学生造詣之时。较诸挂角读书、牧豕听经、凿壁偷光、映雪读书，  当何如也？义孙周生与小孙有朋友之义，同堂为学，南北距五千里之遥……善则相劝，过则相规。交非浮泛，谊切同胞。今值南旋，泪洒而别，后会有期，在何时也。吾无黄金万镒、锱铢千提馈赠周生，仅具片语，以作纪念云尔。”  

文章虽短，何殿甲却用了一系列典故，以季子、司马、班超、张良等古代先贤相朗，又以李密、公孙弘、匡衡、孙康等有为之上相勉，希望恩来能成为建功立业之“大丈夫”，并以“大困大享”、“冒险出险”之人生哲理启导他。这份挚爱，这份真情，恩来岂无触动，读毕已是泪光滢滢。

“爷爷，我会铭记在心的，”恩来将诗文叠好，装进衣兜，“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爷爷和履祯……”

“我盼着将来你能成就一番事业，可我老了，倘若真有这一天，我也看不到了。”何殿甲低沉他说，“这不要紧，只要有这一天，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不已的。”

“爷爷……”恩来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似的。

吃过早饭，恩来向何殿甲辞行，老人硬是起床相送，他拄着拐杖，在履

祯搀扶下，坚持送到村口，这才挥手说：“周生，我就不送了，让履祯送你去吴家屯。”

“爷爷——”恩来深深鞠了一躬，“我走了，你多保重。”转身离去，走了一阵，回眸远眺，老人拄着拐杖的佝偻身影，仍伫立在村口……

离开奉天的日子愈来愈近，师友们都依依不舍，奉天也有中学堂，为何一定要去天津呢？他们一再挽留，可是，恩来主意已决，他不能囿于奉天，而要飞得更高更远。但是，他也同样地恋恋不舍，他向老师们一一告别，老师也予以殷切的慰勉。高亦吾仍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以伺机而动，忧愤、失望只是表象，一腔热血，仍在奔流。

3月底一个飘洒冻雨的日子，恩来又一次来到高亦吾住处。师生抵足而眠，殷殷话别。

“先生，三年来，你教我为人之道、博览群书，带我跑步、做操，想到往后不在你身边了，我……”恩来心中黯然。“你去天津是对的，那里是对外商埠，凡事开风气之先，不像奉天的复辟势力依然严重。”高亦吾说，“去之后，要选择一所好学校。”

“伯父想让我报考南开学校。”

“这再好没有了，南开乃全国中学堂之佼佼者。”高亦吾为之欣然，“果若能进，在你，真可谓如鱼得水。”

“那我一定要考上，”恩来有点振奋，“以不负先生之期望。”

“唔，唔。”高亦吾点头赞许，想了想，这才问道，“恩来，孔子曰：‘君子有三乐。’你可知晓？”

“‘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此其一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此其二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其三乐。”恩来应答如流。

“对，对，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愿足矣。”

……就这样，师生二人无拘无束盼了大半宿。次晨，临走时，高亦吾将自己的一帧照片相赠，两人洒泪而别。高亦吾成了恩来难忘的人，直到30多年后的1946年9月，他在跟美国记者的谈话中，仍回忆道：“一个历史教员叫高亦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高亦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而那帧照片，恩来保存了整整50年，直到1963年，他才亲手交给“荣誉师母”（高亦吾之妻），于此，足见师生情谊之深。

那几天，何履祯、郭思宁等同学几乎终日跟恩来在一起，想到今后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相见，他不免怅然，思之再三，将自己喜爱的书和砚台送给他们，郭思宁让他题几个字留念，他挥笔写下：

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

笔力洒脱，气势豪迈，谁能想到这是一个15岁少年的心声。

春雨滞滞，恩来随伯父贻赓离开奉天奔赴天津。

三年的关东岁月，在恩来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曾感慨他说过：“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又说：“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了肠胃，使身体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是的，东北赐予他许许多多，那么，天津又会怎样呢？



### 第三章 负笈津门

#### 1 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春日偶成》——免费生

汽笛声声恩来乘的客轮缓缓地在塘沽靠岸。海边，泊着一艘艘大型货轮和驳船。码头上，活跃着卸货、装货的苦力……

没多耽搁，恩来又随贻赓伯父换乘内河小火轮抵达天津。

三年前，他跟贻谦堂伯父入关前，曾在天津稍作逗留，印象依稀。这次，却见大街上又矗立起一幢幢式样各异的高楼巨宅，沿街杂陈的货物，四处熙攘的人群……其繁盛，的确非奉天可比。“差异多么明显啊！”他兴奋地想。

其实，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还没有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状。

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咸丰十年），天津即已开埠，成为中外贸易的一处集散地，引起西方列强的垂涎，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九国，竞相在此辟划租界，由头缠红中的外邦锡克族宪兵和科西嘉宪兵以及日、意等国卫兵，在各自领地巡逻。流经市区的海河，游弋着诸强的军舰和商船，俨然成了他们的内河。英商怡和洋行、菲力普·摩尔洋行、汇丰银行，德商华德银行，日商正金银行，俄商华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天津最繁华的中街建造大厦，像章鱼似地伸出一个个触角，牢牢控制着这座都市和都市之外的经济命脉。

恩来跟着伯父贻赓来到海河北面元纬路元吉里4号的住所。这是一处砖木结构的长方形平房，规格属中等偏下，一家三口食宿在此，还算可以。

恩来抵津时，南开学校已经开学，他只能到秋季入学。南开是所名牌学校，一向注重教学质量。贻赓担心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所受教育未必能适应，因此让恩来进了“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它设在河北三马路求是里口一家店铺的楼上，英文读《英文法程》，算学则是老师编写的，由四则运算到开立方。施教时，老师按各个学生的程度单独授课，随到随教，不规定时间，学一门者收费一元，学两门者收费两元。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恩来遇到了两个淮安同乡魏元晋和胡振名，他们也是来补习的。三个多月后的8月16日，三人一起参加了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正巧、三人都考取了，恩来在下班（初为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胡振名在戊班，魏元晋则在己班。他们后来又相继加入了学校的“江浙同乡会”，彼此相互照应。

南开学校坐落在天津；日城西南角，旁边是一条古老、寂静的街道，经过路西的电车公司往南有一溜围墙，从围墙大门进去，迎面一幢西式灰砖楼房即是教学楼，通称“东楼”。

开学这天，恩来身穿浅色长袍、布鞋，夹着书包走进东楼，置身在宽阔的过道里。过道左侧悬挂着一面长方形穿衣镜，纤尘不染，人影毕现，这是他未见过的。更使他好奇的是镜子上端设一横匾，上面刻写着“容止格言”。他驻足细看，见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恩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不由得摩挲起头发，整理起钮扣……

是不是所有的中学都有“容止格言”呢？他不得而知，但南开的严格校规给了他最初印象。

接着便是开学典礼。出东楼，经过一段下设涵洞的短廊，再往前走就到

了礼堂，恩来见门楣上悬一块匾，上刻“慰亭堂”三字。

“何谓‘慰亭堂’？”恩来问道。

“这个么，”一位先生捻着小胡子说，“慰亭乃直隶督军袁世凯的号，光绪三十年（1904）学校初建时，他捐了1万块钱盖了这座礼堂，此匾是用以纪念的。”

“噢——”恩来应了声没说什么。谈起戊戌变法时，他听说过袁世凯，但袁氏底细，他委实不详，不便议论。

师生熙熙攘攘鱼贯而入，按班级坐定后，校长张伯苓即宣布新学期开学典礼开始，奏乐。恩来仰望着讲坛上的张伯苓，清癯的面容上双目炯然有神，蓄有短髭颇具威严，西装革履，系有领结，一派欧化绅士模样，令人肃然起敬。不等他再想，音乐已止，只见张伯苓恭敬地请身旁一位长袍蓄髭的老先生致词，老先生一番谦让，张伯苓遂按惯例开始讲演——

“……同学们都看到东楼过道上的‘容止格言’了吧，这是南开学校的‘镜箴’，是每一个南开学生必须做到的。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南开学校则可开20世纪天津，不，是直隶教育风气之先。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容止格言’乃本校校董严范孙先生亲自题写，我们应当感谢严范老的厚爱……”说着，他侧转身子，向旁边那位长袍蓄髭的老先生鼓掌致谢，骤然间，整个礼堂哗哗的掌声也应和起来。恩来这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就是校董严范孙，当然，他不会想到，后来，他竟跟这位严范老建立那么密切的关系。

“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张伯苓清朗的声音又回响起来，“尤其在造就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可偏废，也即重在品德与能力的培养。在此，我要强调一下南开学校的校训，这就是‘允公允能’，什么意思呢？它要求通过教学，培养同学们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好，我就说到这里，现在请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先生训示。”

掌声不绝，严范孙不便推辞，蔼然笑着扫视着济济一堂的师生，说：“……戊戌年我即与张伯苓先生相识，延聘先生在舍下设馆教授西学，迄今已有15年，两人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张伯苓先生所说的，也就是我想说的。”他喘了口气，沉吟道，“当然，事情还可追溯到20年前，那是1894年，我曾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废科举而设经济特科，我想的是造就人才，富强国家。如今，仍一本初衷，切望同学诸君遵照校训日日进步，不断进步。”

张伯苓、严范孙，两位风范截然不同的长者，就这样进入了少年周恩来的人生中来了。

一散会，恩来走近会前那位向他解释“慰亭堂”的小胡子先生面前，问道：“先生，你能告诉我校董的事吗？”

“你是问严范老？”小胡子瞅他一眼，放慢了脚步说，“老先生乃光绪年间进士，翰林院编修。他是在贵州学政任上上书光绪皇帝，奏请教育改革事宜的。后来，先生又相继任直隶学务处总办、学部侍郎、学部副大臣等职，多年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跟张伯苓先生配合默契，建树甚多。”

言简意赅的介绍，颇令恩来心折，遂问：“先生，你尊姓大名是……”

“我叫马千里，教你们的算术，并负责指导学生之课外活动。”他抹了抹八字胡又说，“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有什么事，你也可以随时找我。”说着，又有人唤他，他朝恩来摆了下手，趑入西斋。

热忱，率直，这是马千里留给恩来的最初印象。一到校就认识这位先生，他很高兴。

参照西方学校建制的南开学校，设有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簿记、经济学等学科，其中有的属分年设置，有的则为选课。至于体育，除军操是正式课程有教员外，其余如篮球、足球、网球和田径项目均为课外活动，没有正式教员。

恩来喜欢国文，但没有正式课本，而是老师编写的油印讲义，范文选自《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学校相当重视作文，这正投他的趣旨。他的英语“非佳”，小学时，基础未打好，南开学校的英语课本名为《英文津迷》，是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堂一位美国教员为中国学生编写的，类似乡土教材，有地方色彩，其中不乏“塘沽离天津 90 里”这样的例句，但学生不是循序渐进从发音规则学起，而是像认读写汉字那样认读写英文字，先生硬教，学生硬学，天天默单字、背课文，单调、乏味，但它是必修课。算术使用的也是英文课本，据说二年级起，物理、化学也将使用英文课本，这样，能否学好英文已事关全局。

恩来淮安口音重，英文发音差，心中着急，问住同一宿舍的常策欧：

“你的英文测验总得高分，有秘诀吗？”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常策欧说。

“荀子说得对，”恩来眨了眨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想到的是唯有在发音上下功夫，他常利用漱洗和早餐的剩余时间，还有午休和下午课余时间，找个僻静地方反复读、反复练，并请英文成绩好的同学帮助纠正发音的不当之处。同时，他又跟同一宿舍的常策欧等商定，凡在宿舍内一概用英语会话，谁讲一句汉语，就罚谁一文铜板，以此逼着学习英文。时间一长，获得明显效果，他的英文成绩有了提高，后来，班上组织“英文讲演会”他被选为该会干事。

张伯苓是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他手订“允公允能”的校训，旨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一心想为国家造就领导人才。他反对学生死读书，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学生服务社会能力的培养，因而大力提倡和扶持各种社团组织。在南开校园内跨班级、跨学科、跨兴趣，有稳定形式的社团，相继组建，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

恩来入学前，学校已有不少社团，多为志同道合者交流学业、砥砺品行而组织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自治励学会”和“基督教青年会”。

“既然学校提倡社团活动，我们何不也组织一个呢？”一大自修课后，恩来对常策欧说。

“好啊！”常策欧目光闪亮，“再找张蓬仙商量一下。”

张蓬仙是他们同班同学，平时，这三人最谈得来，十分投契。不一会儿，常策欧就把他从篮球场找来了。

“啥事这样重要？”张蓬仙汗水淋漓，一脸困惑。

“你喘口气再听我说，”恩来笑着递给他一杯温水，“我和策欧闲聊，也想办个‘会’，志同道合者好在一起活动。”

“行。我也想过这事。”张蓬仙神采飞扬，“说说名称、宗旨“不要急，”常策欧说，“张校长不是号召我们爱国爱群吗？似可在这上面动脑筋。恩来，你以为如何？”

“甚善。”恩来称道，“说心里话，我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之中，所交益多，唯人品不齐，何敢等视？因此识者虽众，而处以深交期以久远者，除二三人外，实不多见。我常想，聚多数团体而成者，曰社会；合若干社会而

立者，曰国。国无社会不名，社会无团体不生，是故爱国者，必先及其社会，首必爱其群，斯为爱国之士焉。”他若有所思，少顷接着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以来，国民之心理，脑中仍复影成昔日夜郎自大、微小自卑之习惯。见官吏而胆怯，视人民而自严。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举凡种种，无不蹈之践之，外人之讥吾国民无共和程度，良不诬也。吾国民果欲占颜色于世界也，则当爱国，欲爱国则必先合群，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说至此，他忽儿一笑，“我是否扯远了？其实，我的意思只一句话：爱国必先合群，我们的‘会’名，可否据此考虑？”

“合群必先乐群……”常策欧想了想说。

“对，”张蓬仙喜不自胜，“叫‘乐群会’如何？”

“可不能忘了，我们现在仍是学生，学生以学为主，敬业是重要的。”恩来蹙眉凝思，“再者，我考虑，人之立于世，既不能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司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司众扶持个人，个人则要司众服役。服役欲收成效，则又必须敬业。故此，是不是在‘乐群’前面加上‘敬业’，叫‘敬业乐群会’……”

“妙不可言！”常策欧、张蓬仙同时嚷了起来。

事情初定之后，三人分头去联络，吴瀚涛、吴玉如、李铭勋、陈璋琯、李福景、于佩文、乔裕昌等同学，纷纷响应。经商讨，最后确定“敬业乐群会”的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辨难析疑，辄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术。”为慎重起见，众人又推周恩来、张蓬仙、常策欧等为“新会章程起草员”，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起草“敬业乐群会简章”十条，并设立了稽古、演说、智育、俱乐、庶务、编辑六部。一应筹备事项，在有条不紊中进行。

1914年3月14日，早春的一个晴日。

下午，敬业乐群会成立大会在大礼堂举行，与会者除300名会员外，还有一些暂未入会的同学。大会先由张蓬仙致开幕词，继请张伯苓校长发表演说。

校长的话不外是讲处世立身之道，由乐群、合群而爱国，层层递进。

他双手撑在讲台两角，注视着众人，说：“我多次说过，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德、智、体）并进而不偏废，故，‘敬业乐群会’之成立，我极表赞同。我投身教育事业有年，唯希望世界改良，人类进步，抱不足之心，求美满之效。惟我生平任事数事，求本校诸位先生之一致之认真之热心，并以余暇竭力扶助学生诸般自治之事业，殆属绝无仅有。”他稍稍松动了一下衣领，继续说，“诸生对师长要爱，对同学尤要爱，同学一语良言，其益往往过于师长终日强聒，盖相习既久，长短互现，无隔靴搔痒之谈，多对症下药之论，收效之易自无待言。交友不必酒食征逐，须择规过劝善之真能益我者，然语云‘无友不如己者’，自爱爱人，人安得不汝爱乎？……彼此相爱，少时练习正当快乐，则一生受其益，今而后遇罪恶排斥之，宁使彼说我美，勿令众笑我弱，际此国家未亡之时大声疾呼，或可补救于万一耳。”

张伯苓的话，使众人感到振奋，阵阵掌声将他接下讲坛。类似的话，恩来在修身课上也听他说过，但没有今天这样精彩，恩来的手拍红了竟浑然不

觉。

接着，宣布了经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员名单，张蓬仙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周恩来为智育部长。

最后，学校新剧社演出了新剧（即话剧）《五更寒》助兴。

敬业乐群会设在校舍东南角的一间平房内，靠近自治励进会、《校风》编辑部和消费合作社。这排平房与东楼平行，它的北头直抵围墙大门。恩来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用于会务，要找他，没准总在敬业乐群会，他成了这个团体的实际主持者和中心人物（后期任会长）。在他的领导、组织下，敬业乐群会经常组织会员课外参观工厂和农场，阅读报纸、杂志，开时事座谈会、辩论会和讲演等活动，评论时局，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

为便于同学课外阅读书籍，增长知识，除接受别的社团赠书和购买部分新书，恩来还发动会员捐书，他将自己的藏书诸如《大同报》、《东方杂志》、《立国根本谭》、《军人的模范》、《自治模范》、《民国生死问题》等等，悉数捐出。

可是，学费无着，却一直困扰着他。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是比较昂贵的，恩来知道，尽管四伯父鼎力资助，却力不从心，自奉天读书迄今，四伯父为他耗去许多精力和财力，他实在不想让老人再替他操心，得自食其力。如此一想，他倒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旋即直奔教务处。

“先生，”他望着一位教务员问道，“我可以替学校刻钢板和缮写讲义吗？”

“哦，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教务员打量着他。

“我欠学费，至今尚未交齐。”他说，“伯父一直勉力支撑，伯母为了我，编织笔套、钱袋去卖，可是，仍无望全部解决，故我才来相求先生。”

“这种事还没让学生做过，”教务员凝思片刻，不知是为恩来的真挚感动，抑或出于怜悯，说，“你写两行字让我看看。”

恩来取过毛笔，在纸上写了两行古诗递过去。

“啊，簪花小楷，笔笔敦实，间架规整。”教务员说道，“缮写，自然是可以的。不过，刻钢板，则另是一回事……”“我可否也试一试？”

“那就不必了，相信你能行。你不妨先在残缺蜡纸上作些练习。”教务员说，将钢板、蜡纸、铁笔和有关资料交给恩来。

回到宿舍，恩来便刻起钢板，半页蜡纸一会儿便刻完了，原来这并非什么难事，他很快来到誊印室，将蜡纸放在网面上，沾好油墨，手握滚轴推了一遍。谁知翻开一看，整个一张大花脸，上面的字，有清楚的，有模糊的，即使是复印出来的字，笔画也深浅不一。他感到沮丧，愣怔在一旁，一位校役走过来瞧了瞧，对他说：“刻钢板不比写毛笔字，握笔宜紧，用力要匀，横、竖、撇、捺、点、勾，都马虎不得。这活儿，虽不算复杂，却也并非一蹴而就。”说着，拍了下恩来的肩，“再练练吧！”

知道了要领，恩来旋又练了起来，他刻了又刻，在宿舍和誊印室之间跑了几个来回，直到誊印室的校役也满意了，他才在蜡纸上正式刻了起来。节假日、中午、晚上，凡空闲时间，除开社会活动，他总一直握着铁笔。开初，他在宿舍刻，可是，就寝时间一到，灯灭了，便无从进行。走廊有灯，却悬在顶壁，且光线又暗，只得移到敬业乐群会去。电灯，是学校的，他不想用，自己买了蜡烛，那明灿灿的烛光，常常伴着他，摇曳到夜半更深……

南开园内柳条染绿，紫燕呢喃，乡野想必景色更加迷人，敬业乐群会中

有人提议去郊外踏青，众人纷纷赞同。

4 月的一个星期日，敬业乐群会所属的“诗团”，组织了几十个同学步行出城，沿途花木争荣的烂漫春色令莘莘学子欢呼雀跃，诗兴大发，一个个争相吟诵，挥毫落笔。

“有了——”王家梁率先口占：

风轻花语细，日暖鸟声多。

美景不长有，春归将奈何？

给人一种少年迟暮之感。

“看我的——”陈璋琯略一思忖，吟道：

栏外群花落，庭前乳燕飞。

家书迟不到，南望几时归？

“啊，你是想家了。”于佩文轻拍了一下陈璋琯的肩，“我也来一首”

风前紫燕舞，而后碧桃开。

花鸟知时至，湘君何未来？

“佩文，谁是你的‘湘君’？快说，快说！”蔡凤在逗趣。

“那只是一个幻影罢了。”于佩文自嘲地一笑，“蔡凤，你也来一首。”

“我？”蔡凤愣了下，“好吧，献丑。”

浸晨步郊外，披衣受和风。

安得回飏举，吹我入云中。

“你啊，莫非想羽化而登天？”常策欧笑道，他碰了一下恩来，“你也贡献一首吧！”

“我不止一首，两首哩！”恩来说，“可是。你得先来。”

“好，我抛砖引玉。”常策欧收敛笑容。吟道：

鸡鸣人未起，海上日初升。

独向阶前立，花间听啾莺。

“啊，即景生情，情景交融，颇有王维诗意。”恩来评道，“下面，我就不揣鄙陋，就教诸位。”他背着手，挺直腰杆，朗声吟道：极目青郊外\_\_，烟霍布正浓\_\_。

中原方逐鹿\_\_，博浪睡相踪\_\_。

“气势壮阔，思谋深远，典用得恰到好处。”张蓬仙不禁赞道，“风格属豪放派。”

“是吗？”恩来忍俊不禁地，“我还有一首婉约的哩！”说罢再吟：

樱花红陌上\_\_，树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_\_。

“恩来，这儿‘相思’指谁？”沈大升问。

“泛指呀！”恩来说，“啊，蓬仙，你不能逃了。”

“诸位佳作迭出，我才疏学浅，献一首助助雅兴。”张蓬仙清了下嗓门吟诵起来：

四围烟色暝，一角暮天青。

映目风帆白，孤舟野渡横。

“好一幅水墨画，”恩来大力称赞，“蓬仙，大作颇有唐诗韵味哩！”

往下，吴瀚涛、马粹等也相继口占诗作。一群风华少年，陶醉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其后，周恩来主编的南开学校《敬业》杂志将 20 首诗作一并刊出，引起师生强烈反响。诗作，多为吟诵花香鸟语，赞赏大自然之美，唯独恩来的，别具一格。

去年（1913 年）3 月国会召开前夕，袁氏密谋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旋又勾结东、西列强势力，非法签订善后巨额借款，并罢免了江西、安徽、广东的都督，派兵南下，挑起内战。孙中山当即发动了反对袁氏独裁的“二次革命”。由于袁氏反动势力仍很强大，孙中山受挫，“二次革命”失败，中国又经受着深重的灾难，战争硝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如此糟糕的时局，少年周恩来并未气馁，他思虑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他看来，革命遭受挫折是暂时的，他希望有更多仁人志士能像刺杀秦始皇的张良、荆轲那样奋起反抗，前赴后继向袁氏反动复辟势力展开斗争，相信祖国的春天总有一天会到来。诗，显示了他的坚韧、乐观和远见。

恩来将这期《敬业》恭恭敬敬地呈送严范孙和张伯苓，两位先生对杂志丰富的内容、清新的文字、优美的图饰固然欣赏，而对恩来的诗则感到震惊。不错，两位先生都致力于教育救国，培养人才，但对袁世凯的统治，尚不具备孙中山那样的立场和气度，这并不难理解。可是，写诗的周恩来才是一名 15 岁的中学生，竟如此辛辣地抨击了袁氏的凶残暴戾，揭露了时局的腐败黑暗，这不能不在两人心中激起颇为复杂的感情。

这天，张伯苓来到严范孙寓所拜访。刚在客厅坐下，便瞥见一旁桌上正放着《敬业》，而且掀开处正是刊有周恩来诗作的那一页，他即刻想到，老先生大概也在琢磨它吧！但他暂时放过这一话题，谈了些学校筹办运动会的事，只是，他的目光仍不停地移向《敬业》。严范孙自然领会了，笑道：“这本杂志，你也收到了吧？”

“恩来昨天也给我送了一本。”张伯苓说，“未知严范老看了没有？”

“焉能不看。”严范孙吸了口水烟袋，“我大体浏览了一遍，思想却总集中在周恩来的诗上。”

“啊呀，你我想到一块儿了。”张伯苓接过话，“忧国忧民，才是个小娃娃呀，他怎么想得那样多呢？”

“我一直未见过这孩子的笑脸，总抿着嘴，眉头不展的样子。”严范孙说，“我担心精神负荷太重，会把他压坏的。”

“我曾细心观察过，恩来非一般学生，他颖悟、沉稳、热心公益、办事认真，成绩也不错，这些，我都赞赏。”张伯苓皱了一下眉头，“可是，他终究是个小娃娃，当今时局之变故，又岂是他能顾念的？”“此话不无道理，”严范孙似在斟酌，“但是，本校之创立，以期以培育人才，期以全国人民皆能觉悟……”

“是啊。”张伯苓说，“学校犹如一个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周恩来，或许就是这样的人才。”

“据说，该生家穷，生活窘困，时以刻蜡纸和缮写以补学费之不足，”严范孙说，“对这样天资聪慧而又缺乏经济来源的学生，可否予以特殊关照，免其学杂费负担呢？”

“这一考虑甚当，”张伯苓点了点头，“前些日子，马千里先生也向我提过。”

“那就这样定吧！”

从第二学期起，周恩来成为全校唯一的免费生。



## 2 《尚志论》——作文翘楚——募捐储金演说——师与真理

人生，路漫漫，人生，是一门艺术，不论多么困顿，少年周恩来一直挚爱着它，在跋涉途中，用笔留下了自己人生之旅的一长串足迹……

1915年4月，周恩来写了《尚志论》    ，这是他入学以来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这里，略略诠释一下：

文从班超投笔从戎、武侯忠心事汉入笔，探究其成功之秘诀：“固由一种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所铸成，要亦其最初之志，有以使之然耳。”可见“志”之重要。那么，什么是“志”呢？文章论述道：“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画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成一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鲜有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而志之确立，于人的一生乃为关键，“若不志乎始，而能成乎终者，则未闻之。”

接着，他以冒万险探新大陆之哥伦布、脱专制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愷、击楫中流之祖逖、三聘伊尹祷雨桑林之成汤、来朝于商三分天下之文王等成就伟业、彪炳千秋的中外历史人物为例，论证“尚志”这一命题的重要。行文至此，笔锋一转，他尖锐地抨击起时弊：“夫今之号为维新者，终日泄泄沓沓，无所事事，惟知袭取外人皮毛为务，目前之顾，尚未遑计及，又奚足定一生之志？是而入者，使之立于20世纪竞争潮流中，乌得使神州不陆沉那！”可见尚志已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涉到国家的兴亡，当今之世，还鼓吹什么维新改良，于国家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

文章最后，又论述了“志固可尚已，而弊亦生焉”之辩证关系，结语为：“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17岁的周恩来能有这般见识，当非偶然。早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时，他即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意向，并发出过“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豪迈心声。他深深懂得“志乎始，成乎终”的道理，唯有“备尝坎坷屯蹇”，方可“倜傥不

群”，沉稳笃实、尚志躬行，这即是他的奋斗足迹。

同志大才疏者相悖，周恩来始终把功课放在首位。但在学业上，他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位成功者，在南开学校“初至英文非佳”，接连写了几篇作文，老师的评语亦不佳，这使他很苦恼。

“恩来，你何故如此？”李福景见他闷闷不乐，问道。

“你看看——”他将作文簿递过去。

李福景逐篇翻阅老师的评语。

《中华民国三年一月开学感言》，评曰：“选辞命意，均见匠心，惟字里行间，多有欠圆到处。”

《一生之计在于勤论》，评曰：“选词甚富，惟用笔稍平。”

《春假约友赴山海关旅行短札》，评曰：“条理欠清。”

《春郊旅行记》，评曰：“竭力尚足，造语未尽稳恰。”

《羊叔子平吴疏书后》，评曰：“议论间有是处，而笔太平塌。”

……

“难怪。”李福景看完说，“其实，老师也有肯定之处，你太苛责自己了，再下番功夫，你能写好。”

周恩来睨了睨李福景，他们是至交，这种鼓励颇让他感动。福景不像有的同学拿他的南方口音开玩笑，或对他的苦恼视而不见。是的，得下功夫，临晚，同学们三三两两外出散步了，他在宿舍兀自坐着，半晌，他在《羊叔子平吴疏书后》的空白处写下一段作文评语不佳感言：

人人作此均佳，我独何故而草草塞责？致劳先生之口舌。岂从斯无扬眉吐气之时那？翔宇、翔宇，汝宜三思，须知人所能为者，己即能为之。汉文落第，英文不及格，尚何面居于丁二班？若长此以往，恐降班有你，南开不久亦非汝插足之地矣！宏图壮志，竟将抛诸大海。活泼精神，亦将沉沦脑外，虽有同志同仇，亦将不汝答矣！岂不羞煞也哉！

纪念日记

他以此警戒、鞭策自己，他发奋读书，读《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他尤为赞赏司马迁“览滞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的卓越见解。他还读介绍新学的著述，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等，此外，他又读了明末清初一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经史论著、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权报》、《民主报》和天津的《大公报》……

他的目力不限于中国，而且十分投入地关注着外部世界，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还有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和《群学肆言》等，他都找来读，尤以《天演论》予他重要影响。

赫肯黎在《天演论》中，宣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阐述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使他感到与中国人“今不如古”的传统观念，是如此尖锐对立。《天演论》当时被认为是一本“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禁书，周恩来并不惊惧，他饶有兴致地一页一页凝神通读。他明白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道理，由进化论意识到中华民族必须奋发维新，“自强保种”，才有出路。同时，还由进化论领悟到人类社会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将来必胜于过去。

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作文水平，而且，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眼界，充盈了他的知识，激发了他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一步步前进。毫无疑问，从这些宏篇巨著或精致短文中，他也学到了作文的技巧，只隔了一年时间，到二年级上学期，他的作文已名列前茅，成为班上传观第二名，不久，又成为年级和全校的作文翘楚。老师批阅时也不禁击节赞赏，予以佳评。请看——

《本校秋季始业记》，评曰：“文心缜密，层次井然。”

《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评曰：“中间茹古涵今，宏中肆外。前后辞气淋漓酣恣，雅进龙门，诚杰构也。”

老师何以作出如此高度赞许呢？文章布局、层次铺设、遣词造句等表现形式是要考虑的，再有，则是作者的见识才具，且摘录其中一些语句读之：

“学问二字，非仅限于区区功课间，学者事业之基，而问又学之母也，非问无以解疑，非学无以广识。学问，人生立足之本。”

“……夫国之立于今而不败者，所恃非仅铁与血也。物质之文明，非足以卫国于永久，而延国脉于不堕者，惟精神上之国魂耳。”

“今何时欤？一日千里学术昌明之际，世界潮流，悉朝宗于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时势所趋，非一二国家所可得而止之。证以保旧之邦于大地，殆已寥若晨星。即号称独立者，亦多残喘仅延，朝不保夕。吾华以四千年之历史，最古之文化，得立于今，而尚未若埃及之丘墟，犹太之荒址者何哉？岂非以先民之遗泽未斩，幽幽之国魂尚续，得以维系之乎？然欧风美雨，日遍神州，吾不图存，彼将代之。爱国者筹补救之方，要莫外乎二途，维新复古，冀国安之道耳。但平情论之，有心人皆知其过。波尚西学者，终日言行无非袭泰西之皮毛，弃其精华而取其糟粕，衣非西式不衣，食非西式不饱。惟新是名，惟西是尚，视旧学如草芥，不惟出之于口，亦且笔之于书。是而入者，吾轻之，吾恶之，非驴非马，不仅为国学之蠹贼，亦外人所不齿，安国者焉用之。尚旧学者，则务反于前以自重于国人，无所谓新思想，波直视为仇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名，君、臣、忠、公、侯、圣德之词，道之不胜其道，书之不胜其书，事实之合否，概置之不问，惟返古是求。虽冒天下之大不韪，倡世界未有之奇制，亦未尝稍有怜色，如斯类者，吾无以名之，谓之为利禄熏心，毫无廉耻辈可也。”

“……吾等在职言职，今际学生时代，观世应本乎智。出而济世，则又宜入乎情……且学校潮流，多趋于西学，故吾言国学之当视为要。西学非可卑也，兼而学之，要不失将来实用之旨。以国学役西学，吾主之。切勿西学役吾，而国学转置之无用之地也……殊不知国魂国魄，惟斯是附，今吾弃之，国何以立？数十年后，皇皇汉族，其无唯类矣！吾哀之，吾痛之，吾以之告于兄，而不欲兄之偏于国学也。”

——《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

距此 80 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这篇文章，能不赞赏作者见解之精深，逻辑之严密，词语之恢宏吗？而周恩来当时仅 17 岁！

此后，在周恩来同一年作文中，我们还读到老师情不自禁的评点——

《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中言之欤？》，评曰：“茹古涵今，才思骏发，越后必能高人一等，诚杰构也。前数行词气充沛，而稍嫌宽泛。”

《海军说》，评曰：“笔酣墨饱，气势汪洋，青年有此文字，后日不可限量矣，勉旃！”

《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评曰：“才思骏发，波澜老成，中后历陈时事，犹有贾长沙痛哭流涕之情，诚杰构也！”

《送刘蓉生先生出仕山西序》，评曰：“制摩骘体，法未大纯。然风檐寸晷中得此已非易易。”

《征蒙论》，评曰：“缠绵悱恻，悲壮苍凉，说得征蒙一事，冠冕堂皇。至其造句之工，对偶之巧，确切皆系实事。青年有此文字的，是不可限量之才。”

《说报纸之利益》，评曰：“气充词沛，畅所欲言。苟非养到功深，万难至此也。”

诚然，不是说周恩来的作文篇篇都是“杰构”，也有一两篇存在“惟说话大多，难免有不妥之处”、“惟用笔有稍欠细致处”、“言词间不能一律完整精湛”之不足。但仅是白璧微瑕而已。

下面，我们不妨再读一读这一时期周恩来作文中的一些精彩片断——

“强弱相侵，杀戮频仍，家国有荆棘之感，宗社有禾黍之悲。大厦将倾，扶危有待众木，国运殷替，光复必俟后人，是诚所谓非常之时势矣。

“……古今东西处非常之时势者，均可以成非常之功业，多难兴邦，刘子诚不我诬也。

“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或多难以固邦国论》

“以身作则，中流之砥柱谁期？随众模棱，万里之巨浪谁破？况当国家多事之秋，政出诸门之日，欲得良吏，以整纲纪，罗致贤才，而警颓风。则亲民之官，根本之考验，诚今世刻不容缓之图也。”

《送刘蓉生先生出仕山西序》

“千古仁人志士，所最痛心疾首之事，莫如河山破碎，家室凌夷，祖国有黍离麦秀之悲，社稷有荆棘铜驼之感。

《申包胥安楚论》

“呜呼，亡秦者始皇也，非陈涉也。陈涉以是而亡秦，转以骄而自亡。前车之鉴，始皇不能鉴于六国，而陈涉复踵其后以亡，毋亦大前车之鉴，始皇不能鉴于六国，而陈涉复踵其后以亡，毋亦大可悲耶！后人之不能自鉴，毋亦与陈涉生一同情之感也？悲夫！”

《陈涉亡秦论》

“吾甚望置身舆论界者，秉董狐之笔，为春秋立言；毋阿私、毋寻隙：勿为报纸之贼，勿作文字之蠹，则吾华庶几能受报纸之利益而已。

《说报纸之利益》

“孟德斯鸠尝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治人治于人，恒常系诸一人之身，共和之真谛在是，民主之精神亦在此，岂有他哉？”

——《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

……展读这些篇什，不难发现其真知的见和爱国情怀充沛于字里行间。

诚然，周恩来的作文已属一流，但他并不偏废其他功课，在一次数学比赛中，他所在的丁二班获全校总分第一，他个人成绩则在优秀之列。

周恩来不是那种安处课堂、世事不问的学子，对祖国的眷眷之心，使他难忘急剧动荡的时局。

3月中旬，日本继1月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又增派3万部队来华，实行武力威胁，引起国人无比义愤。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却于3月15日通令全国，禁止排斥日货，禁止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

形势的急转直下，使周恩来寝食难安，他与友人约定，利用春假，到日本殖民势力最为猖獗的山东旅行，“借此行以观日人进兵之举，与我国官吏之措置方法”。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深受刺激，日人之骄横跋扈固然让他气愤，而中国官吏之腐败无能更令他痛恨。

4月，《敬业》第二期续登了他的历史小说《巾帼英雄》，以一腔忧愤，深刻揭露了官场和社会的黑暗，感叹“世俗浇漓，江河日下”。斥责“钻营狗苟之徒，贪赃枉法之官，肆其所为，恬不知耻，在朝者既导之于上，在野者乃效之于下，相沿成风”。小说背景虽为清季，与现实却十分酷似。

时间在推移，中国坠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其中规定，给予日本在我东北、内蒙、山东、湖北、广东等地以政治经济特权，并由日本以“顾问”方式控制中国的财政、军事和警政，这无异于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引起国人极大愤慨。“五·九”成了“国耻日”，反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神州大地激荡，南开园顿时失去平静。周恩来在“敬业乐群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声讨日本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勾结，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随后又接二连三地参与召集师生时事座谈会、讨论会和声讨会，愤怒的师生卸下了大礼堂上“慰亭堂”匾额，弃之于地，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这场斗争很快从学校走向社会。

其时，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丧权辱国，盖在经济落后，国库枯

竭，无钱武装军队。因此，有人发起在民间募捐储金，这一爱国之举首倡于上海，并迅速扩展到南京、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6月6日，天津数万民众聚集海河之畔的“河北公园”，举行“天津救国储金募捐大会”。神州沦亡的危机感激起群情振奋，爱国缙绅、商界人士、学界名流。

纷纷登台发表演说。

少顷，一位中等身材、穿浅色长袍的少年走上讲坛，他就是南开学生代表周恩来。

最近，他天天翻阅京、津、沪的报纸，表面看，中日之争已和平解决，但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日本以铁血侮我中华，我亿万民众纵有满腔热血而无黑铁，炮舰奇缺，国力衰竭，这才忍辱含垢、低首言和、签署丧权辱国之“二十一条”，这大概是不得已而势之必然吧？可这样下去怎么办，国库空虚，一线之生机只能是国民热心救国储金了。而他，周恩来，除了献出力所能及的一点储金，只有致力于宣传鼓动了。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在万目睽睽之下，他开始演说——

“诸位，此次中日交涉，我政府不得已而承认，推其原因，我爱国人必曰：器械不精，军务不良，有以致之。然非我经济界之匮乏，亦必不致有此之大辱。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财政上之不充足，遂不能自立兵工场，造军械等。械不精，虽有亟勇之军人，亦断不能立足于疆场。故此次之失败，虽纯粹名之曰经济之失败可也。设我国之财政非困难如是者，吾恐他人之哀的美敦书\_未必至，而我国民之热血亦足可洗今日之羞也。”

“哗——”仿佛平地卷起一阵风暴，掌声打断了周恩来的演说。他受此感染，兴奋地环顾四周，掌声甫停，他继续在说

“夫因无财而受屈辱，则今后欲图自强，舍谋经济界上之活动外无他道也。欲谋经济之发展，必先图财政之充足，必先使基本金之有着，然后始可振兴实业、立兵工厂、增进军备、提倡教育。而筹此偌大之基本金，方法不外二道：一则借外债。但此种款，用处须有限制，不能任吾所欲为。况债台多筑一层，吾等人民则多一层担负，而经济界尤困难一步。吾知爱国之士，决不愿借外债以度日，而为波兰、埃及之属也……”

这番演说，把经济发展之途径、经济与外交之关系、外人借债于我旨在实行殖民统治之实质——道破，自然，又赢得一片掌声。

接下去，周恩来就募捐储金与爱国的关系阐述自己的看法——

“至此次救国储金之开，上海有乞丐捐其平日所集蓄之洋一元，北京有狱犯亦捐所作工之洋数十元。彼等身为乞丐、狱犯，犹知储金救国，我等穷不为乞丐，恶不及狱犯，闻其风当作如何之感愧哉？设如万万人咸力彼乞丐，一人一元集之，可得四万万，则五千万之额不虽满数，而且又八倍之矣。”

话音甫落，掌声再起。6月的骄阳下，周恩来红润的脸上汗水涔涔，一绺头发倔强地耷拉在额前，他顾不得去擦去撸，仍在说——

“况我人民现已不仅四万万，储款又不止一元，若以狱犯之款预推之，其为数又岂仅为以上所述哉。”

听众像受到莫名的冲击，一阵短促的风暴又从他们手掌中刮起。周恩来一面欠身致谢，一面也情不自禁地合着众人掌声的节拍鼓起掌来。但是，他的话并未结束，仍像激流般在奔泻——

“……且储金一事，无论贫富贵贱，均得以节衣缩食之资，为扶危救亡之举。人人有应输纳之天职，人人有劝导之义务。多集一分储金，即多一分事业。吾爱国志士，果欲免亡，则请先为从极易为之储金作起，以冀达于他日国强之境也。抑吾又有言者，则今日在座诸先

生，既已鼓动志气，迫出斯会时，仍祈勿忘斯耻，果能于长期储金亦实行之，则更善，且可时时藉此以警醒之也。”

议论伴着掌声在会场喧哗：

“言宏词峻，理直气壮，极富感染力。”

“削切，透彻，不由你不为之感动。”

“了不得啊，才是个17岁的中学生……”

周恩来顾不上去听人们的反应，他揣着敬业乐群会会员筹集的储金走向登记处。这些钱是微薄的，可他们已尽其所有，当他在登记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到少有的欣慰……

“恩来，晚饭前，我在路上遇见校长，他问起你呢。”王朴山说。他们是同班同学，朴山还是恩来主编的《敬业》杂志的编辑。

“问什么？”

“问你最近在忙啥？”

“忙啥？忙储金募捐，”周恩来愀然不乐，“他能不知道？”

“校长的意思好像是，你怎么好长时间没去他那里了。”

“这……”周恩来想了下，“朴山，你说校长为何对‘二十一条’那样暧昧呢？就拿储金募捐来说，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听说，他很欣赏袁世凯的办事魄力、应变机警，可是，这‘二十一条’丧权辱国，不正是袁氏外交的最大失败吗？”

“校长这个人么……”王朴山笑笑，“怎么说呢，也许他有他的难处。”

“我看，他思想上有跟袁世凯扯不清的地方。”

“不管怎么讲，校长总还是个好人。”王朴山说。

周恩来未再作声，他不否认王朴山的话，张伯苓的为人，尤其是对教育的热忱和执着，他始终是敬重的。可他觉得校长像是肩着沉重的包袱，他在前进，而每前进一步又不容易。“五九”国耻日迄今已一个多月，恩来的确没去过校长家，而在这之前，他是常去的。王朴山的话提醒了他，他晓得自己是在负气，去，还是应当去的。周末，他独自来到南马路张府。

“噢，是恩来，”张伯苓上唇的小胡子颤动着，站在客厅一端招呼道，“快进来啊！”

“校长，我很长时间没能来看你了……”周恩来拿定主意避免争执。

“我在想，你啊，是不是不再喜欢我家的贴饼子、煮稀粥、熬小鱼了？”

“哪能呢？”周恩来倒觉得有些不自在了，忽然，他的目光落到桌上一册作文簿上，正是自己的，顿生疑惑，问道，“校长，这是……”

“啊，是我从张诗岑先生那里要来的，都说你这一年作文大有长进，我焉能不看？就以最近这篇《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而言，我就很欣赏。”

欣赏什么呢？张伯苓没说。

这篇作文的主旨在于主张学生学习不要拘泥于课本，还宜妥善求书外之学问。

他表示自己——

“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盖埋首斋中，温习旧课，此弟之所大苦，即为亦未尝领其益。若置身于课外之学，则虽日习之，亦不为非。”

他不知张伯苓要说什么，遂问：“校长，你看还有什么不当之处？”

“对于课程之预计，我向来主张，第一，勿旷课；第二，每日之功课应

温习完毕；第三，宜择自己较弱之课程而补习之，这几条你均能做到。”张伯苓未就文章的具体内容而谈，“有种学生，做事虽善，然所担任务太多，以致误其课程，此大非也；又有学生专事读书，日夜埋首，除课程以外之事，毫不过问，此又非也。”

话停了下来，周恩来琢磨这里面是否隐含对他的劝导甚或批评呢？他联想到自己参加的社团活动、《敬业》编辑、讲演、演刚、童子军辅导和储金募捐等等，可校长一贯主张：“诸生今日之服务于各会，即练习将来做事之基础。”这样一想，刚才校长的话似乎又非指他。校长既然不点明，他也就没再问。他的思绪又转到文章的后半部分。显然，他的笔触带有一些火辣辣的味儿。因为他着重批评了时下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味承袭西方的维新派和一味崇尚旧学的夏古派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崇洋、复古思想，这些，校长或许会有看法……

“恩来，你所谓一味承袭西方和一味崇尚旧学的痼疾，在南开恐不复存在吧？”果然被周恩来猜中，张伯苓疑虑中夹着期待，望着他。

“校长，恕我直言，本校前一种倾向还是有的。”周恩来稍有迟疑，说，“譬如说吧，一些教科书，悉用英文课本，几何直线，叫做什么‘astraightline’等等，似此生搬硬套，只知惟西学是求，视国学无所用而不重也遂卑之，这，只能造就洋奴。”

“你这样认为？”张伯苓感到震惊。

“也许我这样说失之过激，”周恩来说，“我只是觉得，学校万不可囿于固有，惰于革新。”

“噢，噢……”张伯苓讷讷难言。“筹安会已于上月成立，”周恩来试探地问，“未知校长对此有何见教？”

“国家政体问题是很复杂的事。”张伯苓似在回避，对“筹安会”诸公，他与之有某些联系，一时他还很难确立自己的立场，一直在观察思虑之中。

“我在作文中写了，此辈日言筹安，安未及见，国将亡矣！言念及此，东瞻朝鲜，西忆印度，不知涕泪之何从！”周恩来说。

“此等爱国心，余能体察。”

“可是，”周恩来叹道，“莽莽中原，尽是斯人足迹。欲求一独立不拔，放眼昆仑，为国家谋久远之计者，吾辄未得一人矣。”

“今晨余至友朝鲜某君谈及亡国之惨，闻之不禁动颜，”张伯苓也不禁感慨，“然则，欲强中国之责任谁归？曰正赖一班新少年。而少年自处应如何乎？曰尽心为学，以备将来之用。”

周恩来闻此，觉得一时没有辩论之必要了。他不愿因看法的分歧与校长对峙，依旧留下吃了晚饭，与小他三岁的希陆聊了一会便返校了。在校门口，不期然遇到马千里。

自从去岁开学典礼那天认识马千里，他们师生间交往甚密，并建立了友谊。马千里对周恩来很器重，除教授数学外，还介绍周恩来加入了由他和时子周主持的“练习演说会”，每周都举行演说练习，自己写稿，讲后评议。有时，马千里还作示范讲演。在马千里指导下，周恩来进步很快，开始崭露头角，入学第二年8月，即被选为演说会副会长。师生二人对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都有着切肤之痛，以“生一日则尽一日赤心”投入反袁斗争。近来，对筹安会一批人鼓吹废共和、改君主的复辟活动，都感到愤慨。

“去哪儿的？”一见面马千里就问。

“校长家。”周恩来闷声闷气地说，他知道马千里和校长是亲戚，可在这位老师面前他并无顾忌，“我跟他辩论了一番，其实，我也不情愿，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哦，”马千里笑笑，“辩论什么？”

“学校教育呗！我以为南开潮流多趋重于西学，以西学役吾，恐只能造就洋奴。”

“校长又怎样说呢？”马千里问。

“他很震惊。”

“他震惊一下也好，当今之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兼而学之为好。”马千里表明看法，忽又瞅了瞅周恩来，“谈到筹安会了吗？”

“他想回避，说国家政体是复杂的事。”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筹安会衮衮诸公就是妖孽。”马千里气愤地说，“倘若他们的主张得逞，中国将出现历史的大倒退。”“校长为何不起而反对呢？”周恩来凝眉问道。

“他兴办教育，培植人才，一心想的是教育救国，可是，事情一牵扯到袁世凯，我这位姻兄的态度便使人失望。”马千里连连摇头。“先生，你说得对，我也有这印象，”周恩来说，“我一直认为张校长是位好校长。我不会忘记，是他和严范孙先生准我领取南开唯一的一份奖学金，是他常让我到他家去玩，父友般待我。可是，我又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有抵牾之处，事实是他态度暧昧，有不对的地方。你看，一个令人敬重的人，却又令人失望，每每想到这点，我心里就不好受。”

“是啊，”马千里说，“倘若张校长在反复辟这件事上，能追随孙中山之后，那么，南开学校以至整个天津的局面恐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是……就别勉为其难吧，只要他不阻止我们的行动，已属不易。”

“唔，校长啊校长，你为什么……”周恩来似在惋惜，在感叹，在期待。



### 3 粉墨登场——《吾校新剧观》——人格之修养——习武——寒假——送别张蓬仙

少年周恩来兴趣广泛，多才多艺。

一进南开，就被学校演出的新剧所吸引。

新剧，即话剧，兴起于辛亥革命前夕。1907年，留日中国学生欧阳予倩等，组织“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开中国话剧之先河，此后，各种新剧不断涌现。

在天津，新剧开展也较早，1909年南开学校即演出了张伯苓亲自编导的《用非所学》。以后每年都有演出，剧目有《箴膏起废》、《影》、《华娥传》、《新少年》等。

周恩来自奉天来到天津数月，耳濡目染，觉得这个城市社会风气太坏，担心外地来此就读的同学易受引诱。试想一个星期紧张的课业学完，到了星期六，正是需要松弛、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可以自由外出，不受校规的拘束，因而容易出现违纪的事，事实上也已发生。在校长张伯苓支持下，周恩来同常策欧、张蓬仙一起，积极筹划敬业乐群会开展活动，比方练习音乐（唱歌、演奏）、做游戏，特别是星期六，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举办茶话会，演新剧。敬业乐群会成立一周后，即3月21日春假的前一天晚上，即与自治励学会、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茶话会，由童子军演出《不平鸣》，“自治”、“青年”二会演出《里里波的跳舞》，敬业乐群会演出《特国结婚》，旋而，三会又合演《父子泪》。该剧描写侠客之义气英风，荒蛮妖异之种种奇离，慈父逆子之伤心末路，使人欲呼欲笑，欲歌欲泣，至夜11点钟始散会，极南开演剧之盛。三天后，又演出了描写社会黑暗、宣扬少年爱国精神的《五更寒》。

新剧社是敬业乐群会的组成部分，受到多方关注，周恩来更是义不容辞地投入到繁杂的筹办中去。到11月17日，在张伯苓的支持和时子周、马千里、仇乃如诸位先生以及周恩来、陈钢、黄春谷等同学倡导下，南开新剧社正式成立。选定时子周先生为团长，尹劭询先生和陈钢为编纂部正副部长，马千里先生和黄春谷为演出部正副部长，华晴午先生和周恩来为布景部正副部长，此外还选定了审定部、庶务兼会计、书记等。自此，南开新剧社以其锐进的气势、出色的演出，活跃于南开园，影响遍及天津、北京。

周恩来不只参与新剧社的筹划，在这之前即已粉墨登场。1914年10月演出《恩怨缘》，他扮“烧香妇”；1916年2月演出《仇大娘》，他扮蕙娘。不过，给观众留下较深印象的却是在《一元钱》中的演出。

《一元钱》的剧情是：富绅赵凯之子赵安，因女仆之子纵火毁宅而坠入窘境，不得已投奔舅舅孙思富。赵凯在世时，孙曾受其惠，感恩图报，议将女儿慧娟许配赵安，时赵安尚在襁褓之中。如今，孙思富发了财，见前来投奔的赵安衣衫褴褛，骤然变卦，推说当初与赵凯仅相识，既未借债又未允婚。言毕，仅予赵安一元钱，安愤然离去。孙妻闻此，与女慧娟商议，认为孙所作所为不仁不义，暗中让自家女仆送款与书接济赵安。安在新剧《一元钱》第七幕的剧照右第一人为周恩来所饰女主角孙慧娟

受刺激后发愤图强，把家产恢复过来。后来，孙因与人打官司倾家荡产。这时，慧娟为之斡旋，求助于赵安。安不念旧恶，力助之，使孙得脱重累。孙

因此深悔自己以前的过失，与赵家和好如初。

这出戏，严范孙亲为删改，七场幕名为：周急、训子、罹灾、背约、巧遇、诈欺、好合。由时子周饰孙思富，李福景饰赵安，马千里饰赵凯妻，周恩来饰孙慧娟……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人分九等，“优”（即戏子）为第八，与末等的“倡”（即娼妓）排在一起，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而男扮女装则被看作“大逆不道”，马千里、周恩来在剧中反串角色，不能不说是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冲击。

周恩来扮演的孙慧娟在第四幕（“背约”）才出场。她头戴珠翠，高领掩衿，身穿粉红暗花缎小袄，右手系一方帕，下穿一色绸棉裤，身姿窈窕，庄重矜持。演出时，吐词轻言细语，节奏分明，优美动听，羞涩中掩饰不住真诚、纯朴，演到泪落时肩头微颤，周恩来所饰孙慧娟（放大）神情毕肖。慧娟识大体、重然诺，将金镯赠予赵安的行为甚至感动了女仆田妈也捐出自己的藤镯。周恩来演出时，把一个知情达理、机敏聪慧和坚持纯洁爱情的少女那复杂微妙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后，当父亲落难，又是她提出向恢复了家产的赵安求援，并且，她还向父亲承认了自己当年瞒着向赵安馈赠金镯一事，显露出其诚实和纯真。周恩来的演出，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加之他那纤长的身材，清秀文静的面容，透出一种诱人的个性魅力，令观众交口称赞。

《一元钱》的演出博得好评，固然与演员们配合默契，各展其才不无关系，但其内容的讽喻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马千里扮演的赵妻，在戏中借“训子”指桑骂槐，矛头指向袁世凯，令人捧腹，人心大快。明明是在做戏，但演员、观众却又不由自主地走入情节中去了。

再有一点不应忽视的，其布景的新颖、真实，也强烈地吸引着观众。全剧上场人物多达26人，服装、道具各不相同，从第一幕“周急”到第七幕“好合”，每一幕均为新颖布景，从雕梁画栋的客厅到鲜花满地的花园、亭池、假山、刻有“延芳”的月亮门，到孤立旷野的破庙，以至孙宅大门框上吊死的仆人，大多为立体布景，仅“周急”一幕，展示富绅赵凯客厅陈设及悬灯结彩喜迎新年之布景道具即达二三十件，远近景物，浑然一体，虚实结合，精巧逼真，使观众大饱眼福，如身临其境，受到感染。而这一切，与身为布景部正副部长的华晴午先生和周恩来自有关系。

1915年10月16、17、18日，庆祝校庆连演三场，此后，《一元钱》成了南开新剧社的保留剧目。翌年4月1日，直隶全省学务会议在天津召开，南开学校举办晚会，以表庆贺，《一元钱》又登场献艺。

“是日天色阴暗，晨间雨后，道路泥泞，颇艰于行。乃请教育家不计跋涉，欣然来会。到会200余人。余则来宾及同学约七八百人。7点钟开会，首奏军乐，次校长述开会词，次演新剧《一元钱》，内容与前数次演者无异。每幕布景时，有军乐、音乐、唱歌助兴。而校长复于第四幕前，致临别赠言，大旨以‘热心任事’、‘增广智识’、‘激发天良’三事，赠勉各县教育家。逮演毕，门外已雨雪交作多时矣……”——《一元钱》连演不衰，连天津市民也踊跃而至，南开新剧社甚至到北京，在米市大街青年会演出，甚得北京市民赏识。

周恩来不愧为南开新剧社的中坚分子，在《一元钱》之后，于1916年2

月，在《千金全德》中扮高桂英；6月，在《老千金全德》中扮童男；10月，在独幕剧《醒》中扮冯君之妹；寒假，在《华娥传》中扮主角华娥，真乃一发而不可收。

张伯苓曾把“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作为新剧宗旨，把编演新剧作为培养人才、改良社会之工具。而今，我们来考察这段历史，新剧演出之意义就非常清楚了，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早期所进行的爱国革命的一部分，以其鲜明的艺术形象歌颂光明正义，宣传民主科学和妇女解放，揭露、控诉了旧社会之黑暗和腐败，批判了神鬼迷信等现象，因此而载入了史册。

周恩来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新剧活动，“君于新剧尤具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尤极赞助之功。”——写于1917年的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的评价，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周恩来参与新剧的艺术实践，不单是兴趣使然，也是自觉的，且有明确意旨，这从他于1916年9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可一窥全貌。

20世纪初叶，中国民众沦于“贫极矣、智陋矣”之境地，少年周恩来认为，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则必须对民众进行通俗教育，他写道：

“夫通俗教育之组织，大都不外演讲事理，出版书说等事。然演讲则失之枯寂；书说则失之高深。既有以演说中而加入兴趣小语，书报取乎平易近人者，而对于浮躁子弟，又何能使其静心不厌？目不识丁者，又何能使其翻卷阅读？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事实。若是者，其惟新剧乎！”

可见，他把新剧之作用，与救国拯民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了。

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新剧“感昏聩”、“化愚顽”、“开民智”、“进民德”之社会功效，即它是有别于其他通俗教育的一种形式，特点在于以舞台形象教育人、感化人。这一论述，涉足到了新剧为何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产生的问题。民主革命的任务要求用最有效的通俗教育形式唤醒民众，于是，新剧艺术应运而生，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还对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谈了看法，这就是：“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调益幽。”这是针对旧戏“不近人情”、“唱工太多”、“词多鄙俚”、“淫邪不堪入目”的弊病而言的，它对剧本的语言、情节、思想内容、布景等，均提出了具体要求，符合活剧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这在西周恩来发表于《校风》的《吾校新剧观》方话剧理论尚未介绍到中国的1916年，能作如此科学的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不仅如此，行文中，周恩来还纵述了世界戏剧发展潮流（分为古典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时代、写实主义时代），旋再联系南开新剧“于种类上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认为“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近而成空前之发达”。而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潮流，乃是“大势所趋，不得不资为观鉴”。

“写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提出，在现代中国，周恩来是第一人，时年18岁。

9月下旬的一天，自修课后，丁二班同学纷纷离开教室，作课外活动去

了，周恩来则走进了理化实验室。

隔了一会儿，李福景兴冲冲地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恩来，刚才我见到张校长和严校董啦……”

周恩来似未听到，仍埋头摆弄着试管。

“哎，我的话，你听到没有？”

“别闹，没见我正在做高锰酸钾（ $\text{KMnO}_4$ ）分解制氧反应吗？”

“你不想听，我这就走。”李福景转身佯作离开的样子。

“福景，你总得让我把实验做完，行不？！”

“你啊……”李福景不作声了，一旁等着。

“嘛事？”周恩来边收拾实验器皿边问。

“本来校长、校董说的是你，又不关我的事，”李福景故作赌气状，“瞧你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倒没情绪了。”

“啊，对不住。”周恩来笑道，“不过，咱俩谁跟谁呀！你也甭生气，快告诉我，校长和严范老说什么来着？”

“校长夸你那篇《吾校新剧观》哩，说是道尽了新剧社的活动旨趣，也可看作是新剧社的总结……”

“其实，我只是说点感想罢了。”

两人离开理化实验室，走着聊着。

“恩来，你记不记得校长在看我们排戏时说过‘世界是个大舞台，学校是个小舞台，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李福景把话打住，望着周恩来。

“是这样说的呀！”周恩来有点茫然。

“可这回，他说，你已是学校中之角色了。”

“嘿……”周恩来不禁笑道，“我既是南开的学生，自然是学校中的一个角色了。”

“啊呀，你怎么没听懂，他的意思是，你已是南开的一个人物。”

“福景，我们都一样，一样。”

“不一样。”李福景说，“其实，校长小瞧了你，就在校长刚刚说完，严校董接过话茬，言道：‘说恩来为学校中之角色，固然不错，视其入校以来之学业操守、所作所为，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中之角色矣。’”

“我……”周恩来相信李福景的诚实，可这番转述的话，使他不免惶然，“我想这是两位前辈对我的勉励。福景，你听了便罢，万不可再外传，那不好。实在说，别人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重要的还是自己怎样去做。福景，你我如同兄弟，对你，无话不可说，最近，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即‘人格’二字。人格之造就，正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是不是这个理？”

“说得对。”李福景应道，“干嘛不写篇文章？”

“还在酝酿哩，”周恩来拍了下脑袋，稍停，“题目就叫《我之人格观》。”

——“那我就等着拜读了。”

“我还想，人格并非是孤立地存在，它与一个人的志向、名誉观等息息相关。”周恩来凝思道，“我们无论做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心存希望，这希望即志向，而志之立也，应关乎神州陆沉，而不在金钱得官，如此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限于一隅、私于个人，必是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

“是为我辈之不齿。”李福景慨然说。

“是这样。”周恩来仍沉浸在思索之中，“而志向、名誉、人格等等，确非个人之事，我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部在于改良社会、拯我国家，当务之急，要者，则当开通民智，输灌知识，使国民之思想日趋于高尚之途，则中华庶有希望乎？这大概也是排演新剧之意义所在吧！”

这两人，一敞开心扉，便说个没完。

“走吧，咱们去童子部掷篮球去。”李福景见周恩来神情沉肃，遂提议。

“噢——”周恩来似被猛然提醒，他看了看西斜的太阳，说：“我跟韩慕侠先生约好，要去他那儿的，你看，差点都忘了。福景，你是敬业乐群会童干部部长，你去跟他们一道玩吧！”

“可你是童子军司令啊！”

“拜托了，下次，我们再一道去……”周恩来说着，便甩开脚步出了校门，急如星火地径往韩慕侠精武馆。

周恩来所说的韩慕侠，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曾在万国赛武大会上，将外籍大力士康泰尔击倒于擂台上而名声远播。他在津门开设精武馆，在民众中推广国术，以求健身强种，长年义务授徒，在青年学生中有一批追慕者，周恩来即是其中之一。

一次，周恩来、李福景、王朴山等去精武馆，看着这群聪颖、俊逸的莘莘学子，韩慕侠想起一件事，说：“我这人，胸有韬略，却乏经纶，至今有一憾事未了心愿，韩氏祖茔迄无堂名，未知在座诸生，可否为之谋划？”

“叫颂德堂吧！”王朴山建议。

“椿萱堂亦可。”李福景道。

“颂德，较为一般；椿萱，仅指父母，”韩慕侠说，“请再琢磨琢磨。”

“先生早年曾师从九位武术名家学艺，这才身怀绝技，威震一方，那么，可否叫‘韩九师堂’呢？”周恩来说。

“好，好，”韩慕侠含笑点头，“就叫‘韩九师堂’。”自此，他对周恩来颇多关照。

今天，周恩来又到精武馆，登堂入室，墙上“尚武救国”四个斗方赫然入目，让他怦然心动。一旁，身着玄色香云衫短打的韩慕侠正瞅着一柄大刀。

“啊，今天约你来，”韩慕侠殷殷说道，“只想让你见识见识这柄‘僧王刀’。”

周恩来凑近一看，只见此刀长逾三尺，鲨鱼皮刀鞘呈深紫黑色，上面缀有精致的彩色梅花数朵，与平素见过的大刀的确不同。

“拔出看看。”韩慕侠说。

但听“嗖”地一声，刀出鞘便寒光逼人。韩慕侠又让周恩来在一棵铁片上试试刀刃，孰料大刀一落，竟削铁如泥。

“真是一把宝刀！”周恩来惊叹不已，“先生，为何叫它‘僧王刀’呢？”

“这里面有个故事哩！”韩慕侠托着坚实的下巴，沉入往事的回忆——

“那是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入侵，炮击天津大沽炮台，炮台失陷，鬼子兵沿海河进入天津，清廷遂与洋人签订了屈辱的《和约章程》，以换取鬼子兵退出天津。”韩慕侠声音沉涩地说，“稍后，清廷派大盐商海张五，协同僧格林沁亲王办理防务，沿白河一带构筑炮台。次年，英法联军调集 20

艘炮舰来犯炮台，被我守军打败，击沉敌舰 11 艘，鬼子兵死伤亦多达 400 余人。是役取得胜利，海张五被清廷任为天津盐务总管，僧格林沁又特地将自己的宝刀赠予他……”

“那么，这刀又怎样到先生手里的呢？”“这事说简单也简单。”韩慕侠嘿嘿笑道，“后来，海张五与一个浑名‘浪里蛟’的李姓盐商，为十亩盐田勾心斗角。‘浪里蛟’设下鸿门宴，海张五携一 12 岁小童赴宴。宴席上，话不投机，‘浪里蛟’令家丁对海张五刀戟相逼。在这关键时刻，小童迅速从腰间抽出一个家伙，顶住‘浪里蛟’的后背，唬得那厮急忙喝退家丁，并礼送海张五上轿离去。”

“这小童莫非就是先生？”恩来问。

“不错。”

“那先生当时使的究竟是啥兵器呢？”

“啥兵器？”韩慕侠一阵豪笑，“那不过是一把形状似剑、无尖无刃、金光闪闪的铜镇纸而已。”

“先生真行！”恩来也不禁笑出声，“这么说，回去之后，海张五便将这把‘僧王刀’送给先生了。”

“是啊，这刀不同寻常，夜间，每遇蹊跷、险恶，必铮铮作响。十多年来，我总随身携带，寸步不离。”韩慕侠感慨地说，“不过，我也不能一直让它藏于密室，恩来，这年把，我见你每次来此，都兢兢业业，心不旁骛，从今天起，这刀就归你使……”

“先生，我不敢当……”

“我让你使，你就使。”韩慕侠嗔道，“今天，我教你八卦拳，你要记住，它的运动结构多采取掌法，而运动形式呢，则按八卦的正四正偶和九宫步运行，故而又叫八卦掌。其练法要求是，顺项提顶，松肩沉肘，实腹畅胸，曲腿膛泥……”

韩慕侠将整个套路做了一遍，这才带着周恩来练了起来，直练得汗水涔涔，周恩来约略掌握了动作要领，才收功小憩。“先学八卦掌，而后我再教你八卦刀、剑法、柔术，一如从前。我不仅在武术馆教，还会继续去南开授课。”韩慕侠说。

“先生，我都想学，”周恩来沉吟了一会儿，“只是，我尝想，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侮我中华，若论武术，义和拳、红灯照，均不乏此道，可是，最终却抵挡不过列强之洋枪洋炮……”

“你的意思是武术不灵了？”

“不，不，先生说过，习武能益于国家社会，近之能育体修身，确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周恩来作着解释，“只是，我想，救国之道根本还在于改良社会，开发民智。而今，袁世凯已死三个多月，时局依然如故。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异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林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

“啊，有道理，有道理，仅凭尚武还不行。”韩慕侠说，“不过，习武，你可不能停啊！”

“哪能呢！”恩来笑道，“其实，习武与改良社会、开发民智自可并行不悖，我焉能作罢？”

“这就好，这就好啊！哈哈……”演武堂旋又响起韩慕侠豪爽的笑声。

年华似水，岁月不居，周恩来负笈津门已有三载。

寒假届临，班上同学纷纷返里省亲，周恩来却别有滋味在心头。追忆曩昔，1910年（宣统二年）离开淮安，作别恩溥、恩寿，已历六个寒暑。其间，一年铁岭、二载奉天，虽能随遇而安、因时而学，但旅中况味饱尝，未得一日享家庭之真乐趣。自考入南开学校，与伯父伯母时有聚首，聊解思乡之苦。但每每南望乡关归不得，同胞兄弟各东西，心中难免思念不已又无可奈何。

今年寒假，淮安仍在千里之外，聚首依然遥遥无期，同学中除几人外部离校了。想到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思乡思亲之情像潮水撞击着周恩来的心扉。此种难言的无奈，白天稍好一些，每当入夜，冷案寒窗、孤灯弱火，想起人间的悲欢离合，他不禁发出叹息，同学们共盼之假期，在他却成了堕神丧志的岁月，难道假期与他无缘吗？

只是，周恩来毕竟不是那种沉溺于个人得失的人，有太多的事需要他去做。他想，只要走出沉闷，自可寻得兴味，开扩心胸，快乐假期易逝，未来岁月方长，断不能像以往几个寒假那伴于消沉中打发日子，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两旬之光阴。同宿舍的常策欧、张蓬仙相继走了，新剧社近日要上演新剧《仇大娘》，而剧本仍在编纂之中，他是编纂者之一。两位同学离校时，他何尝不想去送行，可他脱不开身，只好将遗憾留在心里。

“周恩来——”他正伏案编纂，忽听校役叫他，并且递上一张字条，原来新剧社已在排演《仇大娘》，让他即去。他只得“舍笔而代以舌”，匆匆来到新剧社活动的“思敏室”。

寒假期间排练《仇大娘》是经张伯苓准许的，也是响应学校“体育会”的要求而作。事因是，春季将于北京举办华北运动会，南开学校的体育曾在东亚运动会上夺魁，代表天津参加这次华北运动会当在意料之中。可是，因参赛人数多，所需款项数额巨大，非一时可以筹集，遂有人提议演新剧以募捐，拟于正月初五正式公演。

一入思敏室，见时子周、伉乃如、马千里等先生和李福景、于佩文、黄春谷、严仁曾等同学基本已到齐，他们分别在《仇大娘》中扮演不同角色，周恩来饰的是“蕙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了一阵子，将剧情大致定下，但场次、台词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剧本。任务急迫，非周莫属，一连三天，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总算编纂告成。除夕前一日清晨，他急夹剧稿访印刷所，因年关迫近，印刷工开始不想接受，周恩来反复申述该剧演出募捐之意义，并允增加费用，这才为彼接受。于此，可见金钱万能，足为凡百事业成功之一助也，这使他颇为感慨。

忙完这一阵，周恩来总算喘了口气。除夕，他回到了元纬路元吉里4号伯父家。

入夜，户外爆竹声声，不绝于耳。依家乡习俗，这会儿，正是合家团聚、一案共食之时，天津亦复如此。可眼下，举桌只伯父、伯母和恩来三人，有点冷清。食毕，似无别的事，他独据一案，甚觉无聊；遂取南开“自治励学会”主办的《励学》杂志翻阅起来。三个小时，全书几尽，而思绪却难以集中，顾念故乡之情往复回环。心想，今天是什么日子，不就是家庭团聚之时吗？可是，嗣父去世已有17年，生母和嗣母去世也有8年了，虽温榻之梦常入，然北堂久不闻唤子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

夜色阑珊，外面的爆竹已疏疏落落，邻室的欢笑清晰可闻，伯父伯母的

絮叨渐渐平息。这时，屋顶瓦片上溅出细碎的冻雨声，夜是那样凄清，恩来怎么也睡不着，想起谢世的亲人，幼小的傅、寿二弟，还有为生计而飘泊不定的生父，他泪盈枕席，竟夜不寐。

或许是着了凉，加之心情压抑，他患了喉肿症，不得不移居学校的调养室。同室有个叫梦亚的同学，两人谈起家世，不觉彼此同情，感叹病室巧遇。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梦亚说着落下泪来。

“余不为君悲，亦不为己悲，余且为举世之不得同侪而一诉其平生者一痛哭焉！”周恩来也不禁伤感。

几日来，连夕演剧，殊不得闲，他的烦恼反倒大大减少。奇怪，人往往因不得闲而受到困扰，自己却因这而多增幸福。啊，原来闲则生情，情生娇，转化为极不堪指使之人。假期如不恰当支配，极易养成闲散之习，消沉、倦怠，以至染病在身，殊多烦恼。这会儿，自己像是又变了个人，这实在是演剧之功，恐怕是庸人难以知道的吧？！

正月初十清晨，南开组织一行 20 名师生赴京观剧，周恩来也名在其列。火车隆隆疾驰，窗外，旷野平畴匆匆扑入眼帘；车内，谈笑风生，并不寂寞。尹劭询、伉乃如二先生作趣语，时子周、伉乃如作相声，颇饶兴味，其余的人也依次各说趣语，语未终，北京巍峨之城垣已在望。抵站后即被天津学界观剧团的林墨青先生接至西河沿元成店住下。黄昏，用膳于杨梅竹斜街亨泰馆，饭毕同往大栅栏广德楼观《因祸得福》（即南开之《仇大娘》）。因京城禁男女合演，因此都是女伶，演出与南开大同小异，佳处甚多，辞句之华丽是最显然的；但词句虽美，只知熟读不甚知说词时之状态。布景多用布帐，绘景其上，奇妙者颇多，惟有时景在幕后，人在幕前，两不相合，布景虽有若无，是为缺憾。至剧场之秩序，殊未免俗，邪好之声，哇哇盈耳，闻之令人欲睡。逮曲终人散，已越午夜，周恩来照护着最小的李福景，与众人联队归栈。翌日午后，全体又去广德楼观看《恩怨缘》，内容与南开所演不相出入，惟凡属戏中之隐场，彼均作实，布景亦多相类，周恩来不以为然。不过，统观全剧，剧本本佳，加之演出聚精会神，遂得圆美之结果。

京城之行，就观剧而言，不能说没有收获，但周恩来之注意力并不囿于此。京城乃袁世凯曾执政的地方，丧权辱国之外交皆发端于此，周恩来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想到首善之区如斯，知中国之自亡久矣，又奚待外人瓜分而豆剖之？！

三天后自京归来，王朴山问起他的京师观感，周恩来遂告之，朴山也连声叹息。

“国事非不可为也。可是，政府之愚民政策，暗民手段，层出不穷。追原祸始，不得不痛恨于障百川而东之者也。”周恩来愤然说道。忽然，他的目光包斜到悬壁的一柄剑上，伸手取下，倏又将剑抽了出来，观之良久，说，“朴山，此刻，我真想舞剑哩！”言毕，大步跨出宿舍，在门外走廊里舞动起来。月色溶溶，寒风飕飕，他腾挪纵跃，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朴山也不禁为之赞叹起来。

稍许，周恩来收住剑，沉吟有晌，说：“我吟几句诗给你听听：

华年惜绿鬓，午夜啸青锋。

学道雄心淡，观时热血浓。

“下面，你续吧！”

“你一气呵成不就得了。”王朴山笑道。



“合作嘛！”

“这……也罢。”王朴山常以“残夜”、“憨桦”的笔名在《敬业》上发表诗文，颇有才气，他稍作思忖，吟道：

无成惭画虎，有待爱潜龙。

诗思飞何处？云山几万重。

“好好，结句尤佳。”周恩来甚觉满意。

“恩来，你的字好，把它写下吧！”

周恩来也不推脱，二人回到宿舍，朴山研墨，恩来拈毫，一挥而就。署名：昧爽（昧为王朴山，爽为周恩来）。

这首诗，充满忧国忧民的激奋情怀，为闻者称道。

主编《敬业》，编辑《校风》，演出《一元钱》、《仇大娘》……在全市性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周恩来已成为南开学校众所瞩目的人物。但他并无矜持和骄傲，依然孜孜于学业的进取，跻身于优秀学生之列，国文成绩出类拔萃，代数考试又获足分，化学成绩也颇出色。至于体育，一向为他重视，他所在的丁二班，荣获全校运动会亚军。在班级运动会上，他获跳高第三名。他还活跃在篮球场和排球场上……可他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课本知识的学生，他的思考超越于书本之外，对真理的探索 and 追求一直在继续，将自己的见解诉诸笔墨，在《敬业》、《校风》上刊载。

《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    ，这是一篇颇为独特的文章，周恩来竟将 2000 多年前的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和英国近代思想家、生物学家赫胥黎相提并论，此为一般人难以想象，而周恩来却将二者进行类比，寻找异同，从中提出己见。他主张人们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挥固有之本性，阐扬独立之学理”。他对长期统治着人们思想的“儒之老子：相传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

    1916 年 3 月 20 日，南开校刊《校风》第二十二期，1916 年 10 月《敬业》第五号先后发表此文。《敬业》发表时，署名“飞飞”，个别辞句略有修改，易题为《老聃赫胥黎二氏学说异同辨》。孔、西之耶、印之佛”的理论提出怀疑，认为“知其生不知其死，孔氏之说也；不死不生，是谓永生，那氏之说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氏之说也……吾惟知世界之上，何有乎生，何有乎死，生死无所系，更何有乎色空，是生死色空皆幻相也，皆三子之误也。三子之误，普天下人之公误也”。他热情赞扬赫氏，在“潮流所及，教义偕行”的情况下，“独能发抒怀抱”、“倡物竞天演说，开文化之先河，破那氏之教论”，并称颂老子“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指老子学说中“天之道，捐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捐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与赫氏一样，具有打破权威勇于创新的精神。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还以其独特的视角，指出老子不是消极退让，退让中包含着竞争，而赫氏在竞争中包含退让。进而，他又把二者统一起来，不禁感慨系之：“赫氏之说未得行于欧土，亦犹老氏之说垂二千年之久而未得希微散布于禹域中也”，“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显然，他不是把退让和竞争在形式上调和起来，而是摆脱了形式上的矛盾，超越了对二氏学说的一般浅见，从道德的积

极意义上将二氏学说统一起来，熔二氏主张于一炉。在这里，“退让竞争主义”之创立，则显示了周恩来不同凡响的调和色彩，自然，在这之前，他所写下的众多思辨文章中，其调和色彩和调和格调已很鲜明，并已跳出庸俗调和论的窠臼。生活中无数事实表明，调和不一定是折衷，矛盾不总是分裂才能前进，有时统一也能推动矛盾前进。在多种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时，调和也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在矛盾中寻找共同点，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矛盾统一起來推动事物前进，少年周恩来已请此道。

浸润于周恩来文章中的调和色彩，渗透在他个人风格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他特有的个性魅力，而这又与他的温和诚实、富于感情、挚于友谊息息相关，显现出入性的美和崇高。

不久，《敬业》第四号发表了周恩来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诗三首（此外，同期还刊出周恩来《飞飞漫墨》四则和《辑张蓬仙东京来函》）。

张蓬仙，即张瑞峰，与周恩来、常策欧（醒亚）同为“敬业乐群会”发起人，并任该会第一任会长。年初的一天，张蓬仙、常策欧、周恩来都在“敬业乐群会”活动室。

“恩来、醒亚，我要退学了。”张蓬仙忽然说。

“怎么回事？！”周恩来诧异，“还有两年才毕业，为何要退学呢？”

“难道东北有比南开更好的学校？”常策欧也大为疑惑。

“我自己也说不清，”张蓬仙亦颇惆怅，“这是家里的意思“你为何没有主张？”周恩来说，“我们在一起志趣相投，服务同学，解疑析难……莫非你不留恋？”

“我留恋，我珍惜。”张蓬仙几乎要落泪，“只是，家中这样做不会没有道理，我……我会记住你们的，我们还可以书信联系……”

事情已不可挽回，周恩来回想起与张蓬仙的两年同窗，想起知己此去前程莫卜，真是感慨万千，种种复杂、微妙的情愫，化作《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三首。

其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扞虱倾谈惊四座，

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

他年预卜买邻钱。

淮安人周恩来和吉林人张蓬仙，原是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的异乡之客，然而，又都怀着学好文化、探求真理、救国拯民之愿望，同时考入名闻遐迩的南开学校，仿佛前世有缘，才使两人有此际遇。而黑暗腐败的国运，又促使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集会结社，针砭时弊，抨击反动昏馈的军阀统治，探讨国家的前途命运。那种做视权好、无所顾忌的豪情，如同晋代“扞虱而谈，旁若无人”的王猛、桓温那样，甚至在吃饭饮酒时也是意气风发，侃侃而谈，出言吐语，气度非凡，这使周围师生也为之震惊。他们相互间述己论人，臧否国是，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如今回忆起这一切，是那样令人快慰而又留恋不已。离别，自然是惆怅难舍的，可是，国家兴亡

的责任未了，又岂能沉浸在这缠绵的情感里？惟有继续振奋精神，坚定斗志，“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不论前程何等艰难险阻，得有卧薪尝胆的精神，披荆斩棘，迎难而上，争挑救国拯民之重担，而不可片刻息肩。倘若能像古代将士出征、凯旋、解甲归田那样，有朝一日，大业告成，彼此再度相聚，共庆胜利，重叙友情，那该是多么幸福！

张蓬仙只身回到黑暗势力同样猖獗的东北，他会怎样呢？周恩来为之担心，但字里行间却没有一丝消沉，而是充溢着关切、爱护和激励。

## 其二

东风催异客\_\_，  
南浦\_\_唱骊歌\_\_。  
转眼人千里，  
消魂梦一柯\_\_。  
星离成恨事\_\_，  
云散\_\_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  
因缘文字多\_\_。

张蓬仙即将返乡，触动周恩来写下告别的歌，人是天外客，瞬间就会在千里之外，此事想起来恍若做梦。两年相聚，竟是那样短暂，犹如牛郎织女二星即将分离，彩云就要散去一样，令人郁郁不欢，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值得庆幸的是，两人因文字机缘，毕竟有一段共同切磋学问、砥砺品行的岁月，无论如何，这是令人欣慰和珍惜的。

离情别绪，使周恩来欲罢不能，他又写下一首诗。

## 其三

同侪争疾走\_\_，  
君独著先鞭\_\_。  
作嫁\_\_怜侬\_\_拙，  
急流让尔\_\_贤。  
群鸦\_\_恋晚树\_\_，  
孤雁入寥天\_\_。  
惟有交游旧，  
临歧\_\_意怅然。

周恩来一咏三叹，无数生动的画面纷至沓来。这两年间，同学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奋然前行，其中，要数张蓬仙跑在最前面，进步最快。回想编辑《敬业》过程中，我能力不强，事业如急流奔涌，数你最有才干。而那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平庸之辈，都安于现状，他们是不能担当救国拯民的重任的。只有你，像大雁一样，展翅翱翔在寥廓的天际，搏击肆虐的风雨，你我是难得的至交，没想到也有分别的一天。蓬仙，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心里是何等惋惜和失望啊！

这首诗，展现了周恩来对张蓬仙的钦佩和对友情的珍惜，显示了周恩来虚怀若谷、扬人抑己的美德。事实上，在“敬业乐群会”里，他规划出力最多，只是，他从不居功。仿佛他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不值一提。这种人格修养，贯穿于他的一生。

#### 4 会考夺魁——乡村编纂新剧——蒋 妈至津——振聋发聩的演说

一夜之间，天津的街头巷尾挂起了无数面龙旗，袁世凯黄袍加身，恢复了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骤然间，历史出现了大倒退，这是去年发生的事。

多灾多难的祖国，何处是出路？马千里、张皞如等先生激于义愤，带领一批师生举行抗议集会，校长却无动作，周恩来感到困惑和焦虑，但他并不消沉，于如磐夜色中依然看到微明。他的此种心境，反映在是年冬天写下的《或多难以固邦国论》  ，内忧外患，他更多地看到了外患的严重危机。他在文章中写道：“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役，法人欺我；布楚之役，俄人噬我；马关之役，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举国河山，将非我属”，西方列强宰割中国的历史事实，昭然在目。其中，最严重之危机乃日本之侵略。他指出“同种东邻，乘欧战方殷之际，忽来哀的美敦书”；而中国政府却“逐条承认”，国家“事急时逼，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已云极矣”。他大声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不然多难既不足以固邦国，时势亦不足以造英雄。”表达了他反对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爱国情怀。难怪老师阅后写下这样的评语：“才思骏发，波澜老成，中后历陈时事，犹有贾长沙痛哭流涕之情，诚杰构也！”

此刻，孙中山、蔡锷  等发起的讨袁斗争已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但周恩来还只是一名中学生，他的力量还不足以达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地步，而亲属师友的期望，使他意识到必须完成中学学业。他不能终日泡在社会活动中，学业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他时刻注意把握自己，功课始终居班上优秀之列。

1916年5月，南开学校决定组织一场不分年级共11个班的作文特试，每班推选代表参加，计百余人。此时的南开，除陈钢（即《校风》总编辑陈铁卿）和孔繁需外，周恩来也被公认为校中文豪。熟悉他的同学都知道，他除学习课文外，还通读诸子百家和史书，尤爱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从中学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还学习了文章的写作方法，故而，他的文章下笔千言，一气呵成，气势壮阔，读之不厌。他作文往往不打草稿，拈笔直书，在每周一次作文课上，3小时内能写近10篇红格稿纸（每篇两页，每页400余字）。

这次特试（会考）自然非同寻常，丁二班选出周恩来、薛卓东、常策欧、潘世纶、张鸿诰五人作为代表。校方出了两道题：

《诚能动物论》、《日相大隈伯谓欧战为新文时之产痛睹已往历史是否如斯试申言之》。

“恩来，去年会考是陈钢第一，今年非你莫属。”张鸿诰挺有把握地说。

“不一定。”周恩来的反应颇平静，“不过，最近，我倒是翻看了校长在修身课上的授课记录，我琢磨，试题或许仍由校长定，当然，我也作了多方面准备。”

“难不倒你的。”张鸿诰鼓励道。

“欲论个人，优劣成败倒也罢了，”周恩来说，“而我们是代表班级参

加的，事关班级荣誉。鸿诰，我们要全力以赴去争取好的名次。”

进入考场，周恩来审视了两道题，欲就对政治的兴趣而言，第二道题，他当能洋洋洒洒大开大阖地铺陈一番，但题太宽泛，且涉及繁复的历史，真的下笔，恐难收拢……

第一道题，他觉得能驾轻就熟。他想起张伯苓着重谈过“诚能动物”的道理。他在记忆中搜索着，不错，修身课上，张伯苓这样说过：“……我所望于诸君牢记而守之终身焉者无它，‘诚’之一字而已。”又说“是故‘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一以是为标准，事出于诚，即无不成，偶败也必有恢复之一日”等等，何况，对“诚”之种种，他还看过一些读物。

可以说，周恩来已是成竹在胸。

在这篇作文中，周恩来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寄诚信、弃诈伪。他先从正面论述儒之孔、西之耶、印之佛之为人：

“夫三子亦犹人也，贵未及于天子，富未比乎陶朱，享寿亦若中人，秉权要异将相，而其炫赫于当时，照耀于后世，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虽以天子之贵，陶朱之富，老彭之寿，将相之势，莫能易焉。何哉？岂非以三子之诚能动物也耶！不诚无物，孔氏之言也。守诚坚信，耶氏之旨也。勿讹言，勿欺骗，佛氏之戒也。守真抱璞，感人以诚，秉天道，尽人事，又三子之同行也。”

周恩来进而论述：

“下车泣过，大禹之诚感罪人。祷雨桑林，商汤之诚格上天。西伯被困，殷纣以其诚而赦其命。武侯治蜀，黔首以其诚而守其法。化干戈为玉帛，孔子折冲齐鲁。反内犯为罗拜，子仪心服回纥。王阳明诚格蛮苗，华盛顿德感民众，是诚也，大之垂举后世，小之造福一身。”

继之，他又从反面作了阐明：

“新莽自号圣贤，终居窃篡之名；曹操伪礼贤士，卒贻奸恶之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抚特涅之毒，万国共晓。”

那么，教训是什么呢？周恩来写道：

“故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甚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作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

周恩来笔下汪洋恣肆，感情激越，仿佛面向公众在慷慨陈词，顿足疾呼。文章结尾，他难以抑制愤怒，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发出义正词严的痛斥：“虚伪可以惑少数人于终世，惑人类于一时，而决无惑世界人类于最长时期也。”统治者妄图驱众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之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周恩来是个虑事细密的人，他担心有的老师凭印象予他褒扬，或依成见予他贬抑，因而考试时有意改变了字体，他希望公平竞争。

当晚，考卷集中到国文教员手里审阅。

次晨，国文教员程玉孙遇到周恩来，悄悄地对他说：“这次会考，第一可能是你。”

“怎么，你辨认出了我的字体？”

“不，我是从气势、文辞、逻辑、对事理之剖析诸方面推测的，看来，只能是你。”

周恩来想，先生的眼力真厉害呀！凭直觉，他也感到自己发挥得不错，可是，他不敢存侥幸心理，百余人会考，何况有陈钢、孔繁需、张鸿诰等几

名高手，他唯有等待公布结果。

事情未出程先生所料，上午发榜时，周恩来果然一举夺魁。而且，丁二班也获集体第一，奖牌一个，上有严范孙先生题写的“含英咀华”四字，是不可多得的荣誉。

那么，周恩来的文章究竟怎样呢、这里，不妨读一读国文教员们的评语：

张诗岑先生评语是：“以孔、耶、释之教话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少陵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者实得其妙诀。而通体文笔之道劲，布局之绵密，尤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

程玉孙先生的评语是：“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笔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

周恩来不负众望，当之无愧！

稍后，这篇文章被南开《校风》作为代论，发表于1916年5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期上，成为南开历史之一页。

会考夺魁，本应欢欣鼓舞，可近日周恩来却平添了一桩心事。原来一贯器重他的严范孙，欲将女儿智安许配于他。话并非严范孙本人说的，而是其侄孙严仁曾透露的，而仁曾却是从堂叔智崇（严范孙长子）口中听到的。仁曾是敬业乐群会会员，与周恩来交往甚多，人亦诚实，话中那层意思，并不难琢磨。论说，他已18岁，按当时习俗，似也到了提亲的年龄。校董相中的，这在一般人不啻是个殊荣，没准会趋之若鹜，可是，周恩来却感到十分为难。一天傍晚，他约张鸿诒外出散步，张鸿诒见他双眉紧锁，遂问：“恩来，有嘛事不开心？”

“唉——”他叹了口气，旋将仁曾的话复述了一遍，“这真难办……”

“严先生是看中你的人品和才干，”张鸿诒笑着拍了拍周恩来的肩膀，“好事呀！”

“啥好事？”

“你这是怎么啦，严先生是前清翰林、社会名流，又是南开校董会首席，别人想攀都攀不上哩！”

“嗨，你不懂。”周恩来说，“严先生是个好人，我一直对他很尊敬。可是，说到婚姻则是另一回事，我是个穷学生，假如与严府结了亲，我的前途就要受严府支配了，而我不想受制于人，对未来，我有我的打算。再说，18岁谈这事，我也觉得早了些。”

“这话也对。”张鸿诒深以为然，“那你怎么办？”

“唯有辞却。”周恩来说，“我知道这样做有负于严先生的厚爱，但只能如此。”

“恩来，你真不简单。”张鸿诒说，“要不要我去跟仁曾说说？”

“谢谢，还是我自己说为好。”两人踏着落日的余辉回到校园。

时光流逝，不舍昼夜。

“期考毕，暑假放，校中寂，学子归。人人提囊携筐，或赴江干，扁舟返里；或循故道，由陆旋乡。行色匆匆，心无他系，惟家是恋……”这是周恩来《避暑记》开头的话。

1916年的暑假，如同每个假期一样，在周恩来心中，总涌起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

想象之中，同学们一旦抵乡，载欣载奔与家人团聚，“话桑麻旧状，诉别后情思，问故老无恙。堂前彩舞，欣双亲俱健；案上分梨，庆坝麓再逢。

父子兄弟，团聚一室，豆棚瓜架，旧语如丝。”——这是何等快乐的事！可是，他没这个缘分。经济拮据，他只能留在校内，难以省亲，“南望乡关，欲归不得”。于车站、码头送别同学时，尽管他故作洒脱，殷殷叮咛，但触景生情，内心深处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越发难以克制，想到假期是那样漫长，而自己却蛰伏津门，心中愈添惆怅。张鸿诰等有北京西山之行，他未参加；芝罘——之游亦无缘。斗室蜗居，几同老衲。而溽暑侵入，尤令他郁闷。所好敬业乐群会安排有暑期活动，作为会长，尽心尽责，众人终朝聚首，正好破除岑寂，解去忧思。

几天后，他随新剧社诸人赴京观剧，也算休息，都门胜地，略涉南开惯例，每逢校庆（10月17日）纪念会，辄演新剧，以志庆贺。刻下离校庆虽然还有两三个月，但如像过去，总在开学后才编纂剧本，时迫事繁，难免有潦草不尽人意之处。今年，张伯苓改变了做法，决定提前准备，集中新剧团中数名师生，由他亲自带队，避开城市的喧嚣和学校杂务的缠扰，前往近郊高家庄李氏小学编纂新剧。

此行，除张伯苓，成员有时子周、尹劭询、王祐辰、华晴午、姜更生、仇乃如等先生和于佩文、李纶襄、李福景、周恩来四名学生并带堂役一人。

高家庄距天津不远，此地虽无名山胜水，但林木之幽深、民风之醇厚，亦足以悦目娱心。周恩来对校长这一举措颇感兴趣，一则，可以充实假期生活内容，免却思乡之苦；再则，一行师友都是平时过往甚多、志趣相投的，其中，李福景跟他交契尤深，两人形影不离，令他快慰异常。

这次下来，张伯苓规定每人需编三四本，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三两成群，搔首构思，或蛰处教室之内，或徘徊树荫之下。所好张伯苓并未设下什么框框，题旨自定，任其发挥，这样就极大地张扬了各人的个性和才智，出手都很快，三天后即按时交卷。尔后，一行人在郊野徜徉，或旅行三五里外，或泛舟河泊之中，或访问农家，或促膝交谈……

等到上弦月升起，众人则沐着月华的清辉在校园内边纳凉，边品评幕表或详志，后经张伯苓选中者为时子周和尹劭询的“详志”。事情有了定夺，第四天旋经原路返回南开。接着，由时、尹二位先生将故事编出，誊印后分众人加工削改，所费手续，计经四次。这样，一个完全剧本，8月间才脱稿，而所谓“完全剧本”也只是文字本，演出时则又有变化。

返校后，李福景即病倒了，周恩来很着急。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般，李福景的父亲李金藻系南开校董之一，与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和四伯父周贻虚友情甚笃，属世交。李福景比周恩来小两岁，低两班，可他俩与薛撼岳、蔡凤同在南开西斋36号度过三年之久，而且两人一起演过新剧，赴京观摩过新剧，这次，又一道应张伯苓之召去高家庄编纂新剧。返程木船载客超员，加之天气懊热，李福景中暑了。周恩来将他送回家，此后一连数日，天天去探视，递药端水，化解寂寞，两人还一起商量新编剧本的削改，直到李福景病愈。

时子周先生为新剧团团长，由他主纂的剧本取名《一念差》，由新剧本演职员商榷，于9月下旬才决定采用。剧分五幕，原稿只保留了十之三四，而立意不变。

1916年“双十节”（10月10日）南开新剧团同时试演独幕剧《醒》和《一念差》。

《醒》是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在美国留学时编纂的。演出后，参与评判的

严范孙和张伯苓认为，该剧情旨较高，理想稍深，写实述景，历历在目，可以改弊维新，发人深省；无奈事涉遐高，稍失枯寂，似与今日社会心理不合，遂临时被取消 10 月 17 日校庆公演。但《一念差》也有不足之处，评判认为它事繁幕少，不足以引起观众兴趣，决定将其改为六幕，结果与五幕无甚出入。

《一念差》的剧情并不复杂。

主人公叶中诚在栽赃害人谋得官职后，受到良心谴责，常常语无伦次。儿子也因此生活腐化，染上性病而一命呜呼，叶在极度烦恼和痛苦中自杀身亡。

显然，它描述的是官场之黑暗、人心之残酷和报应之迅速，枉费心机而终无好下场。

时子周、佂乃如、王祐辰、尹劭询等先生和李福景、黄春谷、于佩文、严仁曾等同学都在该剧担任了不同角色，周恩来作为“副布景”，协助“总布景”华晴午先生精心设计了布景，用布景烘托剧情，造成情景交融的意境，使剧情更为感人，收到了辅以背景而情益肖之效。同时，周恩来还是第二幕和第四幕的“管幕”（其余四幕“管幕”皆为老师）。

该剧由张彭春导演，演员的表情说白都臻上乘，演出获圆满成功。布景之妙较前更加进步，其中角色们一开窗，见皓月当空犹如白昼，使观众为之惊奇。此乃新剧团之发明，自然与周恩来不无关系。

周恩来另有一个贡献是，在演出中，他还现场对一切动作、台词和神情作了记录，致使《一念差》剧本得以流传。

嗣后，周恩来并写了《观本校新剧 一念差 感言》  。

此文就“人性”、“国性”立论，大处落墨，详加剖析：

“……国性之失基于人，人性之差起于一念。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果国民于一事之始也，慎其念，谨其行，俾事之既作，无利己害人之虑，则其事举而利溥，众人蒙其赐矣。一人如是，十人效之，万事行之，而后人性复，国性定矣。是国性之挽救在于人性，人性之存留由于一念，一念之始，系乎国之安危。”

这大抵也是南开新剧团演出《一念差》之本意，周恩来注意到，每当演出时，喜笑怒骂、悲欢离合，观众以演者之声色为转移，他不由得发出感叹：“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然则新剧乎？人性之立，国性之救，风俗之挽回，其将赖诸斯乎，其将赖诸斯乎？”

一天，他正在西斋宿舍整理《一念差》剧本，忽然，校役在门外喊道：“周恩来——”

“嘛事？”他搁笔迎上去。

“淮安老家来人啦！”校役说。

“谁呢？”他心中嘀咕着跨出宿舍，大步流星奔到校门口，目光一瞥，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惊喜地喊道：“蒋妈……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记住南开学校四个字，到了码头我就打听，路在嘴边哇，拐七绕八也就找到了。”蒋妈说。

“事先打个信来，我一定会去码头接的。”

“不用，不用，谁知船在路上会不会耽误。”说着，蒋妈拉着恩来的臂上下打量起来，“离家五六年了，长得这么高啦，你这孩子，一直让人牵肠挂肚啊！”

“蒋妈你……”恩来见她苍老多了，心中一阵酸楚，“千里迢迢，你还



来看我……”

“你娘和亲妈都不在了，八婶又走不开，也只有我来看你了。”蒋妈说。

“真难为你了……”

“瞧你说的，”蒋妈嗔道，“我一直惦念着你呀！”

“我也一样，只是，川资很贵哩……”“我一心想来，便什么也不顾了，借了印子钱就动身。”

“噢！”恩来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了，对于这位母亲般的农妇，他有太多太多感激的话要说。12岁之前那段岁月，无数画面倏地闪现在眼前：婴孩时承欢在她膝下，暑天在她家嬉游，母亲病故，她一家人的照料……可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拭了下泪，道：“真难为你了，蒋伯好吗？还有大文哥和小妹呢？”

“好，都好……”蒋妈的眼角也盈满了泪水，“他们也时常叨念你啊！”

“恩溥、恩寿怎样？”

“有八婶照看，只是没法念书。”蒋妈说，“这次，两人也想来，哭哭啼啼的，可是……”

“唉，我枉为人兄啊！”恩来泪水又潜潜而下。

“你才小小年纪，不能怪……别难过。”

“看，只顾说话了。”周恩来竭力摆脱感情的折磨，“今天下午没课，蒋妈，我们到四伯父家去。”

他左手搀着缠足的蒋妈，右手提着一只蓝印花布包袱，来到四马路口，叫了辆黄包车，把蒋妈扶了上去，他让车夫拉慢些，自己则跟在一旁步行。

待到了元纬路元吉里4号，四伯母见了，自然十分高兴。

晚上，四伯父贻康也回来了，四伯母特地烧了几个菜，算是“接风”，好不热闹。饭后，一家人又说了个没完没了。

次日是礼拜天，饭碗一丢，恩来就搀着蒋妈去逛街，还买了几只“狗不理”包子，请蒋妈品尝。

“味道怎样？”他笑着问。

“不如文楼汤包。”

“对，还是家乡的文楼汤包好吃。”

“文楼汤包，配料、做法、吃法与这不同……”蒋妈说。

“是啊，是啊。”蒋妈的话，唤起了恩来儿时的回忆。记得有一次，蒋妈带他到河下镇去玩，曾买了几只让他品尝过。文楼汤包，面皮极薄。包内馅心，以肉皮、鸡丁、肉块、蟹黄、虾米、竹笋、香料、绍兴酒等20多种配料混合而成，先加温成液，后冷却凝固。把冷冻后的馅心纳入包内，入笼而蒸，出笼汤包中的馅心则成液状，用手撮入碟内，倒上香醋，撒上姜米，再用上香菜，上席后，食用时以餐具点孔，用嘴吸入，汤鲜味美可口。

“真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吃到文楼汤包。”恩来颇为感慨。

“毕业后回淮安不就吃到了吗？”蒋妈说，“这回，原本我也想带些，可是，路途太远，怕沤烂、挤坏，也只能带些茶馓了。”

“毕业后还不知能否回去呢？”

“一定要回去看看。”蒋妈似在命令，“回去后，我让你吃文楼汤包、平桥豆腐和荤烩蒲菜……”

“好，好，回去。”恩来笑道。

离开店铺，他们边走边谈，不期然，从斜巷里拥出一群男女老幼，一个

个衣不蔽体，神色凄惶……

“啧啧，这样多的要饭花子。”蒋妈摇头叹道。

“是灾民。”恩来说，“天津，五河贯通，年年都有水灾，乡下蹲不下去，只好漂泊到都市。”

“唉，天下处处都一样，不曾想到，这里的灾民比淮安还多，”蒋妈眼里噙着泪水，“衙门的老爷能不管吗？”

“他们只管自己升官发财！”

“那灾民们怎么办？”

“有的卖身为奴，有的被逼作寇，多数是饿死、冻死……”

“给——”蒋妈抖抖瑟瑟从怀中掏出一个铜板，塞给身边的一个小童，未料，竟有几个灾民围了上来。

“快走！”恩来拽着蒋妈慌忙地走开，“一个两个铜板不顶用，我也给过，而且不止一次，只能是杯水车薪。”

“这世道就没法救了吗？”

“救？”恩来想说，又觉得一时说不清，“蒋妈，我们回去吧！”

过了礼拜天，恩来又去上学了，蒋妈待在四伯母处，陪四伯母聊天，也帮着做些家务活，还替恩来重翻了小袄，补了内衣。

隔了几天，一个午后，恩来回到元吉里，说是晚上学校演戏，接四伯母和蒋妈去看。于是，提前吃了晚饭，搭乘一截电车，又换乘黄包车来到南开。

马千里、时子周等先生和李福景等同学，见恩来带了四伯母和蒋妈来，也都围拢上来问安。恩来为她们安顿好座位，便走进后台化装去了，不一会儿，帷幕缓缓拉起。

“这是一出新剧，叫《一元钱》，”四伯母向蒋妈解说着，“恩来还在里面演个角儿哩！”

“是吗？”蒋妈惊喜道。

恩来直到第四幕才出场。

“看出恩来演谁吗？”四伯母问。蒋妈眯起眼睛，她的目光只注意男角，看了半晌摇摇头：“恩来没上台呀！”

“你看，那个叫慧娟的姑娘像谁？”四伯母笑问。

“我瞅瞅，”蒋妈身子前倾，细细地看了看，“莫非是恩来男扮女装……”

“正是。”

“这孩子真行，瞧，模样多俊！”蒋妈说。

随着剧情的推进，蒋妈被感动得时而流泪，时而展颜，目光一瞬不转地盯着周恩来。

演出结束了，周恩来匆匆卸完装，便来到她们面前。

“恩来，没想到你能演大戏。”蒋妈乐滋滋的，倏又对四伯母说，“他呀，起小就是个能豆儿，学什么像什么。”

“蒋妈，看懂了吗？”周恩来问。

“懂，不就是好人有好报，坏人遭报应吗？”

“对，对，就这意思。”周恩来因蒋妈看懂了而显得很快活。

蒋妈在天津住了十天，她要回淮安了。四伯父贻赓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回去快把印子钱还了。临行前，恩来给她买了船票，还买了一块布料和途中吃的茶点，又给大文、小妹买了东西，并将几本启蒙读物和自己省下的两件半新衣服带给恩溥和恩寿。这样，他替学校刻印蜡纸讲义、誊写资料攒的钱

全都用光了。

恩来搀着蒋妈到了码头，又把她送上了轮船，找到座位安顿下来。

开船的汽笛响了，恩来不得不离船上岸。蒋妈站在舱门口，不停地向他挥手。他目送着客轮转了个弯，渐渐在视线内消失，忽然生出茕茕子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半晌，这才转身离去。心，变得空荡荡的。

蒋妈回去不久，淮安来信，说八叔贻奎病危，四伯父贻赓驰电问讯，得复，报以稍佳，可是并无详述。八叔自小残疾，辗转床褥 30 年，经历了无数磨难，恩来心中默祷着八叔于兹安康，旋又发函再问，可一直不见回音。这使他常常掷笔沉思，悬念不已。种种困扰，增添了他的忧虑。他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也想自作解脱，可是，自幼失去嗣父母和生母，12 岁起依于四伯父，先铁岭，再奉天，再天津，匆匆已是七载。其间，经常梦牵魂绕的，依然是思瞻乡土，乐其兄弟，省其伯叔而已。终因境遇困人，难遂心愿。在津，他事伯父母如椿萱，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知足自恃，性勿以境变，这层道理他是清楚的，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他企望能乘长风破万里浪，但事实上又不行。家乡种种，使他心挂两头，而最令他焦虑的是八叔病重，音信杳无。近闻淮安一带又发大水，淮河、运河肆虐泛滥，家舍、墓庐皆遭波及，自己却不能前往救助和瞻仰，想起这一切，他悲愁交集。看来，人生在世，谁都难免有遗憾的事。

周恩来心地坦荡，他没有矫情，不作掩饰，将暑假种种述作文字，题为《避暑记》。孰料这篇新学期的作文又博得老师好评，谓之：

“刘舍人著《文心雕龙》，第三十一曰‘情采’，所谓因情以博采也。斯文有焉。”

最近，有消息说，张伯苓从张家口、山东等地旅行归来，准备向《校风》杂志成员发表演说，周恩来翘首以待，可开会前夕，张伯苓却因故未能与会。

周恩来等不及了，匆匆赶往张府，张伯苓正在紫檀木花架前观赏一株虬干屈曲的千叶石榴，见他来，一如既往地让座，并着女佣沏茶递上。

“校长此行辛苦了，未知有何观感？”周恩来问道。

“受刺激颇多。”张伯苓喝了口茶叹道，“当今之世，作事须如驾车之要，不能外视，方不致见社会之腐败而灰心。然如此作事不出学校则可，若当旅行之际，则不能不观。观察之后，乃不禁感触频来。在校时对此大多青年颇生快乐，以为他日学成当能救国。及与外界相较，则不过杯水车薪耳，况学生中未必尽善耳。”

“你究竟看到些什么呢？”周恩来又问。

“前此由津至京，车中即有打麻将牌者；此次赴鲁，又见有大辫子兵数人在饭店中打西洋牌。及至各处，苟其人有二三能出良心作事者，犹可稍慰。乃旅行所及，观其人非在沉酣之中，即无思想之徒，再则愚陋腐败，如此社会其有望兴之日乎？”张伯苓伸腰松动了一下筋骨，“中国指望现之在官者，至好不过维持现状；为绅者智浅识陋，不可期望；办学者虽不能一笔抹煞，然不足其格者，实繁有徒。其次者则随波逐流，此犹可置之；再求留学界中，则余见某博士新由某国留学回国，在某处作事，以为必能牺牲一己为国尽力，乃其行为既不能振拔流俗，又不能独善其身，而嫖赌恶习无所不为。各方面皆如此，救国尚期诸谁？”张伯苓一席话，是为实情，社会腐败之种种，周恩来虽未如校长观察所见，但他从京、津二地的耳濡目染中，已是有过之无不及，中国确乎出现了真正的危机，但出路在哪儿呢？

“校长，国家若此，依你看怎么办？”

“昔人欲唤醒国民，今则应新造真国民，以造新国。”张伯苓说，“所谓新造其国，应以何者为目的？现时世界各造其国，吾则以为国家、为人道，两相预备于将来之大同，如持此意往前，则爱国之心当倍于寻常矣！”

话诚然不错，却很笼统，校长总是这样，坐而论道，言不及意。袁世凯虽已死了，而袁氏余孽仍在，校长却不触及，反认现之在官者能维持现状，可现状如此糟糕，维持它有何作用？唉，真不知校长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周恩来有点失望，遂告辞。

他一回校，便在通往教室的楼梯旁遇到孔繁，不等他开口，孔繁便对他说：“恩来，我这里有一份校长拟对《校风》会员演说的要点，你看，是不是向编辑部的人传达一下？”

“你先给我说说嘛。”

“校长认为，时至今日，吾国大局殆已不可救药，无庸讳言。然而天不能亡我，惟我自亡。”

“他有些消极。”周恩来说。

“不，你听我引述完，校长认为：前途苟有分寸余地，即吾人犹有可为之机。中国近来之巨患不在有形之物质问题，乃在无形之精神问题。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必抵于亡……”

“嗨，繁，你让恩来自己看吧！”一旁的陈钢说。

“对，对，瞧我……”繁需忙将“要点”记录递给周恩来。周恩来接后往下看——

“吾国人心颓靡久矣，甚至麻木不仁，毫无生气，屡经政变，徒杀人耳，而乱乃益甚。是故欲图转机，物质上之运用无穷，不得不深入一步，直接从根本上着想，以振已死亡之心。人心之利器有二，曰演说，曰报纸……”

“对，这正合我意。”周恩来挥了下胳膊说。

“你往下看。”陈钢说。

“啊！”周恩来的目光又倾斜过去：

“二者各有所长，惟报纸为能致远而经久，吾所望于诸君者也，须藉此练习以备将来，苦口婆心，正言劝世，以振起国民精神，以重续国家新运命耳。”

“其实，演说和报纸二者并不矛盾，”周恩来看完后说，“好的演说词，自可在报刊上发表。”

“可你别忘了，校长这话是准备对《校风》会员说的，”孔繁说，“他当然要强化报纸的重要。”

“细想想，‘准报纸为能致远而经久’，校长这话，也是至理名言。”周恩来笑道，“可我……”他没说下去，心想，刚才在校长寓所，听他那一番话，便有些失望，是否把校长看得过于消极了？可他毕竟是南开的校长，确有其可敬之处哩！

张伯苓之期望，加重了《校风》编辑的责任，周恩来既然是该刊记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其辛劳可想而知，但对演说，他仍怀有极大之热情。10月初，南开又举办了全校演说比赛。

这期间，“老西开事件”在天津正闹得沸沸扬扬。

老西开为华界与法租界接壤处。1914—1916年，法国人多次越界建筑教堂、医院，强迫居民交税，还派武装人员巡逻警戒，其目的，在于造成事实，霸占老西开。1916年10月，法方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中国警察撤出老西开，不久，法方干脆派兵占领了老西开。天津民众为之激愤不已，南

开园也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周恩来感到中国的危机，已是日深一日。

演说比赛在即，这事是马千里先生一手操办的，他了解周恩来的演说才能，但不知是否参加，遂问道：“恩来，对这次演说比赛有兴趣吗？”

“我拟参加，而且，题目都想好了：《中国现时之危机》，行吗？”

“现时之危机？”马千里重复了一句，“这题目不太好讲，我不担心你讲不好，而是觉得有点儿冒险。”

“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另选一个题目？”

“不，”马千里说，“你讲吧，万一遇到了麻烦，我来交涉。况且，爱国之忱，即便言之有失，也不为过。”

“谢谢。”

事，就这样确定了，周恩来把握要点，熟读讲辞，直至背诵下来。一连几个晚上，他对着镜子，一面背诵，一面说辞，还配以各种手势反复练习。

讲演会，轮到周恩来，他一上讲坛，便开明宗义地说：

“中国现时已处于极危险地位，诸君尽知之矣。然人各有见，鄙人所见解者未必均合诸君之意念，其所以不惮喋喋，举以语诸君者，不过揆诸良心，不得不言，不忍不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言之以资诸君之警醒耳。”

猛可里，便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而且，毫不含糊地交代此番演说之旨，盖在“警醒”民众。接下去，周恩来从事实和精神两层，分别论述中国现实之危机。

“就内患言，国中无论何种事业，当其兴也，如火如荼，及其渐也，无声无臭。考其弊，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之。”他列举民国以来徐州会议、违法借款、私聘顾问和行政裁判等封建军阀“武人政治之害”，明确指出正因为“政治之不良”，“有以致百事之停滞”。他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认为“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指出“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异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林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

至于外患，在讲演中周恩来指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才使中国陷于困难之境，特别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之日本，其侵略行为“已陷吾人于危险”之中。他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为取得“休养补助之料”，将进一步侵略我国，并断言此种现象“五载之内，发生必矣！”

周恩来从事实角度论述了中国现时之危机后，又从精神上予以阐述，揭露了“在朝者处现今之时势，国务员私利之争无时或息，议员欲得优薪，督军意思攘利。在野者或自命圣哲，启宗教争端；或自命清流，置国事于不顾；或灰心国政，作种种不道德之举，以为亡国之预备；或聚集金钱，以作富翁。凡此种种，无非混国性、丧国魂……至一般无智愚民，昏昏噩噩，不知国家为何事者，按之以国性国魂之说，尤格格不相入矣”。

显然，周恩来在演说中，清楚地揭示了封建军阀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既如此，国家前途在哪里？青年学生的责任又在哪里？周恩来慷慨陈词：

“呜乎，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耶！然而国诚危矣，吾党青年，际此时势，知之可，欲奋起而救之则力有未足，恐谦让未遑。故吾今日之言，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而不欲有弱冠请缨之举，于国事无大补也……”

这篇演说，时在 1916 年 10 月，及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 年巴黎分赃会议召开，帝国主义列强果然对我虎视眈眈，日本继而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时隔三年。周恩来“五载之内，发生必矣”的预见为事实所证实，足见他目光之锐利和见识之超群。

《中国现时之危机》，经张伯苓和马千里等 5 位教师组成的小组评定为第五名，后作为“代论”全文刊载于同年 11 月 8 日《校风》第四十五期上，对推动南开以至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 5 《伤时事》唱和——梁启超南开演说——国家、社团之健全与改革——何去何从——在沈阳——赋诗明志

周恩来正处在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时期，目光远大，思想活跃，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接触纷纭复杂的社会思潮和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中推求比较，择善而行，张皞如是他过往甚密的一个。

这位南开的国文教员，系河北盐山县人。他蹙处教席，不甘沉沦，关注时局，忧国忧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以宿学鸿儒，尤工古文辞，于国故文学，可谓三折其肱。他应周恩来之邀，曾参加敬业乐群会的“诗团”，师生间时有诗词唱和，并撰有政论。诗与政论，多为讥讽时弊、申张正义的慷慨激昂之作。

1916年6月，张勋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张皞如先生获此消息，异常愤慨，写下《伤时事》一诗。诗前有一小序：

9月28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在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义。国家生命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

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容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

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却又难以自抑和排解，对时局流露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低沉情绪，未能看到民众的力量，诗中出现的只是个孤独的形象。

周恩来读后感慨万千，心中如捣，随即和了一首《次皞如夫子 伤时事原韵》：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已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1916年10月，周恩来以“飞飞”署名，将该诗发表在《敬业》第五号上，正是在这个月，周恩来发表了《中国现时之危机》的演说，其中，对张勋等的复辟行径，予以义正词严的抨击：“试问督军何人？徐州何地？乃竟有13省联盟之事，自为盟主，干涉宪法，取消国会，改组内阁，排挤总长，甚而至有废旧约法之议……此而不为违法，天下宁复有违法之事乎！而当局者犹日事敷衍姑息，藉缓时机。夫以此种蛮横之人，仅知固其势，保其位，焉有所谓国家思想哉！”

实际上，斗争矛头已不局限于张勋等北洋军阀，而且，指向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最高统治层。

联系这些言论，再来看《次皞如夫子 伤时事 原韵》这首诗，便不难透析底蕴了。

诗的前两句是说，在祖国广袤、深远的大地上，到处弥漫着军阀割据、称雄角逐而掀起的战争风云，但是，军阀们造成的“举国昏沉”的黑暗局面是不足道的。这就一反张皞如诗中“付烟云”、“空涕泪”的悲观情绪，显露出周恩来蔑视反动势力和立志变革现实的胆识和操守。

诗的后两句，借用草木凋零的秋天和凄切哀惋的虫鸣，表达了他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隐喻张勋之流的倒行逆施虽猖獗一时，只不过是秋虫临死前的绝望哀鸣而已。

在《敬业》第五号与诗同时发表的《我之人格观》中，周恩来对时局的

观察与思考，有更具体、明确的表述：

“辛亥光复，于今五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可以无议院，政治可以揽独权。然专制设果有裨于国是也，则为之何伤。无知良心已失，人格已丧，颀颜为无廉耻之行，使举国尽由妾妇之道。民意可造也，私法可定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暮四朝三，愚鼓黔首，忽而帝制，忽而共和，腾笑万邦，贻羞后世，使居世界四分之一之人民，蒙不洁之耻……吾为国耻，吾为民愧，吾益为世界之人种辱、世界之土地羞也！”

这里，揭露之无情，忧愤之深广，读之，令人惊心动魄，感慨不已。事情不止于此，周恩来旋以满腔爱国热诚，大声疾呼：

“……返顾国中政体虽已复原，而昏暗愈甚，招魂不返，凭依失所，茫茫宇宙，芸芸众生，哀人格之失，怅知音谁是？吾党青年，有兴起者耶，时乎时乎，不再来矣！”

为革命争担道义之紧迫感激荡在字里行间，18岁的周恩来站在时代前列，寻觅“知音”，扩充力量，图报国之志，兴救亡之举，不由人不刮目相看。

这就是梁启超么？

瓜皮小帽，长脸，双目炯然有神，说一口夹杂京腔的浓重粤语，气势豪迈，口若悬河……

周恩来面对这位百科全书似的人物，中国的伏尔泰，不禁浮想联翩。

从小在淮安，他就从表舅龚荫荪的谈话中知道了这个梁启超，后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小学，高亦吾先生向他推荐了《时务报》，在他心中，对梁启超便有了“高山仰止”的感觉，不仅惊叹梁启超改良变法的胆识，而且佩服他那些叱咤风云、振聋发聩的雄文。

后来，当孙中山等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人物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梁启超落伍了，成了立宪保皇派首领，这曾使周恩来颇为失望，其中又掺合着惋惜和遗憾的成分。但不管怎样，梁启超在他心目中，始终占着一席之地。近年，梁启超陆续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也是周恩来读之不倦的。

今天，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应张伯苓邀请来到南开，并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终于使周恩来得以一睹丰采，并聆听其诲示。他庆幸夙愿的实现，且把这视为殊荣。

“……贵校校风之佳，不仅国内周知，即外人来参观者，亦莫不称许……现今国内对于贵校学生，甚希望大有作为于社会，并望贵校荣誉日与俱长。”梁启超说，“负斯责者，是在诸君。惟现今之荣誉，既不易保持，而未来之责任，尤属艰于担任……是今后国家之兴衰与否，实以诸君之能力为断。”

周恩来“刷刷”地作着笔记，偶尔瞥一眼讲坛上的梁启超，生怕漏掉一个字。

梁启超由南开谈到国家，气度雍容，言若金石：“至若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惟青年，而青年尤贵乎建设之长，排难之力。方之齐家者，处败坏家庭，必先改良其家风。而此家风又为素所熏染，改之维艰。然舍此一道，别无良策。是非有大毅力排万难以创之，不易成功。诸君之于国家，亦宜以改革家风之道改革之，决无用其迟疑。盖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百倍于他人，而又只此一策，足以兴国，自寻生路于万难之中。”他的手从长袍袖口抽出来，挥舞着，“吾希望诸君处现今之地位，先定一决心焉。知其难处，必破其难关，而后立志定方针，以从事于建设。决心定之于先，方法研之于后，斯不至无所措手足矣……”



梁启超循循启导青年学生树立良好的人格，他说：“吾人欲改革国家，不必思及他人，先以一己为主位，敦己之品，坚己之力，如此各人之人格立，一己之根基固矣。”他没有过多地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的演说对象是青年学生，故只能就此言其心声：“……但决心定矣，此后欲在社会上得一立足地，其根本预筹之方法维何？曰：在中学校锻炼之时代……且在中学校时代，一切习惯品行，皆于是立其基础。善者因之，恶者舍之，一生之人格立矣。不然，时机一过，毕业中学，或出而问世，或投身大学，入自由教育时代，其恶习惯，吾人虽欲排去，而种种方面，已挟之使不得遁，其难犹变更帝制而复共和也。”

听到这里，周恩来的心为之一动，梁启超不只反复强调了人格确立之重要，而且也透露他对共和行将取代帝制的思想演变，这正是他所期望的。

在梁启超看来，人格之确立并依人格实行，关键还在意志。他继续说：“今吾人欲作一事，以必达其目的为指归，艰难困苦，非所计也。此为成功秘诀……养成意志坚定之方维何？曰遇事循其理而行……再此种意志当发动时，必须审慎周详，叩之良心而无愧，问之师长而称善，然后倾吾力行之。非则滥行不审，徒见其害也……逮入社会，以其坚定之志，敏捷之思，入困难之境，亦无所谓困难矣。盖内界能力可抵抗外界艰难，今日学校之修养，即预储此项能力，磨练多年，他日之结果当然所向无敌……”

梁启超的演说洋洋 4000 余言，涉及青年学生之人格、意志的确立和社会职责，有着现实的启导意义，不断为掌声打断。周恩来聚精会神笔录，不敢稍有疏忽。会后，将它整理成文并于文前撰“志”，述其印象。教师将这篇《梁任公先生演说词志》批阅后评曰：

“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灏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此才岂可斗石量！”

评文、评人，教师对周恩来寄以无限希望，这对周恩来自然是个鼓舞。后来，他将梁氏演说词并自己所撰的“志”，一并发表于 1917 年 2 月 28 日的《校风》第五十六期和 3 月 7 日的《校风》第五十七期上，而广为传播。事实上，梁启超所说种种，证之以周恩来在南开的言行，他正是这样做的。当然，他已远远超越一般青年学生，忧国忧民之志，刻刻不舍。就在梁氏发表演说的当月，他写了一篇题为《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益预言之》    的作文。其中有这样的佳句：

“然天下无父无母之孤儿，几何如生之得覆荫哉！    杜子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生读至是，不禁泪涔涔下，叹世之有蓼莪之悲者，又安得千万庇荫之所，以覆育之耶！……然生殊弗欲埋首窗下，孜孜于字里行间，而置他事于不问也。晨兴思清，读书为宜。读而有读，继之以思。踟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

读之，不由得使人想起杜甫写于安史之乱后的那些诗篇，苍凉悲壮，令人惻然。难怪教师阅后评曰：“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读至中间，几如李令伯    《陈情表》，其诚款洵可嘉也。翔字弟本多才，孰知其情之笃竟如此。”

4 月初的一天，同学墨青见到周恩来，说是严范孙约他去看志德社演出的《一元钱》，这原是南开新剧社的保留剧目，不过，能有机会观摩、借鉴人家的演技，在他，还是乐意的。

晚饭后，他来到剧场，见严范孙、张伯苓、梁巨川父子（即梁漱溟父子）、智崇、墨青等已入座，严范孙招呼周恩来紧挨着自己坐下，这般青睐倒使他

不自在起来。他不知老先生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但开演之后，谈的尽是剧情、角色、布景方面的事，校长也不时发表看法，评头论足，唏嘘感慨。这样，他心中倒也安然下来，一切跟昔日观剧时并无两样。

待演出结束，严范孙却让周恩来稍留一下，他心中嘀咕开来，老先生究竟要做什么呢？他不由得想到几个月前那件提亲的事。那次，他跟张鸿诰交谈之后，即找了仁曾，说了自己的想法。仁曾当时只对他说：“你甭担心，没事……”自那以后，他跟仁曾又见过几面，双方未再提起此事。可是，严老先生又是怎么想的呢，自己那样回答，传到老先生那里，会留下什么印象呢？这些，他更不便打听，还有一桩事，那就是前不久，老先生让墨青向他要了家世单，这使他颇感纳闷，要这干嘛？会不会是老先生仍在想着那件事？

“恩来，我已读罢你笔录的梁任公演说词，”严范孙开口道，“翔实精当，几无遗漏，梁任公倘能一阅，想必也会赞赏不已的。”

“那都因为梁任公之演说流利畅达，见解独到，闻之令人摄魂忘疲，”周恩来笑道，“我真不敢遗漏一字，可遗漏总还是有的。”

“难免，难免，”严范孙亲切地做着手势，“主要意思在录，难能可贵啊！梁任公说：‘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惟青年’。期望之殷，使我这样的老者也感奋不已。”

“先生，你不知道，听他演说时，我感动得直想哭，记录时，笔颤栗不止。”周恩来说，“他说得多好：‘吾人欲作一事，以必达其目的为指归，艰难困苦，非所计也。’又说：‘凡事欲计其成，必须有一种坚忍不拔之气随之。’……”“梁任公此番演说，都关涉到人格之修养。”剧院休息室的灯光照着严范孙圆阔的脸膛，他凝睇着身边的学生，说，“恩来，我读过你写的《我之人格观》，知道你尤为重视人格之确立。四年光阴，匆匆即逝，你要把握时机，专心致志温课迎考，一切杂念都要抛置脑后，以优异成绩获取毕业文凭……”“我一定记住先生的话。”周恩来即刻领悟了严范孙的善意。尽管老先生没明说，却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在“婚事”上的想法。他悬念尽释，真想说上一声感谢，可是，没等他再说，严范孙抹了下唇髭又开口道：“我看了你的‘家世单’，原来你的始祖就是莲溪先生周敦颐，我想，你是不会辜负功名奕世的先辈的。视你的学识、才具、人格，料你前途无可限量。”停了停，倏又凝重地说，“然而，毕业考试务必要考好。”

“知道了，我不会让先生失望的。”周恩来心中甚是激动，“只是，仍有些课外的事，比如《校风》什么的，还得尽责。”

“那就抓紧去办。”严范孙说完，这才与周恩来作别。

看着老先生登上黄包车，在夜色笼罩的街巷渐渐远去，周恩来只觉得眼角发湿，心，暖暖的，他伫立片刻，旋而转身向四马路方向走去……

是的，毕业日期一天天临近，周恩来在温课迎考的同时，还得继续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一系列社会工作，其中，尤为重要的当属《校风》。

《校风》不是一个社团的刊物，有别于《敬业》、《励学》、《青年》等，它是南开的校刊，从校董校长到老师同学，对它都要求甚高，期望甚殷。他除担任编辑部纪事类主任、文苑部长、课艺栏编辑外，主要职务是该杂志之总经理，负责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广告、发行等事务，繁重而琐碎。此外，他还为该杂志撰写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从国内外大事到体育比赛，他都有所评论和记述。他像以前主编《敬业》一样“倍竭其力”。想到自己即将毕业，而《校风》还要办下去，觉得

对这份浸润着自己心血的刊物，应当有所交代，这样，他撰写了《本社之责任观》在《校风》第六十三期至第六十九期连载。文章虽是论述《校风》如何履行校刊之责任，却涉及到国家、团体的健全与改革，发表了一系列深刻见解。其要点有：

（一）明确提出“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及“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全体国民”的论点。此为周恩来早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

（二）指出“今日之学生，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也”，对青年的培养寄予厚望，要求学生读书期间即要努力锻炼“处事接物”的“评判之力”。因为“今日能观察校事，他日即可洞知世情”。

（三）认为不论是国家、团体或个人，要谋“健全之道”，就必须锐意进取。“健全之道，首贵舍浮取精，万不可囿于固有，情于革新之作，偏于己见，恶其异议之生。”

（四）对一种事业，要有提倡，善于提倡，“未来兴腾之事业，须待提倡者出以热心，见以深远，开其幽邃之道”。“凡事一经提倡，未有不响应四起，从善如流，随恶亦如之”。“所期者登高振臂，慎之于始，妨其偏侧，则结果自有良美可观”。

（五）主张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勿乱法规，“事权不一，必误事机，习惯养成，传为恶例。董事者苟囿于一时苟安，则长久之策必破，是斯弊不可不防。”

（六）认为应坚持做到“勿苟安，勿自诿，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勿临渴掘井，勿缘木求鱼，预备于先，持久于后”。“勿囿于目前，致贻事后之悔；勿姑息附就，致弊重而难返”。

在这里，周恩来所谓“健全之道”、“幽邃之道”的含义，尽管还较含混，还没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但这些见解和主张，不唯同侪达不到，甚至师长也难企及。诚然，周恩来尚未到达真理的彼岸，仍在执着地探索着。但他救国拯民之愿望，变得越发强烈。这在此后不久，他撰写的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中又一次表露出来：“大厦非一木可支，群策群力，求为社会干才，是尤宜守志勿变，共趋于一道也。”此“道”即救国拯民，正是他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

毕业的日子终于到了。

6月26日，南开礼堂布置一新，校方这次特地请了徐世昌、陈独秀和本埠一些名流出席这个盛典。徐、陈二位，周恩来久闻其名，今天才得以一见。徐氏著一身茶色杭纺中式褂裤，留一撇八字胡，神情柔媚圆滑，袁世凯称帝之后，徐氏即谢职家居，示未与闻。可他对袁亦未谏阻，袁封其为“嵩山四友”之一，徐亦受之不辞。周恩来认为他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式的人物，难生仰慕之感，而陈独秀呢，犀利的目光，紧抿的嘴唇，一脸的冷峻，蕴蓄着愤时嫉俗、翻天覆地的风暴，周恩来清楚他是一位新派代表人物，可是，有关他的思想学问，却知之不多……正在他察颜观色、舒张想象之际，军乐队开始奏乐，音调铿锵，鼓人兴致。

先由张伯苓致开会辞，略谓今日毕业式与庆祝会同时并举，为时甚促，不得多所赘言，以费时间。

接着，徐世昌登坛就席，颁发毕业文凭，毕业生以次递进领毕。

次颁发奖品，周恩来获“国文最嘉”金质奖章并奖品一份。

续有毕业生代表向学校赠送礼品。

次毕业生致谢师长，校中教职员环立礼坛下，毕业生起立，相对行一鞠躬礼。

次周恩来代表毕业班同学讲话，答谢师长、来宾，致同学之殷殷祝贺，表达了保存南开荣誉于永久之愿望。

次演出文娱节目，中国音乐会之笛笙弦琴合奏、唱歌团唱歌、变戏法、演新剧。

最后，张伯苓登台发言。他说：

“……中国今日教育之精神，是否能造强有力之国家，鄙人办教育十余年，对此问题，殊觉惭愧。然士气不振，今日掌教育者，实习其咎。东邻日本，民气发扬，人知自治，较以吾国今日之社会，何啻霄壤。救国问题，甚属紧要，学生今日果有预备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所载周恩来小传和照片乎？有精神方有物质，故欲造物质，必须先造精神。教育事业，强国之最善股票，吾族如强，吾人无疆之福也。”说了这一番“教育救国”论后，对毕业生又多勉励。

这届毕业典礼，能把政治主张迥异的徐世昌、陈独秀请来，固然显示了张伯苓在教育界之地位和纵横捭阖之能力，也体现了学校对毕业生之重视，奖章、勉励，都使周恩来感动，但他更多的考虑是未来。以 89.72 分毕业，当然属优秀之列，可一纸文凭又能解决什么？那天，同学间相互赠言留念，他在王朴山的本子上写下：

浮舟沧海 立马昆仑

“浮舟沧海”与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消极避世不同，其目的是“立马昆仑”。“昆仑”为华夏的代称，“浮舟沧海”

为的是振兴祖国，周恩来以昂扬之志迎接未来。可下一步怎么办？

国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等名牌大学，同班同学潘世纶已考上金陵大学，常策欧拟考清华大学，而张蓬仙、王朴山、张鸿诰等已先期到了日本，比他高两届的好友冯文潜（柳猗）也考取了美国葛林乃尔大学，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校长张伯苓也即将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

周恩来的思想在动荡之中，留学，是他所向往的，但他面对两个问题：一、经费；二、去哪个国家？

周恩来的事瞒不过与他关系密切的马千里，一天，马千里找到他的西斋宿舍。

“恩来，这些天你总忙着替出国留学的同学送行，你自己呢？”马千里抚着小胡子问道。

“我，”周恩来笑笑，“也不是不想，只是……”

“我知道你经济上困难，可从来没有什么事难倒过你啊！”“这次不同，留学费用很昂贵，不比在南开读书，我得慢慢想办法。”

“有嘛头绪？”

“王朴山留日，先走了一步，给我留了些钱……”

“噢，”马千里应道，“你去哪儿，主意拿定没有？”

“去日本。”周恩来说，“校长说过，东邻日本，民气发扬，人知自治，明治维新，国门大开，汲取了欧美的治国之道，全力推行欧美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才国力大增，令世界瞩目。再者，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习俗相近，

本班吴瀚涛、张蓬仙早已在彼，而张鸿浩、王朴山又相继去了，我当尾随其后。”

“去吧，费用，你就不用愁了，”马千里说着从口袋掏出10元大洋，“这钱，作燃眉之急，你先购置些必备之物，此外，我再想办法。”

“先生，你……”周恩来未说下去。

之后，马千里又相继见了张彭春、华晴午、时子周诸位先生，告以周恩来的实况。他们都是与周恩来交往密切的老师，也都赏识周恩来的为人与才学，均表示予以资助。

有了资助，周恩来留日的事大致定下了，只是，走之前还有些事要办。这年，他父亲贻能已在北京京兆尹财政厅谋事，可是，四伯父贻赓先前又调往黑龙江，任公债币制主任兼制用科科长。周恩来曾在一篇作文    中写过：“伯父无儿，视生犹子。呜呼，10岁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10岁后，育我教我者，伯父也。”可见，他对四伯父感情极深，此番出国，不知何时能归？他眷恋不已，决定利用行前有限的时日，去哈尔滨拜望伯父。

由天津坐火车，他先到了奉天（沈阳）。在这座生活过两年的城市，作了短暂停留。他去拜望了高亦吾，此番重逢，使高亦吾惊喜异常，硬是要恩来留下用餐、过宿。7月的天气十分懊热，两人先在院子里纳凉畅叙，夜深露重，旋又移至屋内。恩来告以在南开四年的种种经历和赴日留学的打算，高亦吾闻之，颇觉快慰。他也谈了奉天旧势力之强大冥顽和自己易地另谋职业的想法。师生二人愈说话愈稠，竟不知天已破晓，直到窗外阳光灿烂，二人相视大笑，仍欲罢不能。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高亦吾说，“我没看错，恩来，你就是担当大任的人。去吧，去日本汲取知识，增长才干，待留学归来，为拯国救民，做一番大事业。”

“先生，你的教诲和鼓励，我始终是记住的。我想，前程或许曲折不畅，可我不会放弃努力。”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高亦吾边说边将恩来送出门，并伴着走完一条长长的街巷。

稍后，他又拜访了小学同学，见到郭思宁时，遵嘱留下了临别赠言：

志在四方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这表达了为寻求真理、远走海角天涯的革命精神和中华民族定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像巨龙腾飞般的信念。

周恩来向郭思宁打听何履祯，郭说，何已去了北京，是读书或谋事，不得而知。“那么，听说过履祯的祖父吗？”

“两年前已去世。”

周恩来闻之黯然神伤，半晌才说：“人生怎么总有憾事呢……”

在沈阳盘桓三日，见了一些老师同学，他又乘车北上，直抵哈尔滨。贻赓对侄儿的到来，倍感欣慰，从12岁到19岁，他是看着恩来长大的。在天津，他见过严范孙、张伯苓、李金藻诸位先生，从他们那里知道侄儿非同寻常的表现，深感这些年自己对他的栽培没有白费，相为小学同学郭思宁的题字信这孩子日后肯定有出息，而出国留学，似为必经之途。

“伯父，我想赴日留学，你看行吗？”

“行！”贻赓高兴地说道，“只是……”

“费用，伯父不用担心。”恩来看出了伯父的心思。

“不，我一定想办法，我要一直负担到你留学归来。”贻赓近乎固执地说。

“伯父，如今恩溥、恩寿那里，也还要你负担，再有伯母的生活……”恩来说，“告诉你，马千里等几位先生已给我凑足了钱。”

“是吗？”贻赓惊道，“不是讹我吧？”“伯父，我起小到大，啥事讹过你？”

“这倒也是。”贻赓详细问了情况，说，“那要记住人家的好处，知恩必报，为人之道啊！到了日本，有难处就写信给我。”

“我会的。”

这一老一小，白天谈的不够，晚上又睡在一条炕上闲唠，总也说不完似的。

离开哈尔滨，周恩来回到天津，又约李福景去北京筹划赴日留学事宜。

这时，冯文潜已拟8月初赴美，周恩来和李福景曾与冯文潜约定，届时返津为他送行。可因事逗留北京，不能如约，遂投一函，信中述及“自抵都，俗事扰人，困不得归，趋送之约万不能赴。怅望津门，万里征帆，翘羨子满，召旧侣送兄行，无弟等插足地矣！奈何，奈何！弟等归期拟在8月11日。后兄四日，竟别四年，思之黯然……”\_\_信后并附言：“十万告急通讯处，白水煮豆腐哎哟！”\_\_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李福景形影相随，交涉、办理出国手续。他很看重这种友谊，将近一年前，他在《峙之日记节录志》\_\_中曾写道：

“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惟人品不齐，何敢等视。以故识者虽众，而处以深交、期以久远者，实不多见。且余年非长，天真未变，素结交小友，乐我性灵。因是识者孔多，然欲相勉以道德，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而吾每睹新慧，辄令吾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

李福景是陪周恩来赴京的，他们住在东直门大街柳树井对面的恩来堂叔父嵩尧家，两人黎明即起，在天井做操、练腿，早饭后便外出办事。两人边走边聊，畅所欲言。一日，李福景半是认真半是戏谑地对挚友说：“恩来，我尝想，你是光武\_\_，我乃严光\_\_，以为如何？”

“善也。你我同窗数载，锻炼切磋，晨昏无间，出入与偕，声气相求，一如光武、严光。”周恩来略停，旋又笑道，“不过，我倒不想当皇帝，只想改良社会，复兴中华。而你，将来也不能世事不问，归隐躬耕于富春山啊！”

这话把李福景逗得直笑，说：“恩来，你总想得那么深远。诚如你说过的，大厦非一木可支，需群策群力，我当与你共趋于一道也。”

如斯交谈，彼此都觉得获益匪浅。余暇，恩来也不忘与堂弟恩霖在一起。恩霖已9岁，家里请了先生，东厢房做书房，恩来或纠正恩霖的握笔姿势，或者他功课。恩霖喜读演义小说，一次，他让恩霖背出《水浒传》上的好汉绰号，恩霖崇拜梁山好汉，记忆不差，背出后，常引得恩来笑逐颜开，并赠送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湖风景》作为鼓励。

一应手续办齐，周恩来和李福景即回天津。

9月，周恩来登轮东渡日本，行前，他写下七绝一首：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赋诗明志，气势豪迈，含蕴深邃，反映了他高远旷达的精神世界。

这首诗首句“大江歌罢掉头东”，抒写作者出国时的激动和豪情。北宋苏轼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开头即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周恩来赞赏其豪放壮阔之美，不由得吟诵起来。吟罢“大江东去……”毅然掉头东渡，去国之决心不可摇撼。第二句，则抒发了他为“济世”而刻苦钻研多种科学，磨练自己的博大胸怀。第三句，写出了他东渡日本的目的、决心。“面壁十年”，蕴含排除各种障碍和干扰，一心求学的信念，而这样做，旨在“破壁”，即打破黑暗统治的牢笼，创建一个新的中国。末句的意思是，即使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那么，投海殉国也不失为一种英雄壮举。

通篇意境壮阔，格调高昂，含蕴深刻，读之，一位英姿勃发、气度不凡的爱国青年形象便突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油然而生景仰之情。

惜别不是永别，去国为了救国，周恩来乘风破浪，东渡日本。

日本，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

